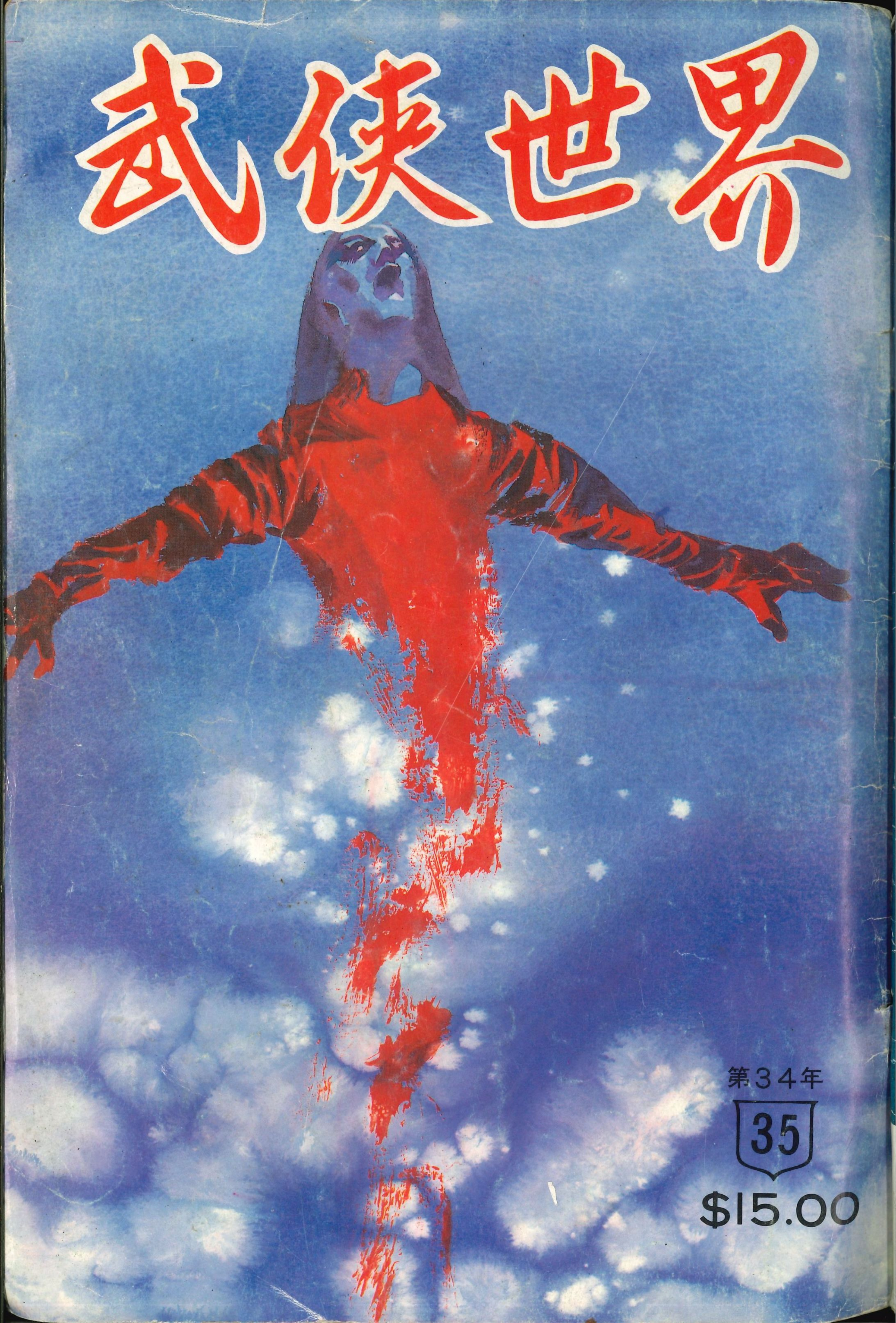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35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之巨型小說乃石磊先生撰著的「怪俠魔龍」。滿清入主中原已七十餘年，風起雲湧的反清復明運動亦漸趨低潮，武林人士大都隱跡山林，不復當年的雄心壯志。然而清廷內部的勾心鬥角却禍延江湖武林，四皇子與十四皇子爲了爭奪未來的繼承權，大量吸納江湖奇能異士，兄弟之間相互傾軋，累及無數平民百姓、江湖人物，爲了秘笈，爲了鏟除立場堅定的江湖高人對清廷的威脅，挑撥離間、製造事端無所不用其極……權力爭鬥，秘笈的誘惑使人利令智昏，一幅幅歷史的重演猶在眼前……

* * *

「天鳳遊龍」、「俠踪初現」、「玉笛天戈」刋出了，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李靖先生撰著的「紅袖不添香」。洛陽豪門闊少李金吾，挾千金之資求見鑄劍名家丘夫子，究竟爲了何事？屆時請留意。

尚有「玉笛天戈」俠女黑牡丹故事之二「血染大青河」、「天鳳遊龍」大結局。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35期
(總號173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雙煞退隱　道消魔長

時值康熙之五十四年，天下總算是太平了。

佩文韻府已於六年前（康熙之四十八年）完成，是年更大破策妄阿拉布坦兵於哈密。

自從清兵入關，這一批野獸已與中原的子弟結下了深仇大恨，然而七十餘年來，血，已漸漸的乾了！色也漸漸的褪了！人，是善忘的，因此，早已忘了滿奴之殺戮、屠城，還有亡國了！

在那時，韃子入關至順治帝入主中原，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沒有中原人士在拋頭顱，洒熱血，與韃子狗拚個你死我活！

一直以來的中原武林人士所掀起的反清鬥爭是可歌可泣的，即使遭遇慘敗，落了個一事無成，不過，却引起了多少有血性人士的敬仰，景慕，循着先人之血跡再掀起一個反清運動！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三藩之亂」，然後是「文字獄」，有多少武林人士被捲入這幾場狂飆中！

康熙廿二年，台灣被鄭成功叛將施琅盤踞，好！反清運動從此轉入了地下……

不可思議的是，近來連武林人士也開始音沉跡杳，也因此有心人不得不說：七十餘年來，漢人早已忘了國家之痛，而主子又皇恩浩蕩（主子不論是漢人抑或滿人），令百姓能喘一口氣，不必再痛遭殺戮、抄家、誅族、滅門之禍，百姓不得不歌功頌德，齊口一聲：「是眞太平盛世也。」

然而，眞的是太平盛世？

眞的是滿漢一家？

眞的是再無血的報復？

了！

唉！誰知？也許祇是天知道罷

這兒是湖北荆門山，荆山是個絕險之所在，在西北却有一座山莊，在絕壁險境之中，誰也想不到這座山莊中的主人乃是失踪江湖三十年的乾坤雙煞，龍凌霄、鳳嘯靜。提起這一對江湖俠侶，只要你是武林中人，就得喝一聲采，叫一聲好，台灣鄭家之亡，就是這一對夫婦仗乾坤雙圈，將施琅擊成重傷，幾乎一命嗚呼，如不是施琅手下十八名神刀手之搶救，施琅早已命赴地府，也不能封侯拜爵，享他的下半世福了。

即使如此，十八名神刀手，也只剩下了三名，而這三名不過是乾坤雙煞對施琅的讓步，如果鄭氏門中稍有不幸，那麼定當十倍報復，之所以留下三人性命，只不過要施琅留下鄭門的後裔。

換句話說，威震絕域之飛天十八神刀手，讓這兩位俠侶毀了個喪亡殆盡，而有天下第一神奇之稱的小刀竟不堪如此一擊！

人們拭目以待，希望這雙煞能再度揚威，希望他們領袖羣倫，號召天下，不料，這一對夫婦却悄沒聲息的消失了，有多少人在找他們倆，可是，自從此一役後，再也沒有武林中人見到他們這一對夫婦之踪跡了，也沒有人能說得出他們的下落。

乾坤雙煞失踪了，誰也不敢說是失踪，因爲，誰也不敢說這一對夫婦會遭遇不幸，事實俱在，又有誰有能力向這一對夫婦挑戰，更有誰敢對付他們倆，除非尊駕是閻羅王君。

果然，這一對夫婦是隱居在荆門山西碧犀山莊中。

這是個十一月的清晨，天昏沉沉，看來有下雪之可能，山路早已到冰封的時期，因此，再也沒有人會向山中亂闖。可是，就在這樣個早晨，碧犀山莊中却飛出兩匹快馬，蹄震寒地，直向山下奔去。

這兩匹馬是飛也似的奔馳，而馬背上人，却全身包在黑衣服中，連面也用黑布幪住，馬也是黑色，簡直是兩個鬼魅騎了兩匹鬼馬在昏茫中奔走，碧犀山莊幾時有過這樣的人物呢？又幾時有過這樣匆忙的步伐！

這兩匹鬼騎——眞像鬼，跑得

民間清宮秘辛錄／石　磊・文
　　　　　　　　　可　飛・圖

怪俠魔龍

飛快，而馬背上的人騎術更精，因此，地下無塵，兩騎像兩條墨龍般，一刹那，就已衝出了山口，而走入村鎮的途徑，不多時，就已奔入了判官集，照這樣的步伐，如果不停不歇，那該在正午時分，一定可以進入漳縣境內！

這裡是七星嶺，雖然離縣城尚有十餘里路，却是個要衝所在，由城中出，由外鎮甸進入，有生意也有往來的人，雖然是巳牌時分上一刻，却也有不少來往客商趕公事，挑擔販客集中在此，茶樓、酒館已開始營業，當然，那些點心鋪子的生意最忙碌，因爲，不論進城返鄉，這早上一頓是免不了的。

七星鎮上最大的食物館名叫「七星館」，祇見熱氣瀰漫，人聲喧嘩，店小二在奔忙，而帳櫃的算盤劈啪作响，人來人往，有的入座，有的付帳，不是叫請，就是叫借光，生意挺熱鬧。可是，就在這忙亂的時候，却聽得樓上有慘叫之聲，也有杯盤墮地聲，也有脚步奔跑聲，有哭聲，有叫聲，一片紛亂中，突然，樓上有三條長大黑影似飛鴿般墮地，而又一聲馬驚嘶，只見二條黑影從馬背上飛落，其中一人手一勾，一帶，好身手，樓上墮下的三條黑影已爲來人一勾一帶，借力消力之下，將三條大漢——原來跌下來的是三個人，平平穩穩的搭向

墻邊。

兩騎士再一看清楚，不由更爲吃驚，原來，這三個已是死人，個個面帶詭笑，而面色却是墨綠色，更可怖是，面上不知是水還是血，或者是油，對，面上簡直像要滲出油來，而這油的顏色是墨綠色的。

雖是寒天，雖是陰沉，不過總算是近午時份，光綫不算太弱，而騎士那想到才來到鎮上，就碰到了這樣怪事，不由得手足無措，是走！還是弄一個清楚明白！

其中有一個却一言不發，身形微動，人已上了馬背，一點首，分明向同伴示意，上馬，一走了之。

另一騎見同伴如此，微微點首，身形動，人已安坐馬背，手一抖，兩騎馬雙雙嘶鳴聲中，揚蹄欲走，可惜來不及了，在兩騎前，不知什麼時候却多了一個身穿墨綠色長袍的中年人。

這中年人低頭弓背，一言不發，也不見有什麼動作，可就怪，這兩匹駿馬本已揚蹄欲走，不知什麼道理，一個顛身，八蹄拄地，鼻孔出氣，可就動也不再一動了。

兩騎士本非善男信女，一見如此情景，就知道不能輕易離開七星鎮了，也不言語，身形微動，兩人一晃，同離馬背，其中一人雙手打拱，對那墨綠長袍中年人躬身一禮：「尊駕爲何阻我倆趕路……」

長袍客緩緩抬起頭來，這一照面，發言騎士不禁一聲驚叫……爲什麼？原來，他已看清了這墨綠袍客的眞面目，這是一張俊臉，有一對劍眉，一雙大眼睛，鼻直口方，五官清秀，可是不知爲什麼，看了此君之面後却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之感。正確點說，有一股冷酷之氣，尤其是他這一對眼，你一見就永遠不會忘記，尖、銳、冷、狠，而面色却又是這樣的沉……沉……令你看了，連你自己的心神也跟着沉……往下沉……

「回去！」墨袍客說話了，只有二個字，可是聽了令人毛骨悚然，比那寒凍天氣更覺得冷了。

「爲什麼？」是個姑娘的詢問，原來另一位騎士是個女的。

「我叫你回去，就回去！」

「爲什麼？」

「不爲什麼！」

「爲什麼我得聽你的話？」

「不得不聽。」

「你是武林至尊？」

「嘿……」一聲冷笑後，墨袍客陰惻惻地對黑衣少女道：「這世界哪來什麼至尊？至尊是該死之稱謂！」

「你……你是誰？」

「我……不是人！」

「啊！」黑衣少女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事實俱在，自從與這中年人對話以來，越來越感覺到這種冷氣在增加，並且，越來越覺得冷，雖然她是武林中有數的巨擘後裔，師門淵源，武功已達第一流之境界，除了經驗歷練，可是，當她面對這個人物，她竟然會由心中感到冷……寒……怯……尤其是當他說出：「我不是人」這四個字，她在意識中感到，面對的眞正不是個人！

「那麼，你又知我倆是誰？」另一個黑衣騎士發言，聽得出這位男士是有着幾分傲態。

「本來，我不知。」

「現在，你已知道了？」

「不出手，我還是會讓你倆走出我眼底。」

啊！看來是出手露了形跡！

「唉……」墨袍中年人忽然一聲長嘆，聽來是如此之落寂，又是如此之蒼涼，令人感到他有着萬般之苦、痛、悲、凄……如有萬千條毒蛇噬着他的心，令四週之陰寒又加深了幾分。

「我殺了三隻狗，哈……韃狗！我將他們的屍身來洩忿，我用天玄勁將他們擲出，我要他們三個變成一堆泥，哈哈哈，他們本來就是泥，可是，妳，還有你，出了手，將他們救了！」

「他們已是死人！」

「我要他們粉身碎骨，變成一堆一堆的泥……」

「你也未免太辣。」

「哦！」墨袍客應了一聲，然後一字一字地對那黑衣騎士道：「眞正的辣手，你尚未見！對你！我已是萬分大量。」

「承讓！」

「讓你死在碧犀莊之中，免得屍骨曝野……」

「啊！」黑衣騎士雖然冷傲，當對方說出碧犀山莊四個字後，不禁有所震動，不由對墨綠袍客有所猜疑，此人是誰？有誰能知道這碧犀山莊？他說他不是人，難道是復仇之神？一想到這四個字，黑衣騎士不禁向對方看了個狠！

瘦削、劍眉、朗目、鼻直、口方，可是，隱隱泛露出十分冷酷、萬分狠辣、千分怨毒，再加上萬分之仇苦……

「你是復仇之神？」

「我是狂魔……」墨綠袍中年人吐出了這四個字，這時黑衣青年男女颼颼兩聲，兩道耀目金虹已雙雙向中年人招呼過去。

這一對長戟，久未在江湖武林中露面，可是，在這十餘年前，這對武林奇門兵刃却着實揚過名，立個威，當年塞外雙龍大敗衡山、峨嵋、華山、點蒼四大派高手時，武當諸名宿也不有所恐慌，尤其是這塞外雙龍竟手持武林前古神兵，玉夔奪，太酷戈，令中原武林人士根

本無人可以抵擋三個回合，雖然，四派高手內外武功俱臻化境，可惜，內力的優勢，不足以抵消這雙龍之神奇兵器，結果，三日三夜爭鬥，只落得個大敗虧輸，抬不起頭來！

少林、武當也明白這四派高手可能不及自己，可是相差也不見得太遠，既然消息傳來，四派高手輸了個面目無光，那麼，即使兩派聯手也不行，試問有誰能有把握來對付這一對奇門兵刃……

不料，長戟出現江湖，乾坤雙煞在高山之下，大敗雙龍，並且化時只半個時辰。這一仗打得塞外雙龍慘敗返北，立誓不再踏進山海關半步，這就非但保全了中原武林道，也間接對滿淸皇朝有所表示，滿州的韃子可以徵服中原善良百姓，却無法可以令中原武林道低首，也就是說：武林中土人士一定會打擊滿清皇朝的。

那想到武林已無風波，而今日，却在這個不太熱鬧的七星鎮又再見到這一對曾震動江湖的長戟。

這一對黑衣青年男女騎士出手極快，金虹才現，而嘯聲微聞，但見兩道金虹環繞住墨綠袍中年人上下翻飛。

唉！說來令人不相信，這一位復仇之神，却兀立在這金虹翻飛之圈中，連脚步也未動過一動。

長戟一陰一陽，一剛一柔，這一對黑衣青年男女對墨綠袍中年人別具戒心，因此這出手也就傾盡全力，這三環勁加上師門絕學乾坤無雙訣展開，老實說，別說對手不動，即使出手對招，也非施展全力不可。

三環勁催動乾坤無雙神訣，雙戟又是奇門兵刃之祖，一陰一陽，祇見金虹翻滚，幻出朵朵金花，四邊已激起了風沙，隱隱已感到罡風四起，即使這復仇之神別具神通，不過定得出手封格，以便抵擋這四方八面捲到的狂飆烈罡。

事情有出人意料外者，這中年人只是脚底不丁不八，雙手微拱向外，並不見有其他動作，而這一對黑衣青年男女騎士如此凌厲的攻擊，竟不能令這復仇之神再有所表示。

黑衣少年騎士已連使十二殺手中之屠龍式、擒龍套、抽龍招、毒龍手……這十二招式乃長戟主人憑仗佛經金翅大鵬啖龍咒中演變而成的滅度煞着，每一招，每一式，全須乾坤三環神勁作底，再以滅魔神炁作引的無敵神招，那想到這墨綠袍中年人依然行若無事，困守於圈中，而任由這一對黑衣少年男女用長戟向其猛攻……

他是只守不攻。

他不屑還手？

他不敢還手？

他抑或別有勝算……

突然，一聲長嘯，這黑衣少年身形已動，只見他宛如摩雲而上，嘯聲盪漾之中，人已由半空落下，這一來可以看到這黑衣少年之功力驚人，只見他就像隻大鵬鳥一樣，摩雲而下，長戟下垂，而左手五指成爪，向那墨綠袍中年人頂門上抓到……你可以說這是冒險殺着，也可以說是乾坤一擲，更可以說是强攻硬打……這一來勢必令對方出招拆解。

而另一方面，那黑衣少女也在一旁呼應，情形很明顯，這一對少年男女是在逼這中年人出手還招，希望從對方出手還招中看出其來龍去脈。

守，只對武學有所研究，那麼這不是件難事，而眞正有造詣的武學高手，更善於守，中年人絕非武林泛泛之輩，他能守，不足爲奇，而逼其無可守，這就可以看出其出手之破綻，然後尋隙覓縫，這才有破敵之方策，也因爲這樣，這黑衣少年也會在這樣情況下，展開其師門絕學「九天風雲變」之絕招，來作考驗之一招。

可是，這墨綠袍客却如此的從容，身形不變，却在少年一招將老未老之際，雙脚不知怎麼一滑，人已輕飄飄的倒彈丈餘，還是這樣個招式，脚下不丁不八，雙手虛拱，人是怎麼樣的倒彈出圈，可就難明所以。

至於這個黑衣少年却一鼓作氣，直衝而下，一刹那，擊了個空，全無抵勁，變成自己得承受這反彈之力，饒是他武功不弱，勁力吞吐裕如，說收就收，可也是落了個狠狽不堪！

可是，不幸事繼續有得來，待想着地重翻，借力回力，來一個「風起雲湧」將餘勁借力，還打對頭時，不知怎麼一來，胸中感到一窒，勁力中窒，張口想吸氣，回氣涵育，那想到氣不打一處來，反而喉間一熱，分明氣走岔道，激引氣血翻騰，氣血一翻，力勁中脫，可憐一口鮮血奪腔而出，血一現，再想翻身，那裡能夠，「砰」的一聲，就此跌在地。

黑衣少女本來還在作呼應，滿以爲同伴一招逼住對手，自己一戟奪搶中圍，那想到眼前一花對手不見，略一顧盼，同伴已經噴血倒地，這就令其心神俱震，身形動，人已搶到少年身邊，剛想詢問究竟，但是同伴血跡淋漓，這就令她百思不得其解。難道那師門絕藝竟是如此不濟事，只出手三招，不見對手回架，而自己却落了噴血的地步，天下有那一種武功有如此威力的？

中原武林道難道眞的浪得虛

名？什麼少林、武當，什麼衡山、點蒼、玉夔奪、太酷戈已殺得中原武林面目無光，而今這一對長戟也變成了如此的膿包。

「師妹，他不是人。」是黑衣少年的聲音，這就令她從夢中驚醒過來，對！他不是人，也因爲他不是人，他才有這樣大的神通——神通？莫非他是神？

「他是魔頭，快走，師妹，快走！」

「本來我叫你們回去，現在，必死了，好！回去吧！在碧犀山莊中等……死……」

墨綠袍中年人走了，這個黑衣少年人却盤膝在地，吐氣納息，不愧爲名家之後，一盞茶後，這少年已能張目，起身，雖然面色蒼白，看來，他是不礙事了，至少，他不會死。

可是，在牆邊的三具屍身，時間一久，可就變得越怕人，這一對少年男女却有膽過去看一個清楚明白，不料不看倒也罷了，越看越令他倆無法明白，人，那有這樣的死法？

全身如綿，却週身無傷，面帶詭笑，笑得如此令人心悸。又何況這綠，綠得如滴出油來的臉，這是中了毒，中了無名掌毒，還是……

「回去吧！」這少年嘆了口氣。

「不！師父命我倆走。」

「走到哪裡去？」

「越遠越好……」

「爲什麼？」

「師父的話，你我幾時問過爲什麼？」

「師妹！我明白了，師父怕妳我死在莊中！」

「啊！」

「師妹，妳不信？」

「師父，師父這麼好的本領……」

「比這墨綠袍中年人如何？」

「這……」

「以前，我一直都以爲師父是天下第一。」

「現在，你不信？」

「我不明白啊！竟然有這樣的……莫名其妙的手法……」少年慢慢的走向自己的坐騎。

「你眞的想回去？」

「我得回去。」

「不怕師父惱你……不，你該明白師門戒律，違命者，殺無赦。」

「讓我死在師父莊中吧！」

「啊！」少女雖然有所驚懼之意，但是，她是個萬分聰慧的少女，突然，她明白了同伴的心意，他要回去，雖然，他倆是奉師門嚴命：「立即出莊，不許回來，違命者，殺無赦。」但是，事實俱在，師父已知有這樣個對頭來尋仇，師父也知道這是一場生死鬥，並且，他倆已看出這場決鬥，凶多吉少，因此，他倆逼自己出門，這是保存自己的辦法，但是，師兄在無意中撞見了對頭，他甘願違命回莊，他是在設法保全師門，因爲，他看見過對頭，他也知道對頭的身手，即使一招也未用上，但是，他甘以身殉，希望師門對來人有所防範。

不過，師父可能別有用心，希望我們傳得心法，希望我倆能夠……報仇！對，報仇。

「師兄，你我得記住。」

「師妹，妳別自己騙自己了，我明白妳，妳以爲師父命你我報仇……」

「事實是如此啊！」

「唉！我何嘗不知道，但是，妳我有何把握，師父將這一對長戟交給我們，又命妳我牢記上下卷乾坤無雙訣，看來師門對妳我之期望是十分大，更希望妳我能代其報仇，代其重振乾坤門，不過，妳我有何可能……」說到這裡，少年突然對少女看了一眼，他心中別有所感，眼中透出精芒，他語氣突然變得興奮起來。

「師妹，妳走！」

「啊！你說什麼？」

「在我馬背上，有個小包袱，其中有乾坤雙訣上卷，妳得帶走，還有我的長戟。」

「啊！師兄，你……」

「我請妳走！我，已不行了，當我莫名其妙的受了傷，吐了血，我已心灰意冷，我已無復鬥志，我陪師父死，師妹，妳！唉！是我求妳逼妳挑起這千斤重擔了。」

「不！師兄，你……」少女話未說完，這少年已將馬背上一個小包袱遞給了少女，身形一動，這匹馬已撥動四蹄，其疾如箭向前直竄去，少女待得神思稍清醒，立即上馬追趕，而她師兄早已奔出路口，向荆門山來路飛馳。

少女那肯如此罷休，乾坤門中，誰不知乾坤雙煞之門規素嚴，如果有門下故意違背師門條律，必殺無赦，少女十分明白，師兄此行簡直自尋死路，爲了不希望師兄無辜被殺，她必須追回師兄，然後從長計議一切。

但是，當她追趕了不多時候，突然又想到了剛才之一幕，穿墨綠袍的中年人怪客，武功實在太高，自己幾次出盡全力，使用師門絕招，可是，長戟明明已突入重圍，可是不知怎麼一來，總是有一股難以言宣之怪力，將自己的內力牽轉不捨自己的兵刃，出招、內力、玄勁全部牽入了個難以措手之地步。自己雖然年紀不大，但是入師門之年限不短，自己師父陰煞鳳嘯靜曾當面誇讚，自己已傳其衣鉢，那料到

與這中年怪客相較，簡直相差十萬八千里，如此說來，難道……

少女腦海中又响起了那少年的臨別贈言：「師妹，唉，是我求妳，逼妳挑起這千斤重擔。」這言辭之中，分明已將這師門心法，復仇，再振乾坤門之大事，全託於自己身上，自己是個弱女子，雖然，顧念師門重恩，絕不能……也不可能對如此大事置諸不理，但是，自己……哪有這麼大的力量來挑偌大的千斤重擔啊！

由於少女心事重重，因此，追趕之時落了下乘，待得眞想得明白前因後果時，這少年早已走了個不知所向。

追，抑或不追？

違命求死，抑或挑起這千斤重擔？少女不得不勒韁駐馬，然後再等思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可惜當妳想設計個萬全長策時，對頭却已來到了眼前，此人是誰？莫名其妙的煞神，穿墨綠袍長色的中年人。

「啊！」在馬嘶聲中，少女已扣住了坐騎。

「有緣千里能相見！」

「你意欲何爲？」

「請妳回去。」

「你……爲何逼我？」

「我已說過，我對你們已是恩施格外，讓你倆死在碧犀山莊中。」

「我師父與尊駕有仇？」

「血海深仇。」

「尊駕貴姓？」

「不勞動問。」

「你，意欲何爲？」

「如此善忘，焉能活到今朝？」

「你……」語未畢，少女倏的抽出長戟，直擊這中年人，不料中年人是如此的從容，祇見他身形微動，而左手捏一神訣，中指突挺，四指拼攏，這中指却敢於中鋒直起，掌握得萬分準確，一點一撥，少女這長戟竟讓其奪入重圍，而戟背中點，少女即使有玄陰炁支持，却也無法擋得這一指之力。

少女已發了狂，身形微動，宛如仙子凌風，又如仙子翩舞，只一轉，轉到了自己之坐騎身邊，手一掏，已將另一柄長戟抽在手中，這一來雙戟出手，少女又抱必死之心，因此，這乾坤無雙訣就在這少女之拚死搏鬥之情況下，殺一個風雨不透，又好似天神下凡。

依照如此迅速出手，即使你是一等一之好手，也不得不全神貫注，不可掉以輕心，又何況這少女已抱了拚死之決心來與這中年人決一雌雄。

可是那個中年人却依然故我，對少女之狂風暴雨式的殺着，還是來一個不理不睬，不變不避，好像這位小姐在練招式而已，與他毫無干係。

才一盞茶時份，少女這長戟已明顯現出敗象，中年人身形步法不變，雙手依然環拱胸前，眞不知他在搗什麼鬼，不避不閃，却可將這少女乾坤雙戟鬧一個老鼠拉龜，無從入手，現在是誰也能看出來，少女即使雙戟宛如捲起了兩道金虹，竄、跳、進、退，全是凌厲萬分的殺着，可是一揮一動，分明是柔能克剛，而動的是無論如何不可持久。

少女心中何嘗不明白，自己是處於必敗之地，但是，她抱定了只要有一口氣在，她一定要設法奪圍而進，那怕自己小命不保，也希望能令對頭多少也掛點彩，受點傷，她相信那怕是一點小傷小害，也會令對頭神功減弱，只要對頭功力少一分，對師門之威脅也就少了一分，她就是抱定了這個決心咬牙游鬥——簡直是在拚死奮鬥了。

墨綠袍中年人却在這樣個時機，他陰惻惻地笑一笑：「不見棺材不流淚，好！俺就成全了妳……」語聲未畢，少女面前突感一股勁力排山倒海向她壓來，知道不妙，提一口眞氣，希望憑仗十年苦功所修積之玄陰炁來抵擋這股不知名的怪力，可是，喉間祇覺一甜，而心中突感空盪盪地，啊呀不好，可憐她連聲也未出，人已仰面直翻，跌了個仰面朝天。

「妳喜歡身死野外，我就成全了妳好了。」中年人聲音杳然，而少女早已閉氣身亡。

死了！少女一直以爲自己死了，就算那墨綠袍中年人也以爲少女身中自己亡神勁罡炁，絕無活命之望，因此，他是毫不理會屍身應該如何安排，看來，他只管殺人，後事，嘿！則讓別人來料理。

然而少女却悠悠甦醒，除了頭重心跳，四肢乏力之外，她已明白自己又活過來了，因爲，她看到陽光普照，人死了，總不會見到太陽吧？

不過，少女却無法知道自己處身何方？想看一看清楚，可憐，她連轉一轉頭也不可能，頸部稍向邊移，一陣劇痛，令她不由自主的叫了出來。

「不可亂動……」是一聲清脆的語聲，却令少女心頭大震，因爲這呼喝聲令其一顆心，幾乎跳出胸膛。

漸漸地，少女才發現自己是被懸空吊了起來，對了，四肢有鋼套扣住，鋼套用鍊維繫住，釘住在天花橫樑之上，頭髮，啊！也不知被什麼束住，看來全身就這樣被吊在半空，突然少女背後「至窒」穴被封住，而一股祥和之氣在少女全身大

穴游動，這就令少女大受其苦，這一股祥和之氣是如此之輕靈，又如此之可惡，游到那裡痛到那裡，不，簡直如萬千蟲蟻在鑽，在咬，少女就算武學名門之後，可也受不住這等活罪。想叫，突然發現自己的聲音已啞沙得不像樣了，正在焦急之時，這股勁力已透入了「百會」大穴，少女混身在顫抖，可是「百會」穴一被衝破，立即斜穿入三焦大穴，少女是無論如何不能忍受，啞聲一哼，全身已軟軟地垂在半空之中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少女又再甦醒過來了，可以說又死了一次。

「妳叫寧慧？」

「啊！」少女聽得有人呼其名字，不由大吃一驚，頭一轉，好，這次總算成功，也不覺得有什麼大苦痛。突然，她面前出現一張叫化子的臉，再看看清楚，現在她是睡在床上，還得看個清楚明白，錦帷綉帳，不像是個叫化子窩，然後，她總算看清了這個化子，這，越看越令其心神震盪。

不錯，對面是個叫化子，可是滿面風塵却掩不住此君的英挺之氣，尤其是一道修眉，一對俊目，眼神是如此之深邃，又是如此鬱鬱，他面色冷漠，向她發問。

「恩公……」少女的沙啞依然未復，不過，她已斷定自己死裡逃生，全仗這位化子大爺，因此口稱恩公。

「前輩，小女子不能叩頭謝恩。」

「妳叫寧慧？」

「呃！是。」

「妳是鳳嘯靜的弟子？」

「家師與前輩相識？」

「不，」是這樣的冷冰冰，這就令寧慧的也隨之而沉下去，化子却不再發問，只是皺着雙眉，怔怔的望着寧慧，這可令這個大姑娘萬分的難堪。

人之相處最怕陌生而又親近，就如現在這樣，寧慧對這化子十分陌生，可是目下是自己救命恩人，應該大可親近，可是，誰又知道對方是誰？還有「知人口面不知心」，這又何從親近起，尤其是現在，他皺緊了雙眉不言不語，看她個夠，爲什麼？爲什麼？

「莊叔！」一個清越的呼聲傳來，少女見化子回頭望，眼前一花，多出了個少年，此人長眉入鬢，目如星朗，唇紅齒白，最令人好感者，未言先笑，令人由心中感到舒服，可是，那少年叫了聲莊叔後，却連正眼也不瞧寧慧一眼，一本正經地與那化子在叙談，不，在報告。

「龍鳳雙煞果然不凡，莊中果然埋伏了個能手，其中竟有隱居玉龍山的鐵韋陀仇君復。」

「他也出世了？」

「是，還有查山三怪，睦州許老。」

「狂魔又如何？」

「依然單身一人。」半晌沒有說話，寧慧則十分明白，他倆正在談論自己師門之事，她極急需知道詳情，因此，她想坐起身，哼！對不起，頭部可以左右移動，至於妳起身，不成功，少女强掙得一下，這一下，一陣鑽心刺骨之痛，令其眼前又是一黑。

「不可多事勞動，多吃無謂之苦。」化子發現了寧慧之情狀，他冷冷地出聲警告，然後身形一動，看來他得與那少年走了。

「且慢……」寧慧不得不請求他們留下，「前輩，請問……家師……呃！這碧犀山莊，後事……」越說越啞，越說越接不上氣。「前輩……」這一聲前輩不像叫，倒像哭了出來。

「好好休息，不必枉操心。」語聲才畢，化子與那少年已走出這閨房了，寧慧聽了個頭，却聽不到尾，又何況是關係師門之安危存亡。雖然，已聽出師父並非單獨迎敵，但是，她是領略過這中年人不出手而能制敵於死命之詭怪功夫，她靜心休息，她又怎能不操心兒？她不能靜，更不能睡，她心亂意煩，她神思混亂，她心跳、氣促，她想叫，她想求助，但是，她昏死了過去。

「眞不聽話。」當寧慧醒來時，耳邊只聽得這麼一句話，她睜開眼睛一看，嘿，是個與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大姑娘，不過寧慧却可看得出，這位大小姐，可能自己就睡在她的床上。

「姊姊……多謝讓房之德。」

「哈，妳倒眞聰敏，怪不得名叫慧字，嗯，眞是慧心妙靈。」

「姊姊取笑了。」

「不！我可說不來假話。」

「剛才，姊姊尚在數說小妹妹不聽話？」

「那也是眞的。」

「由此可見，小妹那算是聰敏，簡直是笨……呃……」她又發現氣息不繼之象。這可值得擔心，長此以往，自己命算是撿回來了，可是，變了個廢人，這樣如何是好？還有師門之事，自己師兄項聽，還有那個中年客，還有……還有……她越想越驚，越想越亂。

「又在胡思亂想了。」

「姊姊！」她叫了一聲，寧慧俏眼中流下兩股清淚：「處於如此情景之下……我……」

少女已施展手法，但見她五指微屈，有幾分虎爪之形狀，可是手一動，五指微伸微縮，微抖微彈，

寧慧只覺得幾處重穴在其五指微抖、伸、彈、拂之下，心頭一寧，而精神一振，可是，她最驚駭的是，這少女的手指拿穴之勁道，這分明已是最上乘之隔空打穴之神勁啊！這少女與自己年紀相仿，她哪能修練到這樣的高深功夫，自己名門之後，師門在江湖也擁有極大之聲名，那料到……

「姊姊，妳還在胡思亂想？」

「啊！」寧慧胸口一暢，氣血流轉，見少女雙目注視，却現關注之狀，心中不由一動，爲什麼她對自己這麼關心，可以說素未謀面，根本無交情可言，自己命是人家救的，雖然，她已明白化子是眞正出手救助之人，不過，也可能另有其人，甚或救助自己的有不少人，因爲，這個墨綠袍中年人武功實在太硬，其中眞可能有這個少女，或者她的親友在內，自己受人大恩未報，而人家却是這樣的關注自己，爲什麼？爲什麼？

「不必多想其他，老實說，妳想也沒有用的。」

對！這是實情。

「好好的休養，來日方長。」

說也不錯，常言道得好：「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當務之急……「啊！姊姊！」

「妳大可叫我一聲月兒！」

「月兒姊，妳貴姓？」

「姓符！」

「符家姊姊。」

「哈哈，越來越嚕囌了。」

「唉！月姊，請問，請問我……」

「問什麼事啊？吞吞吐吐的！」

「請問我這一身武功？」

「妳的一身武功，奇怪，妳有什麼好武功？」

「月姊，妳我無師門關係，妳如此輕視我師門，我不怪妳。」

「妳也不敢怪我！」

「那不錯，可是家師鳳嘯靜……」

「啊！那可是大大有名。」

「姊姊也知道家師姓名，當知來歷，這更該明白小妹的一身武功。」

「妳這一身武功，唉！我不必騙妳，毀了。」

「毀了？」

「噢！毀了！」

「毀了多少？」

「十成！」月兒冷冷地說，好像根本不當一回事，但是，寧慧則苦矣，她知道自己傷得不輕，她明白有毀功之可能，不過，她則期望有所剩餘，那怕留得三成、五成，憑自己的悟力，再練，總可以有修復還原的一天，如果徹底毀了，好，那自己就從此變成了個廢物，多一個廢物生存於世，有何好處？對人，對事，對親友，唉！還談什麼反清復明，還談什麼民族大義，寧慧不禁心痛神傷了，如果自己有兵刃在手，她眞能一死了之。

「咦！妳在想什麼？」

「死！」

「啊！爲什麼好端端的，又想到這個字！」

「活着無用，死了倒好！」

「哈！倒說得好聽，妳……嗯，妳到今天才知道活着無用的。」

「是。」

「怎麼以前，以前妳覺得自己就有用了？」

「以前，我以前總不至於是個廢人，如今武功毀了，我又有什麼用呢？」

「啊！妳以前因爲自己有了武功，哈哈，看來妳對自己的武功還挺自負的，可是，依我看哪，妳以前學的那些武功，唉！說得難聽些，根本是狗屁。」

「月姊姊！妳不可……」

「是我太輕視妳師門的武功嗎？唉，眞正的玄陰炁，我們不敢輕視，而假的，我說一聲狗屁已是抬舉了它，如果我哥哥在這裡，可能還得加上兩個字。」

「十分狗屁！萬分狗屁！」

「不加在上面，加在下面，就是不通，『狗屁不通』，妳不相信，難怪妳，可是，妳自己再想想，玄陰炁乃武林不傳之秘，妳師父師公因此而揚威武林，至於妳，與妳師兄項聽，怎會遇見了玄武七絕，就鬧了個縛手紮脚，爲什麼妳使了長戟，玄陰炁，又落得個幾乎喪命荒野！」

這符月兒的話可眞有力，寧慧越想越對，可是，功力也有什麼眞假？

「妳不必再多想，好好休養，來日方長。」

「來日，還有什麼來日？」

「想死，也可以，現在，妳在我家中，我們不許妳死，妳當然也死不成，等我們放了妳，妳想死，可以，因爲，命是妳自己的，妳想怎麼樣作賤自己，那是妳自己的事，我們不想管，管也管不了，對嗎？」

符月兒走了，就留下個寧慧一個人在想，她目前可陷入了迷魂陣中，太多事令她難明所以，簡直理不出個頭緒來，就在此時，門一响，有人來，看一看清楚，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托了一隻朱漆木盤，盤中有碗有碟，嗯，該餓了。

這小女孩生得不太好看，最奇的是不說話，看來她是「奉命」而來服侍寧慧吃飯的，寧慧她餓是餓了，不過，吃也吃不了多少，也因此她不知道被餵的是粥、是飯、是菜、是肉？小女孩餵一口，她吃一口

，可是突然一陣勁風飛過，寧慧看清是這女孩反手揮擊。

「砰」一聲响中，寧慧看清，窗門被打開，而一條墨綠色身形被小女孩一揮手，打跌在地，寧慧看這身形眼熟，想全力支撐起身看個清楚，而那來人已坐起身子，漸漸地，在掙扎着起來。

「放我走……」聲音是又冷又傲，寧慧幾乎嚇一大跳，是他，是那個墨綠長袍中年人，他也會出現在此，爲什麼？還有，另一個恐怖的念頭由心底升起，這兒的人到底是誰？自己在這個墨綠袍中年人手中，宛如小兔，而在此地，爲何如此輕易地爲這小女孩一揮手就把他擊倒？

此地主人究竟是誰？

「放我出去！」那個墨綠袍中年人還在叫喊着。

「慢慢的自然會放你出去，現在，你莫非不想活？」

「我不求活……」

「我當然知道你本來不求活，可是，你死了之後，這復仇之神，豈非由世上消失了……」

「啊……妳是誰？」

「我是個小孩子啊！你糊塗了，你眼矇神昏了不成？」

突然，這墨綠袍中年人一聲慘哼！步履艱難地走來，寧慧已看清此君已走近床邊，中年人本來面色極冷，現在看起來更濃幾分乖戾之氣，「妳……還沒死？」

「她根本不能死，」是小女孩的答話，一邊說，一邊依然去餵寧慧吃……小女孩還在說話呢：「而且，你也無法可以制其於死命，你自以爲玄武七煞，天下無敵，嘿，依我看來，也不見得。」

「妳是誰？」此君簡直在哭泣。

「如此記性，怎能活得這麼久？」

「啊……」半晌，又聽得那中年人氣吁喘喘地道：「妳……是人是鬼？哼！難道濮某眞的變成了廢物？難道……」說到這裡，咕咚一聲响，這中年人想必忍受不住這打擊，而一口氣回不過來，被激昏在地上。

「唉！」那小女孩總算不再餵了，身形微動，一手已將這墨綠袍中年人扶起，一步一步走出了這間閨房。可是寧慧却始終不明白，爲什麼這墨綠長袍中年人會落得如此地步？分明他也受了極重的內傷，更可能，他也是爲這兒主人救護到此，這莊中主人究竟是誰？還有，爲什麼他們救了自己，又救自己的對頭？又爲什麼這對頭如此狠辣高深的功力，也會如此的不濟事？

是何人所賜，有誰更能强過這個墨綠長袍中年怪客呢？

「是師父師公？」寧慧不禁精神一振，如此看來，自己師門的神功口訣，依然不可輕視，是自己的功力不夠而已，否則，絕對不會敗，並且敗得如此之慘了，對，想到這裡，寧慧眞想對任何人說一說心中的興奮。

但是，她還沒想個清楚明白，對頭又來了，一陣勁風掠到，寧慧鼻中依稀聞得一陣血腥味，而面前突然看見一張慘綠色的長臉，一身黑衣，而雙掌已快拍面門，她看得清清楚楚，這一對又瘦又乾的手掌，却鮮紅似血，並且，這血色……簡直有滴下之可能。

橫裡又來了一股勁風，一聲清嘯，一股極熱之勁力，將那黑衣怪客擊得連連退了三步，「想不到碧靈宮中，還有你們這幾個餘孽尚未消滅，並且竟敢到南辰山莊來撒野……哼哼，你們來得正好，乖乖地自毀功穴，尚可留得你們性命，否則，只怕你們眞要變成鬼靈精了……」

寧慧可以看到來人竟有三個，全是一身黑袍，而腰中却束了一條粗蔴繩，個個身形高瘦，而面目却十分相似，一個個濃眉似刷，而面色慘白，可是這一口白牙，兩片血紅嘴唇，令人看來更增加幾分詭異之氣，至於擋在她面前的是個身穿野葛袍中等身材漢子。

碧靈宮？寧慧曾聽得師父提起過，在廿年前，玄冥教主鬼聖洗完幾乎一舉而將中原武林十六門派掌門人全數擒獲，如不是天外飛來一怪傑，將個洗完擊敗，中原武林早已遭到劫運，可是這飛來一怪傑非但救了這十六門派的高手，並且不辭跋涉，趕到三危山，將個碧靈宮敗了個乾乾淨淨，從此玄陰教碧靈門就從江湖上消失，那想到今天又看見這些餘孽。

風聞這玄陰教碧靈門中，不乏傑出之士，並精通潛踪迴風，借聲懾人之術，不出手則已，出手必中，偶有落敗，他們可就似寃魂不息地，纏住你不放，並且，他們又善易容術，更精於隱身伏伺之法，只要他們一息不滅，那麼，他們會潛伺你左右，不將你害死，可決不甘心……江湖上出名的難打發的對頭……不料，今日竟然會在這裡見面，看來，他們是一心對付自己的……爲什麼？自己那會突然之間變得如此受人重視？

「噓哩……」一聲震人心肺的鬼嘯聲中，腥風四起，黑影似潮，三股黑烟直向這野葛袍客捲到，三個碧靈宮門下，身手果然不凡，這身形、步法，再加上懾人心肺的鬼叫，令這閨房突然變得如處地獄……如入鬼漕……那想到那個出手救人的漢子，却是好整以暇，大袖抖起，一股極柔和勁力，一閃間已迴擊

三鬼，腳步動，這漢子才算與寧慧打了個照面，只見一張帶笑而十分撲實的面孔，映入她的眼中，可是，只一晃，一擰，只見那漢子身形突上，宛如淵停嶽峙，雙掌一擊一彈，好，這一招一式，就是如吳道子巧繪天神之態，而勁風激嘯中，這三個黑衣鬼可就吃了大虧，這三掌已將這三鬼的殺手連消帶打，回敬過去。

三鬼用玄陰掌，大幻八式三人齊力，幻成一套三才無形圈，滿以爲可將對頭圈在這大幻八式中，那想到這對頭是個目下江湖上不多見的前輩，功力深厚，而且見多識廣，他早已領教過這碧靈宮中的手法，並且，倒翻碧靈宮，其中就有他老人家在，他深知碧靈宮的陰狠、厲害、殘忍、兇毒，總以爲大破碧靈宮，三危山玄陰主壇爲己所毀，這一派之元兇狠毒的煞手，就該絕跡世間，那想到今日竟然有餘孽來到自己山莊，那可就不能粗心大意，如果不問個清楚明白，並且再與朝廷勾結——這一派人根本與滿狗一個鼻孔出氣——那就會令中原武林，不知會搞出多少腥風血雨來，故而他老人家一出手就是少陽滅魔手法。

這玄陰門下三餘孽，他們那裡知道自己已闖入了絕地，滿以爲這三十年的苦練，詳參師門玄陰秘錄，武功之詭異怪狠，穩穩然可以超出師門，又何況三人本是一同胞，心靈相通，將玄秘錄最高一篇三盤訣，憑三人之互相研討而參透，憑仗這三盤訣，三人互相貫通，世上簡直已無人可以抵得上他們這三神炁一擊……那想到才出門來，除了乘虛毀了龍鳳雙煞之外，今日又遇到了這樣個對手！

三盤訣連環出擊，陰風陣陣中，三才神炁揮起了不斷的三才無形圈，本來，對手即使是「神」，也難以脫出他們兄弟所築成的無形環，那料到對手只一揮，一抖，一彈，一擊，無形圈非但無法可以束住對頭的出手勁，並且，自己反而有跌入來人勁力漩渦之內之險……這是什麼功力？

尚幸三人心靈相通，一個才遇險阻，第二、第三個無形圈立即填補其不足，勉强還可令三才無形圈不致破碎，只要陣脚立定，那就尚可一搏，旗鼓重振，三鬼又是噓哩一聲鬼嘯，身形如風，再度轉動，而天、地、人三位抖亂，一刹那，陰風陣陣，勁厲萬分地向那漢子捲到了。

這一次可就不比第一招，而這三才無形炁的織成之圈子也就正、反、斜、側，一個連一個，一個接一個的向漢子四邊捲到……別看這三個醜鬼，一個拚全力施爲之下，風聲越來越勁，而圈子也越來越沉，漢子看來也有所走了眼，雖然少陽滅魔訣乃純陽罡勁，可是以一敵三，而且三人又如一人，可就令他陷入了重圍，待到發覺是三才無形圈越來越盛時，自己之少陽勁在此消彼長之情況下，難免有相形見拙之勢，這一來不由不令其心神大震，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唉！看來可眞是夠危險……

這不是認句錯就能了事，目下須得打開僵局才是上策，至於莊中人，唉，清廷中人看來是有計劃而來的，自己才管了件閒事，可就引鬼上了門，莊外、莊中，已有不少大內高手趕來，今日如果自己不能解決三人，那就會引起極大的不幸來。

寧慧那裡知道，自己一人，已引起了一次大血戰，本就說過，江湖上的抗清浪潮看來早已平息，事實上雙方俱在暗中較勁，有心人並非在睡覺，而清廷中人也根本不相信復明有志人士會這樣罷手，因此，表面看來，風平浪靜，其實是暗潮洶湧，只不過不到時機，不作解決而已。

現在可以說一說，這個南辰山莊莊主不是別個，乃是清廷萬分頭痛的兩大首領中南王之後裔，這位出手阻截三鬼的中年漢子，其實年歲也不少了，正是南王王人龍的女婿符星初，此人內外武功之高，實是令人駭異，尤其是近廿年來修習少陽滅魔秘錄後，這武林一奇的少陽滅魔手又再度出現江湖，此君還有一個極好的朋友，乃是朝廷畏之如虎，視之爲神一代人傑，七煞神翻莊子血，而符星初之太座乃南王之女王月娟，家傳天龍劍法，斗娃神功，可說是少有對手。

自從南王爲奸人所毀，符星初夫婦灰心這抗清事業，由於目睹師門至好，一個個倒戈相向，說什麼天命之道，什麼生靈，令他倆苦痛萬分，也因此絕跡江湖，再不談什麼生死之爭，家國之恨。

事實也眞令他倆心灰啊！你看，這天下不是太平了麼，還拚個什麼？

可惜，世事並非只看表面，在這異族統治下，也只能看到個表面風光，又有多少人在暗聲飲泣，有了朝廷，就得有官吏，有了官吏，唉！那一朝，那一代少得了貪官汚吏，虐民殘生之事又更少不了，又何況尚有狐假虎威的玄星生，不管，不干涉，不聞不問當然可以，但是，朝廷有意無意的找上他們的頭上來。

或者招撫，或者禮聘，或者下說詞，或者……殺？

招撫是希望你入其轂中，禮聘則希望他們來主持公道，下說詞則

分明在利用他們的俠義心腸爲民請命了，眞的不行，好，殺！

符星初夫婦就是朝廷所極須要解決的目標，如果不出手，不多管閒事，尚且難保，一多管閒事，好，鬧了個難脫關係了。

如今三鬼纏住了符星初，而從京中所派來的十大高手也已進入了莊中，即使莊中不乏好手，可是，當符星初一露面，立即就有密報傳遞，不想，主持這一次陰謀的首領，也即是鐵羽衛中第一首腦，他剛巧在本地，好，因利乘便，立即由其策劃對付符星初……

碧犀山莊已毀，反清者自相殘殺，而現在如果一石兩鳥，連這個心腹大患亦一齊解決，這可太好了……因此，南辰山莊就此就爲這陰謀籠罩，符星初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已處身於這個大陷阱中，出頭露面的敵人果然可怕，他那能想到，不出面的對頭，更是陰險萬倍，三鬼的出手，他尚且可以設法自保，甚或易籌對策，而不出頭的對手，業已安排了一個又一個陷阱，要逼符星初向死胡同中走去。

「老大！看來是正主兒！」屋角處傳來一聲深沉的語聲，符星初不禁心頭大震，饒他是出了名的沉穩精練，可是對手不弱，如果再有幫手，那分明自己人已無法可以對付得來襲者，也說明了己方已處於被動，無法可以分出人手來呼應，對頭却綽有餘裕的登堂入室，在隱隱鬼嘯之中，勁風三才圈是越來越緊，也越來越密。符星初心神勉强不受牽累，却也感到左支右絀，看來就算對頭不來幫手，自己也難脫出這個重圍。

「老大，先打發他走了吧！」這個隱身一角的對手又先說話了。

「好！」這一聲好聲雄力壯，嘩啦，一陣响聲，又聞蓬的一聲震，屋面看來被來人掀起了一大片，亮光透入，兩道紅影雙雙直透中門，分明來了兩個極有力的勁敵加入戰圈，這兩人好眼力，好身手，竟然在瞬息萬變的戰圈中，一找就找到了中心之處，並且非但沒抖亂了同伴三才圈，反而將三才無形圈陰力提升，噗噗兩聲响，兩彎銀虹已向符星初迎面打到。

好個符星初，在如此緊張、急促的情勢中，自己明知已立於必敗之地，但是，這先天勁，玄門神功，在這最後關頭也就發揮了個極頂。又何況來人的兩彎銀虹，已將符星初的武林一絕兵刃招了出來，騰蛇棒二十年來未現身，今日在此地再度出手。

鈴聲琅琅中，加雜了幾聲噗噗的極難聽啞聲，騰蛇棒宛如一條鬧海神龍般，在一連串金鈴聲中，直向這兩條紅影，兩彎白虹追擊，另一面先天玄門十三轉的身法也已展開了，棒似龍，嘀嘀溜溜的就似捲起了一陣巨風……但是，符星初何嘗不明白，自己這是拚全力，以求一逞，形勢對自己來說，眞應得兩句哲言：「隆隆者絕，炎炎者滅！」自己是力盡筋疲，也可說是：難以爲繼了！

本來玄陰三醜已令符星初縛手紮脚，再加上兩個紅袍老人，那麼，符星初更是難抵擋，雖然騰蛇棒出手，可以助長符星初之威力，可惜對頭加上了二人，無論如何也能抵消兵刃上的便宜，又何況三醜見了兩個紅袍老人出手，心中不勝忿懣，所以出手也就越加狠厲，由立於不敗之地，變成了必得置其死地而後快，這就令符星初感到越難抵擋了。

「符星初，」是那個紅袍人在說話：「你不必這樣東張西望，你不認得我嗎？好，我自道姓名，我姓火！」

「啊！你是水火雙怪！」

「你倒記得起我弟兄！」

「你們不是早已死了？」

「也算是死過了。」

「啊！」這可難以明白了，這算是什麼樣的解釋，在三十年前，風聞這威震西南的水火雙怪同得罪了武當中長老金靈劍客，爲金靈劍客聯同武當七秀，將水火雙怪圈在九宮山中，水火雙怪狠得可以，也傲得驚人，不甘受人之辱，他倆各用大天九，坎離雙環甘冒金靈劍客一擊之危，雙雙震傷了武當七秀中的蒼松子牛天清，然後帶傷狂奔，來到斷壁崖前，雙雙投崖而死。

可是，今天又出現在此……符星初一邊在吃驚，一邊却奮全力在對付玄陰三醜的進招……不料這水火雙怪水若章、火無逸兩人却在這個時候，竟然有意無意地，維護着符星初，並且有一次竟然在三醜中的柳照陽一個「九幽鬼火」身形突入，將個符星初堪堪逼入死圈……因爲後面柳之二哥柳靖宇，正在其退路上，雙抓一陰一陽，「無奈橋畔」的殺手已安排停當，符星初不退則無法擋這一招「九幽鬼火」，如果退，就是將整個背心賣給了柳靖宇，不想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半途橫來一股勁力，只阻了一阻柳之九幽鬼火，符星初乃是江湖上有名的閃電手，就仗這一阻一頓，好個符星初不再後退，脚步一穩，前胸吸一口氣，柳照陽之九幽鬼火只那麼一寸，就此給符星初卸了勁力，而倏地一個大迴龍，身形一旋一轉，好！正好卸脫來招，迎着靖宇，騰蛇棒如電如火，金鈴聲响，長虹起處，又聞一聲慘嘶，符星初眼前突見黑影一晃，幾聲厲嘯聲寂，好，這三個如鬼如魅的玄陰三醜却走了個無影無踪！

「好快的身法！」符星初也不得不佩服這三個妖物厲害，但是，他却百思不得其解，爲什麼這兩個紅袍老人會對自己留情？

「符星初，水火雙怪行爲雖然怪僻，可不是沒血性的人！」這話倒不錯，兩怪雙雙縱橫江湖，除了殺人不講理，行爲古怪之外，可也眞說不上有什麼罪名來……即使與武當門的交手，也因爲雙怪不忿武當少年劍客關偉的狂傲，而出手傷了這個後起之秀，至於其他……他們一不結幫，二不成羣，更不想作什麼武林盟主，也不自命不凡，打出個命世之首的招牌，凡事率性而行，如此而已……當然，他們也不會投入清狗門下，自帶一副枷鎖……

這三醜是清廷中的惡狗，那是毫無疑問的，現在，他們却幫助了符星初趕走了這三隻惡狗，莫非他倆也是有心之人？

雙怪出現　天降魔龍

「符星初，咱們是來勸你的。」

「嗯，常言道識時務者爲俊傑！」

不對了，話可就有些意味了，兩怪難道是清狗，可又不對，爲什麼助自己對付三醜？嘿，明白了，鐵羽衛本來就是一大批三山五岳的一流高手組合，誰也不服誰，誰也不肯對同伴低頭服輸……並非分派分系，分幫分統……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誰也希望同伴中人立不了功，不，簡直希望他們認爲是對手的，死於敵人之手，看來雙怪也就是在借刀殺人。

「武林中人，個個是他媽的混蛋！」

「對！終日地你殺我，我傷你，可是爲了什麼？」

「符星初，你老丈人死了，是死在叛徒之手，你也算爲你丈人報了仇！但是，你殺了那個叛徒後，有否想到誰能誘其叛變，破門出山，勾引外人，一舉破了哀牢大寨……是滿狗啊！可是，你可想知道那個是頭子？」

「清朝皇帝！」符星初沉着地說道。

「對啊！可是，你可有辦法，殺了這個清朝皇帝？」

「殺了不少武林中人，可就沒找到個主兒，符星初，你又算是那門子的好漢，殺來殺去，可死的全是中原武林道，符星初，你也眞是個混蛋！」

好，符星初一生爲人，光明磊落，機智果斷，可是從來沒有人敢當面罵他混蛋！可是，今個兒眞有些糊塗了，讓這一對弟兄罵了個狗血淋頭，是啊！這多年來，武林中雖然沒有什麼生力軍，但是，他們依然在對付清廷中的走狗，祇要看到有不平事，他們還是不甘罷休，不過不像以前的明目張膽，看來是膽小了，其實是謹愼。

他們始終不甘心爲奴才，當然也不能見有甘心爲奴的胚子，但是……唉！大勢所趨，奴才是愈來愈多，對滿清主子的順從也愈來愈露骨了，一等一的大臣見了皇帝，必定自稱「奴才」，嘿……對啊！殺誰？又怎能殺得完那許多的奴才啊！

「符星初，我說的可是眞話！」

「希望你，一思再思，別再那麼的不知自量，你以爲自己是諸葛孔明嗎？」

「就算諸葛孔明可也違不過天。」

「對啊！好啦……話已說完了，我看，你也該明白了，這南辰山莊就聽你一句話，『留』抑或『毀』。」

「哦！憑符某那一句話？」

「從此以後安份守己。」

「別多找麻煩。」

「還有什麼？」

「交出那個姓濮的。」

「還有那個女娃兒。」

符星初雖然一起初吃不準水火雙怪究竟是那一邊的人，聽到這兒，他已萬分明白，來人是韃狗的屬下，水火雙怪也成了走狗。符星初神色莊重地對水老大看了一眼道：

「這又是爲了什麼？」

「濮天與他殺了碧犀山莊莊主……」

「錯了。」

「哦……」

「龍鳳雙煞分明爲你同伴玄陰三醜所毀……」

「豈有此理……」

「濮天與分明爲雙怪所敗，幾乎送命，唉！雖然，龍鳳雙煞安排下鬼計，不想，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倆的鬼計，陰謀暗算了濮天與，而自己連帶了七個好友也中了別人的鬼計，人家可是鷸蚌相爭，來個漁人得利，又譬如卡莊子刺虎，一舉而得三虎。」

「哦！」水火雙怪不由得雙雙驚喊一聲——眞好狠的手段！

「不！還不算呢，星初大哥！」此語一出，全屋中人個個大吃一驚，祇見門口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個叫化子——身背破蓆捲，神情冷漠地緩緩走進來。

「還有更厲害的殺着，就是想毀了這南辰山莊！」

「血弟，你說什麼？」

「星初哥，不必多言其他，剛才他們說，南辰山莊憑你一言而留，可是，你我又何必留戀這個地方

，由得他們如何處置，你我走……」

「走？」水老大不由聲色俱厲了。「小子，憑你說走就走，哼！你又走得到哪裡？就算你走，你，還有你的妻兒老少，又該如何？」

「不勞費心，哼！非但如此，還有兩個半死不活的人呢？要走就一起走……」

「啊……」水火雙怪不由都罵叫了一聲，什麼話？這個叫化子他是誰，他竟敢如此大言不慚，憑什麼？

叫化子突然手一揮，一陣步聲雜沓，好！來了不少人，祇見六個人面如死灰的傢伙，一個個垂頭喪氣，而六人後面，有一個美婦人，抓住一個面目清秀的王孫公子，憑什麼說他是王孫公子！哼！非常簡單，此人一頂青緞小帽，這帽中心頂的一塊碧玉璽，哼！平常人家，就算是州府大老爺也戴不起，也不可能有。

水火雙怪一見這貴介公子，面色大變，因爲面前這六個人，乃是一等一的好手，個個身懷絕技，並且，自己兩人就憑仗他們敢於來對付符星初，照目前看來，這六個人一敗，已方已難脫鞘，再加上這位公子被對方擒住，那可以說是縛手縛脚。

好好一件事，那會自己走入了死胡同中的呢？

「水火雙怪，念你倆受人深恩，不是存心甘爲虎作倀，我放你一條生路，至於這江湖糾紛，武林恩怨，對我們來說，早已洞悉其中利弊，既不勞你來教訓，也不要你來勸說，常言道：『人各有志』！你倆去享你們的老福，而我們說什麼也不會甘心作滿狗的順民。

「這是你倆的朋友，還有一位貝勒是你倆的主子，你倆該認得，好，交給你倆，算是買或賣，也當作是我送給兩位一點小禮物，好！請吧！」

祇見這六名大內高手與這位公子，垂頭喪氣的走向水火雙怪的一邊，而那叫化子却一頷首，祇見一個少女身形一動，已將床上的寧慧連錦被一起抱走。

可是，聞得水火雙怪一聲驚叫：「不可！」而語聲未畢，室中乒乓連聲，叭叭連響，一聲慘呼聲中，眾人眼前紅光一現，而那少年公子却已身形似箭，向那屋頂破處激射而去，誰知他快，還有人比他更快，一溜灰影也如鬼魅般，扣住了這少年公子，再看清，原來這六個大內高手中，已有一人橫屍就地，至於那個叫化子也不知怎麼一來，竟然能在剎那之間出手，跟踪……老實說在場諸人，眼力好的尚可看出一些端倪，功力稍差的，根本不知在這一剎那，已有人在進行一場狠厲的決鬥……

這乃是當代蓋世的奇雄怪傑，而少年公子也是一代梟雄人物，他本身因爲身爲皇親國戚，並且因利乘便，將明朝大內宮中秘籍圖經收爲已有，其中將明成祖朱棣所辛苦求得之玄門八訣，歸其所有，更且一心覬覦皇位，與另一貝勒形成水火之爭，爲求能取得成功，因此一面網羅不少武林奇才異能之士，而另一面更收買另一貝勒所組織之手下，他明白這批武林人士之可貴，也看出了另一貝勒的深謀遠慮，爲求急起直追，再加上自己的權勢、機智，近年來他已形成了另一股勢力，足可與另一貝勒之集團分庭抗禮，即使今次之出手，他非但破壞了另一貝勒所安排之密計，更希望能從中得利，不過，他可不能受挫，他更不能爲另一貝勒有所看破，爲了泯滅自己的痕跡，他身落人手之時，就已密令六大高手，希望在危勢中全力一擊，如果能殺出重圍，那麼就可以再佈置手脚，引另一貝勒下手，步入他所佈的另一陷阱中，如果巧連這本人也殺死，那可更好，爲了這個原故，他在這個時機，不顧一切地引人發難。

那六個受困之大內高手中，正好有一名本來心機極深，功力又强，這一次受傷被擒，也以他最輕，却裝成最重，自恃自己有獨門之暗器「萬花飛舞」。

這暗器一發，照顧面極大，對頭就算神力驚人，至少可鬧個手足無措，再憑其他五人，加上雙怪之出手，主子又是看來未受重傷，大可以仗此一來，反客爲主，尤其是能解決這個叫化子，大局就可由彼等操持，那想到他才將「萬花飛舞」這引口一拉……少年公子也已一個廻風八舞，想助長這萬花飛舞的無數鋼針激射，那想一股拉動之罡風吹到，這發暗器的高手，首先胸口如被千斤重壓，一口氣回不過來，暗器引口祇一動，一股銀虹將爆未爆之際，可憐已有一大半胎死暗器腹腔之中，其餘的照顧了他自己，口一張，先是噴出了一股鮮血，後是身中自己之獨門暗器，看來是難以活命，但是，暗器劇毒，他老人家還得受苦才能歸天。

至於那個少年公子，却也眞狠，一招廻風八舞已然無可助勢，他却再不遲疑，借此一招之力，乘勢向屋頂缺口竄去，來個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不想，你快，這叫化子更快，如影附形，盯了個結結實實……

是人都怕死，尤其是有大權勢，而又企圖攫取更大的權勢之人，這位貴介公子他那肯就此一死了事，可是，他自己明白，既已落入這

批孤臣孽子的手中，求饒是不行的，死是死定了……不過……

「下去！」是叫化子的命令，現在，他已不是貝勒，祇不過是人家手中一個俘虜，不乖乖地聽命，那祇有早些見閻王。

水火雙怪見主子又爲叫化子扣住，就知道這件事棘手了，想打，現在看來是難以取勝，又何況主子在對方掌握之中，不打，那可得怎麼辦？

「朋友啊……」水若章低聲下氣了。

「誰是你的朋友！」

第一句話就錯了，不錯，雙怪不是沒腦子的人，自己與這批反清復明的孤臣孽子，有什麼資格稱兄道弟。

「這是你的主子……哼！別人不知你的來歷，但莊某却認識你，你名叫允禵，你是十四貝勒，你有一身好功夫，你更是陰沉多智，你不輸於允禎，但是，你……哼哼，走吧！」

啊！爲什麼？就這樣放他走，辛辛苦苦的捉到了一個大對頭，又是滿清宗室中的有名人物，就這樣放他走了，有這樣的便宜的事！

「莫非閣下有意助我一臂之力？」

問得好！

「你想對付四阿哥、八阿哥，或者……」好！不愧是深沉多智，這一番話，可眞有些意思了。

「不！你猜對一半。」

「啊！我猜對了一半？」

「我不會幫助你，至於你們兄弟狗咬狗骨，或者來個你殺我，我殺你，哼哼，却也不壞。」

「你以爲我們兄弟閱牆，就會放過你們這班孤臣孽子？」

「我們與你等本就水火不相容，冰炭難同爐，我也不希望你能饒了我們，不過，我這一次是可以饒了你，至少，哈哈，你我心照不宣。」

「閣下尊姓大名？」

「你們不認識我？」

這是的確的，沒有人能認識得出這個叫化子。

叫化子却一抖手，解開他背上的破蓆捲，金虹耀目中，一柄奇門兵刃出手，眾人眼前一亮，不約而同的叫了一聲：「九宮翻！」

對！正是威震武林的「七絕九宮翻」，此翻誅殺過滿清第一個好手，康熙帝視之爲天下第一好手的苗剛雄，此翻更可翻過玄陰門，三敗鬼王，還有驚人的事跡，就是此翻到過北京，如果不是蒙古國師會同手下十八弟子佈成天龍陣，幾乎連當今皇上——那個康熙老佛爺也送上了西天。

雖然康熙還在做他的皇帝，不過，蒙古國師的十八弟子却死了十五個，其中還有兩個是護法尊者，如果不是這兩個神力金剛，與這位大使鬥了天昏地暗，他眞可能再鬥下去，鬧得一個天翻地覆。

京城幾時有過這樣大件事發生過，並且，所謂王畿之地，禁衞森嚴，而這位大使可如天神飛來，又如金仙歸去，殺一個淋漓痛快之後，他就飄然而退，就算你們大派兵馬，四出搜捕，他老人家已不知所踪了。

他就因此爲康熙帝稱一聲「魔龍」，他是惡魔，又是神龍，但康熙不得不承認這是人傑。

他就是莊子血。

在場這幾個對手，個個面面相覷，想不到這樣一個毫不起眼的人，他竟然是連當今皇上提起也皺眉的「魔龍」。

「莊大俠……」

「不必再下說詞，你我希望後會無期，好！我們走了，至於這兒，哈，悉隨尊便。」

「在下會好好的保全。」

「哼！你們滿奴毀了我大漢父老子弟的多少田園，多少的林田，這兒只是一座山莊，你毀，我也不會增加一分恨意，你留，我也不會減少半分憎恨心，言盡於此，星初哥，我們走吧！」

語音未畢，身形起處，半晌，好！祇留下這十四貝勒允禵，及其手下了，一個個垂頭喪氣，一個個怔怔出神，且不理他們在南辰山莊如何安排後事。

* * *

莊子血與符星初夫婦，這一眾人出了南辰山莊，在離谷口之處，已見一個大漢押着兩套大車，每一套車用兩匹駿馬拉着，這大漢一見莊子血一行人，咧開大口笑了笑。

「完事了，血哥！」突然，他身形一動，疾馳到小女孩面前，一手抓起那小女孩，手一用勁，小女孩咭咭一笑，身子借力使勁，一個凌空翻，翻高了有七八丈高，然後身形萬分美妙地一抖一掠，頭下脚上的向大漢投到，好一個大漢身形微側，左手一彎，一個肘子鎚一彈，小女孩好似爲這一下肘鎚彈起，人却筆直的直竄天空。

「鶯兒，又在賣弄了，妳難道不記得剛才幾乎爲對手所傷了。」是那少婦在開口。

「嫂子，莫大哥在教小鶯七禽身法啊！」是莊子血在說話，他是這樣的眞誠，又是這樣樸訥，那像是個威震武林的一代怪俠，簡直像老誠的鄉巴佬，不，一個善良的叫化子。

小女孩可也眞聽話，當她一聽得娘的訓斥，她立即一個弧形轉，避過大漢，翻身落地，小臉漲得紅

紅的，一言不發，鑽到母親身邊。

大漢却難過地對少婦道：「符大嫂，妳！妳別罵小鶯啦，她年紀小，可是，這功力、身手……」

這位符大嫂立即截住了大漢的話。「莫大哥，我知道你是好心，我更明白天山七禽神掌乃武林中失傳已百年的秘訣，我女兒能得你的傳授，我那會不喜歡？但是，這孩子會驕、會狂，唉！今天她就用你的七禽手法幾乎將濮天興擊得傷上加傷，她自以爲了不起啦，可是，她却不想想，龍鳳雙煞何等英雄，却也死在這一驕字上，濮天興何嘗不是困在這個驕字上，咱們江湖上打滾的人……」

小鶯可給娘數說得簡直無地自容。

「大嫂子！我又何嘗不驕、不狂啊！」是莊子血在囁嚅地說：「想當年，我！我可眞傻啊！一個人闖到北京，我找那個皇帝老兒，我想殺他個落花流水，我……」

「血弟！你有這樣的本領，你才可以驕，才可以狂啊！大姊是最明白你，你對任何事兢兢業業，你常求精進，你對自己人坦誠熱心，你喜取人長，可又肯勤補己過。」

「大嫂子，妳別這樣說嘛！妳……」嘿！這個大俠魔龍可像個孩子似的那樣手足無措了。

大漢子對符星初說道：「我說老符大哥，你就開開金口嘛！你眞能忍得住氣看這場好戲了。」

符星初深沉地道：「老莫，你嫂子說的可是眞情啊，我們眼看一個又一個的好手，不是中計，就是中伏，死，也死得不少了，唉！眞是一個字害了他們，『驕』！我自己的孩子，我哪會不心痛，不過，稍有成就以爲了不起，也眞可能毀了她一輩子。今日，我也幾乎血染南辰山莊，可不也是那個『驕』字害了我。」

「啊！你老符大哥也會受挫？」

「哼！幾乎送命。」

「水火雙怪，眞他……」，「媽的」二個字可算是硬生生的吞了下去，「……他倆眞的如此厲害？」

「不，不，玄靈三魄幾乎要了我的命。」

「啊！」大漢子驚得差些閤不攏口。

「我以爲這三個么魔小醜有什麼了不起……我更以爲近年來，與四弟互相商研這大天魔玄勁別有進境，可是，你在進，他們也可沒有睡覺，咳！如果不是水火雙怪別有用心，我早已完了！」他一回頭對小鶯看了一眼道：「記住媽的話，咳！妳爹也不是天下無敵的，再說，武學一道，根本沒有止境，嗯！明白了嗎？」

「我們該走了，上車吧！」

車聲轔轔，蹄聲答答，兩套大車已漸漸向西北走去，在車後，却有一個叫化子，背了個破蓆捲，踽踽獨行。

* * *

在荊門山中的西北絕壁，有一座被焚燬的山莊，這是失踪江湖達三十年的龍鳳雙煞，龍凌霄、鳳嘯靜所建的碧犀山莊，這時，已是深夜時分，可是在這時，却聽得車聲轔轔，馬嘶聲聲，是誰會再來到這個地方？

目下這碧犀山莊早已不是屋宇連佈，別具園林之勝的所在，現在的碧犀山莊，是一片斷牆殘垣，並且還有餘燼未熄，幾支殘棟斷樑，微微吐出輕煙，表示它們尚未焚化灰盡。

毀了，不錯，曾經威震江湖的龍鳳雙煞所建山莊，避世之所，已經毀了。

兩套大車已來到此地，突然，一聲馬嘶聲中，大車已經停在這殘毀的碧犀山莊前，突然，一聲慘叫由馬車聲透出，又是一個突然，祇見一個黑影從車中撲出，看一看清是個窈窕的身形，不錯，是個女的，再一看清是寧慧，原來，這兩套大車正是南辰山莊撤退下來的一羣英俠。

「師傅、師公……」可憐，這個寧慧她是感念師恩，想不到自己奉命離開山莊之時，還是一座十分體面的山莊，今日，連她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日，因爲，大部份時間，她都在神智昏迷之中啊，如今，却見到了這個情景，她第一個念頭是掛記師傅、師公安好，也因此，她第一句話，就是哭叫「師傅、師公！」

「他倆已死了！」是符星初的說話。

「啊！爲什麼？是……什麼人殺了我的師傅、師公？」

「是他倆自己！」

「啊……」寧慧在萬分悲痛之情況下，再加上她本身之傷患未痊癒，她！一個少女哪能受得住偌大的打擊，精神、肉體之幾方面打擊下，她！又再昏死過去！

王月娟——符星初的夫人，她早已陪伴在寧慧身邊，看來她早已料到寧慧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因此，一揚手，王氏獨門「雷公打穴」手法展開，祇一下手打住了寧慧之「靈台」大穴，微一運勁，一股雷公透脈炁已順行寧慧之大穴，也因此寧慧算是緩過一口氣來。

「如果妳心念師門，那妳就該守住心脈！」是王月娟在叮囑寧慧。

寧慧心中一凜，尚未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時，王月娟柔和的話又在耳邊響起。「死，非常方便，活才是最難之事，活着無所事事，

非但可恥，更是可憐，如果想有所作爲，如果想爲師門報仇，這就難上加難！」

「啊！妳說什麼？」

「我問妳，妳想不想活？」

「恩公，我當然想活，不過，我活不下去了。」

「爲什麼？」

「我武功已廢，我祇是個廢人，而今，我……到了師門山莊，我……」

「妳爲什麼不哭？」

「恩公，我祇想……」

「死？當然，死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死了就可算是一了百了？妳就是不想報妳家門之仇，報妳師門之仇……」

「我是……是個廢人啊，恩公！」寧慧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事實俱在，寧慧早已知道武功被毀，江湖中人對武功盡毀這四個字，視爲大敵，老實說練功難，毀功更不易，至於練功有成就後被毀，這已註定了你這個人已與武功絕緣，功成毀功，以後就永遠不能再有復功之可能，寧慧是武林中人，師父又是江湖有名人物，她即使江湖閱歷不夠，她也已明白這個道理，也因此，她不得不對自己之毀功，感到痛苦已極。

「我是個廢人啊！恩公！」她悲叫了一聲，雙目一閉，兩行清淚已奪眶而出了。

「哀莫大於心死！」莊子血沉着地吐出這六個字，聽來並不用力，可是每一個字就如一下千斤重鎚，狠狠地打在寧慧的心田。

對啦！「哀莫大於心死。」除非心死，否則，無論如何也得設法苦掙下去。

對頭有本領將妳變成廢人，難道妳就沒本領再變爲有用之人嗎？

「恩公！」寧慧凄然地叫了聲，她眼前見到莊子血這張樸實却又關心的臉，愈看便愈覺得這張臉是如此之英俊，如此的可敬，更怪的是，愈來愈感到有此人在妳面前，就如沐春風，如處溫日之境，這才是大人物，具大本領，却具俠義肝膽！

「看來，你能令我心不死！」

「何必仰仗外人？」

「啊！」寧慧不是個笨人，雖然莊子血當面對她祇說過兩句話，可是這兩句話第一句，令其迷夢驚悟，第二句更是要其自求解放，言簡意賅，可是語意深長，對啊！人必需自力更生，有道是「天助自助者？」求人不如求己，但是，你不得不有所助力，自己現在是廢人，廢人即使要求自立，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啊！不過，她不願申說苦衷，她祇記住：「何必仰仗外力！」她要自己再站起來，對！她突然，從莊子血的眼中看出來，如果自己不求站起來，旁人不能也不予加强助力。

現在，她深信，莊子血祇要自己有求生之決心，他一定會助其排難解困的，既然如此，她又何必多費言辭。

突然，寧慧感到有一股熱力在全身流轉，是王月娟在用內功助其打通奇經八脈，她更明白了，在場諸君，哪一個不想其再站起來。

遠遠有脚步聲，一脚高，一脚低的，聽得出來，這人不是飲醉了酒，就可能身上受傷，聽其脚步聲之零落不齊，可以說碎！碎了個十分，傷，就傷得十分嚴重。

來了！在月光下可以看見一個混身是血跡的少年，一步一跌，向那碧犀山莊殘址走來，少年雙眼血紅，臉上沾了不少血跡，可是，可以看出這臉色白得怕人，寧慧一長身，她已可坐了起來，看清來人，不由驚叫一聲：「師兄！」

原來，來者乃是她的師兄項聽。

項聽看來身受重傷，但是，他明明記得，他是趕回碧犀山莊向師門報訊的，他怎會由外趕回，莫非他剛才回來，他還未知師門已毀。

「師兄，你到這裡來！」

項聽算是看清了這兒一切，因此，他是混身抖戰地走到那輛大車前，車篷本已打開，他可以看見自己的師妹，他不禁由悲苦中，吐出一絲歡色。「師妹，妳無恙吧！」

「人是未死，至於無恙，唉！師兄，小妹已……」說到這裡，突然她止口不言，她不該承認自己是廢人，即使是，她也得要求自己再站起來。

可是項聽却已看出情形了，突然他仰天大笑。「好！這倒好，哈哈！毀了，算是毀了個乾乾淨淨……哈哈……」笑聲是這樣凄苦，簡直比哭還難聽，突然另一輛車，車篷放倒，項聽却一聲怪叫，身形一動，他是咬牙切齒地道：「賊徒，我與你拚了！」

原來，還有一套大車上坐的正是那個自稱狂魔，又是復仇之神的濮天興，項聽吃過他的苦頭，更吃準他是這次毀莊的主角。

可是，項聽還未撲到車邊，旁邊突來一股勁風，將個項聽閃了個前仆大跤。

「好！是你們……你們合手來毀了我的師門……師妹……妳也爲他們所扣……師妹……看來，妳我眞的，得追隨師傅師母於……地下矣！」

「拿來！」是符星初的聲音。

「什……麼……」

「乾坤六陽譜。」

「你……說什麼？」

「交出來，你師門的眞正武功秘笈，乾坤六陽譜。」

「慢說我，根本不知有……這……什……麼六陽譜，即使有……你看我姓項的……可是個貪生怕死的人嗎？」

「你當然是。」

「啊！」

「前輩，恩公！」是寧慧的呼聲：「不可錯怪好人，他是我師兄，項聽，可能你……誤會了。」

「如果妳能不言不語，我就會更喜歡妳！」哈！是那個姓莫的大漢，不知何時已站在寧慧之身後。

寧慧聽了這樣的一句話不禁又驚又疑，見那姓莫的看來神態威猛，可是對她却別有說不出的情義，寧慧大爲奇怪，他爲什麼如此的看她，他是什麼人？

可是，那邊的氣氛却已開始步入緊張的階段，寧慧無論如何都想不到，世事之變幻竟有如此離奇怪誕的。

「我是貪生怕死之人，我……」

「別裝腔作勢啦！乖乖地將乾坤六陽譜交出來，如果不交出……」

「大不了一個死字！」

「哼！看來眞的交給了滿奴了！」

「師兄！你……」

「我說過，妳乖乖地，我會更喜歡妳。」看來姓莫的大漢有些發惱了。

「誰要你……喜歡？」

「唉！」奇怪，那姓莫的大漢聽了寧慧這一句話，他嘆了一口氣，而這口氣嘆得眞個是凄、慘、苦、痛，寧慧心中不由又是一動。

「血弟，看來……由你毁了他的武功算了。」

「且慢！」是寧慧的呼叫聲。

「爲什麼？」

「前輩，恩公，我怕你們……你們有所誤會。」

「不見得，並且，也很難傷得了這個奸徒！」莊子血邊說邊走的身形一動，就在此時，月光下看見幾道血光，悄沒聲的向莊子血及另一輛大車飛射。

「紅雲散花針！」莊子血一聲斷喝，好個大俠，但見他身形宛如一縷輕煙，又如一股旋風，祇一轉一晃，這江湖上列爲邪門暗器第一的「紅雲散花針」，竟然爲其所捲起之陣風將散花針全部攝引在身邊，然後憑仗其無比之大天魔玄炁化爲反彈之勁，這散花針爲其收爲已用，錚錚幾聲響，又聽得幾聲慘哼，幾條人影在左邊小林中出現，然後向莊外投去。

祇剩下項聽在滿地翻滾。

「師兄！」

「他還是你師兄？」姓莫的大漢忿然的問了一聲，然後，他離開了她。

「可是，可是……」寧慧已隱然感到了不對，但是，無論如何，她不敢，也不肯相信，這個同處十年的師兄，竟然是個……是個這樣的小人──奸徒。

「滋味不太好受吧！嗯！」是姓莫的大漢在發言，看來他粗粗魯魯，可是身形穩實而邁着健碩的步法，令寧慧不禁大爲驚駭。

「你……你……殺了我吧！」

「不！誰不知紅雲散花針陰狠毒辣，啊！該忍受十二個時辰之惡毒煎熬，對不對，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成，哼！可眞厲害，也祇有毒閻羅才想得出這樣惡毒暗器，不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又道是報應之道，如影附形，老閻羅自己爲叛徒所害，而你，作法自斃，眞有意思，眞有思意！」

「成全我，成……全我。」項聽簡直如發了狂，不，是眞情在嗥叫，在月夜，在萬籟俱寂之情形下，聽了已夠人驚心動魄了。

「可以，那你交出六陽神譜。」

「不在……我……身邊。」

「喔！眞的，交給了滿奴允禎了。」

「不，不……」

「交給了誰？」

「麻衣神翁。」

「你老子！」

「啊！你……你是誰？」

「我是你對頭尅星，莫不爲。」

「呃！啊！舅舅，舅舅……」這一聲令寧慧更加難明所以。

「舅舅，您！您能救我。」

「我爲什麼要救你？」

「看在我死去的娘份上。」

「你娘是怎麼樣死的？」

「這……」

「又何況你，你作了滿奴手中的刀，你說，你說，龍鳳雙煞是怎麼樣死的？」

「是……是……四皇子，命我們……殺的。」

「啊！」寧慧大叫一聲：「眞的？」

「還有假的，哼！這個什麼四皇子對外用什麼化名？」

「這……」

「講！」

「舅舅，你……得救我。」

「講，允禎這個惡奴，他在江湖上用什麼名字？」

「于青。」

「于青，不，你……」是濮天興在說話了。

「舅舅，我受不住了，我……」可憐這小子在掙扎了，看來他受的苦眞不少。

莊子血身形一動，雙掌一陰一陽向項聽的靈台大穴交掌壓下，

雙煞邊對付三醜，一邊大喝：「奮全力衝！」

「暫緩你一口氣。」

「多謝。」

「莫大哥，你也不必如此氣苦了。」

「不！血老哥，不得不狠下這個心。」說到這兒，這個大漢子，他哭了，這就可以看出，他的內心更是不好受了。

這時，項聽在莊子血的陰陽掌壓之下，算是阻止了這散花針毒的流竄，可是，他愈來愈怕死，愈來愈希望脫出死圈，因此，他再也不强充好漢了，他表現出一副貪生怕死的膿包相，他哀叫，他苦求，求他的舅舅救他一命，他清楚明白，祇有他舅舅，看來粗俗難看，其實他乃是華佗門中唯一傳人，江湖上有名的奪命判官，氣死閻王莫不爲，他的青囊訣、七禽掌，可算江湖雙絕，並且，他還是自己生母莫不秀的哥哥，在這親情上，他也得救他，因此，他微倚一顆小樹邊，向他舅舅在訴說：「舅舅，您得救我……我也是無可奈何。」

「講，是誰將雙煞的住址漏給這個飯桶濮天興的？」

「是，是四皇子的命令這樣做的。」

「爲什麼？」

「讓他……送死。」

「啊！」濮天興大聲吼叫道：「胡說八道！」

「爲什麼？」

「于大哥，仁風俠義，他……」

「他救過你三次，」是莊子血接了口。「第一次在賀蘭山小玲瓏莊中，你幾乎爲河間七義毁了，就是他出手，毁了老大許子義，老五許子威，去了這兩個勁敵，你才能從容解決其餘五義。」

「並且奪回我師門重寶玄武眞訣。」

「第二次你玄武眞訣尚未到火候，却心急復仇，找上南七北六十三省總瓢靶子、摩雲鐵翅蔣畏殘，不想你尚未上得金頂太行山，却半途爲蔣鐵翅的好友大殘山人及黑白雙鋒困在牛家店中，是于青現身將大殘山人引走，令你與黑白雙鋒鬥了個旗鼓相當，最後，他又回來助你解決了這兩個强敵。」

「他還授我如何參透這玄武眞訣，練成這玄武神功，使我三上太行山，報了大仇。」

「却又是仗着于青的暗助。」

「對，你，你怎會如此的清楚？」

「我爲什麼大鬧北京？」

「這個！」「嘿！一個問得是應該，可是一個回答得離題萬丈，你大鬧北京城，以求揚名天下，與知悉濮天興三次被救的事，實在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啊，濮天興那會領略到其中的玄奧。

「你也是滿奴手中一把刀！」莊子血一字一頓的對濮天興說着，可是這語氣中，却又是如此的痛惜、苦惱。

「現在，你已盡了力再沒有被利用價値，因此，你也該毀了！」

「什麼？于青……」

「你再想想你到碧犀山莊之情景，你怎會如此容易受傷，還有，你也該看到，雙煞之死，有何古怪。」

濮天興不由回憶前情。

濮天興是夾着無比之怨憤，來到了碧犀山莊，祇有他知道，雙煞是如何之可恥可卑，他的師祖乃是武當門中傑出人士樂秀眞，爲了潛心武學，爲了苦參無終神譜，他竟與武當人士斷了來往。

可是，一個獨善其身的武士，與世無爭是不可能的，至少，有多少人與事會牽到他，又何況滿奴的虎視眈眈，別具用心。

樂秀眞莫名其妙的牽涉到武當門戶之爭，當時他由無終神譜中剛參悟一篇玄武眞訣，由其別闢蹊徑，專攻內力，爲求輕靈，而眞正達到了太極門中之要訣，以靜制動的要點，就在此時，武當三眞尋來，要求樂秀眞交出無終神譜。

樂秀眞因爲三眞之來到，言辭之中又聽出有些不是味道的調調，因此，他是嚴詞拒絕，好，這一來就此鬧得不可開交，樂秀眞算是爲武當逐出了門，而玄武眞訣與無終譜就此變了你爭我奪之重寶，這是一件武林的小風波，因此外傳不多，掀起的亂子也不大，可是，你糾我纏的，樂秀眞爲武當三眞毀了，三眞却莫名其妙的死了。

玄武眞訣與無終譜失了踪，而江湖轟傳三眞爲濮天興之父，樂秀眞的唯一門徒所殺。

武當門爲清理門戶，追殺濮雲河，濮雲河死了，武當門却一個也沒回轉武當山。

玄武眞訣又傳出風聲，在河間七義手中。

武當門根本沒有殺了濮雲河，濮雲河實在死是在南七北六十三省總瓢靶子蔣畏殘手中，而眞正的陰謀策劃者是龍鳳雙煞，起因在爭奪無終譜。

濮天興是歷盡苦辛，幾次險死還生，可是他是個萬分陰狠的人，他能忍住氣，他又敢於闖，更苦於練功，故此，三十年來，他雖然死過幾次，却又讓他活過來，武功愈來愈高，恩仇之間也愈來愈重視，更可驕傲的，他已報了自身受辱之仇，又殺了河間七義，更逼死了蔣鐵翅，奪回玄武眞訣，現在，他就憑仗這門神功，獲得個狂魔，復仇之神的稱號，更得喝采的是，他終於找到了眞正師門深仇，那一對沽名釣譽的罪魁禍首乾坤雙煞，現在他已擊斃寧慧，逼回項聽，他開始向碧犀山莊走來，一貫以來，他殺人報仇，就是徹徹底底，他不能有人在其眼底下漏網，因此他出手阻止這一對少年男女，他自覺，他是天下第一，至於對手，哼！他們也不過是自己手下的螻蟻，或者比螻蟻更不如。

當日他來到碧犀山莊，他看到項聽明明進了門，他也不客氣，跟踪進了門。

項聽抱着必死之心入莊——因爲，從其對寧慧所說的話就已可明白，奉命離莊不可回還，違命者殺無赦，但是現在可以知道，他是有備無患，事實俱在，他根本胸有成竹，亦可以說他分明是引狠入室，因此當其一入莊門，龍鳳雙煞尚未有所表示，濮天興已進了莊——一剎那間，整個乾坤堂已爲一股陰森冷氣所籠罩。

濮天興自命爲復仇使者，因爲他身歷無比之苦難，他對付仇家，也就無所不用其極，今日他來到碧犀山莊時，已抱定了殘殺無留的心意。

龍凌霄與鳳嘯靜做夢也想不到，一見這個中年墨綠袍漢子會由心底湧出一絲絲涼意，不過，大行家到底是大行家，依然不失身份，雙雙站起身來，沉着地與濮天興打了個招呼。

「閣下就是黑勒令主人，自命爲復仇之神的濮天興？」

「嗯！你約了多少個幫手？」

「你說什麼？」

「你倆約了多少幫手？」

「奇怪，我夫婦仗藝走江湖，幾時聽說過我倆成羣結隊的了，哼，看來你雖是個使者也未免太低能了。」

「好！就算你倆說眞話，請！」

龍凌霄明知對手極强，可是他不甘心就此自毀名聲，正想起身出手，項聽却在背後說道：「師傅，小心他的後發制人的玄武神炁！」

鳳嘯靜却微微一哼，道：「還不與我滾進去等死！」邊說邊已一揮手，就聞得一聲慘叫，砰砰聲中，項聽已爲這半百老婦將其揮入後廳去。

另一面龍凌霄已展開他仗以成名的三元神招，與濮天興游鬥上了。

「假的，」是濮天興的話，龍凌霄一聞此言，不禁臉色大變。

「你既然練了六陽神譜，何必改頭換面不敢拿出來現世，截頭斬足，你就可毀屍滅跡不成？哼！我看辦不到，我勸你乖乖的將你乾坤子母圖拿出來的好。」

「你究竟與我們夫婦有何過節？」

「是你仇家！」這四個字憑誰聽了也該聽出其中含有萬分的怨恨，也說出了濮天興與雙煞是勢不兩立。

龍凌霄手風如潮，勁力如山，可是濮天興祇是脚下不丁不八，背微拱，雙臂廻封，雙手各用中指揑成個十分奇怪的訣印，而龍凌霄所仗以威震江湖的三元神招，却一招一式，在其玄武神炁之運用下，或卸，或滑，或閃，或分的讓了個乾淨。

龍凌霄偶一與濮天興當面，祇望得其雙眼一眼，祇覺得這一雙眼神如冷電，不！冷得陰沉，冷得狠酷，冷得……總之眞感到一陣陣寒意，向其四週圍來，無形中，這也增加了對頭幾分威力而令其有受威脅之感。

饒是如此，龍凌霄不愧爲武林中之人傑，交手數合他已看出這玄武眞訣的精妙處，這是一個龜形武功，也就是說其象爲龜，龜主凝重，因此，濮天興身形看來穩重萬分，輕易不能令其有所轉動，他脚下不丁不八，這說明了他並非不動，而祇是動得萬分緩慢，而令對手根本不能看出其動作之分毫，玄武神炁，這兩指之訣即這才是引動渾身功力之關鍵，也可以說他非但善於卸、彈、閃、壓對手多種勁力，看來他更將元磁門中的元磁眞氣也引融在玄武神炁中，這一股元磁勁正可將對手的出手功勁擠引入其內圈爲其玄武神炁所化解。

一明其理，龍凌霄就不會竄跳奔躍，他祇求保護門戶，出手緩重，就可與濮天興鬥一個旗鼓相當。

事實也不出其所料，你出手一緩一慢，玄武神炁中暗藏的元磁勁就得憑眞力來擠引，濮天興雖用功極苦，不過到底受傷多次，失血不少，後天吃上了大虧，因此，在紮根基功夫上，不足之處甚多，尙幸他爲于青助其打通奇經八脈，勉强將眞氣練純，而能達到由命門流轉十二重樓之功，但是他那裡知道，于青別具陰謀，故意爲其打通奇經八脈，却也永遠留下了個禍根，稍有不愼，眞氣就能失岔，再不——就是走火入魔。

濮天興目下已經陷入魔境之中了，因爲，他看來冷、陰、狠、酷，其實，這全是他一腔熱血的反激而成的表現，也就是說，終於有一日，他在冷熱的交迫下，步入絕險之境。

今日，他首先爲龍凌霄所困住，即使憑仗他的多年苦參的玄武眞訣，不至於落敗，並且，他依然有取勝之道，但是他開始焦燥，並且他更已看出他自己並不是天下無敵，而敵人也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解決。

旁邊還有個鳳嘯靜不出手，還有，這碧犀山莊在其直覺中感到，別具危機。

「你到底有多少幫手？」

「哼！對付你一個無知狂魔還得用幫手？」

「好！你不說實話，你就拿命來吧！」濮天興聲色俱厲地對龍凌霄怒斥了一句，突然雙指平伸，龍凌霄突聞嘯聲隱隱，而兩股排山倒海般的勁力向其迎頭而壓到。

龍凌霄這才發現，玄武神炁的可怖，自己一身好武功，並且內功之强雖不超過羣倫，冠絕古今，可也敢誇一句「出類拔萃！」誰知嘯聲才起，勁力才到，自己已感到面紅心跳，血脈賁張，這又從哪裡說起？

尙幸斜角來了一股大力，將這玄武神炁一阻，龍凌霄才算能擺脫這勁力圈，在自己老伴鳳嘯靜出手幫忙下將這勁力引了一半過去，事到如今，也不必撐什麼場面，夫婦二人只好將獨門殺手武器，乾坤子母圖取出，嗆郎郎環聲相擊之聲中，龍鳳雙煞已將濮天興困在乾坤雙圈所帶起之金銀虹光中。

這時，可就顯出了這玄武眞訣的厲害，濮天興依然背心微拱，脚下不丁不八，雙手中指獨挺，身形、招式不變，可就將這一對威震江湖的殺手神招卸脫、閃開、滑過、引退。

這三個人交手了三十餘招，龍凌霄突然發現一件事，他不禁神色大變，老江湖果然眼光厲害，他已感到危機隱伏，分明是玄武神炁有元磁勁之輔助，他可能在吸引自己出手之力，然後一點一滴在積聚，再然後，他可以將這所有的勁力如開閘一般，向對頭回擊，這是借人的手，打擊對頭。

事實不出龍凌霄所料，濮天與之玄武眞訣，果然有這樣的神通，你看他大袖愈來愈大，分明內裡勁氣激流爲其束住，如果一抖一開，這等於積聚集多人的功勁來回敬對方，試問在猝不及防，在莫名其妙之間，這股勁力又豈是凡人所能抵的。

怪不得濮天興所向無敵。

突然，半空中傳來一聲厲嘯。

「閃開！」濮天興一聞此言，心頭微震，而乾坤雙煞倏的身形如捲起了一陣旋風，向空直竄，濮天興剛將積聚雙手之勁力撒手——眼前一黑，命門如被針刺，一股極細的冷氣鑽入命門，濮天興不由心神俱震，一口鮮血噴出——可惜，一瞬間，冷氣已在全身游竄，而濮天興已明白，玄武神炁已爲人暗算，破了自己的氣門，一聲怒吼，還想將所積聚的眞勁全力抖出，心口一凉，突的心脈似被折斷般，四肢再也無力

，全身一頓，癱倒在地。

「仇七弟，好功力！」是龍凌霄的誇讚聲，濮天興已看見這天井中多了四個人，濮天興不由慘哼了一聲，「唉！一時大意，可落了個如此下場！」但是這出手毀自己氣門的人是誰？他又怎會知道自己的氣門所在？

「龍老大，看來總算放下了你心頭大石了。」

「正是。」

「那個貴門生又如何發落？」

「非毀不可，然後我們焚了這碧犀山莊，走！」

「好，我們提他出來！」脚步聲入內，半晌却有哀叫聲傳來：「師傅、師母！徒兒無罪。」

「你不姓項！」

「啊！師傅，您說什麼？」

「哼……姓查的，你以爲可以瞞得過我嗎？」

「啊！您……看，後面！」

「你還想騙我，」龍凌霄語聲未畢，突然四週傳來幾聲桀桀鬼嘯之聲，龍鳳雙煞回身欲鬥，面前突然白影四散，嘶嘶連聲中，一條黑影竄入人羣中，而幾聲厲吼中，已有幾人倒翻在地上，「紅雲散花針」。

龍凌霄尚幸乾坤子母圖未離手，格開來襲之散花針，更護住了站在自己身邊的好友梁健平、徐清虛外，其妻也祇能顧得自身，勉强護佳了仇君復，想不到幾十年的老江湖，竟然會吃虧在一個小伙子手中。

雖然是因爲有鬼嘯之聲分散了他們的精神，並且，紅雲散花針又是江湖出了名的陰狠毒邪，不過，落一個如此灰頭土臉，却是無論如何難以下台的了。

可是，還有更難下台的事呢。

三條白影飛落，玄陰三魄竟然與他們對了面，目下龍鳳雙煞是萬二分氣憤，不過，他們還希望取得解藥，解救傷者，因此，他倆不願太得罪來人，也不想處決項聽，即使看來這一件事極難善罷，不過還是希望有個善策以解目前之困。

最可恨的是：手中之囚、叛徒項聽竟然會乘這一片紅雲散花針的激發而脫出手掌，否則多一個人質，這談判可好談得多了。

地下是慘叫了幾聲，可憐中了紅雲散花針的人，不論你是一等一的武林好手，也難以受得住這鑽骨噬心的苦痛，任何有骨氣的英雄好漢，也無法不低頭認輸，慘叫號哭，這多可憐的啊！

「三位……光臨敝莊，有何見教？」

「來取你等性命！」

「啊！」好！倒也爽快，看來非但無法能求取解藥，謀求個太平無事，並且，連自己的性命也成了大問題。

「三位奉命而來？」

「對。」

「奉誰人之命？」

「何必明知故問，」突然一聲鬼嘯。「賊子放矢！」就見三醜中其中一人，身似一縷輕煙地向牆東角撲去，衆人一看，才見一條身影，其疾似箭已向牆上飛去，再看清楚，此人手中分明還抱了一個人。

是濮天與，濮天與爲人所救，在這許多高手之中環視下，竟然有人敢來捋虎鬚，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但是龍鳳雙煞却已隱隱感到自己的大限已到了。

外面傳來一聲霹靂，又聞一聲厲嘯，這三醜之中，走得快，回來得更快。

「怎樣？」

「走了。」

「他們難道是死人？」

「不見得，是主子故意放他走的！」

「爲什麼，主子不是說濮天與已到期限了？」

「這件事你別問，解決了這幾個狂人再說吧！」

「且慢！」

「什麼？龍凌霄你也已享夠了福啦！」

「你們奉那位主子之命？」

「于……大……俠！」

「啊！他……」

「你該明白的，否則，你死得不閉眼不太好，主子說，龍鳳雙煞已享夠了清福，江湖上也有了極大的名聲，當然，如果不是于大俠，你倆不是早已向閻王爺報到了，今日身軀歸黃土，也不算太辜負了你倆啊！」

「我與于青交非泛泛，並且，我夫婦爲他也出了不少力，如果不是……」

「別再說下去了。」

「爲什麼？我有什麼不該說的，如果不是我夫婦毀了塞外雙龍，他早已爲他老子毀了，他能有今日，他說過，他永不會對我不住我……」

「你不信我的話？」

「你又不是于青。」

「如果我是于青又如何？」

「啊……啊……」

「不錯，我是于青，」此人緩緩地揭開了他的人皮面具。「龍凌霄是你有負於我！」

「于青，你說什麼我有負於你，我奉命而行，我毀了塞外雙龍，我倆立即退出江湖，我幾時對你不利。」

「爲什麼將你倆的徒弟趕出門？」

「是……」

「你故佈疑陣，你却將眞訣、

眞譜交給了你兒子，你以爲可以瞞得過我？嘿！你看。」手一抖，一個血跡模糊小包裹擲向龍凌霄的面前，龍凌霄並不拾取，一聲慘笑道：「好！你成全了我的孩子！」

「不錯，是他該死啊！說什麼也不肯將神譜交出來，老龍，你連自己的孩子也騙了。」

「你不是連老子也騙了？」

「哈！我，老龍我佩服你，不過，你該明白的，我最恨的是我佩服的人，殺！」這一個殺字說得既威嚴又震人心魄，而幾聲鬼嘯中，三條黑影其疾似箭地向龍鳳雙煞撲到。

三才訣捲起大股勁力圈，狠狠地扣住了這一對夫婦。

龍鳳雙煞本擬解救出傷者，故而拖延時間，待到于青出現，他正希望能憑仗其與于青多年之交誼以及代其暗中解決了兩名對手，並且在這皇子的爭權奪位的漩渦中，更立了不少汗馬功勞，總以爲于青總該借用自己實力，那想到于青竟然對自己會如此不留情面，明知這樣爭持下去，未免太笨，不過出手露幾手絕學神招，看來也闖不出這個圈子，好個雙煞，身形急動，乾坤子母圖抖起金銀兩彎精虹，一邊對付三醜，一邊却對梁健平、徐清虛、仇君復道：「奮全力，衝！」

利那間，叮叮連聲，梁健平首先發難，七星釘如羣星飛舞的向于青打到，唉！這一來可能犯了大忌，想這個大魔頭乃是個不世的怪傑，身懷禪門佛功「般若罡」，全身有無形罡炁所護，這七星釘雖爲江湖有名的暗器，可是于青有神功護體，焉能爲你所傷，又何況，于青已立意誅殺雙煞，這就無所不用其極，你不犯他，他也不會放你過門，何況你這一出手，陰險的于青，立即打定了主意，一聲長笑，這滿天飛舞的七星釘竟然比打出來的勁力更重更勁向場中人釘到。

仇君復首先身中三釘，慘叫一聲，可憐他如同其他幾人一般跌翻在地，不過，他算幸運，七星釘雖然打中三個大穴，尚幸無毒，不如其餘四人那樣慘叫連聲，不絕於耳而已。

龍凌霄的子母圖再不客氣，一環金虹，圈聲錚錚中，柳照陽幾乎爲其子母圖絞斷了鬼爪，可惜將佔得上風之時，七星釘已沒頭沒腦地打來，不能進擊，祇可自守門戶，一個黃龍鬧海，金虹暴漲，這就可看出，此老龍之身手、聲譽，得來非輕易，如此狠勁之七星釘，在其金虹翻滾之下，叮叮連聲，密如絮珠，全部橫射彈開，此時鳳嘯靜怒喝道：「小心鬼手！」

龍凌霄突然背心一涼，怒叫一聲，金虹抖動，已將偷襲人困在六陽絕滅圈中。

這是三醜中的柳瘦芸，當龍凌霄全神貫注格開七星釘時，他鬼步凌風、寃魂纏身、玄靈指、七煞爪已仗三才炁之力，硬搶入圍，龍凌霄本不會將這些玄陰招放在眼中，那想到自己一疏神，又爲這一聲慘叫擾亂了心神，明知于青出手更難擋，一心數用，就這樣的墮入了于青之狡計中，爲三醜中的柳瘦芸所傷。

龍凌霄身中陰指，雖仗功力深厚，可以運功抵住這陰靈炁之擴散，但是本身功力爲了抵禦陰靈炁，這就打了個折扣，鳳嘯靜看出丈夫中了暗算，不愧老江湖，身形一動，夫婦貼身而立，朗聲對于青道：「且住！」

于青萬分清楚對手的心情，看來這一對老夫婦不想活命，因此身形一動，飛身下場，來到這一對夫婦面前，冷冷地道：「怎樣？」

「于青！是我夫婦該有此報，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說得不錯！」

「我倆是爲你所用，也得過榮寵，也有過風光，死也不算寃，可是這幾個，唉！他們與你並無瓜葛。」

「現在可有瓜葛了！」

「啊！」鳳嘯靜可聽得出了這于青言外之意，他是一個也不留，「嘿……」一陣苦笑後，「七位好兄弟，是我夫婦連累了你們，今日，你們爲我夫婦命喪碧犀山莊，是我夫婦的好朋友，今世已矣，來世我夫婦再……求……會面，再……」說到這裡，這個一代女傑，竟然嗚咽地說不出了聲。

嗆嗆兩聲，又聞一聲怪嘯，紅光出現中，龍鳳雙煞仆地身亡，而于青也吃了個大虧，雙煞幾十年夫婦，又是情好彌篤，任何一人說話，而另一人已明其中語意，眞是可謂心靈相通，當鳳嘯靜在侃侃而談時，龍凌霄已知老伴的心意，好！就在這話聲之時，石破天驚，雙煞聚全力的乾坤子母圖一擊出了手。

這是拚死的打法，根本祇有出招而不想廻保己身的手法，雙煞之功力，豈可輕視，即使三醜暗算在前，但是所謂困獸猶鬥，更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于青雖神功蓋世，可也抵不住雙煞的全力一擊。

于青祇感到金、白虹耀眼，兩股排山倒海又如狂風生勁的怪力向其壓迫而來。

壓，尚可奮力抵消，迫却令于青有如萬木相軋之苦，尚幸于青見機得快，不顧一切，噴血以稍舒心頭之煩悶，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他施運玄功，一個「韋陀跌」，算是伏地掙脫了這乾坤之重擊。

可是，于青却想不到，就因爲這一來，他的護身神功算是被毁了幾成，暫時不明顯，將來他自會驚覺，待到驚覺，頭已飛了，此是後話，暫且不提。

此時于青却萬分狂怒，本擬脅逼雙煞將六陽譜交出，不料雙煞如此決絕，如此果斷。雖然人已死了，不怕六陽譜不現，可是得多費手脚了，又何况自己吃了從來沒有過的大虧，不由其怒發如狂，雖然他面子上依然裝作無事，但是，他却沉聲地說了一聲：「殺！」

對方還有兩個人未死，好！就此突出十八個鐵羽衞，也不言語，圍成了一個大圈，將兩個活的、三個死的、四個重傷的，團個結結實實。

「哈！」梁健平哀笑聲中，自絕經脈死了，徐清虛却不同，身形疾轉，喧嘩怪嘯聲中，飛星紫金蚨暴雨般載沉載浮，虹芒向四外飄散，這是武林中暗器譜中排名首位的殺手利器，竟然就在此時此地出現，在場人雖然個個是老江湖，却也爲這威力驚人、殺傷力極大的暗器鬧了個手忙脚亂，十八名高手中已有兩個人閃避不得其法，爲紫金蚨雄力所中，鬧個遍體鱗傷。

于青這才看出，自己是太輕視了雙煞，更想不到這個看來猥瑣的乾瘦老頭子，竟然是身懷如此驚人的武器，飛星紫金蚨最厲害的是：不知在什麼時候會突然爆炸，而一爆炸，這火藥有毒，這利器本身乃上好精金所打煉，精金仗爆炸力化爲萬千細如砂粒的碎片，中入人身，可也不下於紅雲散花針的陰毒。

衆人手忙脚亂的閃避，逃避之下，依然爲這紫金蚨毁了兩人，才算結束。

可是，地下爲散花針所傷的四人已是聲絕音斷，死了，看來這徐清虛是明知無法可求妥協，不忍好友多受苦難，百忙中送了四人的命。

徐清虛已不見了踪影，于青算是在大獲全勝之際，又吃了個暗虧。

十八高手連同三醜，雖說全師而退，可也有些狼狽，「燒！」是于青發令，好！幾個好手已彈出了幾枚火彈，碧犀山莊開始起火了。

「查家小子，你還不出來，想死嗎？」于青在發話，果然左廳房內竄出一條人影，正是那個項聰，雖然他滿面血污，但是神色萬分興奮。「貝勒爺，您老神機妙算。」

于青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項聰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貝勒爺，我可以見我爹爹了吧？」

「還早呢！」

「貝勒爺，想我離開爹，一眨眼又是五年了吧！」

「六陽譜呢？」

「貝勒爺，找不到啊！」

「眞的？」

「貝勒爺，小子就算欺天瞞地，我也不敢欺騙您老人家啊！您老人家兩目如電。」

「好！附耳過來。」

項聰他可是戰戰兢兢的，不敢却又不得不將身湊近了于青，他眞怕于青把他殺了，于青用這種手法殺人，他自小就見過的！

半晌，他總算聽明白了，于青的確有狡計，這就是，教他來到碧犀山莊臥底，現在他却施計不成，而落得在受苦强掙扎。

「舅舅……救我！」他慘叫一聲。

父女相會　仙娘佈陣

「濮天興，你可知是誰救你的？」莊子血在詢問着。

濮天興可眞想不出是誰救了他。

「是允禵的手下萬里追風苟成魁。」

「啊！他與我素未謀面，他哪能救我，爲何救我？沽恩，還是……」

「對付于青？」

哈！原來如此。

「可是于青手下十八高手圍住在碧犀山莊，可以說是連蒼蠅也難飛得過，飛得出，雖然萬里追風精於木石潛踪之術，並且又借了霹靂門中的三粒少陽丸，可是憑他本領，實難脫出如此之包圍，但是，你依然爲其救走，爲什麼……」

濮天興怎會知道這又是爲了什麼，他就如傻蛋那樣，微張着口，神色惘然地注視着莊子血。

「是于青放你走的。」

濮天興的口張得更大了，這又爲什麼？「刀」突然他想到了莊子血說過，他祇不過是于青手中的一把刀而已，代其屠殺對頭，代其……難道，他還想利用自己，不過，于青之英挺、爽朗、仁俠、義風，又在其腦中盤旋，他不是壞人啊，他救過自己好多次。

「唉！濮天興你還不相信，你還不能洞悉其奸，我看我們也該走了。」

「且慢！」

「怎麼樣？」

「恩公！我既然爲萬里追風所救，爲何目下落在你們手中，苟成魁又到哪裡去了？」

「死了！」

「啊！是恩公所殺？」

「嗯！我殺的。」

「爲什麼？」

「因爲他甘心爲奴，他出賣岳州清水帮，令岳州不少英雄好漢家

破人亡，有不少義士之後，被擄爲奴，受盡折磨，這樣的人，怎能不死！」莊子血說到這裡，他那眼中已流下了兩行清淚，如此一個歷盡風波的武林大俠，見慣生死，也殺慣了人，如今却又如此的心軟。

「不錯，滿狗已佔了天時地利，七十年來，他們算是坐穩了江山，人心，也眞難解釋，時間長了，血也乾了，淚也乾了，志氣也消沉了，再加上滿狗的奸計，武林門中的混蛋，個個在昏頭昏腦之情景下，你殺我，我殺你，被韃子殺得不夠，自己人再殺一個天昏地暗，一個門派又一個門派的，而一人又有一人的心，哼！」

莊子血愈說愈痛，最後，他祇能用苦笑來稍緩他心中的憤懣。

中原武林道啊，你們都是如此之自私，如此之蠢得可憐啊！

濮天興不是個笨人，寧慧更是個精靈的少女，莊子血的話，不！簡直是一字一淚，每一個字令他們的心靈震動，對啊！嫌外人殺得不夠，自己人殺自己人，這是什麼樣子的算盤，這又是什麼樣的混賬主意！

「我也殺人，我也殺過不少自己人，但是我祇是後悔應在他們劣跡未現之時，就應該殺了他們！」

「爲什麼？」

「就如岳州清水帮這事件，如果我能早發覺苟成魁的奸計，我解決了他，通知薛老帮主，我可以救出多少英俠之士。」

「血弟，你已萬里跋涉，你已東阻西擋，你已救下了卅餘口老幼婦孺。」

「可是，死了的又如何？死得太多，我救得太遲了！」莊子血簡直將自己當作了大混蛋了！

「血弟，走吧！」

「嗯！是該走了。」莫不爲苦痛地走近項聰面前：「你已知道了你不該再活下去的原因吧！」

「舅舅！」

「莫大俠！你放過他吧！」是寧慧在求情：「他是你的親人呀！難道，你就不能饒他一次，再說『人孰無過』，讓他改過自新，不是更好嗎？」

「舅舅，我，我聽了莊前輩的話，甥兒是萬分痛恨自己，甥兒該死！你，殺了我吧！勉得我受這無窮無盡的煎熬！」

「那來什麼無窮無盡的，只不過十來個時辰而已！」

「不，舅舅，你救了我，我會後悔一輩子，我良心中永難饒恕自己，我……」

「眞的？好，我成全了你！」莫不爲緩緩舉起了手！

「莫前輩……」

「舅舅，你眞的要我死？」

「畜牲，還想使詐狡脫！」語畢，只見莫不爲手掌緩緩一揮，項聰半句話未說出，業已狂噴鮮血，頭一歪，死了！

「啊！」寧慧突見此事，心神大震。

「寧慧，妳還不明白？」

「我明白什麼？」

「項聰是個十惡不赦的惡徒，留下此人，將不知有多少善良人士爲其所累。」王月娟正色對寧慧說。

「他……」

「他連親人也敢騙，爲什麼？」

「他幾時騙親人了？」

「莫大叔是他親生舅舅，而妳父是誰？」

「我？」

「妳是他表妹啊！」

「什麼？他是我……表哥？」

「他是妳生身父親！」

「啊！」寧慧不禁如墮五里霧中，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個一回事？項聰是莫不爲的外甥，難道已是莫不爲的女兒？而自己又是乾坤雙煞的弟子，這關係哪能聯繫得上，還有，自己明明是姓寧的啊！

莫不爲虎目隱含痛淚，對自己這個一出生就沒有見過生身父母之小女兒，別有一股凄苦之意。

符星初微微一笑道：「走吧！在路上慢慢再說也不遲，莫大哥，你可別太高興。」

「我，難受啊！」

「怎不難過啊，前途茫茫的……哼！可能是險難重重，于青是個極難鬥的大魔頭，我就自認不是他對手。」

「對他，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又何况，他還有那麼多的狐羣狗黨……」莫不爲沉着說道，面色越發陰沉了。

不過，他又跨上了車轅，兩套大車又走動了，漸漸的由緩步而急馳。

太陽已開始升起了，照耀着斷垣殘棟，幾具屍體已成了焦炭，在莊外，一顆小樹邊，有着一具全屍，是個少年，情景看來是有些凄涼，不過，太陽還是毫不在乎的，一樣照耀着這一切……

「你眞是我爹……」在蹄聲飛馳，車聲轔轔中，寧慧——還無法改姓換名呢——在詢問着正在駕車的莫不爲。在車上，莫不爲不言不語，全神貫注駕車向前飛奔，女兒問他，他只是面色陰沉不答。

因爲，他們這一行人個個明白，對頭是決不會放棄追踪，即使莊子血運用手法，屢使巧計，但是，他們全知對頭勢大力雄，手下能人不少。或者他們不至於知道有莊子血，符星初與王月娟這一對俠侶，肯定已露痕跡，除非不出現，一出

現就該是棘手的場面，對頭是個機謀百出的惡魔，絕對不會不謀定而後動！

因此，他沿途戒備，全神貫注在防備敵人突襲，以及趕路之上，小女兒的詢問，而令莫不爲多了一份心事。他想講，眞的想講個明白，這多年來，他是吃盡了苦頭，也幾乎送了命，但是，饒是如此，女兒爲對頭所擄去，妻子、妹子全落得個慘死。

妹子，想起自己的妹子，那會想得到自己作的媒，却令妹子與惡魔同處，結果，妻子伺機報仇，好，妹子算是與丈夫拚了命，但是，聽說死得很慘，妹子本領本比這賊子高出多多，可是，她讓自己的孩子害了，項聽這孩子，雖然死了，死在自己手中，想到這兒，他又隱隱然看見一對少婦，一穿玄色衣衫，一穿葱綠襖褲……在對他笑，也在對他哭。

寧慧像自己妹子，眞怪，不過，或者也有些像妹子吧，但是項聽——一時也不能改名換姓——却像妻子，可是，他死了，死在自己手中，突然，他感到一陣寒意，別是自己女兒也會死，不……

前面傳來哨子聲，大車一前一後，前面一輛由符星初執韁，一聞哨子聲，嘀！一聲吆喝，大車停了下來，莫不爲心神大震，對頭出現了。

却也奇怪，哨子聲响後半晌，却沒有人出現過。

好，這就更可怕了，有陷阱，有陰謀，一等一的老江湖，最怕是敵暗我明。饒你有千分本領，萬分的機智，不明對方的底細，你就無可施爲，尤其是現在，招呼打了，人却不現，讓你猜度，而他們却在暗中看你調度，然後對症下藥，這就令你不得不有恐懼之感了。

符星初也已感到事情緊急，自己一家人，個個好身手，闖重圍不會感到有什麼不便，苦就苦在還有兩個半死不活的人啊，現在，自已是入了人家的地頭，不得不硬着頭皮，走，走……

車聲轔轔，漸漸地走，走，走！看得出符星初是渾身勁力運滿每個關節，全身就如繃緊了的弓絃，稍有動靜，能立即借勁還力，逼使對方露面。

半里地走過，奇怪，一無動靜。

突然，莫不爲眼前黑影一閃，由前面大車中激射而出，看一看清楚，是莊子血現了身，好深湛的功夫，人如一縷輕烟在空中只一個斜飛，已竄在路旁的一片叢林，借樹枝的一彈之力，莊子血如支長箭般，沒入了叢林深處。

莫不爲心中舒了一口氣，只要有他出面，也就是說，莊子血已暗暗監護了這兩套大車，這一來，至少，他們可以取得一半均勢，現在等於主客之勢各半了。

符星初看來早已與莊子血有所商量，他故意走進了一條窄狹之徑，以便莊子血覓地藏身，現在，從其趕車的情景看來，他放心了。

嗨！這條窄道一晃而過，原來是另一段抄向大道的捷徑，也算是環山繞成的岔道，眼前一亮，看來又可飛馬趕路了，果然，符星初長鞭抖起，一聲吆喝，大車立即在雙馬拖帶之下，絕塵而馳。

莫不爲不能與前車相隔太遠，因此奮力加鞭催馬。

奇怪，前面又是嘘嘘傳來一聲哨子响。

這一次，符星初可不理會這些，飛車突馳，根本不以爲意，他可是抱住「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的主意。

果不其然，依然無事，無風無浪，無踪無跡，奇怪，對頭那會這樣的虛張聲勢，無聲無息？當然越是這樣故佈疑陣，越是令你心神緊張，這種心理的威脅，實比眞刀眞槍的决鬥更覺可怖，即使不猜疑，也已令人心神難寧靜。

不過，車還是似飛的而去。

時值正午了，人不倦，馬也得加水加料了，總得歇息歇息，再看看清楚，兩套大車已走入了義陽界內了，可就怪，前面突然隱隱傳來絲竹之聲，有人娶親？可不是這樣的絲竹聲音啊，風聲傳來這絲竹笙簧。對！不是普通的樂手所能彈奏，分明是名家之樂譜，並且，越聽越眞，是湘靈吟，這是室中雅樂，這絕不是放在郊野外演奏的樂章，這分明在鬧鬼。

莫不爲一抖長鞭，手中韁繩一扯一引，將大車靠在符星初之車旁，現在兩車並排。

「來了。」是莫不爲對符星初打了個招呼道。

「也應該來了，莫老哥，你可不能亂出手啊！」

「嗯！我明白了，但是，符老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眞有事，唉！看來是小娃兒命苦！」

「你不放心我……你以爲我眞的老了？」

「不！我只是說，我不能爲了自己的女兒，來個一走了之，你老哥的好意，我心領，不過，唉！」突然，他一扭頭對寧慧道：「別怪爹不理妳……」

「爹你說什麼？」

「萬一有什麼不幸，妳父親不能照顧妳這個半死不活的人，而妳，可能會落入滿狗之手，妳會受辱，妳會被殘殺，妳別怪爹狠心不理妳，爹祇要留得一口氣在……代妳

報仇，可……決不能因妳而毀節，滅義……」

寧慧已聽明白了莫不爲的語意，看來對頭陰狠厲害，自己這一面，實在沒有必勝把握，但是，突圍是大有可能的，自己如果落入奸徒之手，那麼奸徒眞會仗其作人質，脅逼這個還不知眞假的父親，對！何必爲人脅持，反正自己本是個廢人，死，又何嘗死不得？並且，想到以後，既不能對大事有所助力，那麼，這民族大義，却是不能馬馬虎虎的，死了的好，她想到這兒，微微一笑道：「你放心吧！我不會有違民族大義的。」

「妳笑了。」莫不爲神情激動地說着，他回過身來，由得雙馬信步拉車而行，寧慧清清楚楚看到這個大漢子眼中的淚水，寧慧不知爲什麼心神大受震動，更柔聲的對莫不爲道：「爹……我信你是我爹，你別難過，我不會怕死，即使你我相見不久……但是女兒已感到萬分欣喜，至少，我能見到了親生父親的面……」

莫不爲在笑，可是，淚如泉湧：「娃兒，爹對不起妳……爹……沒用……」他簡直像個小孩子。

「你爲什麼這樣傷心，爹……」

寧慧驚叫着道。

「妳……像妳姑母……啊！」

莫不爲悲聲大哭，而湘靈吟之樂聲已越來越清晰，莫不爲心神一震，扭個身，對頭該到了，突然，一聲怒嘯：「星初兄！小心！有毒！」

什麼？有毒，有什麼毒，前面是四個小僮手持四枝長柄提爐，提爐中香烟嫋嫋，後面是八名身穿綠荷葉披肩，粉紅色長裙的少女，每人手執笛、簫、笙、瑟，雙笛、雙笙、雙簫、雙瑟！再後面是八個身穿粉紅披肩，綠荷葉長袍的少女，却是八樣樂器，磬、鐘、鈴、鐺、琵琶、三絃、月琴、洞簫等……後面有一乘八抬八扶的大橋，緩緩而來，香烟氤氳，絲竹音响，那來什麼毒物？

啊！對了，是那爐中香烟，莫不爲一邊警告，一邊早已掏出一個飾盒，好手法，一抖手，幾條光彩激射而出，符星初却是熟手，一揚手，早已攫住莫不爲發出的光影，原來是幾枚綠豆大小的黝黑藥丸，符星初不再遲疑，立即分發同伴服下，其中一粒給濮天興吞下。

在這時，寧慧也服下了這一枚藥丸，她可不知這乃是專辟劇毒的九天寒玉丸。

「是萬妙仙娘嗎？」符星初提說了這一句，錚錚連响，湘靈吟却是頓然立止，這十六個壯士所抬的大轎也已停下，由轎中傳出一聲極陰森的笑聲，「是玉連環、神仙眷屬的符星初賢伉儷吧！你倒厲害，還記得江湖上有我這個老不死，難得難得。」

果然是那個老怪物。

「奇怪！」符星初不由沉吟起來。

「有什麼奇怪了？」

「萬妙仙娘幾時也作了滿奴的走狗呢？風聞萬妙仙娘雖然爲人怪僻，並且殺人不問罪，也不過是率性行事，量狹心狠而已，可從未聽說過，她也會爲權勢所脅，或者是利慾薰心的？」

「住口！」這一聲的嘷叫，宛如梟鳴，符星初的子女，有兩個幾乎連心也跳了出來。

「老太婆幾時作滿奴的走狗了，你憑什麼說我這般賤？如不念你早有英名在外，憑此一句話，你就難逃一死！」

「現在，又可以活了！」

「哈，好，說得好！」轎簾無風自開，一個慈眉善目，混身珠光寶氣的中年美婦已出了轎，緩緩的走過了少女小僮的隊列，而面帶微笑的與符星初、莫不爲等照了個面。

任誰也想不到，這樣美婦却有着如此難聽的聲音，並且又如此雍容華貴，更奇怪的是慈眉善目，那裡像個江湖上的大魔頭、殺人不眨眼的女修羅？

「符星初，你問得好，不過我可以同你說，老太婆並不要你們的命，我要的只是一樣東西。」

「六陽譜？」

「對！眞聰明！」

「唉，萬妙仙娘，這就顯示出妳太笨了。」

「什麼？」萬妙仙娘面色突變，嗨嗨嗨，這一變可就變得萬分怕人，但見她一臉戾氣，長眉斜挑，目露兇光，令人一見就有不寒而慄之感，看來，符星初這一句話可令她發了火。

「至少，妳的手下打探得不清楚，妳既知有六陽譜，就該別處去找，向我們要？唉！眞可能妳是年老昏憒了，因此亂訪亂找，找錯了地方啦！」符星初可是不放在心上，他不是怕老婆子翻面，因此這說話之中，依然帶刺……看來這一次不可能善於罷休的了。

「嘿……」一聲陰惻惻的冷笑，萬妙仙娘手指一彈，只見一縷紅色輕烟，向空直竄，絲竹之音又起，不過，聲調已變，隱含金鐵交鳴殺伐之聲，兩個小童，首先身形一動，十六個少女都如穿花蝴蝶般，圍成個圓圈，將兩套大車圍了個實。

符星初神色不變，對莫不爲道：「莫老哥，你可看得出，這十八個童男童女所佈的是什麼陣法？」

「玄牝陣！」

「對！可算厲害？」

「不算，該留意的是那八個大漢！」

「好眼光，哼哼，萬妙仙娘，妳該明白，我對妳的底細，早已摸了個清清楚楚，並且，妳的七聖花毒，也困不倒我們的，我勸妳別再將不在我處的東西，硬作藉口阻住我們去路，結下這個莫名其妙的樑子！」

「我就看看你們如何脫出我的正反陰陽玄牝陣。」語聲才畢，這十六個少女身形如風，一片音樂中，發動了攻勢。

一刹那，這兩套大車內外，彩影飛舞，或正或幻，或奇或偶，這手中樂器，竟然是她們的殺人利器。

符星初、王月娟現在已並坐在車轅之上，身形不動，只是雙臂運勁，卸，滑，對方出手之勁力，至於莫不爲可眞算是藝高人膽大，他毫不在乎的將大車催動，好，雖然在這勁風交錯之下，他却將輛大車，驅駛得猶如跳着舞的活躍，雖然有雙馬的帶動，但是，左右避閃，轉折進退，無不寰轉如意，這就可以看出此君的功力之純，眼光之準。玄牝陣可說是萬妙門中鎮門之大法，講究奇正相變，而輕靈穩狠兼而有之的上乘手法，老實說，就算你武功高强，也得全神貫注，閃避有方，才可免了傷殘之禍，如何可以如莫不爲那樣的輕靈行動。

萬妙仙娘明知對手的見識不凡，武功更强，可也想不到他們竟敢如此輕視於她，這可激發其兇厲之氣，長嘯一聲，十六名大漢，有快有慢的投入戰圈，本來，輕靈有緻的飛舞上下，這十六名大漢一加入，有快有慢的出手相輔，這就將陣法中四正四偶，四靈四相的方位補足，現在，樂音又起，勁風如潮、如嘯的向雙車壓到，玄牝陣的眞正威力顯了出來了。

萬妙仙娘也不再閒着，只見她身形一晃，瞬眼已繞陣轉了一轉，一蓬金光，密如繁星的向大車激射而至，好個莫不爲，一聲長笑，一道烏虹捲起，又是一陣叮叮响聲，萬妙仙娘的七聖針已爲莫不爲捲走了一大片。

而另一方面，是伕王月娟抖出一條墨芒，將另一股金針吸了過去，可是，就在金針被毀被收之時，幾聲慘叫，莫不爲駕車雙馬已緩緩倒斃，分明是爲這玄牝陣中的勁力所毀，看一看，馬頭爲極强之掌力所碎。

莫不爲已然明白，看來這居高臨下之優勢不會保持得太久，在平地，玄牝陣之威力更容易發揮，自己雖然不怕，符星初一門也無所懼，怕只怕兩個傷者，大車已不能動，困守絕非辦法，尤其是當十六個大漢加入戰陣之後，這掌風勁力，已越來越沉，越來越重的向莫不爲壓到，現在，莫不爲尙可憑伕已身功力，或卸、或滑、或打、或格，可是受傷的寧慧則又如何？莫不爲雖然七禽神掌爲武林一絕，這玄牝陣亦是不可輕視的陣法，更何况人多欺人少，莫不爲再要分神照顧傷者，功力勢必受到牽累，再看看符星初這一對伉儷也已受到了極重的壓力，不過，可以看得出，除了王月娟的墨龍綾出手外，符星初之騰蛇棒尙未出現，分明他別有計算，既然如此，自己只要能守得住，拖下去，定可以闖出重圍。

雖然，他心中念頭轉得極多，手上招式轉得極快，可是，你快，人家也不慢，你念頭才轉得一半，一聲清叱，一股勁風向莫不爲上下投到，乃是一個少女，一個大漢，少女的洞簫直點中門，而大漢的陽炁玄勁，直擊莫不爲的車轅。

好個莫不爲，明知道兩股一陰一陽的玄勁出手，不會一着即走，反而四面八方將有殺着連綿夾擊而臨，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左手天熊掌抖出，右手長鞭抖起一陣勁風，洞簫少女微哼一聲，洞簫非但在如此强勁之天熊掌力迎擊下不撤招，反而幻成一個秋月之形，直搶中宮而連點「寸關尺」週圍小穴。

莫不爲哈哈一笑，天熊掌倏忽地變爲鷹爪，一併一抓，洞簫化的秋月幻影，竟爲其抓住洞簫，一枝碧玉洞簫硬生生爲莫不爲折斷，可是，後面陰風如潮向其背後壓到，莫不爲長鞭阻大漢的出手，折斷洞簫後本擬翻身上車頂，好，既然如此，一個大天鷹翻，借這一擊之力，身子倏忽的一個倒翻轉，陰風擊空，而出手人却突然看到一條黑影向其面門點到，這才可算得上「連消帶打」！

出手少女爲其逼退，現在莫不爲已在車篷之上，長鞭抖起一股勁風，好，居高臨下之勢依然在……既然這些人想逼他下車的計策不能兑現，自己也就定能拖個他一日半日。

那想到勁風翻滾，人影縱橫之間，幾聲極勁厲的嘯聲向莫不爲激射而到。

莫不爲雖然精善七禽身法，七禽玄炁竟然貫滿全身，但是，聽嘯聲，這暗器非但霸道更且善破內家氣功，自己對付這少女大漢兩人，固可立不敗之地，但是，再要應付這樣的暗器——看來，這暗器可會層出不窮，這就難免照顧不週了，這一來，想罷休也不可能了。

莫不爲明白符氏夫婦之心意，不想多結寃家，並且，萬妙仙娘雖然爲人介於正邪之間，但是，她却自重，門規也嚴，因此，在江湖上也無什麼劣跡，不知其名的，當然不會招惹她，其實也無從招惹，知道她的人，全是老江湖，對她敬而遠之，對付這樣的人，莊子血與符氏夫婦是絕對不主張結上樑子的，甚至於希望能結爲己助，別讓其中了滿奴的陰謀，而又爲滿奴所用。

誰想到，一本六陽譜會引出這個老魔頭，六陽譜與她有何關連？

六陽譜根本不在自己這行人身上，她從那裡得來的消息？嗯！分明別有鬼計在，也因爲這樣，大家不想將這件事鬧得太大，或不可收拾。

但是，事情逼得他們將決裂。

莊子血到了那裡去了，爲什麼到現在還無影無踪？他們之所以有恃無恐，就是希望莊子血不出現，他們心中全有個信念，莊子血一定會有所安排。

不過，決不可鬧得不可收拾。

莫不爲可是難求保得住不鬧翻了啊，處身於危殆之境，不設法解決不行，唉！看來至少也得毀了三四個對手，方可減輕了壓力，才可應付這些威力驚人的暗器。

萬妙仙娘之所以繞陣而游走，看來是用暗器引動大陣借機傷人的厲害手法，玄牝大陣本身已是個陰陽奇正，威力陰狠的大陣，再加上這個主腦的暗器，那麼，試問入其陣中的，就算是大羅金仙看來也難求個全身而退。

莫不爲是被逼出手了。

七禽玄炁在其七禽身形之催動下，長鞭首先向萬妙仙娘所打出的專破橫練內功的三十六天罡珠抖去，而一個摩雲飛天式，莫不爲已如一隻金翅大鵬般，向半空冲去，倏一變化，身形斜飛而落，好美的身法，就如鷹擊長空般，長鞭已抖起七重勁圈，向圍住大車的少女及大漢撲到。首先一個荷葉披肩少女爲其長鞭圈住，少女一聲驚叫，又見一條人影，如驚虹墜地般，向東北角投去。

莫不爲第一圈揮出一個少女，而第二圈已甩向另一個少女，雖然有兩個大漢左右來輔相助，希望能擋住長鞭之一擊，叭一聲响，兩聲怒吼聲中，這兩壯漢各向後彈，而這一少女也是難以逃脫厄運，爲莫不爲長鞭一伸一縮，一吐一抖，一聲慘叫，又是一條人影擲出。

「莫兄住手！」一聲斷喝，一股勁力，將莫不爲的七禽環的第二招阻住，眼前人影抖動中，只見一個化子，身背破蓆捲，兩手各抓住一少女，分明是爲莫不爲抖揮而出的，看來，是讓他救了，莫不爲一見化子，心中一喜道：「血大哥，你來得正好。」再看清楚，在場人已停了手，萬妙仙娘面色不忿地向一少年說話。

這少年一身穿着華麗，並且生得眉清目秀，面上帶有三分笑意，令人看了心生好感，不過，現在，對萬妙仙娘言談之間，就可看出其有怨忿之色。

「娘，咱們中計了！」

「什麼？中計，中誰的計？」

「惲叔叔的計？」

「啊！是他！」

「他是滿奴的走狗！」是莊子血的語聲。

「胡說！」

「是的，娘。」

「萬妙仙娘，六陽譜根本不在咱們手中，可是，他栽贓，他希望妳我互鬥，他們暗中看好戲，唉！雖然六陽譜主人毀了妳的丈夫，可是，六陽譜的爭奪，却也伕此老的隱忍而未掀起滿天的風波，而仙娘妳也只能只尋一主兒，而不禍延他人，可是妳心中有是非，我不想妳爲人所累，也不忍妳落個中人暗算，引致家破人亡，這才將這個惡徒引出，令其自吐惡行，令郎已明詳情，妳我也不必多結無謂之仇怨，請！」

「眞的？璋兒，這話是眞的？」

「娘……惲……」

「不許再稱呼他叔叔……」

「惲欽！這個惡賊，就希望妳爲了六陽譜與莊前輩等人結下深仇，如果妳輸了，那麼我勢必要代妳報仇！」

「你以爲我會死？」

「他希望妳死啊！如果妳不死，他也會設法令妳死，然後，將這一筆賬算到在他們身上。」

「萬一弄個兩敗俱傷？」

「娘……這反淸的人，死得盡嗎？」

「啊！好狠毒，但是……」突然萬妙仙娘對莊子血道：「尊駕是誰？你哪會知道這件陰謀？」

「在下莊子血，至於這件陰謀，我可是適逢其會，也可能是天助妳我，不至於爲惡賊陰謀所中，偶然爲我撞見惲欽與雲中鳳在暗中商計，如何倒翻妳『萬妙門』，如何掀起武林血雨腥風，我本想毀了雲中鳳這個惡徒，可是怕打草驚蛇，爲援救『萬妙莊』，也是幸運，我是巧逢令郎，是我與其詳說厲害，由我援計，面對惲欽，揭穿其眞面目。」

「娘！孩兒幾乎喪生在這老賊的破血鎖下，唉！如果不是這位前輩仗義援手，我們至今尙被這賊徒幪在鼓中，如不是莊前輩的神勇，孩兒的命是保不了的，連師祖傳下的『萬妙門』中玄牝訣，全得爲其盜走，獻於滿狗。」

萬妙仙娘可是氣得臉色鐵青，想不到師門至交，幾十年的好友，竟然會變得如此狠心狗肺，她實在

不明白，惲欽到底圖個什麼，爲什麼甘心背這塊招牌，擔這樣個惡名，做這樣的醜惡事？

六陽譜，雖然對師門的武功有極大關連，但是，爲了這部秘笈，非但毀了丈夫性命，現在，簡直連萬妙門也幾乎爲這部秘笈，毀了個乾乾淨淨。怪惲欽甘心爲虎作倀，不，也該怪自己的貪心不息，如果不聞不問，如果……唉，想到這兒，她不禁暗暗長嘆，她那能如此看得開，也因爲這個緣故，她才會讓惲欽一哄就信，更且，帶了這玄牝大陣來阻截這批人。

現在是偷鷄不着蝕把米，不，簡直是鬧了個灰頭灰臉，再向自己手下看看，尚幸兩個男徒只是被莫不爲震斷了關節，尚不至於有什麼大礙。

更大幸的是，自己的一個女兒，爲莫不爲長鞭揮出，雖其長鞭功勁分明是女兒難逃一死，好在是這個莊子血救回了她的性命。

「尊駕是大鬧北京的魔龍？」

「韃狗視我之爲魔，我就是魔，讓他們心中有魔，也讓他們因有魔而稍有戒心，休想禍及我大漢子弟。」

「你救了我一門，你要我老婆子怎麼樣多謝你？」

「仙娘，妳是大漢之子女麼？」

「老太婆當然是啦。」

「好！只求妳記得這句話，那麼，妳已算不枉在下出力爲妳排難解紛了。」

「哦！」

「妳我後會有期。」

「且慢，老太婆手下毀了你們的兩匹馬兒。」

「但我也傷了妳兩位高徒。」

「不！馬死了，你們可難以行走，唉！老婆子可還有些心思，滿奴們既然如此死心不息，他們能令我莫名其妙的做了他們的幫兇，焉知還有多少個如我一般蠢笨之輩上當啊，老婆子的山莊總算倖留，我也不再言謝了，不過，我求你們暫在舍下逗留一宵，略叙交誼，也算是老婆子對你一片熱誠，聊致敬意而已！」

「嗨！仙娘何以前倨而後恭耳！」

「星哥，不可再嘻皮玩笑了！」

萬妙仙娘却也不着惱，微微一笑道：「我並不向你致敬，不過，我也並非一無心愧，你取笑我，有何好處？倒不如去我山莊，共飲一盃，再議後事如何？」言畢，再不等待莊子血、符星初、莫不爲等人的回言，拱手躬身肅客，看來，她是非他們作她的客人不可。

莊子血略一尋思，正色道：

「也好，星兄、莫哥，我們去叨擾她一頓也好。」

對啦！早就餓啦，是該打個尖，塡塡肚子，雖然駕車的馬匹已毀了兩匹，還有兩匹實在也已累得可以，既然有現成的東主，眞該叨擾她這一頓。

車聲轔轔，步聲雜沓，一行人已開始向前挺進。

「莫大哥，天寒玉丹不可不備！」是莊子血在沉聲叮囑着莫不爲。

莫不爲心中一凜，突然，他已明白莊子血的用意，須知江湖中有極多門派善於下毒，並且，有不少毒物毒器，提起來令人心震神懼，有多少英雄豪傑爲毒所害，而落得個身落人手，慘遭殺害，更有不少宵小之徒，憑仗毒物而稱雄武林，甚至有不少所謂名門正派之士，表面上是道貌岸然，其實却是用毒、下毒的大行家，時常可以聽到武林中身懷絕技的人死得不明不白，這就是多半是中毒的了。

江湖上有不少正義人士正在研習毒性，更有不少有心人士對驅毒、逼毒、解毒有獨特之方法，但是，毒方繁多，簡直如恒河沙數，有幾個具大慧智而又眞正懂得毒性的人士可以藥到回春？可以一一解明？即使如此，試問，中毒者，又有幾個可以苟延殘喘而得到及時之救援？事實俱在，有不少中毒者，一時一刻也不能拖延，便進入了鬼門關，使毒者那會令中毒者有足夠時機求醫、保生的？

不過，別看莫不爲其貌粗魯，他却深研華佗仙師之青囊册，他乃是當今名氣第一死閻羅的奪命神醫，就因爲尋求破解毒藥之方，他希能研究出一個僻毒之妙方，煉成一種足可尅制萬毒的妙丹，他閉門不出，他反覆提煉比較，可是他那想到，自己一念之仁，却累得自己家破人亡，爲江湖上第一使毒大行家，毀了他一個慘的。

不過，莫不爲一家是毀了，可是，這震古爍今，專僻內臟中毒的妙藥——九天寒玉丹，却讓其製煉而成，也因爲這樣，他可以活到今天，因爲，他問心無愧，他也不肯貿貿然尋死，他要與這批毒魔君鬥一個你死我活。

「有莫不爲在，就不許毒物橫行。」這是十年前莫不爲喊出的誓言，而今天，他已意會到莊子血言下之意，看來是這樣的漫不經心，其實他是無處不留神，無時不戒備。

幾個轉折，或馳或奔，進山口，入幽徑，又是幾個轉折，哈，眼前突然一亮，一座紅牆綠瓦，宛如王侯府第的萬妙仙莊，已出現在衆人的眼前。

「請！」是萬妙仙娘在肅客進莊，莊子血等一行人，也就不再怠慢

，紛紛跳下大車，有人抱住了濮天興、寧慧這兩名傷者，在萬妙仙莊中人，呼擁之下，進入了仙莊。

這仙莊是名不虛傳的仙莊，非但有園林之勝，更且有奇門八卦之佈置，莊子血是素經大敵，神目如電，再說，王月娟之父，南王王騰蛟是有名的神機先生，對陰陽生尅，五行七曜之學，別具專長，其女當然也非弱者，不過，每個人雖是心中戒備，面子上是毫不顯露。

人，已進入了大廳，莊子血看清廳中掛有堂匾「妙玄」兩個大字，寫得龍飛鳳舞，俊逸萬分，看來這兩個字乃是這堂的名字。

人多好做事，莊子血與莫不爲、符氏夫婦由萬妙仙娘相陪在大堂中開席，至於符氏之子女門徒，由萬妙仙娘之子姬璋、女姬蕙作主，偏室開席。而傷者別有專人侍候，現已化敵爲友，也就不必你虞我猜，又何況萬妙仙娘她是別有打算，對莊子血是死心塌地的寫個服字了，所以，主人之招待，也就令客人萬分之滿意。

「莊大俠……」在席上，萬妙仙娘發言了。

「大俠兩字不敢當……」

「何必太謙……老實說，當年你大鬧北京紫禁城，翻震蒙古十八天龍手，老太婆可沒服你，說句不怕你笑的話，我可是與你暗中較下了勁，終有一日，我與你會交交手。」

「不才到如今也深自痛恨，這一次的禍闖得太不該了……」

「哈……莊大俠，今天，我老婆子可就壓根兒服了你，不過，我又有些地方不服你。」

「敬請指教！」

「你爲何獨挑這千斤重擔？」

「啊！」莊子血不禁一凜，這老婆子可別具心腸啊。

「東奔西走，你爲民請命，你出手阻截滿奴的屠殺，你也救過不少無辜之士，但是，你赤手空拳……」

「我有朋友，我有……」

「可有沒有根基？」

「你說什麼根基？妳以爲莊某去打江山嗎？」

「即使不打江山，也得建立個根基，召集有志之士，齊集在你週圍，一個人始終是力弱勢單的，滿奴却是有不少個爪牙爲其所用，有過人之機智才能，但是，就憑你，你，你，這幾姓人家，濟得何事？」

「至少，不會被宵小所賣。」王月娟插了嘴，她不善辭令，但是，每一句話，她全是深思熟慮，也因此言無虛發，一發必中的。

「符夫人，妳說什麼宵小所賣？」

「唉！人多雖說勢衆，却也難保良莠不齊，先父之哀牢山大寨不就是讓奸徒所賣，爲宵小所毀嗎？」

「原來如此。可是，因噎廢食，削足就履，可也不見得高明。」

「如何才算高明？」

「必須嚴謹考核，更須有執法長老，然後分堂分戶，分系分領；有考核，有計策，有組織，有調度，那怕什麼宵小混入，更何怕什麼樹大招風？」

嗨嗨，別看萬妙仙娘是個江湖豪强！她還是個女中豪傑，她敢於說着這一番話，就可以知道此人胸中別有洞豁。

不過，奇怪，她爲什麼自己不組織個根基，爲什麼這多年來，她總是獨善其身，老實說，江湖中人對萬妙仙娘根本不太熟悉，也可以說她在武林中也很少露面，她是連管閒事的心情也沒有的人，那麼，她在今天這樣個場面下，怎能說出這一篇大道理來？

「滿奴辱我中原七十餘年，其實，家師就有意創建事業，可惜壯志未酬身先死，坐化之時，他對先夫有言：『不可或忘史公梅花嶺之設』，不過，他也叮囑先夫，不可明目張膽，不可太招搖生事，他說過：『胡虜無百年之運』，他不信這天下就可以讓滿狗坐穩了。後世必有强有力者出現，只等有此等人物出現，命先夫襄助成事。」

「原來如此，唉！姬夫人，妳是把我當作了這樣個人了，唉！」莊子血的嘆氣，令座上各人感到凄然。

「莊大俠，你當之無愧！」

「就因爲當之有愧，我這才有所感慨了。」

「你具不凡身手。」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你光明磊落。」

「忠誠是無用的別名。」

「你，你爲何自暴自棄？」

「唉，姬夫人，實不相瞞，莊子血身負血海深仇，也因此一念，顚沛流離，我爲甚麼現今會是個化子？」

「你是大俠！」

「唉！我永遠記得我是個化子，我要過飯，可是，我幾乎連要飯也要不到，我這幾年的化子生涯，令我看清了這人間，也讓我明白了小民的不幸，也因此令我恨高高在上的皇帝、大臣，妳以爲我反淸復明，哼，反淸是事實，這因爲是大義所在，至於復明麼？對不起，我並不做這種傻事。」

「啊！你說什麼？」

「我不是大明的孤臣，更不是大明的孽子，我是我，一個令執政者頭痛的魔頭而已。」

「那你圖個什麼？」

「是爲殺韃狗，清武林……救無辜，援助孤弱。」

「如果你能興起，你才可以救小民於水火之中。」

「哼！我就怕我會變得如那些皇帝、權臣一樣，禍國殃民，姬夫人，妳以爲是大淸亡了明朝？不，是明朝的朝廷亡了大明，是他們不恤民，是他們引狼入室，是他們在敗亡國運，可是，小民何罪，乃得東奔西跑，令小民無以求生，繼而是狂敲濫榨，逼得小民無法偸生，好，引起了流寇四起，老者，弱者旣已塡溝坑，壯者除了造反，又該如何？然後，他們被剿被滅、被殺、被剮。爲什麼？因爲他們是流寇？誰也不說，不是不敢說，而是不肯說……

「然後是粉飾太平，然後，是引寇入關，好，小民又得忍受這刀兵之劫，爲了不甘心爲奴，應該，誰也不能逼人爲奴，可惜滿州韃子他們不知是什麼托生的，他們自己甘心爲奴才，可也喜歡別人當自己的奴才，不甘心，殺！誰無家國之念，誰無故園之思，他們硬要你自認亡國奴，這就不對，但是，他們有刀，他們可以殺，因爲，你們根本沒有人來護衛，你們小民宛如是無娘的孤兒，殺！殺！殺……」說到這兒莊子血已是滿眶熱淚，漸漸地，他幾乎說不成句了。

聽上鴉雀無聲，個個心情激動。

「你們以爲滿奴殘忍，唉，姬夫人，咱們漢人殺漢人，也不見得慈悲到那裡去啊！」

這話眞對，歷史可以證明，漢人殺漢人又何嘗慈悲了，尤其是官場中，至於武林道，更是有數不清的屠殺事件啊！

「不過，漢人對付的是一家一姓的人，至於滿奴却是一國一族的人，如此而已，姬夫人，莊某不才，不，莊某根本無此野心，嘿，或者妳以爲是雄心壯志，不，我沒有，因爲，我決不敢自命不凡，我只求志同道合者攜手共進退，爲蒼生請命。」

「莊大俠，你，你爲何這等……」是一個少女的聲音，莊子血一看，正是爲莫不爲幾乎摔死的姬蕙，誰也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進來的，或者，她是來了很久。

「蕙姑娘，我又怎麼樣啦？」是這樣樸訥，又是這樣的坦誠，令這姬蕙更爲之心動。

「你……可眞令人敬佩啊！」

「希望妳比莊某更可敬佩。」

啊！姬蕙這一對俏目對莊子血看了一眼，心情大震，有這樣個英雄，有如此的人物，沉着、樸實，可是又是如此的高不可攀，他不自滿，他更喜歡提攜後進，聽其說的腑肺話，哪一句，哪一聲不具血淚，這是至情至聖的眞誠呼聲，他當得一個「偉人」之名銜，但是，他更希望別人比自己更偉大，這只是個化子？不！這是個英雄，眞正的英雄！

越來，便越發現這個化子是這樣的崇高，是這樣的可敬，不，簡直可親可近。

滿面風塵，一頭亂髮，一身破衣，可是在姬蕙眼中，簡直比天神還美。

突然，幾聲呼哨，聲如吹竹，隱隱傳來，萬妙仙娘身形突起，不料，砰的一聲，這老太婆不知怎麼的，滿面痛苦，倒在椅上，突然又見其汗珠直淌而下。

「蕙兒，妳，妳莫作弄爲娘。」

啊！此言一出，在場人個個面色大變，姬蕙本來不明就裡，她拔腳來到其母身邊，不好，眞力全散，並且，腹痛如絞，分明早已中了自己萬妙門中毒藥物，七聖散。

「娘……我……」

「娘！我們中毒……」一個血衣少年，跌跌撞撞的走入大廳，萬妙仙娘鑒貌辨色，看來有人暗中弄了手腳，自己已吃了個大虧。

「取解藥！娘！取解藥，不可連累好朋友啊！」

「哼！那有解藥讓你們取的？」

「不錯，姬夫人，妳總算是老江湖，哈哈……」一陣狂笑聲中，大廳外，飛來了幾條人影。

赫然有水火雙怪在內，還有四個穿青緞綢服中年人，後面一個貴冑公子，正是那個允禵！

又傳來一聲嬌笑，只是跟在那四個中年人後，進來一個濃眉毛，細眼睛，長挑身的婦人，看來年紀不輕，却打扮成廿多的模樣，看來令人有種作嘔之感。可是她毫不在乎地挽住一個少年壯漢之手臂，裝出種弱不禁風的樣子，一扭一捏，妖妖嬈嬈的走了進來。

萬妙仙娘一見那少年壯漢，不禁長嘆了一聲：「是你，張永……想不到至親……也會作出這種沒天良的事來。」

「啊呀！我的未來的老長輩啊！妳這可太寃枉了我的心肝了，他哪會沒天良……他只爲妳好啊！」

「妳是誰？誰是妳的老長輩了。」

「我啊！我叫余青燕，張永他是妳的姨甥啊！我是他的妻子啊！妳不是我的老長輩又是誰啊……哇……老長輩，妳別這樣看我嘛，多不好意思啊！」

哼！她還怕難爲情？在場人就算是她的同伴，也不禁皺了眉頭，可是，却沒有人敢對其有所不敬不滿，余青燕的名字，江湖上稍有所認識的，就該明白，南方一毒的厲害，別看她裝出些令人噁心的舉動，其實，她極善攻心計，更善於殺人於無形，傷人於無聲，越是她眉飛色舞之時，你越得留神她會悄沒聲的出手傷人！

認清勢局　慨贈靈藥

威震南疆的無形毒羅剎是絕非浪得虛名的，奇怪的是，她那會來到了中原，她又怎會挾制張永？萬妙仙娘的中毒案，是內賊，而主兇却是余青燕，張永不過是個中了圈套的傻小子而已。

「姨母！」是張永出聲，可是，他叫了一聲姨母！可又囁嚅着，說不出話來！

「不必多說，叫你主子出來！」

「不才在此，拜見仙娘！」是允禵。

「莊大俠，哈哈，想不到，你大船翻在陰溝裡，是老太婆目不識人，是老太婆罪該萬死，想不想，想不到……」

「啊！眞的是莊大俠，啊呀！這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小王這裡有禮了！」

「何必客氣！」

「莊大俠，這可是無比榮寵……小王能得見尊駕之金面，小王這廂有禮了！」

「你也忒多禮了！」

「禮多人不怪啊！」

「却也是禮多必詐！」

「哈哈！莊大俠，明人不必細說。」

「就該長話短說。」

「小王不願多動干戈，亟願與閣下化敵爲友！」

「那會如此的好說話？」

「因爲，莊大俠你英名遠播，可算是人中神龍！」

「魔龍！」

「哈哈！不論是神是魔，你可當得起一聲稱呼，一代人傑！」

「目下我却落在你之手中！」

「略施小計，再說，誠如仙娘所言，你是爲人所害，更可說是：『大船翻在陰溝中』，不過，你放心，小王絕不會對閣下有絲毫不敬，只求你金口一允，你閣下就可以自由活動，我大清王朝絕不對閣下有所苛求，閣下意下如何？」允禵的說話是低聲下氣，這就可看出，禮下於人，必有所求，他口口聲聲，化敵爲友，這爲友兩字就可聽出來，其中必大有文章。

「你也不必如此裝模作樣，姓莊的焉肯與你們滿狗爲友！」

「莊大俠！」允禵面色大變，語氣也開始變了。「你不怕死，可是，你自毀了這一生好功夫，是否可惜？」

「總好過仗本領爲虎作倀！」

「你就不理這仙莊中，並非單止你一人，還有這許多的好朋友，全仗你一言而決生死。」

「你們滿奴中殺我中原百姓，豈少了一家一門、一城一鎮，屠殺血濺的，豈又少了？而今，你却來貓哭老鼠假慈悲……哈哈，滿奴，有本領殺人，就不必花言巧語。」

「好，萬妙仙娘，妳又如何？」

「啊！你問我？」

「對，姨母，妳老人家不替表弟妹想……妳也該替死去的姨丈想……這姬氏門中，一脈香烟……」

「張永！」是姬蕙的怒斥：「如你記得這些，你豈會引狼入室，既然你做了這絕滅人性之事，你還顧住這些幹什麼？」

「嗐！表妹啊！妳生得好俊啊！好！我饒了妳性命，妳跟我走，我給妳個十七八的丈夫，以後，我將妳調教成第二個毒手羅剎，妳看如何？喂！十四貝勒，你可不能難爲她，還有，四方勾魂使，你們更不可對她有歪心，你們還不配享受這麼個好女子呢！」

姬蕙幾乎給這個妖婦氣了個半死，但是，身中七聖散，這內功勁力全被尅制住，即使怒火滿腔，可也難有反抗之力，姬蕙突然想到死……可是，她莫名其妙的回望了莊大俠一眼，這一眼，少女的無比敬慕之意，已全表達無遺。

莊子血眼觀四方，對這少女之一瞥，心頭大震，這少女幹什麼？他心思極快，倏的明白姬蕙的心意，不由升起一陣感慨，再也不能裝下去了。

姬蕙是突然全身撲出，她是預備用最後一擊，激起這一場屠殺。

可是，妳這裡才有所動作，一道勁影，其疾如箭，將衣背抓住，姬蕙心中一沉，以爲已落入敵人之手，身邊却聽得一聲極沉着的喝叫：「殺！」

形勢已亂，允禵與水火雙怪全是一陣心震，看清是莊子血身形似風地出手殺人。左手已直抵面前，一股極強之掌風，已抵中宮，允禵也具好身手，百忙中雙掛掌，十字絞兩招突發，架住來勢，那想到莊子血神功非凡，一翻一滑，允禵這兩股各具陰陽的先天勁，竟然爲其強卸而開，順勢一個斜飛，掌心小天星勁激動下，一掌「輕拂流螢」，好，啪啪幾聲，允禵竟然連中三下，尚幸水火雙怪看出不妙，雙雙夾擊而至，否則，允禵就此爲莊子血擊斃。

水火雙怪之坎離雙環已出了手，看來，他們所要求的是：保護允禵的安全，其他，他倆也根本不放

在心上，一招出手，將莊子血逼退，雙雙對望一眼，看來想走了，果然，兩條紅影夾了條青影脫困而出。

後面傳來符星初的急叫：「不可放走此人！」

又是一陣紛亂，只是符家幾小，及濮天興，寧慧全爲人挾制住……原來，莊子血與符氏夫婦早已服下了這九天寒玉丹，爲不想太洩露機密，因此，這幾個小輩全也幪在鼓中，他們無一倖免，個個中了對頭的七聖毒散，允飆辦事也是十分小心，他雖說穩操勝券，事實也該說他是穩操勝券，誰不知萬妙門中七聖散的厲害，一等一的高手，不論你服食或你聞到，你就會功力被壓抑，不服其獨門解藥絕不能復原，這毒藥由萬妙仙娘的至親張永所掌管的，那個中了無形毒羅刹余青燕的迷魂攝心丹，好好一個少年，就此成了余青燕的面首。

萬妙仙娘是偶一疏忽，姬氏兩小何嘗會想到，當莊子血揭穿惲欽的陰謀時，這萬妙仙莊早已在允飆的爪牙監視之下，張永乃監守庫房的要人，就在莊子血與姬璋說明原由出莊之時，張永已發現了余青燕，他以爲這女賊未盜寶，因此，發動機關，將個余青燕困在玄牝陣中，在張永是年輕人的一念好勝，希望將女賊譏笑一番，然後用刑，那想到余青燕豈是一般人，更何況她身具各種殺人而又無聲無息的毒藥，故此，當其一露面，立即又爲余青燕一枚迷魂攝心丹，將個血氣方剛的張永制了個縛手紮脚。

余青燕是出了名的兇狡、淫毒，並且心思極靈，才俘獲了一個獵物，立即，想到第二步，在其花言巧語的游說下，命張永盜藥，然後，伺機用毒……萬妙仙娘幾乎就毀在這個無形毒羅刹手下！

莊子血一生雖謹慎，但他並未料到萬妙仙莊會有內亂，他始終對初識之人，並且對方又是介乎邪正之間的人物，帶有三分戒備之心，事實俱在，莊子血自知樹大招風，即使有不少人服其本領與爲人，可是眞的有幾個是心悅誠服的？尤其是所謂江湖道中人，個個都是不甘人後的，越是自命不凡者，越引起不忿嫉妒之心，自己不怕死，可也不甘心爲宵小暗算，爲了這原故，因而有這樣的預防！

萬事謹慎，這才能在如此的險惡江湖中，來去自如。

可是，今日，卻節外生枝，介乎邪正之間，又持有江湖獨門秘藥的萬妙仙娘，自己反而爲至親所害，雖然仗莊子血的神功，震懾住羣邪，不過，百密一疏，他竟然忘記了幾個小輩陷入另一批奸徒之手。

符星初腦筋轉得極快，一發現情況不對，明知祇有扣住允飆才可以反客爲主，故此急叫莊子血不可放過允飆，可是，允飆已在水火雙怪之夾輔下，越牆想走，只要一離這山莊，就如魚脫餌鈎，鳥離羅網，莊子血就算功力不凡，看來也難能阻截得住了。

莊子血一聲清嘯，身形如箭，直撲這三人背後，水火雙怪卻是狠，在半空中雙雙拗身，一左一右，坎離神招出手，兩人是傾全力的一阻莊子血，人在半空，大家全無辦法借勁換力，這可是硬鬥硬，即使莊子血大天魔玄勁爲當今武林一絕，可以抵擋得住這雙怪的傾力一擊，但是，想脫圍而出，撲擊允飆，卻已有所不及矣！

難道就這樣的讓這滿奴走？不能，此人一走，看來萬妙仙莊就毀定了，自己方面，也勢必有不少人得喪生在這批兇徒手上。

莊子血心如火焚。

哈哈！一聲長笑，一條黑影突然現身，正是莫不爲，但見他如天神般阻在允飆面前，七禽掌出手：「下去！」

允飆雖然功力不弱，可惜他先爲莊子血一掌擊傷，如何是莫不爲的對手，只能乖乖地的爲莫不爲扣下。

「刮刮」兩聲怒叫，水火雙怪竟然爲莊子血所傷，可是雙怪怒哼聲中：「你……你……你也會施毒……好……魔龍，不……你……奸險……狠辣……我……」語聲未畢，雙怪這大的身軀，突的蜷縮、蜷縮。

「無形縮骨散」莫不爲的語聲：「是毒羅刹的傑作。」

噓！一聲長嘆，兩怪死了，可是，他倆怎能明白，自己爲自己人暗算，可惜，他們始終不會明白，爲什麼余青燕會暗算自己。

莫不爲將允飆交給莊子血，身形如風向那余青燕撲到，余青燕那想到自己的惡貫滿盈，這大漢正是她的對頭大尅星，而且，莫不爲尋找這個罪魁禍首已十八年了。

余青燕見莫不爲虬鬚戟張，雙眼圓睜，簡直想將她吞下肚去似的，不禁一怔，可是，她依然在賣弄風情。

「唷！大鬍子，你幹什麼啊，想吞我下肚啊，咭……」一邊說，一邊手一彈，一股粉紅色的淡烟激射而出，正是她的迷魂攝心丹。

余青燕做夢也想不到，對頭是個百毒不侵，更且具有獨門尅毒的神功，迷魂攝心丹看來已中在莫不爲的身上，並且吸食之量也不少，余青燕可就慢慢的等其功力發作，然後，將這個大漢子握入其掌握之中再說。

不料，勁風撲到，余青燕一個倒翻七星，身形柔若無骨，而身法快如飄風，莫不爲如此凌厲迅速的七禽神掌，竟然在這千鈞一髮，堪堪擊中之時，爲余青燕閃避過去，這一份功力，也可算得驚人。

可是，余青燕更爲吃驚，此人，那會如此厲害，任何人就算你是一等一的好手，中了她的迷魂攝心丹，立即武功被尅，神惡疲慵，並且春意盎然，那會依然有如此勁疾的掌風，莫非此人是神？呃！功力太强這迷心丹一顆不夠，再來一顆，有這樣的稟賦，哼哼，姑奶奶非把你勾上不可。

余青燕不知死神已在頭上徘徊，還在那裡轉她的混賬念頭，可是，莫不爲卻是七禽神掌展開，一招未着，而連環殺着已織成了個乾天神星罡網，將個余青燕已扣了個結結實實的。

余青燕卻也眞厲害，她已展開幻波仙步，身形之美，步法之神奇，眞令人嘆爲觀止，由此可見，這個毒羅刹實在有其不可輕侮的功力。

「賊淫婦，尚有什麼無形毒物？」

「啊！」余青燕不禁嬌聲驚呼，可以聽得出，她是如此的驚訝，也是如此的震動，她簡直不敢相信，人之中有這樣的可怕怪物。

「五垢粉，三陰無形針，金靈丸，天蜈環，還有玄靈脂，不算少了，可是，賊淫婦，妳可難得倒我？」

「你是人是鬼？」

「老子是妳的要命煞星！」

「啊！」

「賊淫婦，妳毀了我妻，妳更害了我妹子，妳可記起了我是誰？」

「啊，莫……」

「對，莫不爲！」

「莫大哥，不！親親……」嗨，這淫婦可越說越不要臉，其實，這正是她另一門武功，這是呼魂攝魄太陰攝心術，在場人除了眞正內家功力有根基的人，無不爲其這一聲親親，叫得心跳神昏。

可惜，她尚未施展渾身解數，莫不爲之殺手神招業已展開，衆人只見莫不爲的身形三起三落，一股股勁嘯帶起一陣陣勁風，耳聞咚咚兩聲，余青燕之雙臂首先爲莫不爲絞斷，余青燕一聲慘叫，迴風拂柳，還想憑仗幻波仙樂脫身，對不起，雙肩又爲莫不爲扣住了，一聲怒吼，紅光迸現中，余青燕之雙手竟然爲莫不爲活活的劈了下來。

余青燕滿身血污，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她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的百無一失的無形毒藥，怎麼會失了效用，他是人是鬼？

當然，她是到死也難明白其中之原因，可是，符星初卻在一旁對莫不爲道：「莫大哥，功德無量！」

事實上也眞是功德無量，除去了這一個陰狠的女子，對江湖道上來說，是太好了，至少，再不會有武林中人莫名其妙的爲這無形毒物所殺！

莫不爲苦笑了一下，身一矮，竟然在這毒羅刹的屍體懷中亂掏亂摸，這是個毒婦，誰又敢保證她死後有無其他的毒手，可是，莫不爲神色嚴肅地掏摸了半晌，噓了一口長氣，在場的老江湖，心中全是一凜，分明莫不爲這龜鬼之功是十分可觀，也可以明白，他早有勝算，如果時間越長，他所積聚對手的毒體，可能全部還給這出手人，因爲當其吐出一口長氣之時，隱約可見有幾縷色絲，隨風飄盪，看得出這些看來不起眼的色絲，乃是什麼無形針、金靈丸、天蜈環、玄靈脂等之毒素。

「血哥兒，你爲什麼不動手？」莫不爲在詢問。

「我在等他們開價。」

「閣下意欲何爲？」

「你們全部與我退出萬妙仙莊，我放過你們的狗主子。」

「如果我們不肯呢？」

「你們敢？」

「哈！就算你們敢，你們又能尅制得了我們嗎？」

「閣下高姓大名？」

「莫不爲，你沒聽見這婆娘怎樣稱呼我？」

「哈！好本領。」

「還有呢？」

「還有什麼？」

「使毒的功夫。」

「你說什麼？」四個青袍客中一個不禁打了個冷戰。

「你們全已中了毒羅刹的無形縮骨散，就如水火雙怪一樣，老實說，你們如果與我們出手對敵，哼！就怕兩個回合，就會令他們激岔眞氣，而爲我們所斃。」

「眞的？」

「不信大可以一試。」

「這……」四個勾魂使者不禁鬧了個面面相覷，他們全是老江湖，並且又親眼看見水火雙怪的死法，是中毒，既然名爲無形縮骨散，分明是這妖婦的傑作，她幾時出的手，她幾時令自己四個江湖有名兇星煞神也着了道兒。

「莫大俠！」萬妙仙娘身形微動，已來到了天井中，戟指四外的宮中鐵羽衞道：「看來，你們全已中了毒。」

「不錯，他們無一能倖免。」

「如此說來，他們已無力可以尅制我們。」

「根本無力。」

「好，莫大俠，我相信你已經

從這妖婦身邊，取到了我七聖散的解藥。」

「七聖散的解藥我有的是。」

「你，好！請賜給我老婆子一些。」

「自當應命。」手掌一翻，祇見莫不爲手中已多了一個又一個的小錦囊。

「莫大俠，你！你已取回我萬妙門中的譜訣，還有……」萬妙仙娘不禁聲淚俱下。「你如此大量，你肯還給我？」

「物歸原主，理所當然！」手一揚，這十三個小錦囊已擲入萬妙仙娘的手掌中，萬妙仙娘不禁神情激動……可是手法極快，已由一紫色錦囊中，取出十來粒細幼如針的碧綠物體，她身形一動，將這獨門解藥逐個送到。

突然又聞得一聲清叱，萬妙仙娘意圖出毒招來對付這四個四方勾魂使者。

莫不爲却長身阻止，對仙娘道：「妳稍安毋躁好不好？」

「我與他們拚了。」

「現在，妳與他們拚命？不，妳是在打落水狗啊！」

「這個……」

「仙娘，妳我何不聽聽咱家莊哥兒的說話呢？」

「莊大俠，你意如何？」

「我！」但聽莊子血一字一字地說得萬分誠懇有力。「仙娘，我們該放他們走。」

「什……麼……」

「他們並非我們所敗，乃是不小心中了同伴的毒，現在勝之不武，以後，他們不會忘記了這個深仇大恨，他們勢必會來找妳們，別讓江湖朋友笑妳我借重壞人，毀了這些自命不凡的走狗。」

「莊大俠！他們根本不是人，不是江湖人物，他們是滿奴，是走狗，是卑鄙小人，對付這些畜牲，何必講什麼江湖道義，道什麼過節尋仇。」

「如此說來，我們與他們又有什麼分別的呢？」

對，這句話可是擲地有聲了，萬妙仙娘不禁一凜，再看，那莊子血是如此的傲骨凜然，就如那高山蒼松，這是個叫化子，不，簡直比君臨天下的皇帝更令人心折，因爲他肅穆之中，倒有一股令人不勝欽慕之神情。

莊子血手一鬆，將允禵放了，然後冷然的對他道：「允禵，我明知你是當今的王世子，可是，我殺你，就如殺一隻鷄一樣，我不想殺你，因爲你還不値得我殺，至於我扣住你，也不過以作人質，而有個討價還價餘地而已，我可想不到，你用內奸毀了我們，當然，這是你以爲可以毀了我們，嘿！你自己却也會自己鬧了個狼狽不堪，好！我放你們走。」

允禵他目下是如被嚴刑，頭上冷汗直淌，到底這莊子血神掌勁力難擋啊，眼見自己這一方面鬧了個灰頭土臉，聽見對方手下留情，不殺自己，已是說不出的高興，也不在乎莊子血的冷嘲熱諷，性命要緊，因此也不說什麼場面話，別轉身對四方使者打了一個手勢，由四方使者發施號令，準備撤退出這萬妙仙莊。

「我聞無形縮骨散，毒性不顯，却是陰柔無比，此去最好覓一個隱僻之所，各自用功，用純陽力驅迫這毒性出體外，依我看，其中有幾人，大概有三個時辰，大可以復原，而不受這陰毒侵蝕，至於其他各人，就得憑你這幾個高手助他們驅毒，記住，在這三個時辰內，你們不可以激動眞氣，更不可與人對手過招，否則，死得不明不白，那可自尋死路，與我無關。」

「莫大俠！」允禵雖然受了重傷，可是語氣依然硬朗。「我相信你已取得了解藥，難道你就不能賜下多少？」

「求我送解藥，爲什麼？」

「唉！你又何必如此明知故問？如今我們這一羣人，就如受制之大蟲，而四外，又有多少對頭在窺伺我們，如果不得解藥，別說三個時辰，那怕，咳！也可能，一離山莊，我們已遭人毒手，當然，你這是個借刀殺人之計，又何嘗不可，不過，莫大俠，留得我們在，或多或少，也可代你牽制對頭。」

「哈，好！不愧人言允禵，允祺與那于青，實乃滿清宗室中三大高手，既然你敢說出這番話來，分明你已明白我們放你走的用意，好！我成全了你，拿去。」莫不爲手一揮，一個極精巧的白玉小葫蘆，已飛到允禵面前，允禵面露喜色，接着這小葫蘆微微一搖，有細細響聲，是水，這可難倒了他，這水又該如何的應用。

「用竹枝蘸濕，一人三滴，服後稍息片刻，陰毒全解，好好走吧！」

「多謝莫大俠！」語聲畢，這一行人全部退出了萬妙仙莊。

「莫大俠！你怎麼懂得這麼多，唉！到了今日，我算是服了你們。」

「哈哈！服我，不，該服他。」

「莫大哥，你又在開玩笑了，不過，仙娘……」

「叫我老太婆，叫我……唉！不如你叫我一聲老大姊如何？」

「好！老大姊，我且問妳，妳可關心妳那親人？」

「親人？我那璋、蕙二人無事啊，至少，他們可不會有什麼不

幸。」

「張永呢？」

「啊！這個小畜牲呢？對，璋兒。」

姬璋應聲而出，道：「娘！您且請息怒。」

「這小畜牲呢？」

「表哥，他也是九死一生，」是姬蕙在說話。「他不敢來見您老人家，尤其是，現在他毒已解，心神已清，他直恨不能一死了事，可是，全仗符阿姨將他扣住了，否則，娘，表哥眞會自絕心脈。」

「妳說什麼？」

「娘！您老人家饒了表哥吧！」

「饒他！妳娘幾時坍過這大的台？唉！孽畜！他可知道這一次他作了什麼樣的事？我有何可懼，即使毀了我萬妙門，即使殺盡我的徒弟子女，我又有何懼？我根本是個廢人，萬妙門在這世上，既不能行俠仗義，又不能翻江倒海，多一個這樣的空門戶不多，少了一個更不少，毀了也就毀了，但是，因爲我疏於管教，因爲我門下出了這樣的餘孽，我幾乎將莊、符、莫……還有這許多朋友，毀了個乾乾淨淨，我尙有何面目見人，我尙有何面目去見人……」

嗨嗨，這樣個大行家，年紀一大把，却像個小女孩子般嗚咽流淚，但是，在場沒一個人敢於輕視她，笑話她，因爲老太婆說的是心中話，是眞正的感愧之言，她恨自己，並且不久以前，她還在勸說莊子血豎起這義旗，建立個勢力，現在她明白了，這不是件易事，人多雖說勢衆，可是人多了，也就難以分清善惡，自己只是個小小的門戶，可是禍起肘腋，這張永簡直是摑了萬妙仙娘一下重的。

「姬夫人，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王月娟緩緩地說，她本來人是穩重，說話也永遠的溫柔斯文，這番却說得深沉有力，可又不着痕跡，也就是說，她根本不代張永解釋，而祇是說：錯了是錯了，得承認，但是這是無心之失，罪不在彼，而希望能回頭是岸也。

「符夫人，妳說什麼？」

王月娟微微一笑道：「姬夫人，妳也不是個笨人，就該將此事，就此罷手。」

「就這樣算了？」

「令姨甥何嘗不痛不欲生呢？」

「這小畜牲！」

「是中了毒啊！」

「唉！」一聲長嘆，萬妙仙娘淚如珠落，張永名譽上是自己妹子的孩子，可是，他是個孤兒，從小就由她帶大，她視爲己出，她對張永的期望很高，也因此這寶庫重地，就由他來掌管，當她發覺張永反叛，她已是心痛如刀刺，再看他將個毒羅刹視之爲妻，這簡直令萬妙仙娘氣炸了肺，自己教養出來的子弟，竟會如此的無恥，如此的下賤。

但是，他是中了毒，她突的有所覺悟，是的，張永極少外出，他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他那會想到有這樣個可怖的女魔頭。

「中毒？唉！可就怕他一入邪途，再也不會回頭了，符夫人！」

「這就看妳這姨母如何令其迷途知返了。」

「姨母……您，打死我吧！」一條人影竄入。「姨母，我無顏見人，我！我也根本不想再活下去，事實俱在，符夫人，妳可阻一時，不能阻我一世，姨母，您老人家如可憐您的甥兒，您就成全了我，免得我活在這個痛苦的世上，忍受這無窮無盡的折辱。」

突的，他又掉轉身來，向在場人一一叩頭道：「是我這無恥的人，幾乎害了你們……我是……滿奴的走狗，我該死……對！我是你們的對頭……你們……請殺了我……」最後這幾個字，簡直是聲淚俱下，而後泣不成聲。

「死……是件易事，敢活下去，才不易，」符星初冷冷地看着張永，但是這句話宛如焦雷轟頂般，令張永渾身發僵……「活！死！」兩個字在其心中急劇地交戰，他那裡想得到，一個人，除了有許許多多的煩惱、歡愉之外，還會有這生死之決在困擾。

其實，生與死的問題，才是人生最大的問題，有多少聖賢先哲，爲了這個大問題，耗盡了畢生心志，據說，有不少人，成佛作祖，有不少人成爲一代英傑，而令萬世敬仰，勘破了生死一關，就可達到彼岸，而現在這個大問題却令張永迷惘。

也難怪他迷惘的啊！

符星初這一句話，引起了在場人的思想激動，誰也有一個生死，誰也不去想，也根本想不到，一提出，並且，有了張永這個求死的規例，這就令他們不約而同的想到了，活有時難，但死，又何嘗不難，常言道得好：「臨事方知一死難！」在場都是武林中人，有出類拔萃的好手，有宅心仁義的英傑，更有難得獨特奇行的眞人在，但是誰又敢擔保自己懂得這眞正的生死問題。

「莫大俠！」姬蕙却永遠不願叫莊子血爲前輩，不過她是這樣的眞誠地向莊子血請教。「請問，死不得其所，活不得其法，全是錯了……」

「對！」

全場闃然，至少第一步，這個生死之謎爲姬蕙找出了個頭緒，事實俱在，人，誰無生死？不過，人

如貪生，勢必忘義，惡死，難免苟且，在滿奴竊踞中原以來，有多少這樣活生生的例子。

洪承疇一直被人們視爲無恥，更有人當面斥之爲死人，爲什麼？即使他大權在握，即使他操生殺之權，可是公正的仁人志士，他們會藐視其權威，含笑上刑場，你可殺人，可是洗不盡你心中的恥辱，背負的血債，而這鮮血淸淸楚楚寫了四個字：「貪生忘義」。

吳三桂又如何？即使是施琅吧，也爲後人所不諒，並且，活着一日，他就提心吊膽一日，活着比死更痛苦，不得不爲之一嘆。「活着又有何用？」

史可法到今日爲民族大義打下了個烙印，中原人，不可輕侮，還有不少不少，那些歌伎、畫工、樂戶；甚至於叫化子，也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血史在……

「寄語行人休掩耳，活人那有死人香！」這江陰井牆上的血字，是多少血淚的凝結，她……是個女子所作，昭告於天下，我們死的比你們活的美。

眞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野獸的傑作，至於江陰屠城，更讓人們記住，敵人是不會輕易饒過你們，除非是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貪生者必死無葬身之地。

貪生者，葬生恥辱之中。

「張永，你明白沒有？」符星初嚴肅地問着，看看這個儍了一半的漢子……突然，張永身形一長，他起了身。

「前輩，我明白了。」

「眞的？」

「眞的。」張永又一個轉身，對萬妙仙娘道：「姨母，甥兒不想死……嘿！死了又有何用，我上愧對青天，下愧於地下先父母之靈，我該活到了該死的時候，我絕不貪生……」

「對！這才是好漢子。」

「前輩！」

「何必如必稱呼？」

「你指我迷津，你令我這不肖孽子，死亡之際，你施展大法力，大神通，將我超度，師傅！」他不理一切，就此改口稱之爲師傅，聲隨人到，雙膝跪在地上。「你成全我，我可對天盟誓，符阿姨，日後稍有違俠義之道，那怕一點一滴，張永自刎謝師門，你成全我……」

「這不是成全你，可是鎖住了我……嘿！張永，你找到了我，可算是你的不幸，別看我斯文、可親，其實我的門下最難做……如果今日事發生在我門下，哼哼，相信，你就算是十個張永也會死得慘情非常……」

「我甘心領受，萬死不辭。」

「我可也不想收。」

「我跟定了師傅。」

「哈哈，那有你這個沒臉皮的，我不收你，你却自命爲我門徒，哼！憑你這樣，就已該逐出門牆……」

「我未入門牆，如何逐出？」

「哈……好……姬大姊，妳這個該死的甥兒，要背叛師門，妳不一整家法，一淸門戶？」

「是我逐出，由兄收留，老婆子喜歡還來不及，有何家法之可整，有何門戶之可淸？」

「哈哈……妳就不怕他將妳門中之秘外洩出去？」

「我可沒聽見過符氏伉儷有過門戶之見。」

「好！一言爲定，張永。」

「弟子在！」

「一入我門，可得小心，我沒有什麼十戒九規、八律七法，可是，比什麼規律戒法更多、更嚴，如果你有意無意，有心無心，祇要你一沾上，你就準備認命。」

「弟子銘記在心。」

「好，出得莊門，找個安居之所，我再對你詳細介紹師門情況，並與衆同門、我子女會面，至於習武、傳法，你可修你法，我傳我的道，並且你可首先對這位莫大伯小心，可能他有不少東西會教給你，不過，得看你的造化，還有這位莊師叔，唉！我祇求你能有他一半成就，你也不枉跟隨了我一場，好！這是你的師母。」

「師母大人在上，請受小徒一拜，並聆聽慈訓。」

「入我門中，視難如易，入門之後，看易實難，你師傅爲人，外和內剛，一點也不可有所觸犯，須知死易生也難，切記切記！」

「敢不奉命唯謹？」

「看你天質不凡，並且饒有禪意，如能由此參悟，成就也許不少……」

「是！」張永心頭一凜，突有所悟，他看見師母王月娟對其毫無輕視之意，並且言中大有深意，更爲感激，明白這是師母的一片苦心，若不好好留心，豈非大大的辜負，如此，他是越加不肯錯過王月娟的一言一字。

「饒有禪意、參悟。」石火電光，他已別有悟心……面色一整，恭恭敬敬，又叩了四個响頭道：「多謝師母如此關顧，張永有生一日，爲師門宣揚德義，歷劫萬死，不改此衷。」

「張賢侄！」莊子血臉色莊重地向張永招招手，張永對莊子血可說並無太多之認識，可是，既然師門重囑，此人分明萬分之重要，因此，即使形如叫化子，更不可以有所輕視，他是恭恭敬敬的向莊子血跪倒。

「起身，我不慣受人禮拜，起身你我好說話。」

張永却也聽話，聞言立即起身，莊子血微微一笑，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包袱，解開後取出一本薄薄的本子。「這部圓覺經，是我在西域得到，雖然也花了些手脚，却總算毀了個惡魔，取得了這本手抄，我以爲是佛門之經，可是其中却另有喩意，我平素性懶……」

說到這裡，却隱隱聞到一聲怪笑，莊子血不禁一凜，一回頭已看到了姬蕙，她笑意才斂。

莊子血不禁搖搖頭，正色地對張永道：「我這本小册子，算是我對你一番心意，你師傅爲人方正，你……哼！必須心中坦然，面對橫逆，才能無悔無過……我希望你能有所振奮，而自立……一家……」

張永簡直激動得眼淚奪眶而出，是這樣的誠懇，又是如此的關心自己，自己是個什麼東西？一個險些墜於萬劫不復深淵之中的惡徒，而莊子血却因自己一個轉念，對自己非但一無成見，反而賜經，這經對自己切身定有極大的關連——諄諄叮囑，對自己的愛護，對自己的鼓勵，師傅說：「能有他一半成就……」唉！那怕得其一成的待人之道……張永啊張永，你就算已成熟了。不，定須奮發，激勵自己，得與他一樣……跟他學……學他的待人……氣度……還有他的志氣……

萬妙仙娘滿臉淚痕，可是興奮萬分地對符、王、莊、莫四人道：「老婆子不知該如何說？」

「那就不必多說！」莫不爲說。

「唉！莫兄弟，這位是你的千金？」

「對！」

「看來是身受重傷。」

「嗯，毀得不成樣子！」

「嗯……傷了奇經八脈。」

「亂得一塌糊塗！」莫不爲雖然說得輕描淡寫，但是這憂心煩惱之色，依然不容掩飾的。

「是什麼樣的人，傷得令嬡如此的沉重？」

「是我！」濮天與說了話，自從經過這一連串的事變，濮天與變得萬分憔悴，一陣陣內疚之感，在咬噬着他的心靈，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自命忠於國家，誠於民族，可是到頭來看一看自己的眞面目，却原來是滿奴手中一把刀，他比死於其手下的人物更不如了。

至少，他們自命爲奴才，並不以俠義道自詡。

這個小姑娘是自己親手所毀，唉！想當時，他是拚全力用玄武眞炁再積聚對手的本身功勁，一齊反壓，尚幸小姑娘的功力不太深厚，這才留得條命在，否則，自己又多代滿奴殺了個好人。

「各位，濮某無法可以自求了斷，本來，我也是祇在想求死，可是，現在我又不想死了，各位英雄，你們既肯救我，帶我到這裡，我相信你們不會要我死，不過我有一個不情之請。」

「既是不情，就不必說……」萬妙仙娘可對濮天與恨上了，因爲她是想不到這個傷者，竟然是他們的對頭。

「我不得不求……」

「好不要臉……」

「就算我不要臉，我貪生怕死，不過，我祇求我能活下來，我祇求你們看我習藝不易，讓我再復功力……我……」

「不容易啊！」是莫不爲沉着地說。

「我也知不容易，這才請求各位，助我……成功……」

「實不相瞞，我實在無法助你復原……全部復原的把握。」

「八成？七成？甚或三成……不……祇求你們能救得我不死，我也會要求活下去……」

「啊！一個廢人，你還活着幹什麼？」

「嘿！我可以教……將我這玄武眞訣傳授後人，我會對他們說：『記住，謹愼出手，小心，敵人可是不露面的狠！』我會要求他們對付滿奴，狠狠的，比他們十倍、千倍的，陰狠對付他們，讓他們自己殺自己，讓他們殺……殺……」

啊！衆人不禁打了個寒戰，這可說是驚心動魄，並且却是沉痛萬分啊！

「唉！濮兄，我們自當盡力而爲。」

「多謝，各位，至於這位小姐……濮某算是欠了妳一條命，祇是濮某尚有心事未了，否則我立即……」

「濮先生，你不記得符大叔所說：『死易，活更難』的至理艮言嗎？」

「唉！」凄然一聲長嘆，濮天與雙目淸淚盈眶，他想跪，可是他連跪下的氣力也沒有了。

「莫兄弟，老婆子有一樣東西，或可解救令嬡之傷。」

「喔！不知姬夫人有何寶物？」

「七星續斷。」

「呃！唉！姬夫人，如此千年難求寶物，在下不敢拜受。」

「看我老大不括你耳光……」嗨！老太婆可口出無禮了。「什麼千年難得，萬年難求，這七星續斷不用來救人，試想有什麼用，咱當家由東海千尋海底採上，不爲救人，難道拿來作擺設？」

「這……姬夫人，既然如此……好，我先在此謝妳！」

「如不是你們，這萬妙仙莊，早已毀了個乾乾凈凈，我也不過是借此還點人情而已啊！」

薑是老的辣，江湖也是老一輩人精細。

萬妙仙娘祇一聲吩咐，不多時，祇見張永興衝衝的取出一個錦盒來。

「姨母，天之幸藥庫無恙！」怪不得他這樣高興，原來他還擔心，這個毒羅刹余青燕，順手牽羊的帶走那些奇珍異藥，其實這也是他的白擔心，莫不爲已搜過余青燕之屍身，眞有此物，也早已爲其取出。

萬妙仙娘之所以如此甘心情願地贈此珍藥，就因爲莫不爲俠義大方，將萬妙仙莊中，所藏之珍本秘笈，還有七聖散毒方等，全部一絲不貪的，親手交還給她，她是大爲感動，所以才有此一舉！

「不許你再謝！」

「不謝也罷，哈！姬夫人，妳的脾氣可眞令人怕。」

「哼哼，你原是怕我好些的……」

此言一出，全場哄然，一個說得爽直，一個答得更妙，是同道中人，就得意氣相投啊！

莫不爲取過這「七星續斷」，他一分爲兩，濃眉微皺，然後神色一整，走到寧慧面前，寧慧已相信自己有救了，不禁萬分興奮，可是當她看到其父的臉色，不由一陣心跳，道：「爹！救不了我？」

「孩子，妳……難過？」

「不！」寧慧十分坦然地道：「看來我的傷是註定了，我得毀一輩子，這珍藥救不了我。」

「不是。」

「啊！不是？」

「是爹不能讓妳用。」

「爲什麼？」

「我得救濮天興。」

在場人尤其是小一輩的，一聞此言，個個忿然作色，符星初的大弟子，小神童狄靈子閃身而出，對莫不爲道：「莫大伯，你……你這是爲什麼？」

「靈子，你小心師傅。」王月娟也發言。

狄靈子心頭不由一凜，回頭一望，祇見符星初臉色已沉下來了，狄靈子不禁心神大亂，他可不明白，自己犯了什麼大罪，師傅從來沒有這樣面色的啊！祇有在他感到萬分憤怒之時，他才會這樣臉色難看，嗨嗨，說錯一句話，可得面壁思過十天八天，說不定一年半載呢？這可從哪裡說起？

「符兄，你可別怪靈子。」

「什麼？符兄弟，你那貴門生，說錯了什麼話啦，他說得對呀，還有姓莫的，我可沒有將藥交給你去充好人，再說我是救你女兒，我幾時請閣下去救這個看來不順眼的怪物了。」

「莫大俠，你不可救我？」

「姬夫人，藥妳已送給我了。」

「我不會說過不算。」

「妳更不會言而無信。」

「你別用話來套住，對！我不會言而無信，但是，我從來沒說過贈藥去救別人，對不對，各位我相信你們，誰也聽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

好！萬妙仙娘可算是將莫不爲的退路封了個實，事實如此，物主人送藥救寧慧啊！可沒有叫他去救別人，你想轉彎抹角，她卻來個單刀直入，莫不爲白費心機，事到如今，他可不能與萬妙仙娘翻臉，人家送藥是好心，幾時聽說過「好心犯了惡意的呀」？說，人家要你救女兒，自己這個女兒命啊，才出娘胎，家遭不幸，親人不良，勾結毒羅刹，毀了自己妻子，又毀了自己妹子，更將自己女兒交給了雙煞，希望憑着雙煞的武功，讓她自己死在江湖人手中，這一連串陰謀……

今日，天幸爲自己救出，卻已中了玄武眞炁，令其變成了半癱瘓，自己雖有奪命判官、氣死閻王的醫術，可也無法將這全身經脈，壓得亂成一堆的女兒醫得個平寧如常啊！

有七星續斷，這就可用其將女兒救治，在其神醫功力相輔之下，不出半年，當可恢復舊觀，這是千載難得的機會，可惜另有一個極需此物的人，此人就是濮天興。

濮天興是爲人暗算，並且出手人對其功門，玄竅十分清楚，因此一招見功，將其眞氣岔道，他受的傷比寧慧厲害十倍，可是他功力深厚，有七星續斷，立可令其恢復舊觀，因此他希望能救這一個可憐的怪傑。

事實俱在，濮天興祇不過是一個因受刺激，而令其變得孤僻、剛狠，而出手不讓人的殺手而已，他所遇的全是人所難堪的一面，他所看到的，又是一幅又一幅荒淫無恥，渾忘一切的邪僻行徑，有多少狗奴才，他們過着百無聊賴的日子，什麼國家，民族大義，在他們看來，簡直不值一碗魚翅。

多美味而鮮腴的魚翅。

有多少人，可以見了一碗魚翅而不顧一切廉恥。

又有多少人爲了一塊肉，可以放棄自己的尊嚴。

更有多少人爲了一席酒，一碗魚翅，他們什麼也可以出賣，這間接地說明了，人的臉皮，有時候是如此的厚，一碗飯一塊肉，一碗魚翅可以將他們的臉皮剝下來，如果有高官厚祿，那麼你想想，可以收買多少的人連他的心。

這也怪不得這些許多自命遺老、遺少，拖着國恥的辮子，爲那些新的野蠻者譏笑。

在當時，濮天興都是看慣了這些，他將這一點一滴的不忿，積聚在心中，就如他對敵時，積聚對方之出手功力，慢慢地讓這些怨毒咀嚼自己的心靈，因爲祇有令自己痛苦，千千萬萬的痛苦，才能令自己狠狠的記住，記住這些荒淫無恥的人們醜惡，才能引起自己復仇之火焰。

因此，他搏得了個復仇之神的稱號。

可惜，當他發現自己僅僅是別人的，不，是滿奴的手中刀時，他幾乎發了狂，不過也因此一來，他看得更狠、更冷、更厲，更深沉，誰也該從他的眼神中看出來，除非他死，除非他眞的毀了，否則，他會對滿州人更厲害的打擊。

莫不爲是看清了這目光。

符氏夫婦何嘗不明白。

莊子血更是懂得這種人的可珍可貴。

可是除了這幾個人之外，還有幾個能明白濮天興的心意，也因此又有誰可以看到此人之潛力？

萬妙仙娘是老江湖，可惜她恩怨分得太清，並且，主張現報現銷，不能拖泥帶水，我受你一分人情，非得十分、百分還報，並且，絕對不容許討價還價的。

也因此，引起了極大的不忿。

萬妙仙娘封住了莫不爲的話，這就勢必形成了僵局，如果沒有個好計較，眞可能來個不歡而散。

誰能來排難解紛？

誰又有這大能力，可以令對方互消歧見？

「姬夫人，不！我該稱妳一聲親人。」是寧慧感情充滿的說，誰也可以看得到，這少女說話時，淚如雨下，誰也可以聽得出，她是語聲嗚咽。

這就更引人憐惜，寧慧人本生得極俏美，又何況在場人對其全有一分憐惜之意，更有人對其父親有特殊之感情聯繫，因此越對寧慧有一分關切之情。

尤其是萬妙仙娘，當其發現寧慧之身世如此可憐時，她簡直把她當作親人來看待，現在她可是立下主意，誰也不能阻止她來救這個可憐又可愛的孩子，如果莫不爲不救，她會翻臉，如果莊子血、符氏伉儷也反對，好！她可眞會豁出去，就算毀了萬妙仙莊，她也得先救寧慧。

但是，寧慧這個可憐又可愛的孩子在喘息中說着她的心意，任何人全可聽出來，她是這樣的坦白，又這樣的自然，她好像在懇求所有的人。

「我祇求不是個廢人，我祇求有人記得我，我是個無人憐、無人疼的孤女，不！爹，即使您是我爹，這多年來，我從未見過您，今日，您……是的，我不信，您一定是我爹，因爲在平時，不！一向以來我總是想到，如果我的父母，我相信是英雄的人物，事實如此，爹！您比女兒想像中更可敬，我雖短暫的得一時一刻的愛惜與疼惜，却勝過一般人，尤其是那些豬狗不如的父母，疼惜其子女一世，姬夫人，妳會憐惜我？」

「好孩子，我可是永不會讓妳受一絲一毫的苦難。」

「那麼，我比拜受您老人家的靈丹妙藥更高興了。」

「不！孩子，妳……」

「求您老人家……允許我爹……救這位濮前輩！」

「妳說什麼？」

「救人要緊，爹！」

「孩子，妳……哈，想不到，妳比我想像中更好！」莫不爲說得萬分慷慨，可是又有誰知道其心中的隱痛！

「姬夫人，妳意下如何？」

「仙娘，不！您就是我義母，您老人家成全了孩子吧！」

萬妙仙娘身形如風，一個旋身，已捲到了寧慧身邊，本來她有兩個莊中女徒扶持，一定神時，寧慧已爲萬妙仙娘抱在懷中，她兩眼充滿淚珠，並且，滿臉顯露出無比慈愛。「孩子……妳，妳可難爲死我了。」

「義母！」

「好孩子。」

「成全我！」

「可我心痛啊！」

莫不爲已明白孩子已將這魔頭感化了，他自己多說無用，將七星續斷用雙掌一搓、一揚，但見一陣墨綠色光彩，微雜點點金星的沙粒，向濮天興激射而到……好個莫不爲掌力如神，這一股光影，竟如兩枝激飛長箭，直射濮天興七竅。

可憐濮天興，他那肯受此殊遇，他想叫，他想拒絕，他甚至於想自絕經脈以求一死，但是一股微腥却又萬分清涼的異香，除雙目外，由鼻、口、耳，激射而入，本來全身似散了架一般，又瘦又痛，又悶又窒，這一股異香鑽入，立即順呼吸而流通全身。

奇怪，這一股異香一被吸入，可就變得如一股烈火，在炙燒着全身之經穴，並且一股怪火，並非通行無阻，却處處受阻，有時衝激得十分厲害，時間也較長，不過，濮天興乃是武學大行家，他當然明白，這股異香已發揮其續斷神效，在助其打通業已被自己本身玄武眞炁所岔之穴道。

這火——鑽衝時候長，濮天興可就算受了大難，這熱、痠、痲、痛直由心底、骨髓中傳出來，濮天興饒是功力深厚，並且神功有底，可也鬧了個汗出如漿，有幾次幾乎昏死了過去。

可是，在這個等於龍虎交媾，坎離調合的大關頭，必須得全神貫注，別說昏厥，那怕有一時的不察，就會前功盡廢，因此，濮天興將昏厥之間，定有人將其心脈震盪，令其甦醒過來。

濮天興明知出手人是一片好意，但是一則心中有愧，二則他實在不願如此受人這大的恩惠，他想死……反而這煎熬令其難忍，死了吧！突然，他心中升起了這樣自暴自棄念頭，他凝神，他定心，他不理不會，他自求解脫。

突然，一股極陽和的勁力，透入重關，不是普通的震盪心脈，有人在拚全身之功力，助其防範，助其抗爭，這人……已說明了，拚一己之力助其過關，此人宛如護法，更如捨己為人的尊者，老實說，即使是自己的親近知交，也沒人敢以身試法，此人是誰，為什麼對自己如此厚愛？

濮天興雙目全為淚水所遮，可是依稀還可看出，這個不顧一切，代其護法的人，事實也祇有此人，濮天興才能看個清楚，因為一個叫化子蓬頭垢面，一身破衣，對，是莊子血。

「莊……大俠！」濮天興心也在抖。

「不可說話。」

「我……死不足惜。」

「難道我就該為你累死？」

「這……」濮天興簡直被當頭雷轟。「我，不敢。」他當然不敢拖累莊子血。

「盤膝而坐。」

「舌頂上顎。」

「心觀靈台。」

「氣沉丹田。」

符星初在發施號令，莊子血如此神通，也已臉色赤紅，而蓬頭上，白氣氤氳，才一盞茶時，汗已是混身而下，在場人不禁個個看得目瞪口呆。

遠處傳來幾聲洪厲嘯聲。

「不好，有對手來襲！」是莫不為的呼聲。

「排玄牝陣！」萬妙仙娘的確是厲害，一聲令下，好，祇見人影飛舞，十八個少女、莊漢，又在萬妙仙娘的指揮下，擺定了門戶。

「萬妙仙娘，妳這玄牝陣不全。」

「哈！對啊！尤駝子，你倒好眼光，你可知少了什麼？」

「缺少個六陽主者。」

「對！不錯，看來尤駝子，你有力可將這玄牝陣倒翻。」

「那麼，老殘廢，你看我好戲。」

「不！等你不行時，我來補上。」

「哈！老殘廢，如果我真不行，你還敢來替我？哈！找死才是真，你這缺手短足的殘廢比我強？你好意思說，你比我行，我相信，走遍天下，你放這個屁，看看有幾個王八蛋會信你胡吹，老殘廢你想混水摸魚，辦不到，你想奪取萬妙仙莊就得出力。」

「哼！這可是你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認不行了，這也難怪，你尤駝子即使自命神通廣大，可惜沒有我老殘廢，你也破不了這玄牝陣，好，我的金精爪、鐵脚拐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可是，你也得使用你的十三勾連槍。」

「哈！一言為定。」語聲才畢，大門被打開，照牆上已人影綽綽站立十來個人，為首一人身材微矮，看看清楚，原來是個駝子。

「老殘廢，必須言明，萬妙仙莊屬於你，其他東西，全得讓我搬回山去。」

「這也好！」東北角，又出現一條極魁梧的黑影，可是這右手，却是金光閃閃，留神看清楚，那裡是人手，乃是一隻五金鑄成的手臂。

「原來是勾漏山的亡魂，死剩的陰魂使者，哼哼，你的同伴呢？為大岳仙長殺了個喪亡殆盡，你還不死心？」

「老婆子果然好眼光。」

「你忘記了……在勾漏山一仗中，你師娘也用廻龍珠……毀了你家的老五、老七。」

「就是我又何嘗不是拜賜在……」

「既然如此，還敢來找死。」

「哈！老婆子，你老子沒有十分把握，敢來向妳索債，出手吧！」語聲才畢，別看他缺手短足，可是行動如飛，直如鬼魅，這金精爪一引，似爪似劈，已向玄牝陣中左衝，搖光二角擊到。

左衝角一受敵，後援立即呼應而進，一左一右，一支長笛，一股勁風，一個點向面門，一個擊向腰間，一陰一陽，一輕靈，一沉狠，立即將個老殘廢逼入陣中。

玄牝陣法乃是百年來江湖一絕，雖然傳到萬妙仙娘夫婦手中，已缺了一章，可是威力依然，更非一般武林中人所窺其堂奧，如果六陽主者有人主持，這就該有……非但具絕頂上乘武功，並且深精這玄牝生化之至理的一流人物，必須七八個之多，才可以扭轉這太極河圖之契機感應機鈕，然後，反客為主，以奴欺主，否則，眞可稱是難逢敵手。

也因此，這人稱老殘廢的怪人一出手，玄牝陣已左呼右應，你來我往，看來一來一往，一陰一陽，招式是老老實實，却也令這老殘廢有了窘態。

「哈！老殘廢，你看如何？一個人就算自命不凡也是難求得手，看我們的，哈……」一聲長笑，勁影飛舞，這十四條勁影，竟然越到玄牝陣法之中心，一條條人影，疾如輕煙的，向莊子血、莫不為，還有人影，希望對付其他小輩人物。

這是敵人用「分神散力」的惡計，他們希望萬妙仙娘，因為憤恨自己出手之無賴，並且極可能危及傷者及莊中諸少，而令其亂了心神，祇求如此，那麼萬妙仙娘祇要現出一條破綻，天殘子勢必會全力拚搏，他們就會出手合擊玄牝陣，玄牝陣一破，這些自命英俠輩就落在他們的手中，到這時，寶也奪了，更且有極大的好佳處。

這個所謂尤駝子，率領手下十三勾連槍，堪堪能對付濮天興，事實如此，也祇有他最易打發，不料西南角一聲霹靂，又是幾聲極洪厲的銅箏聲，是如此的難聽，却又如此的震人心魄，十三勾連槍如此厲害的幽門高手，可也是被一聲霹靂，幾聲銅箏，弄得傻頭傻腦，手足無措。

「郝永昭，你再不住手，我相信你這半截身子也得完了，尤駝子，別以為你的奇門十三槍為幽門神訣，依我看來，也不值得一哂，萬妙仙莊在老夫保護之下，誰也不能來侵犯，你們快走。」

「是老不死，天籟丈人。」

「丈人不是你大人，老也老了，死也死不了，尤駝子，如果我不看在你孽師份上，今日你就得死！」

「啊！你，你也會來與我作對？」

「走吧！不必再問東問西，還有你，郝永昭，你應該知道我的厲害，快走，越遠越好！」

天殘子郝永昭怒聲道：「天籟丈人，你算是以大壓小，我……」郝永昭話未說完，不想一條極輕微的細虹，微帶嗚咽之聲，向郝永昭激射而來。

郝永昭本非弱者，一見這彩虹飛來，他是身形微動，金精爪向這彩虹抓到，那想到這彩虹宛如一條活蛇，一碰即彎，「嗚哇」一聲輕嘯，郝永昭明明已擊其中流，希望抓住這條彩虹，可是這彩虹一軟，首尾如靈蛇般捲動，祇一轉折，這兩彎如馬蹄鐵般轉變，其疾如星馳，如電掣，微聞爆炸聲中，這條彩虹，非但活，更能爆炸，刮刮兩聲，爆起一股銀色火花，向郝永昭頭面噴到。

一聲慘叫，郝永昭已中了這無名怪火所傷，身形一動，想脫出重圍，但是玄牝門已閉，可巧，這個自恃必勝的天殘子，竟然為玄牝陣法的搖光雙滙所毀。

「唉！可惜，不過，尤駝子，你走是不走？」

「老丈人，你記住，有人會找來算賬！」

「哈！叫于青來找我，我等了他十年了，哈！你們在此隱伏，伺機暗算，老夫早已看了個清清楚楚，不過你們會等，我也會消耗時間與你們泡蘑菇，哈，你們以為可以瞞過了允禎，瞞過了血滴子，瞞過了萬妙仙娘，瞞過了莊老弟一班人，可是你們到頭來還是瞞不過我，哈哈，走吧！要是不走，老夫也送你們一根銀火弦如何？」

「我們不敢與你強爭，可是小心！」別看尤駝子在這老人面前，低聲下氣，可是說走就走，不過，小心兩字餘音搖曳中，這十四條勁影各帶一聲厲嘯，箭也似疾向四外激射而出，一晃無影，這一身輕功，端的是駭人聽聞。

萬妙仙莊中人，除了有數幾個人，個個感到這兔起鶻落太過不可思議，原是驚心動魄，至於這個所謂天籟老人，究竟又是個何方神聖？

就在此時，一陣笑聲中，眾人眼前一花，祇見一個身穿五色彩袍的老人，生得又矮又小，想不到他那末充沛的氣力，發出如此震人心弦的聲音。

「莊老弟，我總算幫了你個大忙了，哈！如果不是我這個糟老頭，我眞怕你會因為這幾個娃兒壞了事，嗨嗨，偌大個蓋世神俠，却毀在這麼些娃兒手中，眞個可算是『做了卅年老娘，倒綳在孩兒手中！』哈哈，羞乎不羞，羞乎不羞？」

莊子血雖與莫不為正在全神貫注的幫濮天興打通奇經八脈，他倆全未反駁，可是，那角落有人冷冷地一笑道：「糟老兒，唉！你幾時能改改你那冒失脾氣。」

是符星初在數說這個糟老兒。

「啊！你說什麼？符老弟，你說什麼，可是我壞了事？你可知莊外還有多少能手？」

「有于青、血滴子、奇門劍客，有雲夢十三劍。」

「你！說什麼？」

「你又壞了我們的事啦。」

「該死，你，嗨，莊老弟在全力療傷，莫不為這個死鬼又在運氣攻穴，好，就算你能出手，可是也抵不住這天殘子，與戳魂兕星率領手下十三勾連槍。」

「于青要他們死！」

「對啊！他們一死，你們也必

得遭到大殃，祇要這兩批人有什麼差錯，血滴子勢必亂發暗器，奇門劍客直闖玄牝陣，萬妙仙娘老太婆勢必歸陰，雲夢十三劍再一插手，加上于青佛門禪功，這是變成了個大修羅道場，你們抵得東面，無法截得西角，顧得南來，失去了北，莊老弟被這半死不活的糊塗蟲拖住……你們，唉，勢必因而慘不忍睹，而鬧了個心神俱震，一個不巧，死在這批惡徒手下。」

「如此簡單？」

「看來也差不多了。」

「你難道以爲這玄牝陣，眞的如此不濟？」

「缺少了六陽主者啊！」

「哈哈，如果我夫人出手助萬妙仙娘迂廻呼應，由我替出莫不爲，代他療治濮天興，七禽神掌純陽之勁比六陽神譜又如何？呃！你講，你這糟老頭，明白了沒有？」

「啊……」老頭子幾乎閉不攏口。「你們有備無患？」

「還可一舉而殲滅了這些兇魔。」

「這可辦不到。」

「唉！糟老頭，我莫不爲一佔六陽主位，而我夫人與萬妙仙娘迂廻呼應，這玄牝陣誰能破了？」

「這，我想不出。」

「即使于青善大金剛伏魔玄炁，可是一時三刻，看來也無法可以攻破玄牝陣吧？」

「這個也不錯，我相信。」

「唉！不等半個時辰，濮天興已可復原，而血弟也可以出手，有玄武眞炁鎭住陣脚，血弟之七絕九宮翻就能救他們出陣了。」

「啊！我，嗨嗨，該死，該死，我，嗚……」哈！這個糟老頭竟然眞的哭了出來，可眞是個老孩子。

「不可哭，天老兒。」莊子血已起身行動，他依然神充氣足，這等功力，可眞令人佩服。

「想必這惡魔氣數未盡，唉！姬夫人，我看這兒也該毀了。」

對！莊子血眼光如電，他明白賊黨絕對不會就此甘心，自己一行人決不能長期在此，引使兇徒源源不絕來找他們麻煩，那麼，祇有走，萬妙仙娘一聲長笑道：「我早有預備，我們不消半個時辰就可走，不過，滿奴，你們小心了，我們可會與你們來個反客爲主，與你們永世沒個完。」

濮天興神色慘然地對莫不爲道：「莫大俠，我不再多言，至於令嫒，我擔保在半月中就可脫困。」

「眞的？」

「玄武眞炁我會發，我也會收，不過費些手脚而已，不過，莫大俠，我可不准你推三阻四，更不可阻我運功。」

莫不爲對濮天興看了一眼道：「好，不過又不爭在一時，待我們找到了地方後再說。」

一陣火光，映天發紅，萬妙仙莊遭祝融光顧了，太陽西下，可是有幾輛大車，有一行人馬在走，越走越快，而越走越遠。

（完）

天鳳遊龍

俠義奇情倫理故事

池中蓮・文
可飛・圖

採花賊犯案纍纍　少俠士仗義追踪

濟南城北郊的一個小村落，只有十數戶人家，居民大都是樸實的農民，也全是姓周，因而名爲「周家村」。

村口第一家，住的是一戶寡母弱女，母親周王氏，業已四十出頭，但却風韻猶存，女兒周巧兒，才十六歲，正是花樣年華，也長得非常的標緻，在周家村中，是首屈一指的大美人。

由於周王氏的亡夫薄有遺產，母女就靠收租與錢莊的利息維生，日子倒也過得平穩而舒適。

時爲夏夜初更的時分，周王氏母女倆在院中乘涼。

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而且，顯然是向這周家村而來。

這母女倆方自眉頭一皺之間，那急驟的馬蹄聲已進了村，而且止於她們的門口，緊接着，「轟」地一聲，大門被撞毀了，衝進四個如狠似虎的勁裝漢子，後面跟着一個年約二十來歲，油頭粉面，滿臉邪氣的白衣書生。

深閨弱女，幾曾見過這等場面，因此，周王氏母女倆嚇得面如土色，張口結舌地呆立當場，作聲不得。

白衣書生邪笑着，緩步走向周巧兒身前。

周王氏連忙將女兒護住，厲聲叱道：「你要幹甚麼？」

白衣書生一掌將周王氏推倒在地，順勢將周巧兒抱個滿懷。

周巧兒奮力掙扎，與乃母同聲尖叫：「救命呀！」

白衣書生已抱着周巧兒快步走向堂屋，周王氏號叫着，奮力爬起來，準備衝進去，却被一個勁裝漢子一脚踢倒，並沉聲叱道：「給我安份一點，我家公子看中妳的女兒，是她的造化！」

室內正傳出周巧兒的淒厲的尖叫聲，院落外也聚集了不少聞聲而來的村民，但那些村民看到了那四個如狠似虎的勁衣大漢之後，却不敢進來，膽小一點的，更是瞧了就悄然溜走了。

周王氏目睹此景，雖感到芳心欲碎，却不得不強行忍住心中的悲憤，厲聲問道：「你家公子是甚麼人？」

那勁衣漢子道：「是撫台大人的內弟周公子，妳應該早已聽說過！」

周王氏遭了一記悶棍，慘呼一聲：「天啊！」人已昏了過去。

剩下幾個站在門口的村民，也被另外三個勁裝漢子趕走了。

爲首的勁裝漢子目注昏倒地上的周王氏，嘸了一口口水，邪笑道：「這娘兒倒算風韻猶存。」

另一個也邪笑道：「老兄如對她有胃口，也不妨用來消消火！」

「只是……咱們公子……他……可能快出來了！」

「咱們公子正在快活，還早哩！」

「那麼，」爲首的勁裝漢子嚥了一口口水，邪笑道：「你們三位，可得多費點神！」

「放心，儘管去快活吧！」

「多謝老弟！」

爲首的勁裝漢子邪笑着，雙目慾焰熊熊，正準備俯身將周王氏抱起之間……

室內忽然傳出周公子的一聲痛呼，只聽他咆哮着怒叱一聲：「賤婢找死！」

緊接着，一聲慘號隨之而來！

當慘號突然而止時，只見周公子衣衫不整，一手掩着臉，一手提着褲子，跟蹌而出，那雪白的長衫上，還濺滿了殷紅的鮮血。

這情形，看得那四個勁裝漢子心頭一凜，一齊迎了上去，同聲驚問：「公子……你……？」

周公子苦笑了一下，道：「那賤婢咬我一口，我將她宰了！」

四個勁裝漢子同聲諂笑，道：「宰得好！」

周公子雖然狠狽不堪，還注視着昏倒地上的周王氏，接着問道：「這老太婆怎麼樣？」

爲首的勁裝漢子道：「回公子，她只是昏了過去！」

「唔……」周公子一揮手：「咱們走吧！」

像一陣暴風雨，來得快，去得也快，一下子走得清光，這下子給這寧靜的周家村，帶來了軒然巨波。

這些人兇神惡煞作了姦淫之事就走了，可忙煞了也急煞了周家村的村正。

村正好不容易將周王氏救醒，正在婉言勸慰時，村外傳來急驟的馬蹄聲。

已成驚弓之鳥的村正和替他幫忙的助手們，齊都臉色一變而面面相覷。

馬蹄聲由疾而緩，却顯然是向村內走來的。

鬢髮斑白的村正，輕嘆了一聲，道：「難道這些瘟神還不肯放過我們？」

馬蹄聲到了門口，忽傳來一個清朗語聲道：「諸位，這兒發生了甚麼事？」

村民循聲望過去，只見一位勁裝佩劍，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年，正一手牽馬，緩步的走到門前。

察言觀色，以及聽他的口氣，這勁裝少年不像是個壞人，至少他不會是周公子那一夥。

因此，村正和村民提着的一顆心，暫時放了下來。

村正苦笑着揮揮手道：「年輕人，請不必多問，快點走吧！」

堂屋中停放着一具年輕少女屍體，一位中年婦人在撫屍無聲的哀泣，一旁的村民個個悲憤莫名，怒形於色，此情此景，試想，教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怎能不過問呢？

只見他劍眉一挑，道：「老丈，如果有甚麼困難，也許小可能聊効棉力。」

村正嘆了一聲，道：「年輕人熱情可感，只是，這案子你無能爲力！」

「老丈，」勁裝少年淡笑着續道：「有道是：人不可貌相，老丈何妨將這案情說出來，等小可眞的無能爲力時，再下評語不遲。」

村正向他深深地盯了一眼，道：「年輕人由何處來的？」

「北京！」

「來此何事？」

「遊歷！」

「你是官家公子？」

「也算是……」

村正忽然臉色一沉，道：「算了，請吧！」

勁裝少年問道：「老丈對官家公子，好像甚有成見！」

村正冷然答道：「你說對了！」

「爲甚麼？」

「因爲，眼前這血案，就是由一位官家公子所造成的！」

「哦！」勁裝少年忽然有所憶地道：「我明白了，這案子一定是周道……」

村正臉色一變，道：「你認識周道？」

「不認識，但小可一入魯境，即聽過他一連串的劣跡惡行，」勁裝少年以非常誠懇的語氣道：「老丈，官家公子不一定全是壞人，你不能一桿子打翻一船人，尤其是我這個也算是官家公子的人，更不一樣！」

村正神色略爲緩和，但沒接腔。

勁裝少年侃侃地接道：「老丈，何妨將案情說出來，也許小可能幫點小忙！」

村正搖首苦笑道：「難！難！難！」

勁裝少年沉聲道：「困難是可以設法克服的，老丈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

「好！那我就告訴你吧！」村正苦笑道：「小哥兒是京城來的貴公子，當知道這兒撫台大人的來歷？」

勁裝少年點頭道：「是的，山東巡撫國泰，是旗人，走的是慶親王的門路！」

村正道：「小哥兒方才說過，一入魯境，即聽到周道的不少罪行，當也聽說過咱們這位撫台大人的

德政？」

他的老伴拉拉他的衣袖道：「老頭，你胡說八道些甚麼？」

村正苦笑道：「不要緊，我老眼未花，看得出來，這位小哥兒不是壞人！」

「好人壞人我不管，我只要你閉着你的嘴！」

「話到一半不說，多彆扭，阿貴的媽，咱們都是入土半截的人了，想想看，這是甚麼世界，要是言多惹禍而死，倒也樂得耳目清靜！」

那勁裝少年忽然輕輕一嘆，道：「苛政猛於虎，眞是之謂歟？」

接着，神色一肅，道：「老人家，我了解你們的心情，我年紀雖輕，對國泰這個人，知道得却多！」

村正「哦」了一聲道：「小哥兒知道一些甚麼？」

勁裝少年道：「他自恃是旗人，又有當權的慶親王撐腰，加上他的狠子野心，貪婪成性，因而他的官威所至，民怨沸騰！」

村正連連點頭道：「對，對！」

勁裝少年接道：「我也知道，貴省縉紳和省籍的京官，也曾聯名告過御狀，但狀子却被與他臭味相投的慶親王壓住，皇上根本不知道。」

「慶親王居然如此無法無天！」

「他得過國泰的好處，自然設法包庇，同時由於他是當政的親王，皇上也很寵他，還有甚麼事不敢作的？」

村正苦笑道：「山高皇帝遠，小哥兒，你有甚麼辦法幫忙我們？」

勁裝少年道：「辦法是想出來的，我先要了解案情！」

當村正將眼前的慘案經過說明之後，勁裝少年禁不住雙眉一揚，切齒怒叱道：「該死的王八蛋！」

村正嘆一聲道：「誰都認爲這王八蛋該死，可是，却是沒有人能治得了他！」

「我能！」勁裝少年抬手拍拍自己的胸口。

「你？」村正顯出不敢相信的神情。

「是的，我！」勁裝少年注目問道：「老人家，據我所知，國泰的夫人不姓周，怎會有一個姓周的內弟呢？」

村正道：「傳說周道是他的三姨太的弟弟！」

「哦！」

「也有人說，周道並不姓周，本來是那三姨太的姘頭，改名周道，佯稱姊弟，不過是爲了掩人耳目，便於日常接近而已。」

勁裝少年笑道：「這也算是國泰這老混蛋的報應了！」

村正的眼神中，忽然現出惶然不安的神色，囁嚅地問道：「公子，你是……」

勁裝少年含笑接道：「老人家別問我是誰，小可既然插手了，就必會使死者瞑目，生者心安就是。」

村正心中以爲勁裝少年是甚麼王孫公子，不但稱呼方面由「年輕人」而「小哥兒」再而爲「公子」，神態方面也較爲拘謹起來。

只見他神色一整，道：「公子的話，老朽自然信得過，只是，咱們也該知道你如何進行？」

勁裝少年道：「當然是按一般打官司的途徑進行，明天，即由苦主向濟南府擊鼓鳴冤！」

村正苦笑道：「那有甚麼用？府尹跟府台一比，可差得遠了！」

勁裝少年道：「有用的，新任濟南知府鐵錚，人如其名，是一位鐵錚錚的漢子，也是兩榜進士出身，爲人剛正不阿，不畏權勢，只要苦主前去告狀，一定會受理的，同時，小可也會暗中幫忙！」

村正苦笑了一下，道：「公子，話是不錯，老朽是鄉下人，不懂得官場中的規矩，不過……」

勁裝少年截口笑問道：「老丈對小可的話，好像還是信不過？」

村正道：「不是信不過，是可以想到的，這裡面困難太多。」

勁裝少年道：「不錯，我也承認有困難，但我擔保，一定行得通！」

在極度悲痛中的周王氏，似乎對勁裝少年產生了興趣而插口說道：「旺伯，我同意這位公子的話，明天決定去府衙鳴冤，只是，咱們這村子裡，可沒有人家會寫狀子的！」

勁裝少年連忙接道：「大嬸，我替你寫！」

周王氏凄然一笑道：「好的，多謝公子！但願公子無災無難，公侯萬代！」

勁裝少年道：「多謝大嬸的祝福，無災無難，固所願也，公侯萬代，可敬謝不敏啦！」

村正訝問道：「公子竟然不想作官？」

勁裝少年道：「這叫人各有志，小可只想提三尺青鋒，剷盡人間的不平！」

村正向他肩頭上長劍深深的盯了一眼，道：「公子尊姓大名，能否見示？」

勁裝少年道：「吳子畏，是恭親王的布衣摯友，也算是他的忘年之交，所以，方才我說，也算是一位官家公子！」

頓住話鋒，含笑接問道：「老丈，夠了嗎？」

「夠了！」村正欣然地道：「老

朽早已料定公子不是一個尋常人物!」

吳子畏含笑道:「其實,我是一個道地的江湖人,與恭親王的結識,也是由於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偶然救了他!」

「啊!」村正注目接道:「聽說恭親王是一位很正派的親王!」

「是的,如果當時遇難的是貪贓枉法的慶親王,我就不會救他了!」

「可惜!可惜!正派的恭親王,却不當權!」

「快啦,我敢保証,半年之內,慶親王必垮台,接替他的必然是恭親王!」

「那麼一來,可是百姓有福了!」村正接問道:「吳公子,你是打算借助恭親王的力量壓制國泰,還是用武力去對付他呢?」

吳子畏笑了笑道:「這兩個辦法都不安全,目前,國泰不在乎恭親王的勢力,同時,他是朝廷封疆大吏,我不會冒大不韙去殺他!」

村正皺眉苦笑道:「那麼,公子用甚麼辦法能使國泰低頭?」

「王法!」吳子畏正容的說道:「在王法之前,不怕他不乖乖就範!」

* * *

第二天,濟南府知府鐵錚,當堂接受了周王氏的狀子,但他的刑事師爺却向他悄聲道:「大人,這個狀子接不得!」

鐵錚冷然問道:「爲何接不得?」

「大人有考慮到此中的困難嗎?」

「本府考慮過了,天子犯法,與民同罪,區區一個撫台內弟,算得了甚麼?」

「大人,學生不能不提醒你,恐怕案子還沒了結,大人的前程已經不保了!」

「讀聖賢書,食君之祿,所司何事?如果爲了保住官位而向惡勢力低頭,任令老百姓含冤負屈,則本府寧願失去官位,甚至丟了老命,也不能讓作奸犯科之徒,逍遙法外!」

鐵錚這一席話,算得上是義正辭嚴,擲地有聲,贏得在堂外觀審的民衆們的衷心讚美,也獲得雜在人叢中旁聽的吳子畏激賞,他低聲自語道:「唔!不錯,是一位難得的好官!」

那位刑事師爺,馬屁拍在馬腿上,一臉的尷尬相,喏喏連聲。

鐵錚向堂下沉聲吩咐:「周王氏聽候傳話,退堂!」

* * *

鐵錚到任還不足三個月,他雖然憑着一腔熱血,接下了周王氏的狀子,但他心知這是個很棘手的案子,只要稍一處理不當,就會如他的刑事師爺所說,不但案辦不了,連烏紗帽也保不住。

因此,他一退堂,立即召集包括捕頭在內的幕僚人員,商量辦案的方法,但那些幕僚人員,一個個支支吾吾,誰也提不出一個有效辦法來。

這情形使得鐵錚深感失望,因而憤然叱道:「都給我退下,本府自己去向撫台大人要人!」

緊接着又沉聲道:「吳彪,立即備馬,隨本府一起去撫衙!」

吳彪就是濟南府的捕頭,是一位年約三十五六的精壯漢子,聞言之後,微微一怔,才恭聲道:「是!」

那位刑事師爺正容的道:「大人,茲事體大,關係非輕,還請大人三思而行!」

鐵錚冷然接道:「再大的關係,本府一肩承擔,請勿再多言!」

師爺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訕訕地偕同他的同僚們魚貫而出,出了簽押房,他却向同事們悄聲說道:「咱們東翁年紀太輕了,這一莽撞行動,後果可眞不堪設想!」

是的,鐵錚的年紀,的確是太輕了,雖已貴爲山東省首府的知府,但他的年紀,却還不過是二十五歲而已。

但也就由於他年紀輕,才有正義感和責任心,才有不畏權勢的幹勁和衝勁,像目前這個案子,如果遇上老奸巨猾的官僚,自然是保官括財爲第一,老百姓的死活,管他娘的!

目送幕僚退出之後,鐵錚禁不住長嘆出聲。

他,背負雙手,在室內來回踱步,又一陣後,坐到書案上,攤開文房四寶,準備寫點甚麼。

就在此時,捕頭吳彪悄然進來,在他耳邊低聲說道:「大人,屬下有一個遠房侄子,剛由京城前來!」

鐵錚似乎心不在焉地「唔」了聲:「馬匹準備好了?」

「是的!已準備好了,」吳彪神秘地一笑道:「大人,屬下這個侄子,有一身靈敏而高明的武功,在目前這個案子裡,正好派上用場!」

鐵錚已開始振筆疾書,一面說道:「這種事,不必向我請示,你自己替他安排一個工作就是了!」

是呀!這種雞毛蒜皮事兒,作爲首府捕頭的人,自可便宜行事,何必煩擾府台大人哩!

吳彪含笑接道:「大人誤會了,屬下這個侄子,不是前來謀職的!」

「那……你的意思是……」他仍在振筆疾書着。

「他想見見你!」

「見我?爲甚麼?」

「自然是爲了很重要的事!」

「我現在沒工夫,等我由撫衙回來再說!」

「大人,你必須在赴撫衙之前見他一見才行!」

這時,鐵錚已寫完了最後一行字,將毛筆一擱,扭頭問道:「吳彪,究竟是怎麼回事?」

吳彪却失聲驚呼道:「大人,你……你……這是幹甚麼?」

原來吳彪雖然站在書桌旁邊,但鐵錚究竟在寫甚麼,他却不曾偷看一下,這是作爲一個手下應守的本份。

等鐵錚寫完之後,他的目光偶然一瞥,却看到最後那龍飛鳳舞「絕筆」二字。

「絕筆」,自然表示一封遺書。

一個好端端的人,爲甚麼要寫遺書呢?也難怪吳彪爲之失聲驚呼!

鐵錚從容地將信箋摺好,淡淡一笑道:「吳彪,你當在小說中看到過古時將官在遇上重要的戰爭時,有抬着棺材上陣的,以示必死的決心!」

吳彪點點頭道:「是的,屬下曾聽說過!」

「你也知道,咱們這位撫台大人的爲人!」

「是的!」

「今天我們的任務非常危險,尤其是我個人,很可能進入撫衙之後,會出不來,所以,我必須事先作最壞的打算,替老母弱妻略作安排!」

吳彪禁不住無比的激動,道:「大人,你爲國盡忠,用心之苦,實在太難得了!」

「我只是盡我應盡的本份,」鐵錚喟然一嘆道:「可惜我職位太低,力量太單薄了!」

吳彪正容接道:「大人,人有善擧,天必從之,這個案子,一定可以順利解決。」

鐵錚苦笑道:「但願如此!」

「大人,你猜,屬下這個來自京城的侄子,是甚麼身份?」

「你不說明,我怎麼知道?」

吳彪跨前一步,俯身低聲說道:「他就是半年之前,獨力殺死行刺恭親王的八個刺客的吳子畏,現在是恭親王的忘年之交!」

不等他說完,鐵錚已驚喜得一下子跳了起來,笑道:「你幹嘛要先賣起關子來?」

吳彪得意地笑道:「屬下本意,是想給大人一個意外的驚喜!」

「這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這是大人精誠感召,上天特派福星相助!」

「他人在那裡?」

「在花廳中,屬下這就去叫他來!」

「不!禮當本府前去才是!」說着,已顯得無比興奮地,搶先向外面走去了。

* * *

獨坐在花廳中品茗的吳子畏,一見知府大人走來,連忙起身,含笑長揖道:「鐵大人,小可冒昧造訪,尚請大人多多包涵!」

「不敢當!」鐵錚連忙上前拉住他的手,笑道:「下官不知吳公子俠駕光臨,未曾遠迎,尚請當面恕過。」

「鐵大人,叫我一聲老弟就行!」

「恭敬不如從命,老弟,只是愚兄可高攀了,因爲,你跟恭親王也是兄弟論交呀,哈哈哈!」

是的,照鐵錚這麼說法,他的確是高攀了!

不但鐵錚高攀了,連吳彪也叔以侄貴而在府台大人前有了座位!

一陣歡笑之後,即轉正題,但三人的語音也跟着降低了。

三個人秘密說了足有半個時辰,吳子畏才偕同吳彪告辭而去。

* * *

周王氏控告周公子,濟南府尹鐵錚毅然受理的消息,不脛而走,不到一個時辰,全濟南城都爲之沸騰起來,販夫走卒,奔走相告,譽之爲「鐵面太守」,連深居撫衙內宅的國泰三姨太周媚娘也聽到了傳言。

周媚娘出身平民里巷,姿色僅有幾分,但却有十二分的媚勁,也由於她工於內媚,國泰才對其寵愛有加。

以周媚娘目前這寵愛有加的地位,這消息自然不致於對她構成威脅,却也不由她不微感不安。

因此,她聽到了消息之後,立即着侍婢將她的「弟弟」周道召來,一見面就沉着臉叱道:「你做的好事!」

周道却滿不在乎地漫聲應道:「妳指的是周巧兒的事嗎?」

周媚娘冷哼一聲:「多虧你還想得起來!」

周道笑了笑道:「這也不能怪我……」

周媚娘截口怒聲道:「你自己惹的禍,不怪你,難道怪我?」

「是的,應該怪你!」

「怪我?」她眼睜得大大的,滿臉訝異神色。

「妳想想看,自從妳進入撫衙之後,一個月中,咱們都難得親近一次,我怎能不向外發展?」

「噤聲!你瘋了嗎?」

「這兒的侍婢,都是妳的心腹,怕甚麼?」

說着,他偎近她的身邊,涎臉

向她的香唇上親去。

但周媚娘避開了，並沉臉說道：「現在，我提不起興趣，也想多活幾天！」

周道聳聳肩，自我解嘲一笑：「沒興趣就算啦！」

周媚娘幽幽地一嘆，道：「你這沒良心的東西，你自己說，我到這兒來，爲的是甚麼？」

「自然爲了我們的將來！」

「虧你還沒有忘記！」

「這等事，怎能忘記！」

「但你却等於破壞我們的計劃，天天惹事生非，如今惹上了鐵錚這書呆子，我看你如何善後！」

「放心，鐵錚不過是沽名釣譽，故作姿態而已，妳道他敢不敢向撫衙要人？」

周媚娘輕嘆了一聲道：「以鐵錚那個牛脾氣來說，那可難說了！」

周道仍滿不在乎地笑道：「即使鐵錚敢來要人，我有這一位姊姊在，還怕甚麼？」

周媚娘道：「你這次的亂子惹得太大了，恐怕我也沒法週全！」

周道臉色一沉，道：「媚娘，我要提醒你一聲，咱們是一根繩子拴着的兩隻蚱蜢，如果我吃上了人命官司，妳也休想獨善其身！」

不等她接腔，又沉聲說道：「再說，妳也該明白在必要時……我會採取甚麼行動？」

周媚娘連忙接口道：「你可千萬不能胡來，至於目前這個案子，我儘量設法銷案就是！」

周道勝利地一笑道：「還有，我要你在半年之內，離開這兒！」

「好！」周媚娘點點頭道：「再有半年的工夫，咱們的目標也可以達到了！」

外面迴廊傳來侍女的語聲道：「老爺，舅少在裡面！」

侍女的語音很高，顯然是有意藉此向周媚娘報訊。

只聽一個威嚴的語音沉聲道：「我知道！」

室內的周媚娘連忙悄聲道：「還不跪下！」

周道倒很聽話，立即應聲跪在一旁，低垂着頭。

周媚娘更是滿臉憂容，泫然欲泣。

這一對兒，如果是當戲子，準會很叫座！

他們剛剛擺好了姿勢，門外靴聲「格格」，一位鬚髮斑白，紅光滿面，年紀半百的老人，已出現門口。

此人就是走慶親王路綫的巡撫國泰，此刻，他還是一身官服，顯然是才由簽押房回來的。

周媚娘迎着他跪了下去，咽聲道：「老爺，請救救他，我們周家只有這一根幼苗！」

國泰沉着臉，哼了一聲，道：「這小子太不長進了，我不管！」

周媚娘膝行而前，抱住他的腿，哭道：「老爺，你不救他，我也不想活啦！」

國泰沉吟了少頃，才將她拉了起來，坐在自己的大腿上，並在她梨花帶雨的臉上親了一下，道：「小寶貝，千萬別哭，妳一哭，我就沒了主意！」

「可是，你一定要救救他！」

「當然啦，貴爲一省巡撫，如果連自己的小舅子都救不了，那成甚麼話？」

一見自己的表演收了效，周媚娘笑了，道：「你……打算如何救他？」

國泰一面在她的嬌軀上下其手，一面笑道：「方才，我和總文案商量過，現已派人去和鐵錚當面談判，總而言之，一句話，我擔保這小子沒事就是！」

周媚娘高興得在他的胖臉上「嘖」地一聲，親了一下，媚笑道：「你眞好！」

「不是我好，是妳太迷人，」國泰的目光移往仍然跪在地上的周道，沉聲說道：「周道，你聽着，這次的千斤重擔，我替你挑下來了！」

周道連忙接口道：「多謝姊夫！」

「不用謝，只是以後……」

「以後我再也不敢胡來了！」

「不！玩玩是可以，可不許鬧出人命來！」

「是！」

「還有，不許太自私，有特別好的貨式，也讓姊夫嚐嚐新的！」

「得令！」周道高興得一下子跳了起來！

周媚娘忍不住白了國泰一眼，嬌嗔地道：「你……這是甚麼話？」

「下官說的是藍青官話，」國泰含笑接道：「小寶貝，別吃乾醋，我不過是說着玩罷了，有了妳，我覺得天下女人都味同……味同……」

「味同」了半天，却是接不下去，只好向一旁的周道求援：「嗨，小子，這話是怎麼說的？」

周道心中暗笑道：「肚子裡擠不出一滴墨水，却偏要掉文！」

但口中却笑道：「姊夫的意思是味同嚼蠟？」

「對！對！」國泰連連點着頭：「正是味同嚼蠟，味同嚼蠟！」

接着，又向周媚娘邪笑道：「小寶貝，妳想想看，我對別的女人還有胃口嗎？」

周媚娘櫻唇一噘道：「你對別的女人有沒有胃口，是你自己的事，我才不吃這乾醋呢！」

「妳不吃醋更好！」

門外傳來語聲道：「老爺，總文案派人稟報，鐵知府已傳到！」

國泰語氣一轉，道：「知道了！」

是的，不但鐵知府鐵錚已傳到，吳子畏也進了撫衙。

吳子畏是以鐵錚的隨員的身份進入撫衙的，當鐵錚被總文案賈珍延入花廳後，他這位隨員却被隔離在另一間房間之中。

但以吳子畏的靈敏聽覺而言，雖然隔了兩個房間，但對鐵錚與總文案的談話，却聽得一淸二楚。

總文案賈珍和鐵錚的談話，都是一些不着邊際的應酬話，一直等到國泰到達之後，才話入正題。

今天的國泰，一反常態，一點方面大員的架子也沒有，對他手下的這位小小知府，滿臉笑容，一口一聲「老弟台」，極盡攏絡之能事。

而且，他也計劃好了自認爲很妥當的解決這個命案的辦法，那就是在死囚之中，提出一個替死的人來替周道頂罪！

當然，這個歪主意，是總文案賈珍想出來的，而國泰也另有一套說詞，他手拈長鬚，含笑說道：「老弟台，這兒沒有外人，有甚麼話可以敞開來講，你幫我這次忙，我也會有適當的表示！」

鐵錚忙接道：「大人言重了，但茲事體大，卑職有卑職的立場，也有其礙難之處！」

在一旁的賈珍接口道：「鐵老弟，我爲你借措代籌，不會有甚麼困難，因爲，兇手有人頂罪，你的責任可以卸去，苦主不會知情的，而撫台大人却可藉這個案子，保舉老弟陞任四品正堂，你也知道，撫台大人與現掌軍機的慶親王交稱莫逆，所以，撫台大人的保舉，絕對可以馬到功成，老弟台，這是利人利己的事，一般人夢寐以求都求不到，你可千萬勿坐失良機了。」

鐵錚在心中冷笑着：「是的，利人而又利己，就是不利於小百姓！」

但表面上，他却不能不使點手段，以安其心，而避免不必要的變化，因此，他神色一肅道：「兩位大人如此栽培卑職，如果卑職拒不接受，那就眞的成了不識抬舉的渾蛋啦！」

「好說！好說！」國泰含笑問道：「老弟台算是已經答應了？」

鐵錚漫聲應道：「大人，目前還談不上。」

國泰臉色一變之間，鐵錚又徐徐地接道：「不過，卑職可以考慮。」

「要考慮多久？」

「最多三天。」

「怎麼要這麼久？」

「大人，卑職方才已說過，茲事體大，所以，不得不特別愼重一點！」

「好！三天就三天吧！」國泰苦笑一下道：「老弟台，我要提醒你一聲，我的脾氣和作風，你該不致於不知道吧！」

「是的！卑職大致知道！」

「那好了，咱們先小人，後君子，不好聽的話，擺在前頭，你如果誠心誠意跟我合作，我答應你的好處，一定辦到，你要是欺騙了我，那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希望你善加抉擇！」

鐵錚正容的道：「大人請放心，卑職會善加抉擇的。」

「好！」國泰端起茶杯道：「賈夫子，代本堂送客。」

賈珍與鐵錚併肩而行，吳子畏默默地跟在他們後面。

賈珍乾笑了一聲，道：「鐵老弟，你該看得出來，撫台大人已有點不愉快。」

鐵錚點點頭道：「是的，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據我所知，對這個案子，你可以一點也不用爲難，又何必多加考慮呢？」

「也許我很快就會決定的。」

賈珍意味深長的一嘆道：「老弟台年紀輕輕，已經是四品正堂在望，今後，只要作人處事，略爲圓滑一點，將來前途無可限量！」

鐵錚含笑說道：「多謝夫子指點，也但願不負夫子的期望。」

這時，已走到大廳前的台階上，鐵錚停下來，話鋒一轉道：「夫子請留步，卑職就此告辭了！」

* * *

轉眼兩天過去，由於周巧兒的案子一直沒有動靜，民間已有各種捕風捉影的傳說，但歸根究底一句話，這個案子，可能是濟南府受了國泰的壓力而不了了之。

這情形，對鐵錚的聲譽當然有影响，而更不幸的是，在這兩天中，又出了兩件採花大盜的案子，雖然沒傷害人命，但對身爲地方官的鐵錚而言，可夠他煩的了。

晚餐席上，鐵錚目注吳子畏苦笑道：「兄弟，愚兄跟國泰所訂的三天之約，已只剩下一天啦！」

吳子畏漫應道：「我知道，待會，那位總文案一定還會來催問。」

「是啊！待會兒叫愚兄如何回答他？」

「大哥可回他十個字：『明天日落前，以事實答覆。』」

「可是……可是兇手還在撫衙中。」

「我保證，明晨天亮之前，一定將兇手抓到。」

「兄弟你說的話，愚兄自然信

得過，」鐵錚苦笑着接道：「只是，為甚麼一定要等到明晨？」

吳子畏截口神秘一笑道：「也許我今天晚上，就可交差。」

鐵錚苦笑問道：「兄弟葫蘆裡究竟賣的是甚麼藥，能否透露一點玄機？」

「也好，」吳子畏沉思着接道：「首先，我敎你放心，這兩天所發生的採花案子，我會一併解決。」

「併案解決？」

「是的！」

「你……你認為也是周道幹的？」

「錯不了！」

「可是，這個採花大盜是幪面大盜，而以往周道犯案，却是明目張膽的！」

「現在情況不同，據我判斷，他是故意以幪面大盜的姿態作案，以沖淡周巧兒那個案子的嚴重性！」

鐵錚注目徐徐地說道：「我想，兄弟你必然有事實根據。」

「是的，」吳子畏笑了一笑道：「不瞞大哥，昨宵他作案後，幾乎當場被我逮住。」

「啊……怎麼沒逮住他？」

「當時，我是捕快的裝束，當我發覺他的武功很高之後，為了証實我心中的疑惑，乃臨時故作失手，讓他逃去，但我却暗中跟踪，結果，你猜他逃往那兒？」

「是逃入撫衙？」

「是的，但他故意兜了一個大圈子，自以為沒有人跟踪之後，才進入了撫衙。」

鐵錚喟然長嘆道：「巡撫衙門，居然成了罪犯的庇護所，荒唐！荒唐！簡直是荒天下之大唐！」

吳子畏道：「其實，以國泰的作為而言，他比坐地分贓的强盜頭兒更可殺！」

鐵錚忽有所憶，道：「對了，聽說，慶親王已不如已往的寵信了。」

「是的，我判斷他半年之內必垮台！」

「如果慶親王垮台，則國泰的官位也必然難保。」

吳子畏笑道：「豈僅是官位難保，他那顆頭顱也可能難保了！」

「有這麼嚴重？」

「可不是，京中的御史大夫，每一位都握有他十條以上的死罪罪證，只等慶親王一垮台，可有熱鬧瞧啦！」

「但願他早點遭到報應！」鐵錚苦笑着道：「兄弟，咱們的話扯遠哩！」

吳子畏微笑道：「不要緊，再把它拉回來好了！」

「好的，」鐵錚注目接問道：「方才你說，臨時故意放走了周道，只為了證實你心中的疑念？」

「是啊！」

「那是甚麼疑念？」

「大哥，」吳子畏又將話題扯開了。「一年以前，在北京城鬧得滿城風雨的那個採花大盜的故事，你應該聽說過吧！」

「當然聽說過，據說，當時連九門提督與步兵統領都驚動了，可是，結果却仍然讓他逃脫，迄今仍未歸案。」

一頓，又問：「這是說，他的武功輕功都很高，沒人能趕得上，即使趕上了也制服不了他？」

「不錯！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昨宵，當我發現那廝的武功和輕功都非常高明之後，直覺的覺得，周道也就是在京城中作案的那個採花大盜，追踪結果，我已有九成把握證明我的猜想不錯，所以，我放棄了逮捕，先徵求大哥意見之後，再採取行動。」

鐵錚皺眉問道：「兄弟你的意思，是為了……」

吳子畏道：「大哥，如果明天在審問周道時，證實他就是大鬧京城的採花大盜，將他押送北京，可眞是錦上添花的奇功一件！」

一頓話鋒，又立即接道：「所以，我先將這個消息告訴你，讓你心頭上有個準備。」

鐵錚沉思着道：「明天我問案時，會問問他，但筆錄中却不記錄。」

吳子畏道：「為甚麼？」

「兄弟，你年紀太輕，有些人情世故，還不大了解！」

「是的，請大哥指教！」

「首先，我要說明，一年以前，鬧得京城中滿城風雨的採花大盜案子，既然沒結果，為甚麼也沒有人追問呢？」

「這個……」

「理由很簡單，受害的都是名門千金，時過一年有餘，受害者都可能已嫁了人，誰還去追究這個案子，如果再追究，豈非跟自己過不去？」

吳子畏恍然大悟，連連點頭苦笑道：「對！對！大哥深謀遠慮，比較起來，小弟實在太幼稚了。」

「自己兄弟，別說這些見外話，」鐵錚誠懇地道：「其實，我樣樣不如你，只不過比你痴長了幾歲，多一些人情世故而已。」

「夠了，大哥，」吳子畏苦笑道：「現在，咱們談正經的。」

「請說。」

「請立即派人通知周王氏，叫她明晨前來聽審，並連夜放出空氣，讓旁聽的民衆越多越好！」

「好！我立即派人去辦。」

「還有，審案時間，必須定在明天清晨。」

「為甚麼要那麼早？」

「為了要給國泰來一個措手不及！」

「對！對！」鐵錚苦笑道：「兄弟，我這個知府如果由你來幹，一定比我更出色了！」

吳子畏展顏微笑道：「可惜寒舍祖墳風水不好，出不了作官的材料。」

門外有人恭聲說道：「大人，撫衙總文案賈大人在花廳候見。」

鐵錚沉聲道：「我馬上就去。」

吳子畏向他打了個眼色道：「記住我的話，我走啦！」

* * *

二更才過，撫衙後院中突地有一道人影掠過，有如一縷輕烟似地，向東南方面疾射而去。

緊接着，與撫衙緊鄰的一幢樓房上，也飛起一道人影，緊躡着先前那道人影之後，悄然追踪。

先前那道人影在大明湖旁一幢巨宅中一閃而逝。

少頃，這位不速之客出現在巨宅後花園中一幢精舍的樓上，悄然站在一個正透射着燈光的窗口，在窗口餘光的映照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就是巡撫大人的「小舅子」周道。

由於窗戶正敞開着，室內的一切，可以一覽無遺。

那是一間陳設很華麗的寢室，一位年方及笄的美麗少女，正坐在梳粧台前，臨鏡理粧，一個垂髫的小丫鬟以朱漆托盤托着一對用描金細瓷盛着的銀耳環，緩步走向梳粧台前。

周道也就在這個檔口出現窗口，而且，他臉上已幪上了一塊黑布，只露出一雙慾焰熊熊的眼睛。

小丫鬟首先發現周道，尖呼一聲，手中的托盤和一對銀耳環，也「噹」的一聲，跌落在地上。

也幾乎在此同時，周道已輕靈地穿窗而入，邪笑探手向那位美艷少女的香腮上輕輕的捏了一把。

那美艷的少女始則一楞，繼則掩面驚呼：「救命啊！」

就在「救命」聲中，「嘶嘶」連响，少女身上的綢緞衣衫被撕落了，成了一個只圍着粉紅肚兜和內褲的半裸美人，那羊脂白玉般的膚色，與豐滿的酥胸，使得周道嚥一口口水，並沉聲喝道：「乖一點，否則，我會殺了你！」

那美艷少女整個嬌軀軟癱着倒了下去。

不是「乖」，而是被嚇昏了，一旁的小丫鬟也震驚得呆若木鷄。

周道順手托住那少女的嬌軀，在她那紅菱似的小嘴上貪婪地吻了一下，邪笑着走向那鋪着錦綉被褥的雕花木床上。

就在這緊要關頭，窗口傳來一聲清叱：「周道，放開她！」

周道表現得非常沉着，他仍然托着那少女的嬌軀，頭也不回地，笑道：「朋友，這不是大煞風景嗎？」

卓立窗口的吳子畏，沉聲說道：「我再說一遍，放開她！」

那呆若木雞的小丫頭，已清醒了過來，驚呼一聲，奪門而出。

周道將手中的少女向床上一拋，忽地轉過身來，冷笑道：「人是放開了，但我要告訴你，可不是為了怕你，而是為了便於咱們放手一搏也！」

「有種！」吳子畏一面飛身下樓，一面接道：「下來吧！」

「不勞吩咐！」話聲中，周道也跟踪而下。

這時，整幢巨宅都起了騷動，嘈雜的聲音與燈籠火把，都向後園中洶湧而來。

吳子畏揚聲喝道：「請本宅的主人聽着，我是濟南府辦案的人員，强盜已被截住，府上並未受到損失，為免誤傷，請府上人員退回室內，緊閉門窗。」

周道接口冷笑道：「眞是顧慮週到，吳子畏，你幾時在濟南府兼了差？」

吳子畏一楞道：「你認識我？」

周道抿嘴一哂道：「我周某人是幹甚麼？名滿北京的恭親王兄弟，一品公子吳子畏，即使不曾見過，也該有所耳聞。」

「高明，高明，」吳子畏苦笑了一下，道：「看來，我的猜想沒有錯了。」

「你有甚麼猜想？」

「我猜想你是在一年前，在北京城中，犯案纍纍的那個採花大盜！」

「何必多此一說，你此行不就是為了我而來嗎？」

「不錯，你的消息倒很靈通。」

周道又是冷笑道：「不但消息靈通，藝業更是高人一籌，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我都要來就來，要走就走，這可不是吹牛的！」

吳子畏也冷笑道：「今宵，可就不同了！」

周道接口道：「是的，今宵不同了，過去，你在北京城出盡了風頭，今宵，這李宅的後院中，就是你埋骨的地方。」

緊接着，合掌三擊，但見人影飛閃，「砰砰」連响，四週已出現了十二個青色勁裝，手持青銅長劍，年紀都在二至三十之間的年輕壯漢，以合圍之勢，將吳子畏圍在當中。

吳子畏藝高人膽大，對目前這種陣仗，他了無懼意，但却不由不暗中感到困惑，而注目問道：「周道，你事前知道我會來？」

「不錯，」周道淡然一笑道：「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我這幾天連宵作案，爲的就是要引你出來！」

「這是說，自我離開北京城起，一直到這兒爲止，都沒有脫離你的監視嗎？」

「當然。」

「北京城中有留下你的耳目？」

「也許你不相信，步兵統領與九門提督衙門，都有我的綫眼。」

「我非常相信，而且，我也相信你還漏下一條更重要的綫眼沒說出來！」

「是的，現在告訴你也沒關係，因爲，你已經是將死的人。」

吳子畏接口說道：「你不說我也知道，那是恭親王官邸，因爲只有官邸的人，才知道我的行踪和此行任務，而且，那必然是一個職位很高的人。」

「是的，要不要我告訴你？」

「不必，我自己會查。」

「哼！你還想活着離開這兒嗎？」

「待會兒，自有事實證明。」

遠遠的，有急驟的馬蹄聲疾馳而來。

那批勁裝漢子之一，沉聲說道：「老大，可能是濟南府的捕快趕來了！」

周道冷笑道：「那些飯桶，不堪一擊！」

吳子畏劍眉一揚道：「放心，我決不動用濟南府一兵一卒。」

就在這片刻之間，那急驟的馬蹄聲已止於圍墻外，以捕頭吳彪爲首的十餘名捕快，已紛紛越墻而入。

目前這陣仗，自然使得吳彪暗暗大吃一驚。

但吳子畏不等他開口，已沉聲叱喝道：「八叔，這兒不須幫忙，請叫兄弟們集中一處。」

吳彪點點頭道：「好的。」

吳子畏目注周道問道：「周道，你們這十三個人，是不是新近崛起的江湖十三太保？」

周道冷冷一笑道：「你的反應很不錯。」

「你就是十三太保的龍頭大哥？」

「對了！」

「十三太保出道不久，我自信沒跟你們打過交道，更談不上恩怨，你們爲何要如此處心積慮的抬舉我？」

「你跟咱們十三太保雖然沒打過交道，但你跟黑道中人結怨太深，咱們十三太保身爲黑道中人的一份子，已接受同道推舉，剷除你這個黑道公敵！」

「哦！」吳子畏意味深長地接道：「我想，這還未必是眞正的原因。」

周道一怔道：「你以爲……」

吳子畏冷冷的道：「難道你不是受了慶親王的包庇和指使嗎？」

周道臉色一變道：「你夠聰明，可惜你活不過片刻了！」

一頓話鋒，舉手一揮，沉聲喝道：「弟兄們，一起上，殺了這小子！」

一陣暴喏，外圍的十二個勁裝漢子，一齊揮劍進擊。

十三太保是燕趙地區一夥新興的邪惡，他們年輕力壯，武功高强，加上心狠手辣，崛起不夠半年，搶殺姦淫的案件却是層出不窮。

吳子畏雖然也聽過十三太保的名稱，也有心爲江湖除害，却受恭親王之託，暗中追躡周道而無法分身，却沒想到周道就是十三太保的龍頭大阿哥，並早已集中在這兒等他。

這，對吳子畏而言，算得上是天從人願，以他那嫉惡如仇的本性，自然是出手不留情，恨不得一下子將對方十三個殺個清光。

因此，當對方十二支長劍一齊向他進擊時，他揮劍一式「夜戰八方」，並朗聲大笑道：「周道，你也上呀！」

在一陣金鐵交鳴震耳聲中，夾雜着兩聲慘號，那十二個勁裝漢子中的一個，右臂齊肘而斷，另一個却被削斷了左腿。

在以寡敵衆的情況下，一招重創兩個强敵，這一份身手實在是高明驚人！

但事實上，這一招硬碰的結果，雙方的當事人却似乎感意外地發出一聲驚叫：「咦！」

很顯然，他們雙方這一聲「咦！」是表示低估了對方的實力。

那受到重創的兩人，在斷臂缺腿的情況下，不但不曾後退，反而一聲怒吼，不顧一切的，縱身向吳子畏飛撲而來，配合着另外十個人的凌厲攻勢，那氣勢，格外令人怵目驚心。

又在一陣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傳出了一陣凄厲慘號，也傳出了吳子畏的朗笑道：「周道，十三太保已報銷兩個，你這個作龍頭大哥的，還不趕快上來！」

原來那兩個身受重創的漢子，已在第二招硬拚中身首異處，但由於第一招的經驗，那剩下的十人已收拾了輕敵之心，因而在第二招，吳子畏雖然只殺了那兩個身負重創的人，却無特別的收穫，而且，感到對方攻勢的壓力，比第一招時，至少加强了一倍。

因此，儘管吳子畏說話很狂，但他也暗中提高了警惕。

在冲霄劍氣與連續不斷的金鐵交鳴聲中，只聽得周道連聲冷笑道：「姓吳的，你別急，到我該出手

的時候，我自然會出手。」

戰況暫時難分高下的膠着，而周道這幾句話也使吳子畏更加提高了警覺。

因爲情況很明顯，周道不乘目前打成平手之際，立即參與以爭取勝利，只有兩個可能，第一是等候厲害的幫手，其次是冷眼旁觀吳子畏的劍路，同時也藉機消耗吳子畏的實力，然後在適當的時機伺機出手，一擊成功。

上述兩種忖測，他立即改變了戰術，一聲龍吟淸嘯中，一道長虹騰拔三丈有餘，環空一繞，像銀鍊橫空，也像是游龍飛天一般，俯衝而下。

一旁的周道一看之下，疾聲驚呼：「弟兄們散開！」

驚呼聲中，他自己也揮劍刺了上去。

周道的反應，不能不算是不快速，但事實上，却仍嫌略爲晚。

只聽得一連串慘呼聲中，十個勁裝漢子已倒下了三雙。

剩下的四個，神魂俱失地駭然後退，而周道也適時地揮劍飛身迎了上來。

但嫉惡如仇的吳子畏，已存心對這一批萬惡不赦的奸徒斬草除根，因而他揮劍繞空的身形，猛然一個折轉，避過周道的截擊，以疾風掃落葉之勢，追殺那四個剩下來的勁裝漢子。

當最後一個勁裝漢子倒下來之時，周道也再度躍落他的身前，鐵青着臉，沉聲問道：「姓吳的，你是天山門下？」

臉色微顯蒼白的吳子畏，傲然點頭道：「不錯！」

周道冷笑道：「我看得出來，你的馭劍術還談不上入門，方才勉强施展，消耗眞力太多了，你已成了强弩之末……」

吳子畏冷笑道：「我自信對付你，還是綽綽有餘。」

「但我不想乘人之危。」

「你打算這麼就走了？」

「是的，今宵的血債，兩個月之內，我一定連本帶利，加倍索還！」

話沒說完，人已長身而起。

「留下命來！」

人影一閃，寒光閃處，「砰」地一聲，兩人同時被震落地上。

吳子畏抿唇一哂道：「周道，你那十二個兄弟，都在等你，你怎能這麼撒手一走呢？」

周道冷哼一聲道：「吳子畏，由這一招硬拚中，可以證明我不是怕你，而是不想乘人之危！」

吳子畏不屑地笑道：「別向自己的臉上貼金了，周道，你認命吧！」

那「吧」字尾音未落，吳子畏已「呼、呼、呼」地一連攻出三劍。

周道也立即還以顏色，三劍反攻，居然將吳子畏迫退三步，冷冷笑道：「姓吳的，這又一次證明，我周某人不是怕你！」

但他的話還未說完，却又被吳子畏迫回原地，吳子畏並朗聲說道：「周道，這又證明些甚麼呢？」

周道朗聲道：「證明你是狗娘養的狗雜種！」

這兩人，口中固然是唇槍舌劍地鬥個不休，手中長劍更是精招迭出招招向對方的要害攻去。

由於周道的武功高出那業已伏誅的十二個勁裝漢子甚多，同時，吳子畏却由於施展馭劍術，消耗了不少眞力，因而他們兩人儘管殺得火爆激烈，但一時之間，却是難分高下。

在一旁的吳彪沉聲道：「子畏！我助你一臂之力！」

吳子畏笑笑道：「不必，八叔，我一定讓他死得心服口服！」

周道又冷笑了一聲道：「別說夢話了！打！」

隨着「打」聲，他的右手一揚，那寒氣森森的綿密劍幕中，爆出一聲輕響，一股黃色烟霧也隨之射放開來，只聽周道朗聲笑道：「周某少陪了！」

一道人影，騰射三丈有餘，在夜空中衝出一道半弧，向圍墻外疾射而去。

很顯然，周道眼看大勢已去，不敢戀戰，而不得不出此毒性烟霧阻敵，藉以脫身。

但他又低估了吳子畏的成就，事實上，吳子畏已在那毒烟霧擴散到他身邊之際，也已騰身而起，跟踪追趕，而且他那凌空疾射的身形，高出對方三尺以上。

周道人影以迅電奔雷之勢，向圍墻之外射出。

周道眼看處境危殆，臨危反噬，手中長劍當甩手箭，脫手向後面的吳子畏的前胸射來。

「噹」地一聲，長劍被吳子畏撥落，吳子畏得理不饒人，右手凌空一指，以居高臨下之勢，點中了周道背後的「靈台」穴道。

周道像洩了氣的皮球，他的身軀垂直下瀉，頭在外，脚朝裡，橫擱在圍墻上。

吳子畏飄落墻頭，一把將周道提起，順手點破他的「氣海」穴，廢掉了他的武功，向墻內一扔道：「滾下！」

吳彪迎着飄落的吳子畏，無限關切地問：「子畏，你該好好地休息一下！」

原來吳子畏由於低估了對方的實力，幾乎陰溝裡翻船，目前，强犯已誅伏，但他自已也消耗了不少眞力，以致臉色一片灰白，無可否

認，這是他自出道而來，最最艱苦的一戰。

但這位倔強的少年俠士，對八叔的好意，却予以婉拒。

只見他苦笑搖搖頭道：「不必，八叔，時間已不早，我們必須盡快將人犯押返府衙，這兒也得留下幹員辦理善後。」

吳彪連連點頭道：「這個，我會派人妥善處理。」

吳子畏接口道：「那麼，我帶周道先走了！」

「好的！」

周道却冷冷一笑道：「姓吳的，除非你立即殺了我，否則，你會後悔莫及。」

吳子畏淡然一笑道：「別枉費心機，我不會殺你，我要你在衆目睽睽之下，接受國法的制裁。」

* * *

翌日，天剛破曉，濟南府的府衙前，已聚集着數以百計前來看大審周公子的人們，而且後來的仍然絡繹不絕。

今天，濟南府一反常態，將審案的公案，移到府衙的廣場中心，以便民衆們能在四週觀審。

旭日初昇，濟南府的三班衙役，已在公案兩旁肅候，兵士們在公案四週佈崗，以維持秩序。

原告苦主周王氏，她在村民陪同下，肅立一旁，靜候傳訊。

前來看熱鬧的民衆，已越聚越多，至少已有千人以上。

旁觀的民衆雖多，但却井然有序，甚至連談話也是悄然地進行。

「升堂……」

兵役們循例喊起堂威來，本來還有悄語在進行中的現場，一下變得鴉雀無聲。

一陣清晰的「格格」靴聲，由大廳中傳出，全副官服的知府鐵錚大人，在幕僚們的隨侍之下，踱步走下台階，由四週圍觀的民衆預先讓開的通道中進入了廣場，直行走向公案前肅然就座，幕僚們也分別在兩旁坐下。

緊接着，戴着手銬脚鐐的周道，也在捕頭吳彪親自押解之下走到公案前，吳彪沉叱一聲道：「跪下！」

周道仍然似乎有恃無恐，倔强地冷哼一聲道：「憑他這小子知府也配？」

鐵錚一拍驚堂木，叱喝道：「大膽狂徒，膽敢咆哮公堂，掌嘴！」

「巴哩巴啦」一陣掌嘴聲過處，周道的嘴角沁出了血漬，人也被强迫跪了下來。

鐵錚注目向周道沉叱，問道：「你就是周道？」

吃眼前虧畢竟是劃不來的事，周道的武功已被廢除，在後台又沒法支援的情況之下，不得不「乖」一點，而冷冷的「唔」了一聲。

鐵錚接着問：「三天之前，周家村周王氏的女兒周巧兒是你姦殺的嗎？」

周道冷笑點頭道：「不錯！」

「最近半年以來，濟南府連續發生的百多件搶劫案，和採花案件，也都是你幹的嗎？」

「唔……」

「你，也就是江洋大盜十三太保的首領？」

「是的，」周道冷笑道：「我順便提醒你一點，作爲一個江湖幫會的首領，總有個肝膽相照的朋友，所以，目前這個案子，你必須愼重的處理！」

鐵錚截口的冷笑道：「當着數以千計的黎民百姓面前，本府自會一秉至公，謹愼處理。」

周道冷冷地接道：「否則，你殺死了十三太保之後，你的腦袋也要搬家！」

鐵錚沉喝道：「閉嘴！本府以身許國，只知道秉公守法，替老百姓興利除弊，上報君恩，個人生死，早已置諸度外，現在，本府再問你，一年以前，在北京城中，以幪面大盜姿態，連續作下數十件血案的，是否也是你幹的？」

周道抿唇一哂，道：「你這個小小的知府，管的事可眞不少！」

驚堂木一拍，鐵錚沉喝一聲道：「放肆！」

周道冷笑道：「你該明白，我周某人平常交往的，是些甚麼人，所以，像你這個芝蔴綠豆大的知府，我怎麼也不看在我眼內！」

「掌嘴！」

又一陣掌嘴聲過處，周道獰笑着，口中鮮血四濺，怒吼道：「鐵錚，我警告你，你馬上就會遭到報應！」

鐵錚笑道：「退一萬步說，你也會比本府先死！」

一拍驚堂木，沉聲喝道：「周道，回答本府所問。」

周道冷笑道：「你要我回答甚麼？」

鐵錚接道：「本府問的，是一年以前在北京城的案子。」

周道冷笑道：「債多不愁，告訴你也無所謂，鐵錚，你聽着，一年以前，北京城中那些案子，都是我大爺幹的！」

「唔！這才是有點江湖好漢的氣概，」鐵錚淡淡的一笑之後，才揚聲喝道：「傳周王氏和周家村村正。」

周王氏和村正被帶到案前跪下，周王氏連連磕頭道：「青天大人，請替我女兒伸冤……願大老爺步步高陞，公侯萬代，多福多壽！」

鐵錚以慈和的語聲說道：「周

王氏請放心，兇手既已逮到，本府自會依法嚴懲的！」

「多謝大老爺！」

「周王氏，你仔細想想，跪在你身邊的這個人，是不是三天以前姦殺你女兒的兇手？」

「是的！」

「沒有錯吧？」

「不會的！」周王氏切齒接道：「這賊子即使燒成灰，我也能認出他來的。」

鐵錚目光移在村正身上，接口問：「村正，三天前，周巧兒被姦殺之後，你也在場嗎？」

「是的！」村正連連點着頭：「當時，小的也在場。」

「那麼，你看看這個兇手，有沒有錯？照實說來。」

「回大老爺，沒有錯！」

「好！你們二人退回一旁！」

「謝大老爺！」

接着刑事師爺將寫的筆錄命周道、周王氏、村正三人分別畫押。

然後，鐵錚清嗽了一聲，朗聲宣判：「江洋大盜周道，於最近兩年中，在京城和本府轄區，連續犯下搶劫、姦殺等血案近二百宗，足證罪惡重大，死有餘辜，依本朝懲治盜匪條例，着即當堂杖斃，梟首示衆！」

這一宣判，使得周道臉色大變，圍觀民衆却發出興奮的歡呼。

也就在這羣情激動歡呼聲中，人叢中却飛起了兩把雪亮的柳葉飛刀，迎着初昇的朝陽，耀目生寒的向公案後的鐵錚疾射而來。

這一意外的變化，使得民衆們歡呼轉爲驚叫，現場秩序大亂。

但他們白擔心了，那兩把柳葉刀，被端坐鐵錚身邊的幕僚，輕描淡寫的接了過去。

那兩把飛刀剛被幕僚接住，人叢中勁叱連聲：「狗官，今天你死定了！」

隨着話聲，人叢中飛起五道人影，各自握着寒芒閃閃的刀劍，一齊向鐵錚撲了過來。

只見那接住飛刀的幕僚，冷笑聲中：「鼠輩敢爾！」

隨手一揮，兩把飛刀以比來時更勁疾之勢，分向射出，人也隨之騰射而起。

「哇！哇！」兩聲慘號同時發出，那硬闖公堂的企圖劫殺朝廷命官的五個歹徒中，已有兩個人被飛刀插入胸膛，當場畢命，另外三個也被那幕僚截住。

這片刻之間的變化，實在太快速也太意外了，可說令到現場的民衆無法適應。

也因爲無法適應，所以一時之間，竟然變得鴉雀無聲，一齊張口結舌，呆若木鷄。

至於身處險境的鐵錚，不愧是一位鐵錚錚的漢子，儘管現場中瞬息萬變，危機重重，他却了無懼色地中端坐大殿，動也不動，大有「泰山崩於前面色不變也」的氣概。

那截住三個歹徒的幕僚，勇不可擋，手中長劍有如游龍矯健，儘管那三個歹徒的身手也甚高明，但却不到三個照面，已倒下了兩個，而剩下的一個，也更爲岌岌可危了。

端坐如故的鐵錚沉聲喝道：「子畏，留下一個活口！」

原來這個幕僚，竟然是吳子畏所喬裝的。

只見他一面長劍飛舞，將那歹徒迫得連連後退，一面揚聲答道：「大哥，留下活口，是非更多。」

吳子畏這話，別人不容易聽懂，但鐵錚却是一點就醒，很顯然，這些膽大妄爲的匪徒，不是純粹的江湖人，也由於他們不是純粹江湖人，留下活口，反而更不便處理。

因此，鐵錚忙接道：「好，子畏，你看着辦。」

所謂「看着辦」也就是「當場格殺」的意思。

但僅剩下的這個匪徒，身手却相當高明，儘管他在吳子畏的凌厲攻勢之下，被迫而後退，但一時之間却也殺不了他。

偏偏這時，人叢中飛起了兩條人影，向鐵錚撲了過來。

吳子畏且戰且追，已遠離鐵錚十五六丈之外，要回身搶救已絕對不可能，而他的對手也反守爲攻，拚命將他纏住，使他一時之間無法脫身。

這情形急得他揚聲大叫道：「八叔，護住大人……」

事實上，吳彪早已奮不顧身地揮刀迎了上去。

但比較起來，吳彪的身手可差得太遠了。

那當先撲到的歹徒勁叱一聲：「狗腿子找死！」

「噹」地一聲，吳彪手中的大刀被震得脫手飛去。

寒芒閃處，慘號連連，鮮血狂噴，濺得仍然端坐公案後的鐵錚也幾乎成了一個血人。

公案前伏屍兩具，也就是那乘機偷襲的兩個歹徒的屍體，而自忖必死的吳彪，只是受了一場虛驚，夷然無損地挺立原地，他的身旁立着一個着青色勁裝，手橫長劍的少女。

由於這少女的劍身仍在滴着鮮血，很顯然，殺死兩個歹徒及時救了吳彪和鐵錚性命的，也就是她了。她，約莫是十八、九歲的年紀，論姿色，也最多祇能是八成，但身段長得很美，尤其是那雙大而黑白分明的眼睛，更是特別可人。

（未完·一）

俠踪初現

夜宿廟中得賊踪　奪回賑災保命糧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閒夢遠，中原正逢秋。
千里江山變顏色，荒草齊天盡枯骨，愁在人心頭。

＊　＊　＊

這是闖王李自成血洗河南後的寫照，也許是山河變色觸怒上蒼，中牟縣境的黃河突然改道而發大水，淹沒下游十幾個縣。

這也正應了那句俗說：禍不單行，因為就在第二年夏秋間，蝗虫成災，赤地千里，一羣羣一堆堆遮天蓋地的蝗虫，把田裏的莊稼一掃而空。

田裏空了，但人們的肚皮不能空，於是大批難民奔走他鄉，那時候換兒果腹早已不是鮮事。

一條黃土大道，蜿蜒的向西邊伸去，隱沒在淒厲的秋日落霞中，一場大雨，給行路人帶來不便，不旋踵間彩霞又滿天，令人有着無可奈何的感觸，這時候天也快黑下來了……

蒼天的調侃，人無奈何，跨坐在黑衛上的黑牡丹，抬頭望一望流矢般鑲銀邊的烏雲，露出一個苦笑，心中琢磨，今晚該宿何地呢？

繞過一座山崗，黑牡丹輕身提縱，人已立在驢背上，她手搭涼篷，遮擋住山頭洒下來刺目的晚霞，四下一瞥，不由一喜，雙腿一分，飄然又坐在黑衛背上。

於是她不再繼續沿着大道奔馳下去，一抖絲韁，折入路旁小道馳去，就沿着這條小徑，越過一叢大部都已枯禿的矮林，又轉過一段亂石迷離的荒野，一直繞向那邊起伏的崗陵中，那兒正有一座紅牆綠瓦大房子，半隱在一片巨竹林中。

黑衛蹄聲「得得」有緻的敲彈在碎石小道上，一對特長的驢耳直不楞的豎着，兩個大鼻孔，不時的怒哼一聲，似在發洩牠的驢脾氣。

黑牡丹姓甚麼？

黑牡丹是甚麼來歷？

這些似乎對人們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一身打扮，一件黑披風下面，露出一雙黑皮快靴，黑褲筒塞在快靴中，如果褪去黑披風，短紮上衣也是黑的，甚至背上秀髮的絲巾，也是黑的，就連那塊包的寶劍劍鞘也泛着紫黑色，然而衣着雖黑，但她那露在外面的一張臉蛋却見粉白中微露淡紅，柳葉眉彎如新月，杏仁眼秋波蕩漾，櫻桃小口上面筆直的一個俏鼻子，眞是娥眉曼彩，撩人遐思，即使她那一雙纖纖玉手，也被她的一身黑色裝扮，襯托得更加柔美動人。

小徑自竹林中穿過去，黑牡丹這才發現大房子原來是個大廟。

黑牡丹來到廟門前的一個小場子上，廟門中立刻跑過來四五個灰衣短裝漢子。

「姑娘，妳怎麼一個人也敢在路上走，也不怕被那幫土匪撞上？」

跳下黑衛，黑牡丹淺淺一笑，露出兩個迷人酒窩，道：「可是那赤眉寨的曹大鬍子？」

「可不是嘛，那個姓曹的王八蛋，領了一幫人，正堵住通往南陽府的大道，對過往客商大小通吃，連我們運糧賑災的也下手搶劫。」

黑牡丹這時已把她的黑衛拴在廟門口的石樁上，聞言一怔，暗忖：這曹大鬍子不知是不是自己要找的曹彪？當下道：「沿着許昌一帶，正有許多災民等着救濟，難道你們不會對那曹大鬍子說，這些糧食是救災民的？」

「怎麼沒有，可是姑娘妳猜那王八蛋怎麼說？他說他就是沒飯吃才幹土匪的，所以他就是災民。」

黑牡丹走入廟裏，這才發現一間大廟裏正躺了十幾個身受刀傷的漢子，正有一個身穿藍長衫的老者在忙着指揮幾個漢子替受傷的人包紮。那老者一見進來一個黑衣姑娘，先是一楞，立刻又一手撩起長衫下襬，迎着黑牡丹走來，木然的問道：「姑娘妳是……」

「天快黑了，我是找地方歇脚的。」

老者伸手一讓，道：「那就隨便找個地方歇着，明日一早跟着我們走吧，路上也有個照應。」

所謂照應，當然是他們順便照應黑牡丹，因為她是個女流，在這種荒年裏，一個女流怎敢行走山道。

黑牡丹淺淺一笑，環視一下廟內四週，沿着四週牆邊，正歪歪斜斜的躺了三十多人，每個人身邊放了一把鋼刀，只是十幾個受傷的，全都躺在神案前面的地上，哼哼哎哎的低聲叫着。

「姑娘，妳湊和着塡塡肚子吧。」

老者在神案上的一個布包裏，撕下一塊雜和麪餅，遞給黑牡丹。

黑牡丹沒有接，搖搖頭一笑。

「我帶的，不過我倒想問問，那曹大鬍子是個甚麼樣的人，他手下有多少人馬，還有那赤眉寨在甚麼地方？」

老者一捋山羊鬍子，對黑牡丹看了又看，立刻叫道：「仁豪，你過來！」

一面對黑牡丹笑笑道：「被搶的時候，我被嚇糊塗了，可是我的兩個兒子曾與曹大鬍子交過手，如今小兒仁傑受了傷，唉！」他指着過來的大兒子：「這是我大兒子何仁豪，妳問他就知道了。」

何仁豪看了一眼黑牡丹，心裏直覺得這麼年輕漂亮的姑娘家，却穿了一身黑衣裳，眞是可惜，但不知她是幹甚麼的。

「姑娘，妳要知道甚麼？」

放下行囊，抽出寶劍，黑牡丹笑對老者道：「我不就誤你的事，你去照顧受傷的吧。」

這才對一旁的何仁豪道：「你們這是那裏來的，可是去運糧救災的？」

「我們是北面來的，就是內鄉以北的何家集，我爹何浩然，在何家集被人稱做何大善人，這次聽說南陽府以東餓死了許多人，才開倉裝了一百石糧食，準備送到災區，那想才一到了赤眉寨，早被那曹大鬍子率領近百土匪攔住，我兄弟二人原也學了些武功，帶來的人也都是地方鄉團中挑出來的好手，想不到曹大鬍子十分了得，一把潑風大刀，把我兄弟二人殺得大敗，加上他的人多，我們全部也只有他的人一半，當時我爹怕死傷太多，才叫大家快逃，二十輛糧車，全被那曹大鬍子運上了赤眉寨去了。」

黑牡丹一聽，貝齒格格響，略一沉思，當即道：「這麼辦，你去算算看還有多少人可以衝鋒陷陣。」

何仁豪雙眉打結，一臉迷惘：「姑娘的意思……」

「幫你們把糧食奪回來。」

何仁豪微搖搖頭，道：「姑娘，妳在說笑，以我看，曹大鬍子往妳面前一站，就會把妳嚇哭，唉！」

何仁豪指着大廟正門右邊那個虬髯黑門神道：「看到沒有，曹大鬍子就是那副德性。」

黑牡丹嗤嗤一笑，舉頭一看大殿樑上面，垂着一根繩子，大概用來掛宮燈用的，如今宮燈不知被何人取走，但那繩子却自樑上垂下不過二尺長。

突然間，廟堂中黑影一閃，黑牡丹竟然旱地拔葱，彈腿向上躍起兩丈有餘，半空中一擰腰，脚尖一鈎大樑，只一緩間，人又飄落下地，不偏不倚，仍然站在臉色大變的何仁豪面前。

何仁豪抬頭看，却見面前這位黑衣姑娘的小黑包裹，正穩穩妥妥的拴在那根繩子上，尚自晃盪不已。

「好！」一陣拍手聲與叫好聲。

老者何浩然看得眞切，笑呵呵的趕着過來：「姑娘，眞是看不出，妳竟然是一位身負絕學的紅粧季布，巾幗英雄，老朽等人有幸，災民們有幸了。」

「老丈不必謬讚，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一個蛋子頂不起一張床單來，要破赤眉寨，總還得要大夥合計。」

何仁豪一抱拳道：「姑娘說得不差，總不能眼看着叫姑娘一人去拚命，豈不使我等鬚眉愧煞。」

有幾個年輕壯漢這時候也走過來，爭看黑牡丹的風采。

黑牡丹一笑不作女兒態，大方的對何仁豪道：「我已思得一計在此，你們傷了十多人，不妨等到明日晚上再行動。」

於是，她款款的席地而坐，在她的四週坐了二十多名健兒，全在聽她的解說，當然何浩然也在細聽着……

但等到黑牡丹話一落，何浩然第一個反對：「不妥，不妥，這太冒險了，太危險了！」

微微一笑，黑牡丹道：「赤眉寨中赤眉賊曹大鬍子，並不放在本姑娘心上，你們只管照計行事，但都千萬記住，在未見火光之前，絕對要把自己掩藏好，以免露了行藏而打草驚蛇。」

何浩然搖着頭，但却勉強的對黑牡丹一揖，道：「姑娘，老朽先代那些嗷嗷災民向你一拜，妳受了吧！」

黑牡丹急忙雙手一攔，道：「何老丈，你仁民之心不比我小，正應受我一拜呢！」

＊　＊　＊

夜，帶走了人們寶貴的時光，却留下抹之不去的煩惱與痛苦，而煩惱是不分貴賤與貧富的，當然誰也免不了痛苦，因爲只有神仙才沒有煩惱與痛苦。

黑牡丹全身裹着披風，外加一件薄毯子，斜靠在面目全非的丈高神像一側，她鼻息均勻，一臉安祥，甚至還有着微微笑意，也許她體會到：神仙無妙方，只知歡樂不知愁的意境吧！

就在第二天過午後，黑牡丹又跨上黑衞，離開了這座她也不知道是甚麼名號的廟，臨行，老丈何浩然憂慼的對黑牡丹道：「姑娘，妳可要多加小心啊！」

小嘴一咧，露出一口比她那粉臉還要白的貝齒：「謝謝老丈。」

轉頭對何仁豪囑咐道：「天一黑，就把人拉到赤眉寨附近隱藏起來，咱們這是裏應外合，切記一朝照上面，絕不能存着婦人心。」

何仁豪忙道：「姑娘盡管放心，姑娘既能大義勇爲，我們豈能坐視苟安，自從聽了姑娘的話，十幾個受傷的也全要豁着幹了，如今俺們這兒可沒有一個孬種，妳就等着瞧吧。」

拉住黑衞絲韁，何浩然意氣昂揚的道：「我也同大夥說得很清楚，把握住這次機會，託天之幸，靠姑娘的力量，一舉抄了曹大鬍子老窩，也免得一旦他成了氣候，連我們這些小市鎭全得被他啃噬。」

黑牡丹緩緩的向大廟前站着的一羣三十多個健兒揮揮手，却見一個虎臂熊腰的大個子走來，一巴掌拍在胸脯上：「人爭一口氣，佛要一爐香，老子就不信他曹大鬍子那羣王八蛋是閻王老五派來的五常鬼，今晚不叫他們知道我屠戶劉大的厲害，我就是姑娘妳這驢屁眼裏爬出來的。」

面露笑意，黑牡丹抖韁催動黑衞，朝着竹林小道馳去。

＊　＊　＊

赤眉寨地處八百里伏牛山的南面，遠處是崇山峻嶺，白雲繞巔，附近則崗陵綿延數百里，赤眉寨正在一座嶺下面，有一條蜿蜒小河，繞過這座山嶺流向附近的白河，也流過通往南陽府的一條官道。

赤眉寨附近荒林遍野，怪石嶙峋，尤其在進入赤眉寨的那條羊腸小道時候，一連要繞過三四里的老松林，松林中沒有獅虎，却是常有野狼出沒。

黑牡丹進入這座老松林的時候，從西山峯嶺上直往山後滾的陽光已是了無熱味，淡淡的山風，從山谷中送來，而使得黑衞上的黑牡丹有着舒適感。

突然間，老松林中有人大吼，直如空谷廻音：「幹甚麼的？」

微抬眼皮，正發現小徑上竄出兩個手持長矛的嘍兵攔住去路。

「俺是來投靠曹大爺的。」

一看黑驢上是個背插寶劍的黑衣女子，一個微胖短鬚嘍兵笑道：「我的媽呀，她是個女的。」

「我不是你媽，我叫黑牡丹。」

「奶奶的，我知道妳不是我媽，碰面就佔老子便宜。」

一旁另一個嘍兵肩頭碰了一下那微胖嘍兵，齜牙咧嘴一笑，道：「寨裏陽氣太盛，難得這位黑姑娘到來，咱們得陪她進寨子裏稟報一聲，你說是不是？」

「對對對，黑姑娘妳這裏走。」

黑牡丹神情木然，冷冷的一點頭，跟在二人身後直往松林深處馳去……

一路上，兩個嘍兵嘻嘻言笑，渾話不斷，黑衞背上的黑牡丹差一點沒有撲過去掐死他倆，人的嘴巴兩片皮，尤其幹上土匪的人，他們的那張臭嘴爲了配合兩手的血腥，總會陪襯上幾句骯髒話餿穢語，用以提「高」他們幹土匪這一行的身份吧！

一行穿過松林，又繞過一塊大岩石，開始朝向山道上走去，漸漸的怪石人立，層巒叠嶂中只見峭壁巉崖，氣象萬千，但誰會想到就在這形勢險惡的深山中，竟然窩了一批掠奪殺人的土匪。

深入山谷中，不過三里縱深，黑牡丹已發現迎面山腰裏一排長約二十丈長的木柵擋住上山小徑，木柵甚高，一根根全是合抱的巨木連着，看樣子這些木柵寨牆足有三丈

高，這時候寨裏人聲鼎沸，寨門口正有兩個嘍兵，各端着一根紅纓長矛望着走近的黑牡丹三人。

就見那個微胖嘍兵，一步走，三步縱的衝到寨門邊：「是個姑娘家，來投靠寨主的。」

黑牡丹跟着二人直到寨內一座大茅屋前面，才翻身下了坐騎，早驚動正在附近各茅屋中吃飯的一衆嘍兵，大夥端着大飯碗，全都圍了過來。

黑牡丹衝着人羣一笑，心中可在琢磨，大約這帮土匪還未成氣候，不會超過八十人，像這種小股土匪，在這八百里伏牛山區裏，少說也有十多股，怕的就是他們若把力量扭結在一起，地方上就要刼數難逃了。

突然間，大茅屋裏一聲雷吼，當門走出一個彪形大漢，只見那大漢生得十分威猛，豹頭環眼，大蒜鼻子有些扁平，繞腮大鬍子把一張血盆大口襯托得像個血盆，一件寬鬆褲子，上身披了一件短褂衫，沒扣上扣子，却露出前胸一叢黑茸毛，兩隻短袖伸出來的一雙肌肉賁起雙臂，長着黑不溜秋的一層汗毛，見了階下的黑牡丹，兩隻蒲扇般大手，不知擱在甚麼地方才妥當般直搓着：「大姑娘，妳是打從那兒來呀？」

他這一開口，露出一嘴參差不齊的黃牙齒。

「我從黃汎區來。」

「幹甚麼的？」

「原本是跑江湖賣藝，可是連年鬧災荒，眼見一天三餐變成兩頓乾的又成稀粥，只好來投靠你曹寨主了。」

雙手撫摸着鼓脹的肚皮，仰天哈哈大笑，曹大鬍子邁步走下台階，像替人看痲衣相般的，只把個黑牡丹細看個夠，且又不住的點頭道：「成成，不過……但俺看妳長得這麼標緻，不像個餓過肚皮的人，莫是來誑我吧！」

黑牡丹雙眉一揚，淡然道：「曹寨主，我一路從黃汎區來，就聽人說你大寨主是個英雄，如今一見，多少有些令人失望。」一邊拉着黑衞準備調頭離去。

暴伸右臂，曹大鬍子咧嘴一笑，攔住黑牡丹的去路：「妳不用走啦，乖乖妞，就算妳誆我，妳又能把我曹大鬍子怎麼樣？」

回身走上台階，曹大鬍子猛的一轉身，雙手往他那水桶似的腰桿子上一叉。

「妳一個女子，如今竟斗膽跑到俺這土匪窩裏來投靠，一定有兩下子，那就露兩手叫俺瞧瞧。」

黑牡丹冷然問道：「這也是赤眉寨的規矩？」

「甚麼規矩？除了頭頂上老天是老大以外，俺曹大鬍子就是老二，在這兒俺說了算，妳可不要忘了，有本事俺就請妳站中央，沒本事那就站兩旁，俺這麼一說，俺的乖，妳該懂了吧！」

黑牡丹一笑，把黑衞牽到一邊，緩緩走到場子中央，立刻引起所有嘍囉們的圍觀，繞着台階，圍成一個大圓圈子，後面的還拚命往前擠，把個圈子愈擠愈小。

曹大鬍子不由大怒，破口罵道：「娘的擠個甚麼，還眞以爲人家大姑娘在耍把式呀，快去點幾支火把來！」

天全黑下來了，赤眉寨的這片草場上面，却變得人潮洶湧，渾話罵俏與品頭論足之聲，此起彼落，偶爾還會引起一片哄笑。

五六支熊熊燃燒的火把，把這方圓十丈的草場照得通紅，衆嘍兵在曹大鬍子的叫罵聲裏，又紛紛向後退，擠擠蹭蹭的騰出一個方圓四五丈的圈子來。

黑牡丹伸手拔出背上寶劍，火把的照耀下，劍芒泛青，冷焰逼人，只見她橫劍齊眉，抖然沉腕，衝着台階上的曹大鬍子一禮，拉開一個起手式，開始舞動起來。

初時只在原地稍作比劃，漸漸的只見碎芒激閃，猶似烈陽下水面金星打閃，急驟處，碎芒一變而成一束束天邊彩虹，那劍芒激起的嘯聲，挾着一股泛肌裂膚的威勢，把圍觀的衆嘍兵，看得眼花撩亂，不覺紛紛後退。

黑牡丹一面揮劍疾舞，心中暗忖：如果這時候一舉刺殺曹大鬍子於當場，勢必引起一衆大小頭目與嘍兵們的圍殺，情勢上一定不利，而且天才黑下來，何老丈那帮人不知摸進這赤眉寨附近沒有，萬一接應不上，自己必將處於險境，雖說自己不懼，但終於事無補。

心念間，黑牡丹決定放棄當場刺殺曹大鬍子的想法。

這時候黑牡丹正舞到分際，突聽她怒叱一聲，一個鷂子騰翻，半空中就聽「噗」的一聲，一支火把已被劍鋒掃落地下，那跌在地上的火把尚未熄滅，黑牡丹已倒翻到另一火把前面，持火把的人才一怔間，火把頭也被削落在地，轉眼間六支火把全被她削落熄滅，於是又是一個飛縱，黑牡丹已輕飄飄的站在場中央，她那種氣定神閒的模樣，何止是震驚住在場的衆嘍囉，就連台階上大刺刺的曹大鬍子，也不由咧着合不攏的大嘴巴叫好不迭。

就在一陣短暫的窒息中，悶雷一般的叫好聲，突然間爆發開來，聲震四野而荒谷廻蕩，久久不絕。

黑牡丹收住勢子，衝着曹大鬍子倒劍一禮，反手把劍又插回劍鞘，跨前兩步，道：「雕蟲小技，難

登大雅，寨主你多指敎！」

曹大鬍子蒲扇大的巴掌，有如一頭老猩猩般「叭！叭！叭」的拍着，道：「俺的乖，有這麼大本事，還會餓肚皮，妳這不是在糟蹋這身絕學嘛！好！俺就收留妳，這事不過還有得商量，等我琢磨琢磨看能給妳弄個甚麼樣的交椅坐坐！」

其實曹大鬍子心中早就有了安排，只是他的那種安排，却不便於當衆宣佈。

別以爲曹大鬍子四肢發達，但頭腦却也不簡單，是所謂的粗中有細型，表面上裝成一副不懂情趣的端着山大王的威儀，骨子裏活脫一頭發情的野熊，只是他却强自按捺着那股子貪婪、急色的邪惡醜態。

曹大鬍子一手搔着鬍子，對着一衆嘍兵喝道：「已經剎戲了，你們他娘的還圍着幹甚麼，難不成還要吃人家一口啊！」

一面更提高聲音道：「送罎酒來，再來幾個菜，我得陪咱們這位新加入的黑牡丹喝個見面酒。」

黑牡丹搖手又搖頭：「我不喝！」

「爲甚麼不喝？」曹大鬍子一楞反問。

黑牡丹指着正在離去的一衆嘍兵，提高聲音道：「有酒大夥喝，有肉大夥吃，我才到這赤眉寨，既未有名份，又未曾立功，怎可先吃肉喝酒而不管別人眼紅？所以這頓酒我不喝。」

仰天哈哈大笑，曹大鬍子伸出似棒槌般的手指頭，指着黑牡丹道：「眞有妳的，妳這是到我這赤眉寨上來修行的，也罷，今晚我反常，一切全聽妳的。」

說着高聲叫道：「王八蛋們呀聽到了吧，你們他娘的這可是禿子跟月亮，頂着光了，還不趕快謝謝人家。」

「謝啦！黑姑娘！」

謝聲此起彼落，曹大鬍子却直樂哈哈，因爲他也正在面前這個黑綿羊的身上下功夫呢，只等時機成熟，曹大鬍子自然會順理成章的披上虎皮，一口就把這頭黑綿羊吞吃下去。

於是，就聽他又高聲叫道：「一間屋子裏拿一罎，喝光了早些睡，趕着明天還要下山做買賣！」

在他曹大鬍子嘴巴裏所說的買賣，自然是淨賺不賠的打劫行動，但天下沒有一個幹土匪的會承認或說出「搶劫」二字，曹大鬍子自不例外。

終於，歡笑嘻罵聲分散在大茅屋迎面草場邊的幾間茅屋裏，對於這些山裏的土匪而言，平時間喝酒，那是唯一排遣枯躁生活的方法，否則也只能等到分了銀子賭上幾夜。

酒的力量，驅散了草場上的一衆嘍兵，曹大鬍子吩咐把黑牡丹的黑衞牽到後寨去，突然似是變了個人一般，竟然彎腰打着哈哈：「姑娘，妳請屋裏坐，我得把二寨主介紹妳認識。」

黑牡丹登上台階，跟着曹大鬍子進入大茅屋裏，還敎黑牡丹大吃一驚，因爲她發現這間大茅屋裏的一應傢俱，十分排場，四把太師椅紅淨淨的，椅背中央還鑲着溜圓的一塊白玉，正中一張四方桌，桌周圍全刻着花，兩盞玻璃穗子宮燈，把個大廳照得錚光發亮，地面上有些潮，但却舖了一張虎皮，令黑牡丹直覺得有些暴殄天物。

這時候有兩個年紀不過十幾歲的小嘍囉，早把杯筷酒菜，擺在桌子上，正有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矮胖漢子，笑瞇瞇的迎了上來。

「吺，他叫『金錢豹』金七，是我這兒的二寨主。」

黑牡丹仔細看，發覺這姓金的肥頭大耳，那會像一頭豹，倒很像一頭豬，尤其那一對豬泡眼與厚嘴唇，叫人覺得他該是幹殺豬的才恰當。

「金錢豹」金七一見黑牡丹的模樣，口水直往外淌，涎着臉道：「姑娘早餓了吧，咱們這就陪寨主一同喝一杯！」

曹大鬍子不以爲然的道：「我說金七呀！酒還沒喝你就醉話出口，人家姑娘新來是客，該咱們倆陪姑娘喝一杯才是呀！」

「對對對，我金七除了吃喝要耍大斧以外，連句人話也不會說，姑娘可別生氣喲！」

一面金七的兩隻肥厚肩頭還盡在抽動着，露出一付饞相來。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把黑牡丹送到那紅木方桌的上位坐定，兩位寨主却分坐在黑牡丹的左右兩邊。

黑牡丹看得眞切，放在桌面上的用具，全都是銀子打造的，不問可知準是搶來的東西。

有酒有肉，黑牡丹也不客氣，一逕的照吃淺飲，却是曹大鬍子與金七二人，在勸過黑牡丹喝酒後，立刻對飲起來，醇酒加美人，兩個人好不快樂。

眼看着酒已喝了大半罎，突聽曹大鬍子對金七道：「明兒一大早，你把人拉到通往鎮平的八里崗去，聽說從老河口那面會有一批糧食雜貨經過，可不比前幾天何家集的光只有糧食。」

「金錢豹」金七一聽，心眼裏立刻在打轉，娘的，你曹大鬍子一放屁，老子就知道你是吃的米或是麪，眼下你這是在趕我走哇。

金七尚未反應，曹大鬍子又道：「我說金七呀，你看我曹大鬍子都三十好幾了，是不是該討個壓寨

夫人呀！」

哈哈一笑，金七放下杯子道：「寨主，八成你是看上人家這位姑娘了吧，成！就讓我來做個現成媒人如何？」

黑牡丹一聽，幾乎把吃進肚子裏的東西全嘔出來，一陣强壓，才算憋回去。

她那裏漲得臉通紅，曹大鬍子二人還以爲她害臊呢，樂得直笑：「咱們這就說定了，明白你下山做買賣，就順便找個機靈的，溜進縣城去，替我辦些結婚的東西回來，去吧，早些睡下吧！」

金七直拿眼睨着黑牡丹，一副心不甘情不願的走出大茅屋去。

毛茸茸的大手往黑牡丹的手臂上輕輕一拍，曹大鬍子嘻嘻笑着道：「咱們也別吃酒了，跟我到內屋裏去，我給妳看幾樣東西，都是些很少人看到過的！」

一面抓住黑牡丹的手，就往大茅屋隔鄰的臥室拖拉。

黑牡丹一直不多說話，這時只得跟着曹大鬍子進入一間大臥室裏，只見這臥室裏擺設得十分華麗，一張與廳上同樣的紅木方桌上，一隻銀盤中放着一套光閃閃的景鎮瓷茶壺與杯子。一支高脚油燈，自燈罩中熊熊往外冒着火苗。靠裏一張銅床，錦衾繡榻，何異溫柔之鄉，却全糟蹋在一個土匪頭兒手裏，對於室中這些傢俱而言，再也料不到竟然會擺設在深山的茅草屋中，成了不倫不類。

翻開床單，曹大鬍子自床下面拖出一隻大木箱子來，又從褲帶上解下一把鑰匙，很快的把那大木箱打開來。

於是，黑牡丹眞的眼直了，因爲那裏面堆放的全是黃澄澄的金子，珠玉瑪瑙爲數也不少。

曹大鬍子左手塞在右脅下，右手搔着鬍叉子，笑道：「本來這些全是我曹大鬍子一人的，如今却成了兩個人的了，妳猜那個人會是誰？」

黑牡丹豈有不知之理，只是她却搖着頭。

「我的乖乖，當然是妳呀！妳只要成了我的壓寨夫人，那個龜孫王八蛋不分你一半。」

他似是覺得不太妥，當即又指着一箱寶物，又道：「娘的，全給妳了，我一個也不要！」

黑牡丹一笑，回眸望望窗外，外面月明星稀，再細聽對面各茅屋，聲音似乎也小多了。

當她正回身時候，不妨曹大鬍子大手一閃，自己背上插的寶劍，已被他抽在手中。

黑牡丹一驚，却不敢露出緊張，只木然的望着曹大鬍子，却聽曹大鬍子笑道：「咱們這算是進入洞房了，那還有新娘子携刀帶劍的。」

說着話，把黑牡丹的寶劍懸在床前銅柱上面，回身又道：「妳說吧！赤眉寨的壓寨夫人妳幹不幹？」

「我記得你說過，上天是老大，你是老二，赤眉寨你說了算數，既然這麼說，我也只有點頭的份了。」

黑牡丹說着，人就慢慢往掛寶劍地方湊，不料曹大鬍子一高興，竟然雙臂箕張，攔腰一把抱住黑牡丹，腥味十足的大鬍叉子，配合着參差不齊的一口黃牙，盡在黑牡丹的頸上與臉上狂吻，一面還嗚嗚呀呀的道：「我的心肝呀！打從我第一眼看到妳，就知道咱們這姻緣前生訂，今世湊一起，他娘的我不幹這鳥寨主了，我要領着妳去過好日子。」

黑牡丹甩肩掙扎，發覺曹大鬍子有一股難以抗拒的蠻力，不由大驚，自然的伸拳擂向曹大鬍子的背上。

「寨主，就算我嫁你，可也還未成親，你何不放尊重些，需知我也是好人家女兒呀！」

酒力加上蠻力，曹大鬍子豈肯輕易放手，他如今已是饞相畢露，喉頭「咕嘟咕嘟」作響，再加上他已披上了虎皮，慾火中燃，豈肯放過懷裏的綿羊，那種凶邪醜態，逼使黑牡丹眼眶淚水幾乎落下來下來！

任何人，尤其是女人，一旦處在這種情勢下，只有冷靜的思考對策，或可逃過一劫，但說之容易做之難，因爲連黑牡丹這位身負絕學的女子，這時候也有着驚慌失措感。

虬髯大漢的曹大鬍子狂吻在囈語中，微啓虎目，身前不正是銷魂之地的大銅床嗎，那不也是邁向溫柔之鄉的地方！

只見他腰桿子一挺，把個驚悸而又無從使力掙脫的黑牡丹雙脚抱離地面，「蓬」的一聲，奔向「陽台」！

黑牡丹如今連掙扎的力量也沒有了，她臉色鐵青，身子微抖，因爲她發覺曹大鬍子有着某種程度的虐待狂，因爲他對於女人的掙扎與無奈有着極爲滿足感！

於是曹大鬍子呼着酒氣的大口張開來，猛低頭，死死咬住黑牡丹的上衣領口，下身早把黑牡丹的兩腿分家，一伸手就去撕扯黑牡丹的褲子，一面從鼻孔裏獅吼着……

突然，黑牡丹沉聲叫道：「曹彪！」

爬在黑牡丹身上的曹大鬍子一哆嗦，口中吐出咬的衣領口，暴睜雙目。

「妳怎麼知道俺的名字？」

黑牡丹藉機雙手去推曹大鬍子，卻發覺曹大鬍子仍使勁抵住自己不放。

「放我起來再說！」

一語提醒曹大鬍子，一低頭又咬住黑牡丹的衣領口，「嗚嗚」的狂吼道：「有話等咱們完成了終身大事再說也不遲！」

曹大鬍子可眞夠老於此道，他一口咬住衣領，右手一把抵住黑牡丹的左手臂，左手卻一把拉住黑牡丹的黑綢褲子，「颯」的一聲，已是拉開一段，而露出裏面的粉白褻衣小褲。

於是，黑牡丹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緊要關頭，卻突然定下心來，因爲她要追尋搏殺的仇人，就在她的眼前，就是死命的壓自己身上的人。

黑牡丹右手悄悄自髮髻上拔出一支銀針，那銀針不是也不像髮簪，銀針長約兩寸，上面泛着青紫，她鳳目下視，咬牙切齒，覷準曹大鬍子的腦後玉枕穴上，把全身力道全運在右手五指，狠命的刺進去，那根針就在曹大鬍子凸目彈跳的一瞬間，沒入曹大鬍子的後腦裏。

原來他以爲黑牡丹的黑褲已破，大門即將爲他曹大鬍子開放，所以自動放棄掙扎呢，但他再也想不到，永遠也想不到黑牡丹把力道全用在右手。

看上去就如同酣睡的樣子，曹大鬍子僅僅就那麼一抖顫間，連哼聲也未出口，就一命歸陰。

雙手合力一推，黑牡丹腰桿一扭，已把曹大鬍子推落在床前那隻未曾蓋上的寶箱上面，他死在女人懷裏，卻又躺在一堆黃金珠寶上面，也許閻王老子或陰司小鬼們不會找他的麻煩，因爲他名副其實的沾着一身銅臭進入酆都城。

黑牡丹翻身彈起，急忙把自己的褲子端正好，取過自己寶劍，一低頭，發現曹大鬍子那張臉全變了樣，他雙目突出在眶外，嘴巴開得可以塞入拳頭，一臉鬍叉子卻根根直豎，原本黑紅的大板臉，卻變成了烏紫。

一咬牙，黑牡丹「呸呸」！一口痰吐在曹大鬍子身上，接着一劍斬下他的首級，然後輕推後窗，把那箱金子珠寶移到窗外的岩石下面藏好，這才又翻進大茅屋中，伸手摘下油燈，燃起一把火來。

天乾物燥，山風助威，大火直衝霄漢，等到外面嘍兵發覺失火，趕來撲救，不料另一面茅屋也燒起來。

這時候「金錢豹」金七提着褲子大聲吆喝着：「着了道了，一定是那個賤女子搗的鬼。」

半山腰茅屋着火，連提桶水也不方便，不少嘍兵自顧着搬出自己的東西，眼巴巴望着大火發楞。

突然間，金七暴喝怒指的罵道：「果然是妳這個賤貨在弄鬼，圍起來殺，把她剁成肉泥，替寨主報仇！」

「金錢豹」金七喝聲一落，早有嘍兵從搬出的行李中抽出鋼刀，發一聲喊，把黑牡丹圍了起來。

黑牡丹一聲怒叱，只見她雙臂分揚，騰躍上翻，有些乘風起舞在野火營中的味道，眨眼間人已飄向半空，長劍暴發出一溜冷焰，在她那黑衣飄如流雲中，宛如西天烏雲閃電，把人們的眸瞳撩撥得連連眨着。

於是一陣撼人心弦的淒厲狂叫，挾着數蓬血雨，爆發在熊熊火光中，四五個嘍兵，正拋刀哀號着翻滾在地。

「我操你八輩子祖奶奶，金爺活劈了你！」

就見金七揮動一柄大板斧，一衝而上，他身若幽靈般，大板斧湧起一股冷電激流，疾不可言的捲劈向黑牡丹。

黑牡丹想不到金七這種胖嘟嘟的豬樣，動起手來卻十分俐落，當下不敢稍慢，一閃身，斜出五步，旋動間，手中劍怒指南山，筆直的奔取金七咽喉。

於是兩個人纏鬥在一起，幾十個持刀嘍兵，揮刀在一旁吶喊助威！

就在這緊張關頭，突聽寨門外喊聲大震，不少人狂叫：「不要放走土匪呀！」

「殺！」

「官兵來圍剿土匪，不要叫他們再逃跑了！」

「殺！」

於是，大寨柵門「蓬」的一聲，早被斬倒地上。

「金錢豹」金七正拚鬥中，聞聲一窒，黑牡丹早一劍劈去，「咻」的一聲，幾乎把顆肥腦袋砍落在地。

衆嘍兵聞聽來了官兵要圍剿他們，不少人從後寨往絕嶺上爬着逃跑，一部份頑強的，正要揮刀圍殺過去，卻早被黑牡丹揮劍劈殺十多個。

於是何仁豪右手揮刀，振起左臂向後面的人羣高聲道：「兄弟們！殺！」

「殺！」

衆人響應着，聲震河嶽，氣沖九霄，高山也爲之動容。

嘍兵們一看寨主與二寨主全都死於黑牡丹之手，又看到寨門倒塌，潮湧似的衝來一批死士，無不大驚失色而鬥志全消，似風捲殘雲，又如秋風之掃落葉，轉眼間所有嘍兵，除了死傷的，全都翻山越嶺，逃得不知去向。

等到何仁豪等四十多名健兒衝

到大火燃燒的寨中時，草場上只有黑牡丹一個人持劍卓立在火光中，她那種巾幗英雄的風姿與威儀，着實令何仁豪等一干人打自心眼裏佩服！

黑牡丹當即高聲道：「救火，快把糧食全搶救出來！」

何仁豪立刻吩咐一衆健兒，尋找赤眉寨藏糧地方。

眞是託天之幸，原來寨中糧食儲放在這處靠山岩的一間茅屋裏，屋外面正停着二十輛空車，都全都是何家集的推糧車。

拄着手杖，何浩然在幾個健兒的陪同下，來到黑牡丹的面前：「女俠！妳眞是女中豪傑，請受老朽一拜！」

黑牡丹一把攔住，道：「何老丈快跟我來！」說完轉身朝着正快燃燒完的大茅屋後走去。

何老丈立刻跟在她後面。

二人來到靠岩邊的下面，黑牡丹指着一個大木箱子：「這裏面全是金子珠寶，如果運出去變賣，足可救活一方之人，你就快叫他們好生裝上糧車運往南陽府去。」

掀開箱蓋，何浩然怔住了，比之他自己的收藏，不知又多了幾倍。

終於，何家集的賑災運糧車隊又上道了。

只是車隊後面又多了一個騎黑衞的黑衣女子，而車輛上面，更綑了一箱價值連城的寶物。

何浩然走在黑牡丹旁邊，笑問：「女俠，那曹大鬍子被妳鏟除，俺們這一帶地方可以過太平日子了，眞不知該怎麼的感激妳才好？」

「我殺曹大鬍子，是爲了報仇。」

何浩然一怔，問道：「妳認識他？」

「我不認識他，當時我還在師父那裏學藝，不過這曹大鬍子名叫曹彪，是李自成的一個悍將，我家全死在他手裏，只有一個丫頭命大逃出來。」

何浩然長嘆一聲：「姑娘，眞難爲妳了！」

一頓之後，何浩然又道：「等這次賑災完以後，姑娘就隨小老兒住在何家集，妳看可好？」

黑牡丹淺淺一笑……

跟在黑衞後面的何仁豪有着期待感，如果女俠能住在他家，那該有多好！

又過了一天，車隊已自鎮平準備趕往南陽府去，但卻不見黑牡丹的影子。

一個小二走到何浩然面前，遞過一封信。

何浩然接信一看，不由仰天長嘆：「眞女俠也！」

（完）

新派湖海傳奇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玉笛天戈



救駕保國消邊患　京畿駐守追餘孽

「誰云亂世識忠臣，山海長城寄一身……萬古大明一坏土，春風下馬獨霑巾。」

這是昔人哭祭明代兵部尚書，總督遼薊，督師袁崇煥的一首詩，袁墓在京師廣渠門廣東義園之內，一塊屹立的石碑之上，題着「大明袁大將軍墓」七字。

義園原是一個荒涼的所在，如果那荒壠蔓草之間，橫陳着幾具鮮血淋灕的屍體，豈不變作人間地獄了。

迷朦的夜色，悽厲的晚風，使這一代名將的墓地，更增加了一股恐怖的氣氛。

這的確是一幅恐怖的畫面，五具屍體散落在四週，每一個都是頭顱粉碎，像是遭到重物猛烈的撞擊。

袁大將軍的墓碑之上還爬着一具人體，晚風吹得他的衣衫獵獵作响，他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莫非這也是一個死人？

不，雖然他滿身浴血，負傷頗重，但他的胸部還在起伏，至少還有一口氣在，如果此時遇到敵人，他就難逃劫數了。

也許他當眞在劫難逃吧，三條像幽靈般的人影，在毫無微風之下，就已立身在他身後兩丈之處。

他們先向五具屍體瞧了一眼，然後眼光一轉，一起投向墓碑。

這三個人一律道家裝束，年齡約在四十至五十之間，瞧到墓碑上的軀體，他們的嘴角挑起一股陰沉的冷笑，其中一名身材瘦長的道士忽然縱聲一陣豪笑道：「老殘廢，居然擺平了天台五雄，死得倒是風光得很。」

一名身材矮小，目光狡詐的冷冷道：「此人可能還沒有死亡，三師弟去割下他的腦袋。」

他的三師弟人高馬大，是一個力士型的人物，他以緩慢沉穩的步伐，一步步向墓碑接近。

顯然，對這位老殘廢，他具有極深的戒心，雖然對方可能已經死亡，或是身負極重的創傷，但人的名，樹的影，虎老雄風在嘛，他怎能不份外小心？

其實這三名道士，在江湖上可是响噹噹的人物，只要提起隴右三道，人們都會憚忌三分。

矮小的是大師兄杳源，瘦長的是二師弟杳淄，大塊頭的是三師弟杳淼。他們自稱隴右三仙，是三個無惡不作的惡道。

杳淼漸接近墓碑，相距八尺他就停了下來，他的右手執着長劍，如果要割下他的腦袋，八尺是遠了一點。

他忽然左臂一伸，一指點了出去，敢情他心中有些害怕，所以遠遠的以指力測驗老殘廢的死活。

指力嗤嗤有聲，强勁得如同彈丸，絕不是任何一個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

但它如擊敗絮，一點反應也沒有，那麼老殘廢只是一具失去生命的軀殼罷了。

一具屍體，無論他生前是如何的叱咤風雲，一旦喪失了生命，就不能對任何人造成威脅，杳淼自然不必戒備了。

他倒提長劍，以輕快的脚步奔到老殘廢的身後，口中同時哈哈一笑道：「姓秋的，我說過當年你破壞道爺的好事，我一定會加倍討還，今天，嘿嘿，啊……」

他在述說當年的恨事，也在爲今天快意恩仇而得意，只是他得意的似乎早了一點，一枝鐵杖忽然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由他的前胸透背而過，他除了痛呼一聲，幾乎是立即死亡。

杳源杳淄眼睜睜瞧着姓秋的反臂出杖，兩人雖是同聲怒吼，却有點鞭長莫及。

當年的舊仇，今天的新恨，燒毀了他們的理智，在一片怒吼聲中，兩隻長劍像狂飈一般捲向姓秋的。

姓秋的在墓碑上一借力，身形向一側竄出，他避過雙劍的攻擊，脚下却打了一個踉蹌。

他的傷勢太重了，適才能夠除去一名惡道，應該是一項奇蹟。

杳源嘿嘿一陣冷笑道：「秋馭龍，你要怎麼死法，本道長成全你。」

秋馭龍，他就是當年江寧分屍案的主角，鐵山由於他是忠義之士，所以法外施仁，放了他一馬，想不到他的仇人如此之多，這片清冷荒涼的義園之內，可能就是他的埋骨之所。

他眇目跛腿，下盤原本沒有別人穩固，如今再身負重傷，怎能應付兩名邪道高手的攻擊。

這雙惡道一步步進迫，在相距八尺之際，忽然身形暴起，雙劍挾着嚇人的嚴霜，由兩側展開猛烈的搏殺。

這一撲之勢，當得是威猛無比，不過他們不想讓秋馭龍死得痛快，只有凌遲碎剮才能減輕他們心頭的仇恨。

杳源的長劍是橫掃秋馭龍那條完好的左腿，杳淄來勢如電，劍芒直射他的右肩，這雙惡道出手雖是兇猛，劍鋒所指全不是要命的所在。不過無論是左腿或右肩，只要中上一下，他這條老命，就算賣給了這雙惡道了。

求生是人類的本能，他雖是負傷極重，仍然旋身跨步，鐵杖橫擊，行動不算俐落，却能在危機一髮之間，避過肩頭一劍，也將劈向左腿的長劍擋了回去。

杳淄一聲暴叱，身形急速的一轉，長劍藉旋轉之力劃了出去。

這一劍有如雷霆乍驚，快速得連想一下的機會都沒有，秋馭龍在重傷之下，如何能避開這沉重的一擊。

一聲悶哼之後，這位堅强的老人終於倒了下去，他的背部連衣帶肉被撕下了一片，翻開的傷口，使他在大量失血。

他原已失血很多，加上杳淄這一招痛擊，他似乎很難再活下去，殺人不過點頭地，杳源師兄弟應該就此罷手了。

祇不過他們積壓了太多的仇恨，不是一死就能消除的，所以杳源跟踪急撲，長劍挑向秋馭龍的眼珠。

眇目獨腿是秋馭龍的招牌，他原本只有一個眼珠，如果將這僅有的眼珠挖掉，豈不太過殘酷？

在杳源說，對敵人慈悲，就是對自己殘酷，何況面對的是一個仇深似海的敵人。

因此他這一劍急如閃電，這一劍是志在必得，但他這志在必得的一劍，竟然出了差錯。

杳源是一個高手，高手出招，時間火候應該拿捏得不差分毫，但他這一劍却荒腔走板，不知道刺到那裡去了。

劍光沒有挑到秋馭龍的眼珠，却刺進一條軟綿綿的絲巾之內。

這就怪了，莫非秋馭龍仍有自保之能？還有，他是一個身受傷殘的老人，怎會懷藏絲巾？

沒有錯，杳源的長劍確是刺進絲巾之內，祇不過絲巾的一端是執在一名少女的手中罷了。

杳源出招絕不會如此差勁，如若不是這名少女從天而降，並以絲巾纏上他的長劍，秋馭龍僅有的那隻眼珠，只怕早已挑落地上了。

這是一個出人意料的變化，它却快得有如電光石火，杳源先是一呆，然後勃然大怒，道：「好一個不知死活的丫頭，你竟敢插手管本道爺的閒事！」

他口中在叱喝，手上可沒有閒着，暗中猛提一口眞氣，勁貫劍身，翻腕一絞。

以他數十年的精湛修爲，這一絞怕不絞碎絲巾，而且在强烈的劍氣衝擊之下，少女那雙白如羊脂的玉手，也可能難以保全了。

杳源頗有幾分自信，在一旁觀戰的杳淄也在替少女惋惜，他們竟然忘了少女適才現身之時急如閃電，絲巾後發先到的驚人身手，像這樣的一個少女，他們居然掉以輕心，豈不是自取其辱。

果然，杳源這貫注內力的一絞，那條柔軟絲巾竟是絞風不動，杳

源暗道一聲不好，一股令他無法拒抗的力道，已沿着劍身反震過來。

他來不及棄掉長劍，手腕就已響起卡察一聲，腕骨已被震斷，長劍自是把握不住。

他連倒退五步，額頭已經冒出汗水，他沒有哼出一聲，只是以一雙驚悸的目光望着管閒事的少女道：「姑娘跟秋馭龍是一夥的？」

少女道：「不是。」

杳源道：「咱們有仇？」

少女道：「沒有。」

杳源怒吼道：「那你是管閒事了？管閒事爲甚麼出手這般狠毒？」

少女冷冷道：「我只是沒有接受從你攻過來的眞力而已，你被自己的力道震傷，怎能怪我狠毒。」

杳淄暴叱一聲，長劍一挺，就待撲向少女，杳源沉聲道：「二師弟不可魯莽，咱們兄弟認栽。」

杳淄道：「大師兄，咱們隴右三道的名號不是撿來的，何況三師弟身遭慘死，此仇怎能不報。」

杳源道：「只要咱們兄弟不死，總有一天會向姓秋的索還這筆血債的。」

語音一頓，注目管閒事的少女道：「姑娘，請恕貧道失禮，還沒有請教姑娘的尊號。」

管閒事的少女道：「我可不是甚麼大人物，說出來你未必知道。」

杳源道：「相逢就是有緣，姑娘何必客氣。」

管閒事的少女道：「我名燕語，是冰簞門少門主的丫頭，你如果想報仇，本姑娘隨時領教。」

杳源道：「姑娘原來是冰簞門的高人，失敬。」一頓接道：「姑娘……」

燕語道：「甚麼事？」

杳源道：「咱們都是江湖中人，江湖上以道義爲先，你說是麼？姑娘。」

燕語道：「不錯。」

杳源道：「那麼姑娘就不該阻止咱們向姓秋的索仇了，他殺了我兄弟的五名友人，又殺死貧道的三師弟，咱們與他如山之恨，姑娘跟他却風馬無關，你不讓咱們兄弟復仇，豈不是有違江湖道義！」

燕語道：「你說的雖是有些道理，我還是不能讓你們向秋馭龍索仇。」

杳源道：「這是爲甚麼？姑娘。」

燕語道：「有兩點理由，一是天台五兇是本門必須除去的江湖敗類，秋馭龍代我翦除了他們，我應該對他表示一點謝意·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是我家公子的朋友。」

杳源道：「姑娘的公子是那位高人？」

燕語道：「鐵山，江湖朋友稱他野侯。」

杳源神色一呆道：「多謝姑娘賜告，貧道兄弟就此告辭。」

他們帶着杳淼的屍體走了，似乎野侯鐵山的大名，使他們失去向秋馭龍索仇的勇氣。

江南神捕鐵山，原是一位威震黑道，名動公卿的傳奇人物。

由於他救了皇上，使一場可能發生的劇變，迅速的敉平下來。

論功嘛，救駕保國，消弭邊患，此等偉大的成就，當得是無人可比，他却視富貴如敝屣，婉拒皇上的封贈，但在情不可郤之下，接受了一面「如朕視臨」的一金牌。

他沒有接受皇上的封賞，却可笑傲公卿，無視王侯，此等特殊的尊榮，竟由一介布衣獲得，能說這不是一項異數？

武林朋友以他爲榮，所以贈送他一個「野侯」的雅號。

如今蒙王哲別古台歸還失寶，並派遣專使呈獻方物。而且朝政修明，胡馬無踪，萬里河山，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然而這只是政局，政局的安穩，並不表示江湖的平靜。

再說蒙王歸還大內的被竊的寶物，却沒有送還竊賊安岱，這依然是一個潛在的禍根。

其次朝廷肅清叛黨，羌笛怨竟成了漏網之魚，不只是吏部侍郎溫顯光仍然位居顯要，這一邪惡的組織更是變本加厲，不斷的吸收新血，擴大勢力，天台五雄就是新近加盟的兇人，所以鐵山才派人分途追殺。

如今天台五雄已死，燕語却認爲美中不足，因爲鐵山希望找出他們的巢穴，並揪出他們主要的成員。

現在只有將希望寄托在秋馭龍的身上了，至少他對天台五雄的往事，會比別人瞭解一些。

燕語走向秋馭龍，試探着他的鼻息，發覺他的呼吸十分微弱，由於傷勢過重，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

她餵給他兩粒療傷靈丹，再將重傷之處予以敷藥包裹，待一切就緒，她又有點猶疑起來。

秋馭龍傷勢過重，而且流血太多，除了孫采蓉，只怕沒有人救得了他。

那麼她必須將秋馭龍帶回馬尾巴斜街的住處了，可是燕語迄今仍然是小姑獨處，除了那位成熟穩重，令她傾心的野侯鐵山，她不願意接觸任何一位男人。

適才療傷只是從權，要她帶着一個大男人趕路，那就有點強人所難了。

正當燕語遲疑難決之際，一股衣袂帶風之聲忽然飄入她的耳鼓，她幾乎未作半點躭擱，風聲剛剛入耳，她已閃入一棵大樹之後了。

待她藏好了身形，來人已然現身，一名是張宗宇的三師弟毒龍翟拜，另一是嶺南豹朱峭。

這兩人都是湖海聞人，一身功力具有頗高的造詣，他們一個天南，一個地北，竟然湊到一起來了。

瞧到義園劫後情形，他們同時一呆，接着毒龍翟拜怒吼道：「咱們來遲了，天台五雄仍未逃過姓秋的毒手。」

嶺南豹朱峭道：「這不能怪咱們，不知道他們決鬥的場所怎麼找法？」

毒龍翟拜向秋馭龍瞧了一眼道：「這條老狗殺了天台五雄，叫咱們怎樣向敝師兄交代？」

嶺南豹朱峭道：「錯不在咱們，只好實話說了。」

毒龍翟拜道：「至少我應該殺下他的人頭，否則難消心頭之恨。」

他摘下肩頭的護手雙鈎，一步步向秋馭龍臥倒之處迫去。

嶺南豹朱峭道：「慢一點，翟大俠，此地可能另有埋伏。」

毒龍翟拜停下脚步，張目四望道：「朱兄瞧見甚麼了？」

嶺南豹朱峭道：「有人替姓秋療過傷，此人八成就在附近。」

毒龍翟拜目光流轉，向四下打量一眼，最後停留在燕語藏身的大樹之上，道：「出來吧！既敢帮兇殺人，何必藏頭露尾。」

燕語知道瞞不過這雙高人，脚下一挪，緩步跨了出來。

毒龍翟拜一怔道：「原來是一個小丫頭，你是誰？」

燕語哼了一聲道：「住在天子脚下的人，應該懂得一點禮貌，小丫頭也是你能胡亂呼叫的！」

翟拜一呆道：「不簡單嘛，姑娘，請問你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燕語道：「你想查我的底？好，那你先說，天台五雄是出了名的黑道兇人，張宗宇好歹也做過四品官兒，爲甚麼要跟强盜混在一起？」

翟拜面色一變，他知道適才與嶺南豹朱峭對話被燕語聽去了，此等機密不容外洩，這條毒龍自然要動殺機了。

他向朱峭打了一下眼色，接着濃眉一挑道：「姑娘弄錯了，敝師兄何等身份，豈會認識幾個小毛賊。不過姑娘擅傷了人命，咱們遇見了就不能不管，走吧，姑娘，跟咱們到衙門打官司去吧。」

燕語撇撇嘴道：「我沒有殺人，爲甚麼要跟你去打官司？再說咱們公子見官大三級，就算我殺了幾個毛賊，誰敢將我怎樣？」

她說話之際，已經將一片雲及金色長刀撤入手中，她知道翟拜想殺她滅口，面對兩名高人，她也不敢絲毫大意。

嶺南豹朱峭向她手中的兵刃瞥了一眼，道：「姑娘可是冰簞門的？」

燕語道：「不錯。」

朱峭道：「令公子想必是野侯鐵山了？」

燕語道：「你說對了，還要我跟你們去打官司麼？」

朱峭道：「這只怕是一場誤會，希望姑娘不要介意。」

毒龍翟拜大吼一聲道：「冰簞門早已被逐出中原，事隔多年，惡性不改，居然想藉鐵山之力，再度爲惡江湖，你們實在太天眞了。」

一頓接道：「鐵山拯救皇上，只是夤緣取巧而已，冰簞門魔道遺孽，遲早會被中原各派消滅的。總之不管她的後台如何强硬，咱們都不能留下活口。」

他是在向嶺南豹朱峭說話，却有人在園外接了下去：「姓翟的，你算他娘的那棵葱？吹牛麼，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隨着話聲走進來兩名青衣紅帶，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漢，他們是冰簞門十二搏龍手中的三、八兩位，名叫習珍及梁鵠。

燕語瞧到他們，不由精神一振，但在精神一振之後，櫻唇忽然噘了起來。

習珍哈哈一笑道：「成績不壞嘛，怎麼又不高興起來了？」

燕語道：「天台五雄是秋前輩擺平的，我可不敢居功。」一頓接道：「你們爲甚麼現在才來，讓人家欺負我你們也不管！」

梁鵠道：「對不起，咱們在途中遇到一點小痲煩，是誰欺負你了，咱們一定替你討回公道。」

燕語向翟拜挑挑嘴道：「那敢情好，人家要殺我滅口，你看着辦吧。」

梁鵠由腰際解下豹鞭，擰身跨步，急如飄風，一閃之間，就已到達翟拜身前八步之處。

脚步剛剛立定，右臂已揚了起來，豹鞭吧的一聲脆響，空際暴起一記震耳的廻音。

十二搏龍手全都用鞭，鞭法之神妙，不只是威懾邊陲，在中原武林也久享盛譽，由適才梁鵠的身法看來，他們除了鞭法神奇之外，一身功力也極爲不凡。

但毒龍翟拜可不是甚麼善男信女，京師藏龍臥虎，他仍能闖出名頭，如果沒有一點眞才實學怎能辦到。

因此，雖是面對名滿江湖的搏

龍手，他並沒有半點怯懼之意。

翟拜的武功是以一套滾龍七斬鈎法馳名江湖，近十年來幾乎沒有碰到過對手，他的雙鈎之上，全都淬有見血封喉的劇毒，以往喪生在他鈎下的不在少數，這就是他渾號毒龍的由來。

此時他雙鈎輕輕一碰，身形忽然向前一躬，一片藍光裹着一條人影，便向梁鵠攻了過去，一出手就是他仗以成名的滾龍七斬鈎法，可見他對這一戰的重視。

梁鵠發出一聲長嘯，豹鞭响起令人頭皮發炸的巨响，他不多不少揮出七鞭，十分準確的封着翟拜的滾龍七斬鈎法。

這兩人的功力似乎只在伯仲之間，雙方雖是奇招百出，如非鬥過五百招以上很難分出勝負。

習珍由鬥場收回目光，扭頭對嶺南豹朱峭道：「朱大俠輕功絕世，劍快如風，是江湖朋友响往的高人，在下有幸相遇，怎能不請教一二。」

朱峭微微一笑過：「朱某浪得虛名，朋友請勿見笑，如果在下猜得不錯，朋友可能十二搏龍手中的習三俠。」

習珍道：「不錯，正是習某。」

朱峭道：「貴少門主是野侯鐵山的夫人，野侯安定朝廷，消弭邊患，不只是萬家生佛，也是武林同道衷心敬愛之人，咱們意氣相投，何必傷了和氣。」

習珍道：「可是朱大俠却與翟拜交往，友誼似乎非比尋常。」

朱峭道：「習兄誤會了，在下月前因誤傷人命而琅璫入獄，是張宗宇救在下出來的，跟隨翟拜辦點事，無非投桃報李而已。」

習珍道：「君子可以欺其方，朱大俠自然難脫他們的擺佈，不過張宗宇勾結黑道凶人，翟拜還要殺本門的燕姑娘滅口，這些都是朱大俠親目所覩的事實，你還認爲姓張的是可以信賴之人？」

朱峭心頭一震道：「多謝習兄指教，告辭。」語音一落，身形倒縱而起，只一閃便已失去踪跡。

他們這一陣交談，鬥場已經有了一些變化，毒龍鬥不過搏龍手，梁鵠掌握了絕對的優勢。

朱峭這一撤走，更引起了翟拜的恐慌，鬥一個梁鵠他已經落了下風，現在是一比三，再不見機開溜，就永遠離不開這塊荒涼的義園了。

於是他大喝一聲道：「老子跟你拚了。」左手護手鈎一推，纏上梁鵠抽來的長鞭，腳下前踏，右手鈎以驚濤駭浪之勢全力一擊。

這是一記敗中求勝的險招，不管能不能得手，他都會轉身就逃。

毒龍翟拜在京畿一帶是叫得响字號的人物，如果說他會棄掉左手鈎逃亡，實在難以使人相信。

梁鵠也不相信，只不過他見多識廣，搏殺的經驗極爲豐富，翟拜這傾盡全力的一擊，力道並不如預期的強大。

一聲冷哼剛剛响起，豹鞭一抖，鞭梢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插進了翟拜的左目。

這條毒龍也眞夠狠，他留下了一粒眼珠，身形並未作半點停滯，只是幾個縱躍，便已消失於黑夜之中。

梁鵠哈哈一笑道：「好一條毒蛇，逃起來比兔子還快。」

習珍道：「毒龍變作獨眼龍，他再也不敢作怪了，燕姑娘，咱們回去吧。」

燕語道：「咱們奉命追捕天台五兇，他們却被這位秋前輩所殺，我想將秋前輩帶回去。」

習珍道：「有這個必要麼？燕姑娘，何況他已身負極重的創傷。」

燕語道：「張宗宇可能是羌笛怨中的重要份子，秋前輩多半能夠提供一點線索，帶他回去吧，兩位大叔，孫阿姨會治好他的傷勢的。」

習珍道：「好吧。」

＊　＊　＊

天空飄着鵝毛般的瑞雪，原本是黑壓壓的屋宇，已經變作銀色世界了。

馬尾巴斜街的天津藥材店中，生意仍如往昔，只因天色近晚，來客已逐漸聊落了。

店伙正準備打烊，此時却進來一名身着灰色長袍，瘦得像竹竿的老者，及一名身材中等，面色蠟黃的中年大漢，他們進門之後，就一直奔向櫃台。

櫃台裡面除了兩名學徒，負責照顧生意的是店東郭雨亭的三弟子賀元簇，來人一進店門，就已引起他的注意。

在大雪紛飛，天寒地凍的氣溫下，這兩人雖是衣著單薄，却毫無因寒冷而瑟縮的現象，而且自他們踏入店門，使湧來一片凌厲的殺機。

賀元簇立即放下手中的賬簿，迎向他們道：「兩位要買點甚麼？」

面色蠟黃的大漢道：「要買甚麼你都有？」

賀元簇道：「敝店是老字號，雖然不敢說任甚麼都有，比一般藥材店的貨物總要齊全一點。」

面色蠟黃的大漢道：「那好，給我稱龍角四兩，天蠶半斤。」

賀元簇先是一呆，然後淡淡一笑道：「兩位請坐，小喜子奉茶。」

他取出犀角及殭蠶讓客人瞧看，面色蠟黃的大漢冷哼一聲道：

「小伙記，咱們要的不是這個。」

賀元簇道：「對不起，客官，敝店只有這個，要不兩位到別家瞧瞧。」

灰衣老者冷冷道：「叫姓鐵的出來吧，小伙記，就說老夫要借他的龍角寶刀用用，我想他會答允的。」

賀元簇道：「兩位原來要找野侯鐵大俠，可惜來得不太巧。」

灰衣老者道：「怎麼個不太巧法？」

賀元簇道：「鐵大俠目前不在敝店，兩位請改天再來。」

面色蠟黃的大漢忽然一掌飛出，向五尺外的賀元簇虛空印了一掌道：「咱們三日之後再來，走。」不待賀元簇回答，他們已投入風雪之中了。

賀元簇對這兩人原已存有戒心，他却沒有避開面色蠟黃大漢的虛空一擊，掌力着體，竟忍不住連打兩個寒噤。

「小喜子，快關上店門，扶我去找三……夫人，」語音甫落，他已一頭栽倒下去。

小喜子是兩名學徒之一，另一名學徒名叫余忠，他們對藥材生意已經十分在行，並習得一身不俗的武功。

適才變起倉促，他們雖驚不亂，立即關好店門，將賀元簇架往後廳。

三夫人是孫采蓉，自皇宮救駕以後，她就成爲鐵山的三夫人了。

大夫人包蓮兒替鐵山生了一個兒子，她與二夫人晚流香全都住在天津藥材店內。

鐵山不受皇封，他却關心民間疾苦，羌笛怨包藏禍心，未來可能會引起一場極大的災難，他自然不會放過這個邪惡的組合了。

只不過人家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他的憑藉只是少數幾個家族，無論人力或財力他都落在絕對的下風。

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不管前途如何艱苦，並不能動搖他與魔道週旋的決心。

天津藥材店有人登門找碴之前，正巧他接獲高公庵冰禪師太的飛書告急，他不能讓冰簞門在京師的唯一基地毀於魔道之手，只得與晚流香率領鶯聲、紫菀、茯苓等三婢，及十名搏龍手馳往支援。

鐘聲悠揚的在空間傳播着，篤篤的木魚之聲，顯示高公庵一片寧靜。

鐵山與晚流香在庵門之前停下脚步，他們互相瞧了一眼，然後併肩跨進庵門。

冰禪師太門下十大弟子之一的浮星迎了出來，單掌一立，打了一個問訊道：「家師在靜室等候師姐，其餘的請到客房待茶。」

晚流香面色一變道：「師妹不許鐵山與我去見師叔，莫非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丈夫？」

浮星道：「這是家師的吩咐，小妹怎敢僭越。」

鐵山道：「去吧，流香，不要讓令師叔久候。」語音一落，轉身逕向客房走去。

冰禪師太竟然將鐵山當作外人，晚流香雖是十分不滿，鐵山既然毫不在意，她也只好待見到冰禪師太再說。

「參見師叔。」在靜室她見到了本門的長輩，雖是禮不可廢，語氣却顯得頗爲冷漠。

冰禪師太先揮手令侍候的弟子退出，然後微微一笑道：「怎麼，生師叔的氣了？」

晚流香道：「侄女兒怎敢，只是有點不解罷了。」

冰禪師太道：「有甚麼不解的？說說看。」

晚流香道：「師叔飛書召喚，我以爲出了甚麼大事，此地看來平靜得很。」

冰禪師太道：「是平靜，不過這只是表面，實際上本庵已經被人監視，隨時都有發生劇變的可能。」

晚流香道：「可知道他們是那方面的人馬？」

冰禪師太道：「不知道，那帮人輕功頗高，咱們曾經數次出擊，都被他們逃出手去。」

晚流香道：「那只是一些偷鷄摸狗之輩而已，以本門現有的人力，足可應付一切，師叔何需緊張。」

冰禪師太道：「我可不是這般想法。」

晚流香道：「哦？」

冰禪師太道：「高公庵經營不易，要是出了甚麼差錯，叫我如何向你娘交代？」

晚流香道：「師叔之意是要我住在此地？」

冰禪師太道：「那倒不必，只要調回十二搏龍手，加强本庵的實力就可以了。」

十二搏龍手是爲了鐵山人力單薄，晚流香才向冰禪師太借用的，如是需要加强高公庵的實力，儘可抽調獵虎隊，或召喚鄰近的壇、舵支援，現今偏偏要調回十二搏龍手，豈不是別有用心！

晚流香哼了一聲道：「那就照師叔的意思辦吧，侄女告辭。」

留下搏龍手，辭出高公庵，晚流香的臉色顯得難看以極。他們一行五人頂着寒風急走，似乎誰也提不起說話的興趣。

良久，晚流香突然一跺脚道：「大哥，你爲甚麼不說話？」

鐵山淡淡一笑道：「說，這有甚麼好說的？」

晚流香道：「怎麼沒有，師叔分明知道咱們缺乏人手，却要將十二搏龍手調走，你也不拿個主意。」

鐵山道：「我拿主意有用麼？調回十二搏龍手，是爲了高公庵的安全，這是保護冰簞門京師基地的必要措施，任何人都無法反對。」

晚流香道：「京師鄰近地區，本門還有不少高手，她不向別處調用，是故意跟咱們過不去了。」

鐵山道：「也許是怕遠水難救近火吧，令師叔身負重任，她的心情只可以理解的，不過……」

晚流香哼了一聲道：「你總是帮着別人說話，還有甚麼不過的？」

鐵山道：「我怕這是一項陰謀。」

晚流香道：「怎麼說？」

鐵山道：「京畿重地，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械鬥，賊人窺探高公庵，只是有計劃的騷擾而已。」

晚流香呆了一呆道：「他們的目的是削弱咱們的力量？」

鐵山道：「應該是的，不信你瞧。」

晚流香瞧見了，那是近二十條人影，在前面堵住他們的去路。

此地草木叢生，四野荒涼，是一個搏殺的好所在。顯然，敵人是有計劃的伏擊，存心要將鐵山撂在這裡。

紫菀柳眉一揚道：「這般人是買鹹魚放生，不知死活，公子，讓我去打發他們。」

鐵山道：「賊人敢於公然攔截，必有幾分取勝的把握，咱們人單勢孤，千萬不可輕敵。」

紫菀道：「知道了，公子。」

此時雙方相距約莫十丈，凶殺之氣已經瀰漫着整個曠野。

晚流香眉峯一皺道：「大哥，似乎來者不善。」

鐵山目光一凝，面色沉重的道：「不錯，你可聽過江湖上傳說的幾句歌謠？」

晚流香道：「是那幾句？」

鐵山道：「西天大藏，天地玄黃，黃泉洗馬，碧空翱翔。」

晚流香心頭一震道：「西天大藏殿？」

鐵山道：「是的，你瞧那兩人的服式。」

對方十餘人中，有兩人的服式十分怪異。他們穿着的是齊膝短袍，及寬大的長褲，足下是一雙短靴，靴頭尖細向上翹了起來。

此等裝扮在中原本已少見，再加上短袍，長褲，以及短靴的顏色，左邊是天藍，右邊是土黃，一綫中介，色調分明，令人一目之下，就像兩個半邊人湊在一起似的，能夠說它不是怪異？

但這項怪異的服式，在江湖上具有無可比擬的震撼之力，要是問它爲甚麼會這樣？答案只有一個，因爲他們是西天大藏殿的人物。

沒有人知道西天大藏殿在那裡，只知道他們能夠黃泉洗馬，碧空翱翔。

像這等橫行黃泉，縱橫天宇的人物，放眼四海，誰敢對他們說一個不字？

不幸的是這般令人聞名喪胆的人物，竟然攔着鐵山一行五人的去路，看來他們今晚是凶多吉少了。

紫菀哼了一聲道：「咱們可不是給人嚇大的，公子，讓我去會會他。」

晚流香道：「名無倖至，紫菀，這兩人是咱們前所未經的强敵，千萬不可衝動。」

鐵山道：「西天大藏殿的人是不會輕易出手的，如果他們當眞出手，也要由我及流香接着。」

晚流香道：「聽公子的話，紫菀，除了這兩人，其餘的足夠你們過手癮了。」

紫菀噘着嘴道：「好嘛。」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到達對方丈外之處。鐵山擧目一瞧，心頭不由又增加了幾分壓力。

敢情這般攔路找碴的，幾乎無一不是名噪江湖的武林高人。

摘星手卡青，惡殺手余勁，是名列京師五大高手的人物。

五軍堡主樓星台，及該堡三將中的韓奔雷、劉蓬山，北辰軍長謝依石，碧落軍長車虎。

鷄人帮主方雙鳳，紅鷄頭莫長川，黃鷄頭晋少府，四更鷄頭堯典，二更鷄頭元朔。

淮陽派掌門三陽手歐陽勤，妻子尹四娘。

扁担帮主柴三化，副帮主魯帆。

這般人全是身負絕學的一方霸主，再加上兩名西天大藏殿的神秘人物，鐵山這一行五人，要想全身而退，只怕要難如登天了。

這是鐵山出道江湖以來，所面臨的又一次嚴重的考驗，不過他的神色却平靜無比，任它如何風狂雨驟，都無法在他心湖中攪起半點波瀾。

鐵山能有今天的成就，絕對不是偶然的，在生命受到威脅之時，能使自己變作一座冰山，他已做到練武人修養的極致了。

攔路找碴的都是高人，但與鐵山一比，他們就差了一截距離了。尤以五軍堡主樓星台，更是一副火爆的脾氣。

這也難怪，五軍堡名震江湖，實力之强，武林各派無人可以望其

項背，想不到他們却栽在西北，三將之首的古垂燈，四戈之二的銅戈莊一柱，鐵戈陸長天都把生命撂在邊陲，龍馬軍長海洲也失去一條右臂，這筆賬五軍堡都扣在鐵山的頭上，此時還能不來一次總結？

一聲冷哼，樓星台跨前兩步道：「你就是鐵山？」

鐵山道：「你找對人了。」

樓星台右臂一揮道：「給我殺！」

韓奔雷、劉蓬山正要奔去，身後忽然響起一聲悶雷般的叱喝道：「站着！」

出聲叱喝的是來自西天大藏殿的兩人之一，江湖朋友尊稱他們爲「西天聖使」。

在中原武林，西天聖使具有無比的權威，他叫站着，韓、劉二人那敢踏出半步。

樓星台不解的詢問道：「怎麼啦，聖使，莫非兩位要親自出手？」

聖使道：「該出手的時候我自會出手，不必你替我操心。」

此人面無表情，語氣生硬，好像這般湖海名人，每一個都矮他半截似的。

樓星台對這位聖使雖是十分不滿，却不敢顯出半點不快之色，忙雙拳一抱道：「聖使說得是，請問咱們……」

聖使道：「咱們不能以多凌寡，也不可不教而誅。」

樓星台道：「作賊的不會承認他是賊，聖使只怕會浪費口舌，再說這般人的武功邪惡得很，除了聖使，一對一咱們很難討得好去。」

聖使只是哼了一聲，扭頭對鐵山道：「你以前作過捕頭？」

是法官問案麼？此等神態和語氣，簡直無禮以極。

紫菀忍不住嬌叱一聲道：「你問這個作甚麼？瞧你乳臭未乾，竟敢跟咱們公子這麼說話！」

鐵山擺擺手，制止紫菀再說下去，同時以十分平淡的語氣道：「不錯，閣下有甚麼指教？」

聖使道：「據說那時你的年齡已經老邁？」

這是甚麼話，你縱然是西天聖使，也管不到別人的年齡，因而鐵山只是微微一呆，並未作答。

聖使忽然嘆口氣道：「我原先不盡相信，看來這都是眞的了。」

甚麼捕頭，年齡老邁，原先不盡相信，看來都是眞的，這些莫名其妙的話，簡直叫人一頭霧水。

鐵山不是常人，他想到這些看似莫名其妙的話，很可能暗藏玄機，如果不弄個明白，也許會中別人的陰謀。

他想弄個明白，別人却不給他機會，因爲樓星台已經獲得西天聖使的同意，派出五名高手向他們展開凶猛的攻擊。

惡殺手余勁，是京師五大高手中武功最高的一個，凶殘狠毒也爲五人之冠。

對鐵山，他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嫉恨，捕頭嘛，是不入流的，如今居然名滿京華，壓到五大高手的頭上，心胸原本狹隘的惡殺手，這口氣怎能嚥得下去！

他一馬當先，領頭撲向鐵山，掌中的獨門兵刃寒蟬劍，業已湧起一片殺機。

他想鬥鬥鐵山，突然一聲嬌叱，竟被一個姑娘攔住去路：「姓余的，你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就憑你也敢招惹咱們公子？」

余勁一振寒蟬劍道：「姑娘能夠認識余某，總算有點見識，我不傷你，你走吧。」

攔路的姑娘撇撇嘴道：「惡殺手的名號原是唬來的，本姑娘也給你一個忠告，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惡殺手余勁嘿了一聲道：「多謝忠告，請教……」

攔路的姑娘道：「紫菀，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丫頭。」

惡殺手余勁道：「好名字，請賜招。」

紫菀知道此人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因而跨步擰身，長刀斜劈，金光一閃之間，刀鋒就已迫近惡殺手余勁的左肩之上了。

余勁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紫菀出招如此之快，而且一刀劈出，立感勁風迫體，這等强勁的內力，幾乎不在他數十年修爲之下。

當然，這一刀他是避過去了，但他的輕敵之心也收了起來。

不過名滿京師的五大高手之冠，絕不能輸給一個女孩子，否則惡殺手余勁豈不是無面見江東父老了？

顧名思義，惡殺手本是動輒傷人的，此時更是目射凶光，煞透華蓋，口中一聲怒吼，一劍揮了出來。

這一劍他是以十成內力劈出，劍身幻起無數晶芒，劍氣嘶嘶籠罩着紫菀的全身。

名無倖致，這一招痛擊，就已瞧出惡殺手的確具有不凡的功力。

紫菀可不是省油的燈，惡殺手的長劍還未遞出，他已經將金刀納入刀鞘。

莫非她要以徒手對寶劍，還是不想打了？

不，她只是要換用她們主婢的獨門兵刃一片雲，來對付惡殺手的寒蟬寶劍而已。

小身子一擰，讓過了劍芒的鋒面，玉腕一抖，一片雲以柔勁向惡殺手的腕脈纏去。　（未完・一）

上文提要：宮主與陸游剛逃離曾藏身避險的村屋，回頭一望，那裡已成火海，全村無辜的村民均變灰燼，宮主恨得切齒。醜婆婆自九華山而來，助柳青青消除魔道，臨別時囑咐陸游要去見柳青青一面。自汴梁追尋宮主的官兵們又追至，一個堂主還向宮主誇耀自己毁民燒村的功績，只見軟鞭金光閃，堂主即橫屍地上……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花鼓歌

宮主怒懲賊兵　青青用計焚樓

也幸是打個正着，打得他一個跟蹌，倒無巧不巧，躲過宮主挫腕一抖，掃來的一鞭，祇被削去了一隻右耳！

陸游雖然也怒不可遏，却明白幪面人的話意，要留活口，那自是要留活口，報與帮主知道，宮主殺了汴梁金堂的人。

汴梁金堂的人，自然也是他造反得力的將校，忙一伸手，倏地一托宮主的手腕，喝道：「饒你不死，還不快滾！」

顯然這中年人是這夥人的頭兒，就地一滾，如飛逃走去了，那隨來的幾個漢子也追隨那中年人逃走去了，恰似風捲殘雲。

一時間，除了地上的橫尸，又見滿地的冷月清輝，陸游一怔，身邊的宮主，怎麼又似泥塑木雕？

驀回頭，才知幪面人已托住宮主的另一隻手腕，顯然已閉住了宮主的穴道，竟都不知是從何而來。

陸游更明白了，道：「原來妳眞是……醜婆婆！」

柳青青輕功高絕，光天化日之下，也來去無踪，這幪面人顯然更勝一籌，柳青青說過，她的武功，倒有一半是醜婆婆傳授的，若不是醜婆婆，宮主身邊有小梅、小菊，身後有小玫，他亦在身側，竟會不知她從何而來，甚至宮主在毫無察覺之下，已受制於她了。

竟是陸游這麼一說，那小梅、小菊，也才發現宮主已受制於不知從何來的幪面人了，身邊的宮主已受制於人，竟然也不覺，如何不驚得目瞪口呆，像是嚇儍了。

小玫也發現了，喝道：「你敢對宮主……」

但祇金霞略閃，便已垂下臂來，自是因爲宮主已在人家掌中，投鼠忌器，怕幪面人先傷害宮主。

小桃也已飛掠過來，叫道：「你們放心，她要傷害宮主，宮主早沒命了。」對陸游道：「醜婆婆，你說她是……」

當眞，小桃祇知，而且是新近才知她娘已被九華神尼救上九華山了，却還不知她這九死一生，遍體鱗傷的娘，已變成了醜怪，而且也祇有柳青青才叫她醜婆婆，也祇有陸游也才知道，醜婆婆是小桃的親娘。

陸游尚未答言，幪面人已道：「你還不快去，還等甚麼，難道你眞不想活着見她一面，任由她以寡敵衆，快走，記住，唯有燕雲十八翻，才能助她脫險，便我也無能爲力，何況我此來，是奉命把她帶去九華山。」

幪面人隨對小桃道：「我是誰，等到了九華山，妳就明白了，妳說得不錯，我要傷害她，她早沒命了，神尼說她有善根，果然良知未

泯，將來還有用她之處，又豈會傷害她的，你們不放心，可隨她前去九華山，來吧，這就上路。」

又對陸游喝了聲。

陸游聽她一說，早已心急如焚了，本是要問清柳青青現在何處遇險的，那知非但不曾答他，倒挽住宮主的胳膊，竟是脚不沾塵，飄然當先走了，小桃一招手，叫道：「都跟我來。」

當先追了下去，却祇有小玫、小菊亦步亦趨，眨眼已無踪跡，小梅拾起宮主遺下的軟鞭，却追上陸游。

小梅一直一言不發，竟捨了宮主，跟隨他來，說道：「跟我來。」

「跟你……」陸游脚下不停，道：「妳知我要去何處？」

小梅回頭，竟然一笑，說：「因爲你也不知要去何處，但我却知道，我已猜到幪面人是誰，是小桃的娘是不是？也知她要你去救的人是柳青青。」

脚下不停的陸游，目瞪口呆，因爲小梅的脚下也不停。

原來小梅一直不言不語，那幪面人一現身，便一直在察言觀色，小梅本就聰明絕頂，更難得的是明辨是非，宮主的爹，洪帮帮主，狠子野心，若不是早看出來了，豈會被小桃幾句言語，便能醒悟的，而且已站在他們一邊來了，又道：

「我也想見識見識，柳青青是怎麼個三頭六臂，短短時日，竟殺了洪帮這麼多高手，不，你放心，我祇有欽佩的，眞了不得，竟把一場浩劫，把一場天大的浩劫，消弭於無形。」

「妳眞知道她在何處？」

「而且知道，她爲何身在險地，我雖不知這幪面人是誰，誰是醜婆婆，是否眞是小桃的娘，但既然能一伸手，便制得住宮主的人，竟不能相救柳青青脫險，便知她在甚麼地方，遇到甚麼勁敵了。」

前面奔走如飛的小梅，忽然脚下一停，冷月清輝下，隱約現出城廓。

小梅用手一指，道：「你若不是已猜到了，又爲何向這方向來？」

蚌埠，在夜色蒼茫中，映在天幕上，城廓已清晰可見。

「因爲，」陸游也停下步來，說道：「因爲這是洪帮的根本重地，柳青青大仇未報，仇人仍在這城中。」

陸游忙不迭四下張望，祇道有警，因爲小梅停步一縮身，已隱於黑暗的樹下。

但祇有繁星滿天，夜風把道旁的樹木，繪出幢幢魔影，甚至雞犬不聞，深夜的道上，那有人影，已近城下了，反倒靜得出奇，應該仍見燈火的，但在城下，倒似死一般寂靜，不見燈火，也不聞人聲，陸游道：「妳做甚麼？」

小梅分明也耳目並用，說道：「咱們應該分手了，休被人見到我們是一路的，記住了，見了面，還得拚個你死我活。」

陸游一怔，道：「你說甚麼？妳不是幫我，帶我去找……」

「你要尋找的柳青青，應在此城中。」小梅說：「若然眞被困有險，就不難找到，不見人，也必聞聲的，若被人見到我和你走在一道兒，又怎能幫你，不，我是說柳青青，一旦入城，洪帮的人就無處不在了，你當然知道該怎麼做。」

「妳去哪裡？」

「我去報信兒。」小梅說：「我猜，若然洪帮得知宮主被劫持，當然是被一個幪面人擄劫，必然心神大亂，也必然怒不可遏，你明白嗎？」

陸游精神大振，一跺脚兒，道：「我明白了，好主意，好，妳打前頭走。」

他可不蠢，如何會不明白，去報信兒，她是宮主身邊的人，還怕沒人帶她去見帮主，自然也就能尋到柳青青，若然眞如那幪面人所說，柳青青被困有險，那賊子心神大亂，豈不就是助了柳青青一臂，他也就知柳青青所在了。

「記住了，」小梅說：「見了面，手下不可留情，咱們就是仇人見面，即使你傷了我。」

陸游心中一動，道：「且慢，怎會是仇人見面？」

小梅皺了眉頭，道：「你這人……你帶走了宮主，誤了他的大日子，僅此一樁，他已不放過你了，你還以爲再能瞞得過狡猾的帮主？看來你眞是又呆又儍！我得趕快走，你不見靜得出奇，別跟得太近了，放心，你不會失去我的踪跡的。」

陸游一點頭，小梅已跳到大道上，頭也不回，那知他見小梅已出去得遠了，驀聽有人大喝一聲：「站住了，來的是甚麼人！」

早見小梅急退一步，一揚手，月光之下，閃出一片金霞，雖有冷月洒清輝，但相距遠了些，那金霞祇不過乍現倏隱。

兩條人影，現身得快，退得更快，祇聽有人啊了一聲，說：「原來是宮主身邊的……小梅姑娘。」

幸是小梅先走一步，陸游忙不迭一縮身。

祇聽小梅喝道：「既知是我，爲何阻我道路！啊，原來是……李三爺。」

竟是那猴兒李三，不怪有這麼好的身手了。

陸游一掠身，借道旁的樹木，

隱蔽着身形欺得近了些，當眞妙極，有小梅在前，即使前途有人，也分散了注意，無形中，替他作了掩護，但仍嚇得他急縮身，因爲那猴兒李三在向小梅身後瞭望，分明焦急之極，道：「宮主何在？」

小梅跺脚，急道：「正要去稟報主公，現在何處！快帶我前去。」

陸游現在已知道了，地位有高低，帮主與主公的稱呼，亦是有別的。

「不可。」猴兒李三道：「妳可知這一日夜中，被那神出鬼沒的柳青青，殺害咱們多少人，帮主有令，在未擒獲柳青青這惡妞之前，都不許入城，帮主不但親自出馬了，而且出動了金袍人，因爲那惡妞的飛刀太厲害，防不勝防，唯有身穿金袍的人，才刀槍不入，我便是奉命守候在此，不許帮中人進入。」

陸游大大鬆了一口氣，那麼，柳青青仍然無恙，若然被獲遭擒，這猴兒李三便不會在此守候了，却也捏了一把汗，那醜婆婆必也知金袍人的厲害，不僅武功高強，而且刀槍不入。

小梅啊了一聲，道：「不怪連燈火亦不見了。」

「整個蚌埠，亦成了死城，帮主有令，全城的人都得到知會，不許張燈，不許出入，誰不要性命，誰敢出門半步，帮中兄弟，各就地戒備，弓上弦，刀出鞘，祇要一見人影，便萬箭萬弩齊發，近則刀砍槍挑，嘿嘿！不怕那柳青青神出鬼沒，六臂三頭。」

陸游倒抽了口涼氣，不怪那醜婆婆說柳青青遇險了，如何不險，任她輕功如何高絕，豈能逃得過萬箭萬弩齊發。

却聽小梅失笑道：「主公必是方寸大亂了，這豈不是庸人自擾？」

「小梅姑娘，妳這是怎說？」

小梅道：「你且想想，柳青青殺的，可不是無名之輩，人家殺了咱們這麼多人，又有誰見到人家的人影了，你所說的萬箭萬弩，不過是帮衆嘍囉，豈不是形同虛設，不過自擾而已。」

可是小梅已知他來到近處了，分明衝着藏身之處，分明皺了眉頭，而且輕搖了搖頭。

那猴兒李三道：「小梅姑娘，不僅我，便帮主也讚妳聰明絕頂，有見地，這番妳却不及帮主有見識了，以往那柳青青之所以神出鬼沒，非是來無影，去無踪，祇不過她在暗，我們的人在明，這才着了她的道兒，現在，我却在暗，她在明了，不信她有隱身法兒，還有，帮主親率二十四個刀槍不入的金袍人，分守四門，巡查全城，那柳青青祇要一現身，嘿嘿，任她飛刀有多厲害，也無用武之地，却是姑娘妳，却不能入城了，黑夜之中，敵我不分，便是我等，亦是奉命，不待天明，或者已擒獲柳青青，是不準，也不敢入城的，我可不想成爲刺猬。」

小梅跺脚道：「這可怎好，宮主已被獲遭擒，若待天明，如何還能相救？」

小梅當下把宮主被幪面人擒獲之事，說了一遍。

就在這工夫，驀聽馬蹄聲雜沓，由遠而近，即使在黑夜月下，亦見到塵頭大起，眞個來如狂飆。

陸游隔着老遠，已認出當先一匹馬上，正是那三綹長鬚的中年人。猴兒李三忙不迭跳到路上，伸手一攔，說道：「原來是曹將軍，請止步。」

少說五六騎馬，狂奔而來，陡然勒馬，兜轉馬頭，那馬齊聲嘶鳴，深夜萬籟俱靜，那聲嗚宛若地覆天翻。

那中年兜馬回頭，怒不可遏，叫道：「主公何在，請主公還我們一個公道。」

猴兒李三一怔，道：「這是怎說？」

中年人道：「尚未出師，義旗未舉，宮主倒先殺了前殿將軍……」

陸游却差點跳了起來，因爲肩上被人拍了一下，但耳邊聞聲，却已由大驚變成了大喜，那聲音道：「跟我來。」

柳青青！萬萬想不到柳青青竟出現在身後，忙縮身、扭頭，祇見一條影，已在數丈外了，大喜過望，那還理會人喧馬亂，貼着地面一掠，忙忙追趕。

可惜無法知會小梅，却因人喧馬亂，甚至連小梅也不知他已走了，當然更不知柳青青神出鬼沒，豈僅無恙，而且竟在此間現身。

陸游眞是心花怒放，不知醜婆婆爲何說她遇險？可是不過知道那賊子已佈下天羅地網，躭心柳青青以寡敵衆，必然遇險而已。

那知繞過一座小山，竟失去了柳青青的踪跡，前面現出一片林子，祇道柳青青已入林去了，不料才要追趕，耳畔風生，忙一旋身，竟仍被打中了，原來是小泥塊，打中他的肩頭，立即粉碎。

頭上却已傳來柳青青的聲音，說道：「上來吧，就有熱鬧可瞧了。」

若人家打出的不是泥塊，而是飛刀，他那還有命在，又是駭然，又是慚愧，抬頭一看，可不是柳青青俏生生站在山高處，已換上了初見時的粗衣布裳的妝扮，不過高處夜風勁，仍見衣袂飄飄。

現在，在他心目中，她已不是柳青青，是神、是佛，就像現刻，映在天幕上，高與天齊的仙女，即使她滿手血腥，殺了這麼多人，但被她救苦救難，拯救庇護的生靈，何止萬萬千千，她兩手不是血腥，而是在造福蒼生，是眞眞正正，除魔即是行善。

飛奔上山，但未近身側，他已怔住了，冷如冰的柳青青，黑夜之中，怎會滿面紅光。

啊呀！一路奔來，奔上山，自從知道她是柳青青，他的一雙眼睛，也就未離開過柳青青，竟不知城中火起，而且火光已衝天漸漸大了。

即使現在已到了小山頂上，也不能俯覽城中，不過僅見到房頂鱗次櫛比而已，是以不見火光，顯然不過初起，也沒蔓延，是以不映紅天空。

陸游心在下沉，說：「妳……放起火來！」

適才還當她如仙如佛，她竟放起火來，會有多少人喪命，喪失家園，月黑風高，房屋又鱗次櫛比，大火一起，必然一發不可收拾，也無人敢救火，因爲誰敢出屋來，就會喪命！

「考考你的眼力，是火燒甚麼地方。」

竟被他認出來了，說：「如意齋，啊！賊子的巢穴！蚌埠城中，樓閣罕有，更罕有比如意齋更高的。」

因爲這緣故，雖然相距少說一兩里地，但火光熊熊，一眼便可認得出來。

柳青青並未轉頭，亦未瞧他一眼，倒點了點頭，說道：「不如說是地下宮殿。」

他明白了，放了火的柳青青，出了城，去到他身後，必是先發現了那一夥人，也許由奔馬，而後才發現他，也才引他到這裡來，而他不上山來，還發現不出城中起火，原來是火起地下，不過才升起地面來，甚至未曾燎原，也未蔓延開來。

柳青青仍不瞧他一眼，說道：「掃穴已犂庭，我已不用再殺人，不怕他們不膽落，再造得起反來。」

犂庭掃穴，當眞，那地下宮殿，乃是賊子們的根本重地，也燬於火，而且是被柳青青放起火來，啊呀！了不得，不怪柳青青能從天羅地網之中，安然無恙，脫身出來了，想想，那根本的重地大火一起，四散在四門，也遍佈在城中的金袍人，便無帮主的命令，誰會不趕去那地下宮室。

那麼，不僅犂庭掃穴，燕雲子若不佈下天羅地網，不把金袍人調遣出來，柳青青豈能潛入，放得起大火，不放起火來，若金袍人仍守候四門，柳青青又豈能安然脫險的。

了不得，在他心中，柳青青仍是如仙如佛，咦！如仙如佛的柳青青，爲何身子一晃，搖搖欲跌！

柳青青可不是身子一晃之下，不是跌，是坐下來了，但也分明是跌坐在地。

陸游大吃一驚，搶上一步，不怪柳青青話聲有異了。

話聲仍是以往一樣冷，他當然不以爲然，話聲低，不過以爲她怕被人聽到而已，現在才明白，爲何這時才見火光，原來火焚的是那賊子的地下宮室，火起地下，也在地下燃燒，之所以她已脫身出了城，就有那麼巧，遇到，而且發現了他，再又把他帶到這裡來，那一直在地下燃燒的大火，這時才升出地面來。

升出地面來的大火，火光漫天，如何會不驚動全城的人，是以相隔雖然遙遠，亦能隱隱聽得到人聲。

「妳說甚麼啊？」

那知她近在耳邊，聲音却愈更低微，她分明在說，竟聽不出她在說甚麼，火光映得她冰一樣的臉兒紅紅的，倒比燈光下，在他懷中時，更嬌艷了，那自是健康的臉色，是以不以爲意。

「我說……」聲音提高了些。「你見到、聽到嗎，雖然房屋接連，但火不會燎原的，因……因爲，那火尚未升出地面，已把全城的人驚醒，驚動了，你不見，火雖大，燒的祇是……」

「如意齋，」陸游說：「有火光照映，再遠些，我也認得出來，我明白了，驚動了全城的人都跑來救火，在火升出地面時，已把火堵住了，如何會蔓延。」

怎不由他肅然生敬，犂庭掃穴，把一場瀰天的浩劫，幾乎是在草木不驚之下，消弭於無形，平民百姓，竟無一人傷亡。

「我已……」

陸游不是怔，而是驚呆，不但她的話聲又微弱更不能所聞，而且，坐在地上的身子，竟一搖晃，他本就坐在她身邊，忙不迭一側身，挨得近了，終於聽出了，柳青青在說：「我已竭盡所能，再無……」

慌忙一伸手，把搖搖欲倒的柳青青扶住了，嚇極，叫道：「妳……怎麼了？可是……受了傷？」

祇把個陸游嚇得魂飛魄散，因爲柳青青的牙關咬緊了，敢情火光映得她的臉兒，不是紅得艷麗，而是有如淡金，而且雙目已緊閉，他伸手相扶，那知手才着體，那柳青

青已倒了下來，幸是他一側身，是以也倒在懷中了。

不好，那小山近着城脚，火光之下，城門清晰可見，也見到人馬在奔走，他能見到別人，人家自然也能見到他們，更何況他們在小山上，映着天幕，也易被人發現。

即使柳青青不會受傷，亦不敢以寡敵衆，何況現已不醒人事，倒在他懷中，更不動彈了，雖然已犁庭掃穴，洪帮仍然高手如雲，尤其是燕雲子，仍可發號施令，身邊還有二十四個刀槍不入的金袍人。

慌忙抱起柳青青跑下山，奔入林中，原來不過是個疏落的林子，並無可掩蔽的地方，忙又抱起柳青青，落荒狂奔。

得遠離城門，尤其是洪帮人衆多，無處不在，更得遠離大路，不，甚至避開小路，不用說，洪帮正在搜查尋找她，城門中奔走的人馬，必也就是來追尋她的。

即使有地方藏身、容身，也不安全的，除非遠遠離開這蚌埠城。

懷中的柳青青，竟像死去了一樣，自倒入他懷中後，就沒動彈過，陸游也就愈加驚恐，抱着柳青青如飛狂奔。

直到再也不見映紅了的夜空，才停下步來，張大了嘴，直喘大氣，奔走得太急，也很遠了，何況還抱着一個人。得趕快找個地方，查看柳青青的傷勢，這麼久了，抱着她狂奔，她在他懷中竟是不見動彈，顯然已暈過去了。

稍稍令他安心的是：他仍能感覺得到她的呼吸，而且呼吸均勻，雖是弱了些，但始終感覺得到，因爲他的面頰，貼着她的面頰。

天空不再映紅了，祇賸下了冷月的清輝洒在她的臉上，又如何不顯得蒼白，得趕快找個地方，查看她的傷，傷在何處啊！

眞是心急如焚，但不見有人家，要逃避無所不在的洪帮人馬，是以慌忙中，祇向偏僻之處奔逃，不理會東西南北，不料愈走愈荒僻，可見慌不擇路，又走回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鳳陽地區來了。

敢情他眞是回到鳳陽地區來了，不自覺地奔了來。咦！那山上，不就是那破廟嗎，初遇燕雲子那魔頭，也和柳青青在火堆旁邊，共度過一宵的破廟。

陸游大大鬆了一口氣，甚至心喜，因爲焦天龍一死，又死了那麼多嘍囉，樹倒猢猻散，活着的，還怕不遠遠逃走了，這鳳陽，豈不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尤其是，那廟宇，給他留下許多甜美的回憶，是否這緣故，不覺間，就奔了來，熟悉的道路，熟悉的小山，因是冷月疏林，竟也發現出那廟宇了。

心急如焚的陸游那還遲疑，抱着柳青青，奔上山，奔進廟。

且慢，沒有火種，怎能生得起火來，廟中黑暗，如何能查看，忙又退出殿來，坐在殿前的石階上，輕輕地把柳青青放在膝上。

「青青，青青啊！」

冷月的清輝洒在殿前，也洒在她臉上，多清麗的臉兒，竟對他輕柔的一笑。

柳青青非但沒暈了過去……不，是甦醒了，而且眼兒也睜了開來，不過那笑也輕柔無力，分明嘆了口氣，若不是他把她抱在懷中，甚至感覺不出她嘆了口氣，因爲嘆氣也無力，祇覺得她的身子在懷中一沉，微微一縮而已。

而且，眼睛又閉上了，把頭靠在他胸膛上。

啊！總算鬆了一口氣，說：「妳傷在哪裡啊？」

不料柳青青閉上了的眼睛，再也不睜開來，像又暈了過去，不醒人事。

不，像熟睡了一樣，因爲她的呼吸仍然那麼輕勻，倚偎在他懷中，像個熟睡了的孩兒，那麼嬌小，又那麼楚楚可憐。

總算從她臉上，看不出有痛苦的表情。

不，倔强的柳青青，又豈會把痛苦顯露在臉上，冷月下的臉兒，難道不冷得令他心痛。

若不是受了傷，豈會如此，豈會任由他抱在懷中，放在膝上。

那是眞的，雖然有幾個夜晚，她都在他懷中，皇天在上，他豈僅沒把她抱在懷中，甚至她熟睡了的時候，甚至不敢碰觸她的身子一下。

他不敢自作多情，他明白，祇因爲除了他懷中，再沒有更安全的地方了。

「宰了你！」眞令他心寒，她是這樣說的，而且是認眞的，那話聲之冷，冷得令他心寒，這是她在他懷中，他把兩手綁了起來之故，因爲他知道，她會的，若他敢心生綺念邪念，碰觸到她，她眞會宰了他的，她祇要一揚手，飛刀就飛出來了，想想，二十四把，兩臂上各有十二把飛刀。

這就是他曾把兩手綁起來之故，生怕他也睡着了，無意中碰觸到她，令她誤會。

有美在懷，竟不是滿懷的軟玉溫香，豈不活受罪，但他懷念那些夜晚啊！

飛刀，想及飛刀，陸游陡然心往下沉，當眞，他抱柳青青奔走這麼半夜，現在又倚偎在他懷中，如何會發覺不出來，柳青青的兩臂上，那還有飛刀，一把也沒有，他能

感覺得出來的，祇賸下兩臂上的刀囊仍在。

不由記憶起往事來，那一晚，就在這廟中，他曾代她從幾具屍體上取下的六把飛刀，交了給她，如在目前，正是這廟中，在火光之下，他也才第一次把那飛刀瞧得清楚，其薄如紙，長不逾三寸，否則兩臂上豈能插上那麼多，放下袖管，便看不出來。

柳青青殺了那麼多洪帮的高手，莫不是殺人於無形、無聲，即使在大庭廣衆之中，亦沒人瞧見她的影兒，又豈能取回飛刀，那自是殺一人，也少了一把飛刀，那麼，已有二十四個高手，若不是堂主，也是副堂主，已死在她的飛刀下了。

他竟心中一寒，不是因爲她殺得人多，而是，柳青青豈不是解除了武裝，也許，這就是她離開蚌埠之故，因爲她已沒有了飛刀，再不能殺人了。

她不能殺人，人家却出動了刀槍不入的金袍人，人家能殺她。

是否這緣故，她！受了傷？

「青青，青青。」

其實並未叫出聲來，不忍心叫出口來，因爲她像睡熟了一樣，像個睡熟了的孩兒，呼吸那麼輕柔又輕勻。

怎麼辦，不能問，不由他不焦急、擔心。

若是受了傷，若不即時醫治，那還了得。

得罪了，陸游把心一橫，月下怎能查看，又不能脫去她的衣裳，他又怎敢，祇能輕輕又柔柔，在她身上撫摸起來，總算衣裳完整沒破。

那麼，是否受了拳掌的內傷呢？

像睡熟，難道又不像昏迷？

摸遍了全身，不僅是臂與腿，柳青青竟毫無反應，膽也壯了些，這番手重了些，若是碰觸到傷處，柳青青必會顫動的。

任他有多大膽，但也不敢摸遍全身，那手一觸及她身上柔軟之處，不由他不停了下來。

但若不觸及，又怎知那是柔軟之處。

啊呀！柳青青的身子可不是顫動了一下，嚇得他魂飛魄散。

因爲啪的一聲響，柳青青打了他一個嘴巴子，但却開口了，竟格的一聲笑，說：「你摸得人家怪癢的。」

陸游祇道柳青青誤會他輕薄了，好生惶急，急道：「我祇道妳受了傷，又……又不能解開妳的衣裳查看，妳又……又像不醒人事……」

自是急得漲紅了臉，却又大大鬆了一口氣，說：「原來妳不是暈過去了，謝天謝地。」

懷中的柳青青，仍在他懷中，連身子也沒撑一下，而且眼兒睜開了，凝視着他。

她怎麼了，竟嘆了口氣，聲音低得僅能聽聞，那手，那括了他一個嘴巴子的手，竟是沉重地垂落下來，陸游成了驚弓之鳥，差點跳了起來，因爲那手垂落在他腿上，像是打了他一下。

原來她的手不過是軟弱無力而已。

不瞬的眼睛又閉上了，顯然他漲紅了的臉，月下看來，那自不是紅，而是黑了，還有他的惶急，還有，若是他作賊心虛，豈敢面對着她，不避開她的目光。

柳青青有氣無力的說道：「若不是你……你敢……我已宰了你。」

話聲豈僅無力，而且沒有惱意，陸游才大大鬆了口氣，那麼，她沒有受傷。

「謝天謝地，那麼妳沒有受傷，眞把我嚇壞了，但妳……爲何……」

柳青青又睜開眼來了，像是想要撑起身來，但祇不過頭兒略抬了抬，又靠在他胸膛上了，顯是無力抬起頭來，甚至連眼睛也無力睜開來，不過還能開口。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樂滿天為使天庭方面相信他，只得跟隨天道盟大隊人馬殺上崆峒派，中途他以暗記聯絡韋勤叫他去報訊。斷殺中樂滿天避重就輕應付，後見大智天王在殿頂窺看戰況，樂滿天只得也拚力搏殺，但見無辜善良被殺，眼淚往內流，一腔無奈。回途中，他又千方百計再與韋勤、曹建樹聯絡上……



殺手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殺手・魔鬼・如來佛

綜合疑點細推敲　雁塔遊覽為印證

「殺手之父？我怎沒聽過？」

「三十年來，江湖上最著名的殺手，都是他一手調教出來的，比如『蝴蝶』、『青竹』、『不見刀』、『永不落空』和『殺手之王』等等……」

「你是他最後一位徒弟？」

「正正式式的關門弟子，我出師前三天他便死了！他眞是個奇人，但我的武學主要是師承自羅雲峯的！」

曹先梅脫口道：「便是有『劍王之王』之稱的那位羅神劍？」

「除了這幾位頂尖兒的前輩，誰能將我調教得這麼出色！」

「皮厚！」曹先梅輕輕擂了他一記。「說眞的，你武功自比廣目天王如何？」

「他不是我的對手！」樂滿天非常自信。「我甚至用刀也能勝他們四大天王！」

「那跟那個大智比較又如何？」

「這個我就不敢講了，大概在伯仲之間吧！」

「看來你在我們面前，還是有所保留的！」

樂滿天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曹先梅又問：「羅雲峯十分正直，他為何會讓你跟殺手之王學藝？」

「家師十分開通，他深知一個人之好壞，不在乎技藝之門派或正邪，而在乎人，正如水可載舟也可覆舟一樣！」

「明天咱們怎樣？」

樂滿天手又不規矩起來，轉身在她臉上香了一記：「明天的事，明天再說！」

曹先梅又在他身上擂了一記。「你壞死了！」

＊　＊　＊

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樂滿天本來在第二天便要上路，但經過一夜之恩愛，他實在捨不得在此時分開，是以着曹先梅由窗口先溜出去，他自己則慢慢會賬離店。

他已顧不得大智及廣目天王是否會在暗中監視，只要替韋勤及曹先梅之行動掩飾好，便於願已足。

樂滿天出店上馬，穿過一條小巷，便見到曹先梅，兩人並轡而馳。

曹先梅放棄留店的那匹馬，依然一副女裝，買了一匹白馬，嫵媚中帶着幾分英氣，這兩人眞可說是男才女貌，天造地設的一對。

樂滿天道：「咱們去大雁塔走走！」

大雁塔在南城郊，該塔歷史悠久，因唐玄奘曾在此寫經書，是故聲名大噪。

名雖曰塔，實在是一座寺廟，因為香火鼎盛，是以僧侶不少，四方遊僧都來此掛單。

兩人對佛教都不太瞭解，幸而

志不在此，到得塔下，舉頭望去，高聳入雲，可惜不讓遊人登塔。

兩人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曹先梅忽然道：「大哥，你說韋勤是否有收穫？」

忽然背後的大雁塔傳來噹噹的鐘聲，聲震四野，樂滿天心頭一動，道：「咱們再返回去吧！」

「和尚做功課，有什麼好看？」

「不，這是舉行儀式之鐘聲，反正不急，何不回去看一看，說不定有收穫。」

曹先梅不想反對其意，便溫順地隨他撥轉馬首，重返大雁塔寺。

到得寺門，只見寺內大小和尚列隊而立，寺內鐘鼓齊鳴，地上舖着紅毡，寺外的和尚們正在收拾。樂滿天上前問道：「師傅，請問你們在迎接什麼大人物？」

一個和尚興衝衝地道：「是少林寺掌門蒞臨！」

「咱們是否可進內觀賞一下？」

「只要施主不打擾別人，不破壞，敝寺歡迎參觀！」

樂滿天曹先梅只好入廟，如今跟剛才又大不一樣，大殿外全是和尚，旅客們不知去了何處！

廣場內尚有一些看熱鬧之旅客，但誰都不能走近大殿，樂滿天和曹先梅亦雜在人羣中，踮足而望，曹先梅知道他必有用意，因此也不動問，以免洩密。

未幾，迎接儀式結束，遊人漸散。樂滿天仍不肯走，他只看到少林掌門了空禪師之後背，未能斷定他是否「佛祖」，心中很想進殿看一看，可惜殿外有幾位和尚把守。

樂滿天決定硬闖一下，因此悄悄告訴曹先梅：「我如今之身份是林正果，你是曹先梅，見到任何人都是如此，切切！你我如今之關係是未婚夫婦！」

曹先梅臉上泛紅暈，羞喜地道：「知道啦！」於是兩人同時向大殿走去。

至殿外，那幾位和尚伸手一攔，道：「施主，今日本寺有貴客到，暫停進香半天，請施主明天再來。」

「大師，在下遠道而來，今晚便要離開長安城，下次也不知何時再來，可否通融一下？」

那和尚極為和善，嘆道：「不是貧僧不肯通融，而是住持有令，貧僧不敢違抗！」

旁邊走來一個和尚，看了他倆幾眼，道：「師兄，這兩人剛才已來過，他們分明不懷好意，要小心！」

「出家人怎能胡謅，怎見得我不懷好意？」

「你敢說你剛才沒來過？」

「在下剛才是來過，但未進大殿，只到塔前，以為可以上塔遊覽，想不到不讓上！」

忽然殿內走出一位身穿袈裟的老和尚來，外面的和尚們立即行禮口呼禪師，那老和尚問道：「兩位施主這眞的要進殿參拜？難得兩位施主這般誠心，請進來！」

有了空這句話，門口那幾位和尚只好讓開路來。樂滿天快步去進去，只見大雁塔的住持廣德大師，正要陪了空進內堂。他急道：「禪師，晚輩有點事想請教你！」

了空轉過身來，問道：「施主有何指教？」

「晚輩曾問過不少高僧，平常心是道，但他們之解釋，晚輩都不能滿意，禪師是少林高僧，希望能解晚輩之茅塞，則晚輩感激不盡。」

了空微微一笑，和藹地道：「難得施主如此好學，老衲雖為少林掌門，對浩瀚如海之佛學，未敢言精通，不過施主既然問了，老衲只好試為解答，却未必能令施主滿意。」

「晚輩正洗耳恭聽！」

「此言出自唐時趙州，他問乃師南泉：何謂道？南泉答：平常心是道。平常兩字是指自然，一切依照原來之形象，即依據事物之眞象而存在，一切順其自然，不作改變，不加掩飾。一個人若一切按照事物之眞理去探索、追求，對眞理不作改變，不加掩飾，便能得道！」

他雙眼驀地發出兩道神光，目注樂滿天：「未知施主明白了否？」

「明白了，多謝老禪師指教！」

大雁塔住持道：「禪師千里而來，須作休息，施主若仍有不明白者，可問本寺僧侶。」他引了空進內。

樂滿天目光一直盯着了空之身後，直至了空已消失在暗廊中，他目光仍收不回來。

曹先梅輕輕扯了他一下，「大哥，咱們走吧！」

樂滿天上了一炷香，兩人便離開了，一上馬，曹先梅便問：「大哥，你去見老禪師另有用意？你懷疑他是『佛祖』？看出來了沒有？」

樂滿天雙眉緊鎖地搖搖頭。

「還看不出來。」

「咱們如今去何處？」

樂滿天吸了一口氣，拿眼看看四週，不見有扎眼的人，然後壓低聲音道：「去找韋勤。」

又馳了一陣，曹先梅忽然道：「大哥，我堂哥哥來了。」

樂滿天抬頭一望，只見遠處有個老乞頭走了過來，可不正是丐幫幫主曹先擢？

樂滿天脫口問道：「他是你堂哥？」曹先梅已拍馬迎了上去，樂滿天急跟着她馳上去。

「擢大哥！」

曹先擢一臉于思，臉容尖削，皮膚上泛着一層黑黑的油光，看見曹先梅嘿嘿地笑道：「小丫頭，妳怎地跑來長安城？」他目光忽然望着樂滿天。「這位小夥子是誰？」

樂滿天搶着答道：「晚輩林正果，拜見曹幫主！」言畢趕緊下馬。

「嗬嗬，你倆去那裡？」

樂滿天又道：「晚輩與未婚妻來長安遊覽，不虞在此見到幫主，眞是三生有幸。」

曹先擢不耐煩地揮揮手。「小夥子，老夫又非問你，你搶甚麼話？」

曹先梅見愛郎被斥，忙道：「大哥，你向在江南，今日怎地來了長安？」

「愚兄當然有事才來，如今江湖不靖，小丫頭不要亂跑。哦，這位是妳未婚夫，怎地愚兄不知？」

曹先梅紅着臉道：「小妹好幾年沒見到大哥啦，上哪裡找你說！大哥，小妹跟……正果哥請你吃午飯好不好？」

「乞丐本就是吃四方飯，那有不好之理，快帶路，愚兄肚子早已造反啦！」

兩人找到一家酒樓，下馬進店，曹先擢指指樂滿天對店小二道：「你別擔心，是這位大爺付賬。」

小二眼睛更尖，那有看不出來之理，是以連聲道：「進店就是客，不管誰付賬都一樣。樓上有雅座，三位請跟小的來。」

店小二引他們三個到了一個雅座，樂滿天請曹先擢點菜。「幫主喜歡甚麼，盡量叫吧！」

「唷，看不出你還是位闊少爺哩，那老叫化便不客氣了！」曹先擢一口氣點了六七個菜，再要一碗湯，最後還要了兩斤酒。「小夥子，你不會心疼吧？」

樂滿天一副恭謹地道：「前輩肯賞臉，晚輩感激都恐來不及，還心疼甚麼？」

「會說話！小丫頭，你這未婚夫家裡是做甚麼生意的？」

「他，他父母早已歿了，他的錢從何而來，小妹也不太清楚！哎，你不吃白不吃，問這許多作甚？」

曹先擢瞟了樂滿天一眼。「說得好，不吃白不吃！」

曹先梅又問道：「大哥，你是自江南來的？」

曹先擢嘆了一口氣，道：「愚兄是自崆峒山來的，是逃出來的！」他將聲音壓低：「崆峒派日前突然遭到一批不明來歷的蒙面人蹂躪，聽說元坤被人殺害了。」

「那陸飛舟陸掌門呢？」

「愚兄親眼見他被幾個蒙面漢圍攻，而沒法援手。」曹先擢又悲嘆一聲，把杯中酒喝乾。

曹先梅再問：「大哥既然在旁邊，爲何不援手？」

曹先擢苦笑道：「愚兄也被人圍攻，幾乎連命都保不住，還救得了他？」

曹先梅看了樂滿天一眼，心頭感感然，樂滿天乾咳一聲，問道：「那些人武功這般厲害，幫主又猜得出他們之來歷麼？」

曹先擢搖搖頭：「他們都蒙着面！」

「但自其武高路數上也可看出端倪！」

曹先擢又深深看了他一眼，樂滿天心頭一懍，不敢多問，曹先擢又喝了一杯酒，方慢條斯理地道：「他們武功十分雜，一時間看不出來，看來是一個神秘之幫會組合……奇怪，爲何以前不曾聽過？」

「半年前，華山亦遭劫難，未知是否同一個組合幹的？」

曹先擢又瞪了他一眼，反問：「華山派出過甚麼事故，怎地本座不曾聞過！小夥子，你是聽誰說的？你爲何會知得比本座多？」

樂滿天一時想不起巫劍瑞夫婦暗中投降天道盟，華山派表面上未毀，是以外人根本不知道，是故暗暗後悔，此時只好含糊其詞：「晚輩也是在道上聽人說的，詳情並不知道。」

「哼，道聽途說，焉能作準，小夥子，不是親眼看見的，少說爲好，以免迷惑人心。」

「是是，晚輩受教。」

說着，店小二已把菜端來，曹先梅忙打圓場：「先吃菜再聊！」

曹先擢吃相甚爲不雅，旁若無人，呼嚕大吃，吃得津津有味。樂滿天心中暗道：「到底是叫化子，雖是一幫之主，但始終脫不了本色。」

又想起元坤，悲從中來：「看來九大門派眞的是人材凋零，難怪如今分崩離析，元坤雖然嫉惡如仇，但氣量及氣派別說是『三大主佛』了，就連大智及大悲，亦遠勝於他！眼前此人亦同樣不堪大用，如何跟天道盟對抗？」

曹先擢忽然放下碗筷，搓搓肚皮，道：「飽啦，謝謝妹子。」

「自家人還說甚麼謝！大哥，崆峒派遇到此奇禍，你還不趕快把消息傳給其他門派？」

「這當然要傳，可也不能亂傳。」

樂滿天輕輕踢了她一腳，道：「前輩是一幫之主，統率數萬弟子，他有安排，妳替他操甚麼心。」

曹先擢忽然長身而起，雙眼一睜，道：「小夥子，你表現得很好哇！告訴你，你若敢做出對不住先

梅妹子的事來，嘿嘿，本座可饒不了你！」言畢揚長下樓而去。

樂滿天望着他的背影，怔怔地發呆。直至曹先擢已經去遠，他還一動不動。

曹先梅輕嗔地：「大哥，你在想甚麼呀？」

「沒有，咱們也快吃吧！」

＊　＊　＊

酒壺未空，碗碟已朝天。

曹先梅低聲問道：「大哥，如今咱們去那裡？」

樂滿天想了一下才道：「還得去找韋勤。」

「那快會賬吧！」

「我會賬，妳先走，走後，還得先換回男裝，稍後在韋勤那裡見面。」樂滿天神態十分嚴肅。「路上必須小心，莫被人盯梢，假如甩不掉，寧願先不去見韋勤。」

曹先梅早已對他言聽計從，尤其是現在關係不比尋常。

樂滿天出了酒樓，立即放馬而馳，見前面不遠之處有家客棧，便進去投店。一入了房，便換了一套衣服，悄悄翻後牆離開了。

在城內騎馬太引人注意，樂滿天是以棄騎而行，順便更衣，以便甩掉萬一被人跟踪之可能性。

他沿街疾走，雙眼只注意客棧外牆，找尋韋勤之暗記，終於在章台路上之滿春樓找到了。

清時章台路是歌樹歌台之集中地，今日雖無昔日之繁華糜爛，但仍是花街柳巷，韋勤選擇此作爲居所，足見此人老謀深算。

韋勤正好在房內，聞得敲門之暗號，大喜而開門給樂滿天。

樂滿天一見面便問：「曹先梅到了否？」

韋勤微微一怔，反問：「曹先梅是誰？」

「便是曹建樹，他其實是曹建樹之妹妹，曹建樹早已被人殺死了！」

韋勤點點頭：「我跟她日夕相處半年，見她許多舉止都很奇怪，早已懷疑她是女扮男裝的了！」頓了一頓，道：「她還沒來！」

「那你跟俞四爺聯絡上了否？」

「聯絡上了，」韋勤雙手奉上一封密封的信，道：「這是俞四爺托人給你的。」

樂滿天連忙接信，見信封上寫着五個字，小三子親閱。他忙撕掉封口，取信閱之。

「小三子賢侄：令兄已至，這幾個月愚叔亦下了幾趟山，覺得人心難測，因此你對任何人也不得洩露身份，包括九大門派任何人，切記。」

樂滿天看後，立即將信燒掉。他心情十分沉重，這封信給他的啟示，說明九大門派內部，好人跟壞人根本難以分辨，再想起連「僱主」也受了重傷，他不但爲自己擔憂，還擔心俞少英之安危，看來他如今亦甚爲無助，不能奢望他能給自己多大的幫助。

想到此，他腦海裡不禁又泛起了空禪師及曹先擢的影子來，這兩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他們已經是一幫之主，還有何求？

假如他倆有心雄霸武林，吞併其他門派，甚至欲利用武林力量逐鹿中原，又作另計！了空禪師應該不是這種人，但曹先擢便難說了。

韋勤見樂滿天久久不語，忍不住問道：「俞四爺的信很重要？」

「他要咱們小心，即使對九大門派的人也不可不防！」樂滿天在房裡踱起來。

「目前敵强我弱，你有何辦法破敵？還有，你若不回天道盟，身份將會暴露，如去了又恐出不來，眞是千頭萬緒，教人不知如何做起！」

樂滿天吸了一口氣：「我尚未決定回不回天道盟了，假如『如來佛』武功眞的這般强，就算在他身邊也未必能佔到甚麼便宜！」

「我該如何配合你？」

樂滿天不答，一直在房內踱步，他做事一向乾淨俐落，即使遇了棘手的事，也能迅速作出決定，他今番却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只覺腦袋裡一片空白。

樂滿天尚未理出頭緒，房門忽被人敲響，是暗號，他連忙把門拉開。

進來的是曹先梅，她一見到樂滿天便關懷地問道：「大哥，你沒事吧？」

「沒事，妳呢？」

曹先梅含笑地搖搖頭，站在樂滿天之身邊，一副滿足之情，溢於言表。猛一抬頭，見韋勤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雙頰登時漲紅，不由嗔道：「你笑甚麼？」

樂滿天乾咳一聲：「韋兄知道妳是女扮男裝的！」

韋勤點頭道：「也看出你倆之關係，在下誠心祝福你倆，白頭偕老，相敬如賓。」

曹先梅更是羞得抬不起頭來，樂滿天則大方地謝他。「咱們還是坐下來，研究一下。」

樂滿天先把俞少英那封信之內容告訴他倆。「由此封信可見俞四叔之形勢也不好，他也分不出身邊的人，誰是好的，誰是壞的，九大門派裡誰是友，誰是敵也同樣難分，因此以後便全要靠咱們自己啦！不過……」

說至此，他故意一頓，目光落在韋勤面上。「危險的事，全由樂某承擔，兩位只作聯絡及收集消息，不過仍須小心。」

曹先梅搶着道：「這如何可以，彼此都賺錢，也都有責任，怎可讓你一人涉險！」

「因爲我比較有把握，且已打進敵人之心臟！」

韋勤道：「這個在下不與你爭，但不管你吩咐韋某做甚麼事，韋某必盡力而爲，不惜犧牲生命，不過樂兄也得遵守諾言！」

「這個絕對，不管如何，你應得之一份，一定如數交給你家人，即使在下也不幸犧牲，同樣有人會送去，且會保護你家人。」

韋勤雙眉立即舒展，問道：「你幾時要回天庭？」

樂滿天嘆了一口氣：「我至今尚未決定，假如回去，下次甚麼時候出來還不知道，假如不回去，又暴露身份，但我又認爲在天庭內未必能查出結果來，反正魔頭又常不在天庭內，難以下手……」

頓了一頓，忽又抬頭對韋勤道：「你可否替我跑一趟崆峒山，我想瞭解一下陸飛舟之眞正死因！不過崆峒山裡尚有天道盟的人把守，你可得小心！」

韋勤欣然道：「這個任務相信韋某能完成，因爲韋某跟崆峒派的第二三代弟子都有些交情，也許不用上山已能知道。」

「如此最好，但仍須小心。」

「我會的，韋某這就去！」

「以後仍是曹先梅跟你聯絡，記住，日後在九大門派及天道盟面前，須以林正果之名稱呼我！唉，只可惜，咱們之人手太少，聯絡困難！」

韋勤道：「目前也只能如此，兩位後會有期。」

「這房我暫時用了，你丟下十天租金再走吧！」

韋勤一走，曹先梅立即把嬌軀放軟，靠在他身上，樂滿天拉她坐在床上。「梅妹，且讓爲兄香一記。」

曹先梅正含羞地抬起粉臉，忽然房門被敲響，她愕然一驚，把樂滿天推開，一定是韋勤去而復返，忙去開門！

但進來的却不是韋勤，而是一個乞丐！

乞丐一身襤褸骯髒，但却不是眞乞丐，乃兪少英所扮。兪少英來得合時，猶如及時雨，是以樂滿天喜出望外。

「小三子，你想不到吧？」

「小侄正想找你，咱們坐下好好聊聊，家兄他倆可好？」

「好，給他們一個良機練武，以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你說是不是美差？至於林正道和藍鳳姑更乖，寸步不離門口，而且一切聽命令，十分合作，你大可以放心。」

「我問你一件事，僱主是不是武當派掌門白松道長？」樂滿天目光灼灼地望着兪少英。

兪少英猶疑了一陣，終於頷首道：「你怎猜得出來？」

「你曾說過僱主也受了重傷，小侄已見過少林掌門了空禪師及丐幫幫主曹先擢，他們均未受過傷，因爲中氣十分充沛，再數下去，還有誰有『僱主』之氣量和智慧？」

「你很聰明，是以只好破例告訴你！」兪少英也瞪着他：「你看出魔頭之眞實身世否？」

「還沒有……他高深莫測！」樂滿天忽然轉頭對曹先梅道：「梅妹，請您到外面把風。」

曹先梅雖然不願意，却也不敢違拗他，乖乖地走了出去。

「小三子，你有甚麼秘密話？」

「我認爲『佛祖』必是九大門派中之首腦，否則根本無此氣派……」

兪少英截口問道：「爲何九大門派首腦另有氣派、氣魄？難道芸芸衆生，便無人可及？此點愚叔反對，須知以天下之大，藏龍伏虎之士不知凡幾，豈無出類拔萃之士？」

「天道盟是個龐大之組織，等級分明，紀律嚴明，不是草莽英雄或山林隱士所能領導，必是個有經驗之士方能勝任。放眼天下，除九大門派之外，邪魔外道都是兩兩三三，縱有幾個幫會，亦不成氣候，這些人即使武功高强，亦未必能勝任。」

兪少英輕輕點頭：「有點道理，再說下去。」

「如今華山、崆峒兩派掌門已被殺害，白松在武當養傷，峨嵋派全是女子，亦無可能，九大門派掌門除此四人之外，只餘五位，少林了空、丐幫曹先擢、青城玄玄子、恆山派之容合一、泰山劍派之宋長才！此五位，您認爲那一位成份最高？」

兪少英臉色一沉，一顆心更是如處冰寒，無論是哪一位，兪少英都極不願意，他寧願「佛祖」是個邪派高手，沉默良久，方抬頭反問：「你認爲誰最有可能？」

樂滿天之心情跟他差不多。「如今還不能確定，但據小侄所知宋掌門近年抱病在身，且經家父証實，他的確有病，其實若『佛祖』是九大門派首腦，有嫌疑者只餘四位，而嫌疑較重的，更只有四位！」

兪少英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但嘴上却道：「你先想清楚再說，最好要有証據。」

樂滿天失笑道：「若有証據還須討論？我之猜測可說只是依理推測，沒有証據，你要聽便說，不愛聽便不說。」

「說吧，聽聽無妨！」

「最大嫌疑的是了空及曹先擢兩人。」

「何以見得？」

「據知『佛祖』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此乃少林派之七十二絕技之一，且他喜身穿錦衣，我認爲他平時爲出家人，平日只着僧衣，另立天道盟，當然是厭惡以前之生活，是故小侄懷疑他是了空。」

兪少英吸了一口氣：「曹先擢又有何嫌疑？」

「第一喜穿錦衣之心理，同樣適用於曹先擢，他平日衣衫襤褸，當以另一個面目出現時，便拚命享受，此亦合情合理，第二個原因，他突然在崆峒派出現，小侄覺得他之表現，不無懷疑之處！」

「愚叔想聽詳情。」

樂滿天乃將當日去崆峒山之情況告訴他。「以他一幫之主，武功再差，也有一定之造詣，且當時尚有不少崆峒派之弟子，未必會輸給天道盟，但他並未作抵抗，便率衆突圍，而且他第一個溜。」

「你只能証明他膽小，缺乏見義勇爲之心，而且他跟陸飛舟是親戚，到崆峒山探親，理所當然。」

「若問我，了空及曹先擢兩個人誰最有嫌疑，那第一個應是曹先擢。」樂滿天說至此，突然站起來，在房內踱步。

「你還未能說服我。」

「小侄並不想說服你，今日只是把我之意思說出來，希望你給小侄提供意見。」樂滿天忽然深深吸了一口氣：「我亦希望我猜錯，但我的直覺告訴我，『佛祖』如今就在我附近，而曹先擢正在長安城。」

「咱們做事豈能憑直覺，沒有証據，別說殺人，就算要將其身份公開，亦不可能。」

「他們可能認爲整件事沒有破綻，但其實也是有跡可尋……」

兪少英亦激動地站了起來：「愚叔要聽的就是這個，快抽絲剝繭，讓愚叔開開茅塞。」

「天道盟上次去華山只派十八個人，只因手上握住了巫劍瑞夫婦的把柄，有所恃，但此次上崆峒却無所恃，若要硬拚的，只派十八個人，有把握麼？」

樂滿天又開始踱起步來，邊走邊談，他聲音低，但兪少英字字都能聽清楚，「但他們充滿了信心，信心來自大智及廣目天王，他們仗恃的是什麼？」

「假如曹先擢便是『佛祖』，你會認爲他們之信心，沒有根據麼？」

兪少英不由語塞，只聽樂滿天續道：「陸飛舟在小侄步出紫雲閣之前已死了，是誰下的手？憑廣目天王及長眉、羅雲三個能應付得了陸飛舟？曹先擢及崆峒派、丐幫諸弟子，更遑論能殺得了陸飛舟了。」

「愚叔也有一個疑問，既然如此，憑天道盟如今之實力，大可以多派一些高手去，爲何他們捨此而不爲？」

「這個問題，小侄亦早已想過，可能有三個原因，第一：其他人另有任務，只是小侄不知道而已，說不定，有人另率一支大軍，去征服另一個門派，崆峒派之戰既然有十足之把握，自然不必多派人手；第二：爲了增强盟內嘍囉之信心，故意裝成以少勝多之象；第三：恐人一多，打草驚蛇，引起九大門派之注意，增加阻力。」

樂滿天的話，不但合情合理，而且難以反駁，如今是輪到兪少英踱起步來。

「陸飛舟必是已先遭曹先擢之毒手，甚至崆峒派有些高手，亦先遭了其毒手，是故天道盟方能如摧枯拉朽般取勝。」

樂滿天一回首，猛見兪少英身子發抖，不由問道：「四叔你身子不適？」

兪少英長長一嘆：「你之推測甚有道理，但仍不能作準，咱們必須要有更進一步之証據。」

「不錯，正因爲如此，小侄已派韋勤去崆峒山調查陸飛舟之死因。」

兪少英點點頭，反問：「如今你有何打算？」

「如今小侄是進退兩難，假如曹先擢仍在長安，小侄留下來，並無不妥，亦理應如此，但假如他不是『佛祖』，則我不回天庭，身份便暴露了。」樂滿天也提出反問：「四叔對曹先擢之瞭解有多少？」

「愚叔不清楚其爲人，接觸亦少，只覺得他有點遊戲人間。」

「他武功如何？」

「據悉並不很高，在九大門派掌門之中，應屬中下流，不應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是故愚叔對你之推斷還有懷疑。」

「尚有一點，丐幫是天下最大之一個幫會，在他任內，各方面是不是有長足之進步？」

兪少英一怔，緩緩地道：「丐幫向來最無紀律，這是因爲人多品流複雜，且全國各地均有弟子及分舵，幫主甚難掌管，但在其任內，的確大有改善。」

「這就是了，當丐幫之主，比少林寺住持難多了，又可能因他能統管如此龐大之幫會，方會造成他欲統一武林之野心。」

「不過有一點，賢侄可能忘記了，『佛祖』不一定是九大門派之掌門，說不定是第二號、第三號人物，因不甘居於人下，方有此打算。」

樂滿天不由一怔，輕輕一嘆：「若是如此，則範圍大得多了，但有誰有他之武功？」

「那藥師佛及阿彌陀佛又是什麼人？」

「小侄尚未有餘暇推敲他們之身份，我反而認為那兩人極可能是九大門派之二三號人物，武林中有誰棋藝極精，武功又高明？」

俞少英閉目不言，樂滿天續道：「按理，這種人應該不多，不難推敲出來。」

俞少英心中已有幾個可疑人選，嘴上卻故意道：「照道理推測，他不該在你面前暴露特徵，因此可能那人平常並不以棋藝示人，換句話說，他故意讓你走上岔道。」

樂滿天還想反駁，房門又被人敲響。

* * *

這次進來的是曹先梅。樂滿天道：「有情況麼？」

「沒有，剛才小妹見到曹幫主由店外走過。」

「妳立即去跟踪他。」

曹先梅一怔，訝然問道：「跟踪誰？跟踪我堂大哥？」

「不錯，正是他！」樂滿天此刻只好道：「愚兄懷疑他便是『佛祖』。」

「你胡說什麼，一會兒又懷疑了空，一會兒又懷疑我堂兄，你葫蘆裡面賣什麼藥？」

「愚兄沒有工夫跟妳細說，總之我之懷疑極有根據，不過妳在他面前絕對不能露出一丁點兒口風，否則對妳對整個武林將造成極大之影響。」

俞少英也道：「我亦認為小三子的懷疑不無道理。」

曹先梅粉臉煞白，「你可否說得仔細一點？」

「好，我只說幾點：第一，他若不是『佛祖』，天道盟不可能只派十八個羅漢去崆峒；第二，我們出殿前，陸飛舟已死，殿外只有廣目天王、長眉及羅雲三個人，以他們三個人應付數十個崆峒派弟子，還能殺得了陸飛舟？因此愚兄斷定，陸飛舟早已着了他之道兒！目前我只能說這些，妳快去追他！」

「小妹追上他又如何？」

「你的任務很簡單，只把他之行踪告訴咱們！不過還有一點很重要。你不可透露我還在長安，應說我已南下，說有急事。若他問妳何時認識我，便說是兩年前在漢水認識，準備明年成親，其他的不可多說！他去到那裡，妳只須留下在暗記，其他的事不可做！」

俞少英也道：「還有，即使妳能証明他就是『佛祖』，不但不可動手，還不能在言行舉止中流露出來，若要與咱們見面，請在暗記下面加劃一個交差符號！去吧，就怕他不讓妳跟在身邊。」

曹先梅要走，又被樂滿天叫住：「恢復女裝！」

俞少英笑嘻嘻地道：「老夫只好迴避一下了！」

* * *

曹先梅走後，俞少英問道：「如今咱們如何？」

樂滿天咬咬牙道：「如今只好搏一搏，我決定不回天庭，就在此等候消息！」

* * *

俞少英果然交遊廣闊，而且他認識的人，上至九大門派首領，下至三教九流，因此很快便找到幾個可靠的人，替他傳遞消息。

這比用九大門派的弟子更好，何況朋友多，還可以不斷更換，使對方難以察覺。

消息不斷傳來，晚飯時分，曹先梅跟曹先擢在古都飯莊吃飯，飯後，他倆竟然去大雁塔。

樂滿天收到消息之後，心頭一沉，他十分擔心，假如曹先擢就是「佛祖」，他可能會去大雁塔趁了空不覺時下毒手，最後嫁禍給大雁塔寺住持。

俞少英道：「不必緊張，曹先擢未必有此膽量，何況周圍有大雁塔的和尚，他亦未必會得手！」

「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可難說……」

俞少英輕笑一聲：「賢姪一向冷靜，今日為何這般衝動？咱們不能現身，也不能提醒大雁塔寺的和尚，乾着急有什麼用？」

樂滿天道：「四叔，你留在此處，待小姪去大雁塔走一趟。」

俞少英一把抓住樂滿天。「不可衝動，天色已晚，大雁塔關門，因了空及曹先擢在寺內，是故寺內的和尚一定是戒備森嚴，你一進去，便可能被發現！依愚叔之見……」

「依四叔高見又如何？」

「明天再說，反正已知道他住在大雁塔寺，不怕他會飛上天去！」俞少英往床上一坐，把破鞋甩掉，道：「睡吧，愚叔連日趕路，也夠累了！」

* * *

樂滿天跟俞少英睡一間房，俞少英躺在床上打呼嚕，樂滿天那裡睡得着？他雙眼閉起，腦海裡便浮上曹先梅之倩影。

昨夜方剛纏綿，像場風雨般來得快，但其實早有成因，只是雙方礙於形勢，一直强忍着而已，今日她却與可能是大魔頭的曹先擢在一起，你說他睡得着麼？

若說樂滿天關心了空之安危，不如說他更擔心曹先梅！

黎明前，窗外漆黑如墨，樂滿

天這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忽然房門「啪啪」地被敲響，樂滿天和俞少英如受驚的豹子般跳了起來。

俞少英沉聲問道：「誰？」

「四爺，是我安吉，快開門！」

俞少英向樂滿天打了個手勢，他去開門，樂滿天站在門後，以防萬一。

進來的，果然是安吉——俞少英請來傳消息的朋友。這人看來已有三十多歲，舉止穩重，一身錦衣，似是商賈。「怎樣，有消息啦？」

俞少英順手把房門關上。

「了空死了！」

這句話如同晴天霹靂，只震得樂滿天跟俞少英呆了一呆，安吉還道他倆不相信，忙又道：「是真的，這消息是寺裡和尚傳出來的！」

俞少英緊瞪着他：「小安，不是俺不相信你，而是這消息太令人震驚，是以不得不多問你幾句！你有朋友在裡面當和尚？」

他見安吉搖頭，急又問道：「那你怎知了空死了，了空是怎樣死的？」

「寺裡的和尚亂糟糟的，我見機不可失，是故踰牆進去，是聽和尚們之談話才知道的。」

「換而言之，你沒有見到了空之遺體？那有可能是大雁塔和尚故意放的口風！」

安吉已冷靜了下來。「我看不像！至於禪師是因何而斃的，在下也不清楚！少林寺掌門死在大雁塔寺，今番悟空可有得受了！」

「大雁塔寺的住持叫悟空？他武功如何？」樂滿天忍不住問：「那曹幫主離開了沒有？」

安吉瞥了他一眼，俞少英忙道：「他是某家最信得過的人，你照說無妨。」

「悟空之武功一般，當然不能跟了空相比較，至於曹幫主，到我走之時，他們未出來……」

樂滿天又插腔問：「且慢，你們一共有多少人守在大雁塔外？」

「一共四個人，分藏四方，不管他由那方離開，都難逃出咱們之監視！」

俞少英道：「好，請你先回去，有消息請再來通知一聲！」安吉行了一禮，又匆匆離開。

樂滿天道：「這次不想跑一趟也不行了！」

俞少英沉吟道：「我先走一步，你必須易容更衣才能去！」

* * *

「殺手之父」之易容術並不出名，但不等於功夫不好，實際上其易容功夫堪稱宇內數一數二。

樂滿天跟他學了三年，易容術當然會，而且還眞不錯，只是以前他不願太招搖，是故未肯顯出其所學，今番又不一樣，他盡展所學，仔細改頭換面，竟有「重新為人」之感。

樂滿天在肚子上塞了些棉花，寬大的棉袍一穿，活脫脫是個中年商賈。

* * *

日上三竿，平日大雁塔寺已開門，但今日依然緊閉，只隱隱約約聽見和尚的誦經聲。

樂滿天轉頭看了幾眼，竟找不到俞少英之影子。

寺門外已有七八個善信在等候開門，看樣子有的還是遠道而來。

又過了頓飯工夫，大門仍不開，樂滿天計上心頭，故意嘮嘮叨叨，罵和尚不開門。這一來，立即有人響應：「瞧啊，咱們不遠千里而來，誰知道會吃閉門羹，眞是掃興！」

一位老太婆道：「今日有點奇怪，怎地和尚唸經比平日長？」

樂滿天乘機道：「不如咱們拍拍門，也許他們會放咱們進去也說不定！」

那個遠來的善信看來是位斯文人，三十年左右年紀，皮膚青白，似個文弱書生，看來他心情十分焦急，是以立即趨去前，用力拍門。

門環擊在門上，發出巨響，過了好一陣，門方打開，一位和尚老大不願地嘟囔：「本寺有事，暫關半個月，不接香客，事出無奈，請諸位施主原諒！」

樂滿天混在人叢中道：「什麼原因不准咱們進去？區區由江南來到這裡，數千里路，就憑你一句話，便回家去啦！」

那書生懇求道：「師父，家父病危，聽他老人家說，貴寺菩薩眞靈，他生病榻上，非要區區來代他上香添油不可，你不准進，咱們可在你面前自盡，但務求你們看在佛祖份上，好歹准咱們進去燒一炷香！」

其他人亦不約而同哀求起來。那和尚哭喪着臉色：「不是貧僧心腸硬，實是本寺有不得已之苦衷……」

樂滿天問道：「你有何苦衷，何不說一說？」

和尚也不答話，索性「彭」一聲，把門關上。

樂滿天揮揮手。「人家既然不歡迎，咱們散了吧，幸好哪一個寺廟都有菩薩！」那些善信見沒有希望，便慢慢散了。樂滿天藝高膽大，「颼」地一聲，翻牆躍了進去。

樂滿天一落地，足尖一點，施展「燕子三抄水」之上乘輕功，竄到庭院中的大銅鼎後，然後探首觀察四周動靜。

（未完・九）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驚艷一槍

上文提要：天衣居士、神針婆婆、老林禪師、張炭、蔡水擇抗擊元十三限，元十三限也會合他的弟子佈「六合乾坤、青龍白虎大陣」，居士在他們未佈成陣法之前，用「殺風景」陣法先行破壞再圍敵，元十三限用「一線杖法」穩守，一面用「大摔碑法」反擊，仍無法擺脫困擾，只好用「傷心一箭」射向老林禪師，居士的陣法開始亂了……

擲綽約驚艷一槍　搭上了愛情之箭

元十三限射的不是人，而是天？這瘋子竟敢與上天爲敵？

天衣居士見勢不妙，他雖心傷欲死，怒忿塡膺，但仍不失機敏。

他向雷陣雨（老林大師）狂吼一聲：「打我靈台穴！」

這次老林和尚反應忒快。

他一記「霹靂雷霆」就發了過去。

天衣居士大叫了一聲：「趴下！」

話音就像一道電極般遠遠的傳了開去。

這時，元十三限也發了箭。

「嘯……」

箭如一溜星火，竄入夜空不見。

這次他倒沒呼喊任何名字。

* * *

張炭和蔡水擇已如驚弓之鳥，仍在奔行。

他們已接近「藥野」一帶。

這時，迎面來了一個人。

一個極其高大的人。

不，兩個人。

是兩個極其高大的人背在一起，所以乍眼看去就像是一個極其魁梧的巨人。

月色下，那人便是唐寶牛。

他背着另一個彪形大漢。

那巨漢當然就是朱大塊兒！

* * *

朱大塊兒格殺了「風派」劉全我，唬退了顧鐵三後，也不支倒下，唐寶牛背着他趕了過來，馳援「老林寺」這兒的戰情。

唐寶牛初以爲是敵。

但也立刻弄清楚了。

原來是蔡水擇和張炭。

（看來都負傷不輕！）

（尤其是那蔡黑面！）

（老林寺的戰情想必也十分激烈！）

是以，他喜得張大了嘴巴招呼道：「喂，你們……」

「你們」甚麼，誰也不知道。

那多半是廢話。

人與人之間招呼問好的話，多半是廢話，甚麼「你好嗎？」、「今天天氣眞不錯！」、「吃過飯沒有？」、「逛街嗎？」、「哇，眞是越大越好看了！」、「你氣色眞好！」……諸如此類，多是口不對心、不知所云的廢話。

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完全沒有這些廢話來滋潤，也可還眞不行呢！

唐寶牛接下去要講的「廢話」是甚麼，可沒有人知道。

因爲沒有人聽到。

原因是他還沒有說下去。

一道尖銳的語音，已如憑空電殛，腰斬了他的語音：

「趴下！」

那是天衣居士的警示。

張炭和蔡水擇已見識過那神出鬼沒憑空而來的箭矢了。

所以他們兩人馬上反應：立即伏下。

可是唐寶牛却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他見兩人忽然趴地，活像餓狗搶糞，還覺得十分滑稽，非常可笑。

陡然在這時——

箭就來了。

箭射唐寶牛！

這突如其來的一箭，唐寶牛猝不及防，也不知道（更來不及）如何去避。

何況他身上還背着人。

何況他背上的人還受了重傷！

趴在地上的張炭和蔡水擇一齊駭然大叫：「趴下！」「伏下！」

但已來不及了。

元十三限的「傷心神箭」豈容他有一瞬半刹的猶豫？

箭已射着了唐寶牛！

箭鏃已射在唐寶牛胸口！

除了穿心透背當場身歿之外，唐寶牛已沒有第二個下場可以讓他再上場了。

* * *

眼看唐寶牛就要死在這一箭之下。

箭鏃已刺胸。

唐寶牛甚至已感覺到這一箭透胸而出的滋味。

但沒有。

這一箭沒有穿心。

箭勢陡止。

這一箭給一人一手抓住。

* * *

手小。

白晰、潔淨、修長而香氣。

但有力。

就是這隻年輕得泛着緋紅的手，一手握住了箭。

及時止住了這一箭。

截擊了這一箭。

這是誰的手？

他是誰？

* * *

月下，唐寶牛一見這個倏然而至的人，就覺得自己很矮小。

也很渺小。

來人的手很年輕。

人的年齡却很老。

這人銀髯無風自動，憂心怔忡的道：「元老四的箭法又有大進。」

說在折箭，後立轉身，就要飄然而去。

他原本是半蹲於地爲唐寶牛接住這一箭的。

這人站了起來的時候，唐寶牛才發現他長得並不如何高大。

甚至還矮自己兩個頭。

頂多只有五尺三寸高！

只是氣勢淵停嶽峙，氣派懾人。

這使得唐寶牛第一次領悟：原來人長得高大並不就是算高大，主要還是人自身的本領和氣派，那種高大直要比形貌上的高大更高更大。

這才是眞正的高大。

否則，一個人再高，怎麼也高不過一棵樹，高不過自己手中建造的一座塔，甚至一隻長頸鹿！

* * *

他還弄不清楚這救他的人是誰。

但他背上的朱大塊兒却說話了：「前前前前輩……你是豬豬豬豬……」

他說得結結巴巴。

唐寶牛大詫。

怎麼這小子却說這救命恩人是「豬」！

他却忘了朱大塊兒一急就口吃。

一怒便結巴。

還有，一旦害臊、畏懼以及過於崇仰，也會說不完整的話。

他正有點不好意思，想告訴眼前這一伸手代截下了這一支要命之箭的前輩：朱大塊兒一定受傷過重，以致神智失常，語無倫次，不識好歹了。

却聽那仍爬在地上的張炭接下去道：「前輩可是先生？」

那人一頓足，目光一逡，截道：「你是『天機組』的張炭？爸爹可好？『黑面蔡家』的蔡水擇？『桃花社』的朱大塊兒？還有『七大寇』的唐寶牛吧？」

他就這樣看了一眼，說一個人的來歷家世姓名，都全無錯漏。

只聽蔡水擇顫聲道：「您老人家不是遭『六合青龍』的伏襲嗎？怎地……」

那人道：「他們之人是來了，要佈陣，但『四大名捕』也來了，正決戰於『洞房山』。」

——四大名捕也來了？

那麼眼前這位豈不是……

唐寶牛爲之瞠目。

他想看仔細些。

但那人已然走了。

月下一晃，那人倏然而去，一如他倏然而來。

他拋下了一句：「我去趕援許師兄。」就不見了。

好半晌，張炭才咋舌道：「咱們應先趕去洞房山。」

蔡水擇卻滿臉憂慮。

張炭看了出來，問：「怎麼了？」

蔡水擇搖首苦笑道：「沒事。」

張炭頓時拉長了臉。

蔡水擇只好反問：「你怎麼了？」

張炭也學他口氣道：「沒你的事。」

蔡水擇只好道：「諸葛先生是接下了那一箭，不過他的虎口上也給震裂了，還在流血。」

他心細如髮，觀察入微，雖負傷如此之重，但這小節仍然逃不過他的利眼。

* * *

元十三限狂笑得像一個發了瘋的豪傑，對着他的箭喊道：「許笑一、雷陣雨，你們誰也避不過我的利箭！」

天衣居士因爲神針婆婆之死，心傷透了，陣法也亂了。

亂了的陣法又如何困得住元十三限這等絕世人物？

* * *

元十三限又擷箭。

這次一弩二矢。

一射地上。

一直射。

他一弓竟可有兩種完全不同但殺傷力同樣可怕的發箭方法。

射於地的那一箭，是對付老林禪師的。

他要取這老和尚的性命。

同樣是往地上射去，但與剛才的一箭，却有很大的不同。

箭射地再穿出，又入地再上穿，又入地疾射上。

疾射老林和尚之咽喉！

另一箭則全無花巧，直釘天衣居士額頂！

不約而同的，老林禪師和天衣居士一齊尖嘯和尖呼起來。

老林禪師的手上又多了那一條紅布。

他一甩手，紅布已捲住了疾箭。

但他只能對激矢阻上一阻。

也不過是阻了一阻。

嘶——帛裂。

箭依然迅射老林禪師的咽喉。

眼看要着。

這時候，老林禪師的臉色劇轉。

劇變。

一下子，成個全白。

白堊一般的慘白。

那箭鏃已及喉嚨。

箭尖未破肌，但膚已遭箭風激破。

就這生死一髮間，箭尾遽然炸開了火焰。

這破土急射的一箭，成了火箭。

箭尾一旦着了火，箭立即改了方向。

箭似給那火焰燃起動力，改往後激射，遽爾作了一個大兜轉，竟釘向元十三限的心窩。

在老林大師奮運「翻臉大法」以來人之攻勢反攻來人之際，天衣居士的臉也突然漲紅！

全然漲紅。

織女死了。

他也不想活了。

他要爲織女報仇。

他的兒子死於元十三限手上。

那是他唯一的兒子。

而今妻子也死在這人的手裏。

他已別無選擇，他要殺了他。

殺了這個他命裏的尅星。

於是他祭起「天衣神功」。

一旦運起這種功力，他就算今晚能倖免於難，恐怕也活不長了。

可是他要先殺了他的煞星。

——元十三限！

* * *

他雙手突然一拍。

挾住了那一箭。

(那是不可能的！)

(他不是已經眞氣走岔，經脈封死，內力全消，形同廢人了嗎？)

(現在他出手的功力，簡直就似他當年雄風一模一樣！)

(誰也接不下我這一箭！)

(可是他接下了！)

(但箭力未消！)

(他連同箭一起「射」了過來！)

(他成了箭！)

(「天衣神功」連同傷心一箭的殺傷力和實力，豈是我獨力能接得下來的！)

(怎麼辦！)

(沒辦法！)

(只好硬拚！)

* * *

元十三限運起「忍辱神功」。

祭起「山字經」。

他乍地發出一聲怒吼：「君不見……殺！」

他的箭正向他射來。

兩枝。

一支來自天衣居士。

一支來自老林禪師。

他不能以一人之力，同時對付天衣居士的「天衣神功」、老林禪師的「翻臉大法」和他的兩支「傷心小箭」。

他在這刹間喝了一聲。

老林、天衣都同時一震。

就在這刹那，他的影子投於牆上忽爾清晰黑厲了起來。

他的元神已投入在影子裏。

他的肉身是塑像。

達摩金身。

他分身出影，飛影化身。

天衣居士與老林禪師兩人雙箭穿身而過。

老林禪師以「霹靂神火」的箭炸在天衣居士「天衣神功」所駁的箭上。

「呼啦」一聲，二箭碎折。

可是天衣居士忽然如箭折落。

老林禪師強自鎮定心神，搶前

扶着天衣居士。

天衣居士嘴角流血。

老林感動不已。「你怎麼了……」

天衣居士慘笑，他眼角流出了血。

老林哽咽道：「我知道，你是怕誤傷了我，所以硬生生收掉神功，因而盡傷經脈……」

天衣居士鼻端也淌出了血珠。

老林已說不下去。

元十三限如鬼魅一般出現在老林禪師的後頭。

他猝然出手。

十指急拿老林禪師背門十二大要穴。

老林禪師知道天衣居士爲不傷及自己而致傷重，致使神慌意亂，竟似全未察覺元十三限向他背後出手。

天衣居士正感覺到生命飄落折斷的痛楚——那就像一片葉子要離開枝幹了，就待一陣風吹來，猛然運聚了「天衣神功」而又自行全然盡洩，對誰來說，這都是無法承受得了的消耗；對他而言，更是生命的迅速流失。

生命正在逐漸離開他了。

但更重要的是：他也在逐漸的離開了生命。

因爲生已無可戀。

快樂才活下去。

悲傷又何苦賴活？

人在悲傷的時候，很容易就「不想活了」。

其實，只要撐得過這一個關隘，就可以繼續求生下去，但偏偏這「一陣子」不易渡過：一旦過不了，便死生契闊、陰陽相異了。

天衣居士本來是淡泊無爲的人。

這種人有兩個特色：一是可以無所爲也無所求的活下去，一是甚至活不活下去都不重要。

此際，他生命的火焰已燃到盡頭。

他先失去了兒子，也喪失了妻子，他原想爲剪除宿命中和家國巨仇蔡京盡點力，偏他又不是自己師弟元十三限的對手。

所以，他已失去求生的理由。

沒有了活着的意志。

算了吧，大家都走了，我也生不如死，就不如死了罷……

一個人失敗了不一定就眞的是失敗，但認命了才是眞的無可救藥了。

他聽得到生命遠離他的聲音。

他看得見死的親切。

他感覺得到死亡和他貼衣相觸。

他連「報仇」的慾望都消失了。

罷了，世上有的人害人，有的人爲人所害，我只不過是被人所害的人而已……那也只不過是一種人而已，在業力巨流裏，誰都沒什麼可以不忿委屈的。

他一旦認命了，生命之火便遇上那一陣適時的風。

火將熄了。

這開在人間樹上的一張葉子，即將歸根飄落……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老林禪師遇危！

這景象反而使他睜大了眼。

不能死！

朋友有險！

一下子，求生的意志又上來了！

大仇未報！

老林禪師遇險的情形冲擊了他。

如果老友死在他眼前，他死不瞑目。

希望朋友不死反而成爲他一種不死的意志。

意志力有多大？

不知道。但那至少是人類最大的一種力量，沒有它，從一條小路到萬里長城，人類都走不出來做不出來，這萬物之靈也就不靈了。

* * *

老林禪師就在天衣居士震駭的眼神裏看出了一件事：

他不放心！

不放心什麼？

他看入天衣居士的眼瞳。

許是察覺他背後十指箕張的敵人。

却在此際，元十三限已陡然發出一聲大喝：「你也死吧！」

他的雙手已抓住老林禪師。

他發出大喝也有他的理由：

(高手過招，生死相搏，決不會做毫無意義的事。事實上，一絲微不夠精確的行動都會使自己馬上喪失任何補救的能力。所以眞正的武林高手的意義是深諳如何把握現在，乃至一瞬間，一刹那，而不相信什麼輪廻、投胎、報應等後贖舉措。萬年千秋，都僅在今朝，生死成敗，也只在此間。)

他高傲。

他要提醒對方：

我在攻擊你。

儘管那是他必殺之敵！

他深謀遠慮。

他那一聲大喝，正是「一喝神功」，足可震得對方失心喪魂，喪失了戰鬥的能力。

活着的能力。

果然這一聲喝，使老林禪師本從天衣居士眼瞳中看到背後的大敵，却仍不及反應。

他一把抓住了他。

他要把他摔出去。

摔到生命之外的地獄去。

就算那是一座山，以他的「大

摔碑法」，他也大可把對方像一尊瓷器般摔碎摔裂！

* * *

沒有裂。

甚至沒有「起來」。

他抓住了老林禪師。

可是並沒有成功的把對方抓起來。

老林禪師像是整個人都黏在地上，甚至是跟整個大地都黏在一起了！

恨地無環。

就算元十三限有蓋世神功、滅絕大力，也總不能把整個大地都掀翻起來。

就在這時，元十三限忽然感到一種詭異、怪異、驚異至極的情形。

那是一種：

爆裂！

——分裂開來的「爆炸」。

他的頭，彷彿已和身子分開，他的身子彷似已和盤骨裂開，他的人，似已分成了三個部份，他的生命，像要給切開了三段。

突然，這一切，得有一個「先決條件」：

如果不是元十三限的話。

* * *

元十三限在這一刹那間領悟：

老林禪師的「翻臉大法」及「霹靂神火」，已修到了不需要借助任何火器，只要敵人的身子沾及他，他就能把「爆炸力」傳達過去，在對方體內造成爆炸斷裂的效果。

可惜他的對手是元十三限。

老林禪師把內勁傳入他體內，但在還沒有「爆炸」之前，他已先將之轉傳入地底裏。

然後才「爆炸」。

這爆炸力仍然爆炸了開來。

在地裏爆炸。

老林禪師原本跟大地連在一起，現在突然失去了依憑。

元十三限已把老林和尚抓了起來。

他正要把雷陣雨摔出去。

向着山壁甩過去。

就在這時，天衣居士突然睜目。

徐徐挺立。

一拳向元十三限打去。

這一拳也並不出奇，也沒有特殊的變化。

但這一拳精華在於純。

十分純粹。

純粹得甚至沒有技巧，也不需要技巧。

那就像是一個小孩子的動作。

這動作很純。

小孩子出手取物，一定全神貫注，爲取物而取物，大人反而會分心分神，留有餘力，就算取物，也心散神移。

心一分，動作就不純粹。

神一散，攻襲就不純粹。

這都以爲天衣居士快死了。

他已回到小孩般的純眞。

而且純粹。

這是一記純粹的攻擊。

這種攻擊，對一向複雜、詭異、刁鑽、古怪的武術大家如元十三限者，反而是最驚懼、頭大、難以應付的。

元十三限只有突然把在手上的弓一撲。

他以弓使出了「一線杖法」。

守，死守，老守。

且在死守苦守中反守爲攻。

就在這時，突然發生了一個變化。

天衣居士的袖子裏飛出了一事物。

那事物急、速，且快極。

迅取元十三限的印堂。

元十三限一偏首。

他以右手發箭。

以手擲箭之力居然還在引弓發箭之上。

更快，更狠，也更準。

* * *

啄！

那事物一擊不着，自行變化，喙着了元十三限的右目。

元十三限大叫了一聲。

失目之痛，使他狂嚎了起來。

「以天下英雄爲弓，以世間美女爲箭！」

這是他的狂呼。

咆哮。

也吼出了他多年以來鬱鬱不得志的懷抱。

* * *

着！

「噗」的一聲，箭穿過了天衣居士的心胸。

透胸而出。

天衣居士徐徐倒下。

帶着一種：「死也不外如是」的微笑。

他臨死前還不忘下令：

「乖乖，走吧，再也不要回來。」

乖乖是鳥。

他那一隻心愛的鳥。

聽話、溫馴、十分靈性的鳥。

* * *

乖乖一向聽他的話。

在「白鬚園」裡，他豢養了無數珍禽異獸，但這趟出門，卻只帶了這只斑鳩出來。

因爲乖乖最乖。

可是現在乖乖都不聽他的話。

牠飛了回來。

牠側着頭在看主人的傷口。

牠的眼神竟是憂傷的。

主人的傷口正汨汨的流着血。

牠飛了回來，喙尖上還有血

漬。

那是元十三限給啄瞎一目的血。

牠一回來，天衣居士就笑不出了。

急了。

他剛才強撐出手，是因爲躭憂好友雷陣雨老林禪師的遇危。

現在他不敢死，是因爲不忍死。

不忍見乖乖爲他而死——元十三限在盛怒中必殺乖乖以報瞽目之仇。

他更急。

他想揮手趕走乖乖，可是手已不聽他的指揮。

乖乖不走。

牠啁啾了一聲。

哀鳴。

那一聲裏說盡了許多無盡意：一種與主人誓死相隨永不背棄的情義。

* * *

元十三限怒嚎忽止。

老林禪師又反撲了過來。

天衣居士的「純拳」加上乖乖小鳥的飛啄傷目，使元十三限無法把老林禪師摔殺，雷陣雨又以驚人的殺志反攻了回來。

他震起霹、靂、雷、霆。

他以一種不惜炸得自己粉身碎骨的勁道來炸死他的敵人。

元十三限立刻反挫。

他使的是「挫拳」。

雷陣雨的攻擊立即變成了到處受制、動輒受挫——就像蛇噬時忽給捏住了七寸，飛鷲突然折了雙翼，魚忽爾失去了水——他的攻勢反而變成了對他自身的攻擊。

同時元十三限也叫了一聲。

啁啾。

如同鳥音。

「一喝神功」的變調。

那隻小鳥乍聞如聽雷殛。

靜立，飛不動了。

元十三限的手已疾伸了過來。

那是一隻要捏殺牠生命的手。

* * *

就在此時，一隻非常白晢秀氣的柔手，也疾伸了過來，就跟元十三限那隻黑手握了一握。

一下子，殺氣全消。

小鳥乖乖飛走。

戰鬥停止。

只剩下了人。

將死的、重傷的、憤怒的與平和的人。

* * *

看到了這個人，元十三限自己忽然掉進了悲恨忿憎交集交織的千丈濤萬重浪裏，他有窒息的感覺，也因爲這樣，求生的意義也特別强烈，甚至不惜殺死所有的人來求得自己的一息尚存。

看到了這個人，他彷彿看見自己過去所有的屈辱、恥辱與忍辱。

看到了這個人，他頓時像看到自己過去所有的悲酸、辛酸和懷才不遇。

他一切的奮鬥，都是因爲這個人。

或者說，如果不是這個人，他根本就不需要奮鬥，至少不須要如此奮鬥。

如果這個人不是他們的同行，不是他的熟人，他或許就不必如此耿耿。

人總是對自己身邊的人易生嫉妒——不是熟悉的人就算大成大就也與他無關。

這個人跟他關係極親極密。

這人在當時當代也事關重大。

他當然就是：

——諸葛先生。

——諸葛小花！

* * *

看到了這個人，天衣居士就覺得自己可以死了。

因爲他一定會爲自己報仇的。

因爲他一定能力挽狂瀾的。

因爲有他在，他帶來的人都有救了。

因爲他就是信心。

他有一種讓人信任的能力。

就算飛沙走石，他仍穩如磐石，就算驚濤駭浪，他也淵停嶽峙。

他看見了這個人，就放棄了掙扎。

他死了。

死在這個人懷抱裏。

他虛弱得甚至來不及說一句話，打一聲招呼。

但他覺得自己把話都說了。

而且對方都聽得懂。

兼且一定會爲他完成他未做完的事。

這個人就是：

他的師弟。

——三師弟

諸葛小花！

諸葛先生！

* * *

看到了這個人，他才能「癱瘓」了下來。一下子，他的四肢百骸，一起哭泣呻吟給自己的關節和創傷聽。

他苦鬥。

苦戰。

人生本來就沒有不勞而獲的事。

不勞而獲，常常就會變成一無所獲。

他參禪之後，絕對堅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奉行。

這次他爲朋友而兩脅插刀，拚死跟元十三限這等大魔頭拚命，結果，眼看還是挽不回敗局。

織女慘死。

天衣居士垂危。

這兩人一死，只怕攻打甜山的各路好漢，也無一能有所倖免了。

到了此情此境，此時此地，他也只有拚了老命算了。

他其實已傷重幾死，但他强撑不倒，是因爲不能倒，更不能死。

結果他却見到了這個人。

這個幾乎連在江湖上如此輩份和武功上如此修爲的他，也當作對方一個傳奇的人物。

——諸葛先生。

諸葛小花。

* * *

諸葛先生的乍然出現，對元十三限而言，是至大的打擊。

打擊，有時候不是在肉體上受到猛烈的攻擊就算。有時候，絕望、挫折、傷心、失意都比身體上受到的打擊更沉重。

傷心永遠比傷身更傷。

誰都怕打擊。

只不過，有的人，當打擊是他一種奮發的力量，正如風吹火長、風助火威，如果給風一吹就熄滅了，那麼就是經不起打擊了。好劍是在烘爐裡打磨出來的，一個禁不起打擊的人，決算不上英雄好漢！

元十三限見着諸葛先生，就像迎面當頭受了一個打擊。

他知道自己的計劃和所佈的陷阱已失敗了。

諸葛先生雖然及時趕到，但他一上來，也承受了一個至鉅的打擊，天衣居士死了！

* * *

天衣居士是他的師兄。

「自在門」四師兄弟中，大師兄嬾殘大師如同閒雲野鶴，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四師弟元十三限，却與自己交惡，也交戰了多年，從頭至今仍是敵非友；就二師兄跟自己特別要好。

那是一種緣份。

這次天衣居士再度出山，赴京赴約，爲的就是聲援支助自己，然而，却出師未成身先死。

天衣死了。

就死在自己眼前。

自己懷裏！

這對諸葛而言，不啻是一個最大的打擊！

他親眼目覩四師弟殺了二師兄！

而他竟不及相救！

不及相阻！

眼睜睜的看着：許天衣死！

由於彼此都受了打擊，所以都有極大的恨意，繼而生起了極强烈的殺機。

諸葛先生綽着一柄槍。

一柄風姿綽約的槍。

足以搶掉了所有和所有人鋒芒的槍！

元十三限拉滿了弓。

他的弓正搭上愛情的箭。

——專傷人心的箭！

* * *

兩人不說一句話。

這兩個武林中的頂級高手，彼此都輩份極高，却手握重拳，門人弟子，各有成就，兩人還份屬同門，相知甚深，相恨也仇深似海。

世間裡有些怨仇是解不開的。

一旦仇怨越積越深，有時候解開要比繼續解不開所付出的代價還要大！

所以有仇應當速解，一旦解不了，可能就一輩子解不了的了。

有人說：時間會使一切淡忘。

但同樣的，淡忘在時間裡的運作向來一視同仁，連原來的感情也一樣給淡化了。

就像諸葛先生知道元十三限的心裏，先剩下了：深深的情仇，深深的恨。

只要你恨一個人，恨到了極處，可能早已忘了原來是憎恨他甚麼的了，只知道繼續恨下去，無論他做了甚麼，不管好的壞的，你都只會更加恨下去，更恨多一些。

諸葛先生自是明白這一點。

他也看透了這一點。

七擒孟獲，以德報怨，負荊請罪，感化讎敵，有時候，只是政治手段，因人而異，對某些人，你寬恕厚待他只是傷害自己的一種行爲。

諸葛先生不是個虛僞的人。

寬恕不一定都是好事，有時只是婦人之仁。

如果天衣居士還沒死，事情或許還有化解的一日……諸葛先生此際覺得一切已不及化解。

他只需要報仇。

所以他立即動手。

對付元十三限這等大敵，他一上來就動了殺手。

他與元十三限已不只一次交手。

這樣的大敵，非出殺手鐧不能制勝。

可是殺手絕招往往不止於取得勝利，還要取敵之命。

要不然，就得自己送命。

可是，在別的武功都難以奏效的情形下，纏戰無益，久鬥不利，他要的是盡快以絕招一決生死。

所以他拔槍。

開槍。

* * *

元十三限也是這樣想。

他的眼睛好痛。

那一種疼痛不是感覺出來的，而是直入腦髓，深入骨髓，再擴散到四肢百骸裏去的。

諸葛「及時」趕到，使他心裏瞭然！他在京裡所佈置的「疑陣」，必

已給諸葛先生識破了。

而且也定必給攻破了。

他着「托派」黎井塘、「海派」言衷虛、「落英山莊」張步雷、「天盟」張初放等人，突襲「發夢二黨」，造成一種「蔡京在京裏的勢力全面奪權」的聲勢。

既然蔡京急於在武林中奪權，那極有可能也在朝中翻雲覆雨，甚至改朝換代！

事實上，以蔡京在朝中的實力，已足以「把皇帝換換位子坐」——就算他自己不坐上去，也大可找個傀儡皇帝來操縱自如。

蔡京也同意這樣做。

沒有他的授意，元十三限還不能直接指揮張步雷、黎井塘這一干人。

蔡京不只是爲支持元十三限才這樣做的。

蔡京這種人，是決不可能因小失大的，他只會因極其鉅大的利益而犧牲他身邊成千上萬的人，且不管那是誰，這一點，他是個政治人物，絕對六親不認，五毒在心，且七情決不上臉。

蔡京這樣做，除了要促成元十三限剷除政敵：諸葛先生之外，另一大用意便是要使京城裡亂起來。

越亂越好。

他身處京師，且手握重兵，一旦出了亂子，豈不是火燒鳥窩？這對他這隻老雀，却是有何好處可言？

蔡京却正是要它亂！

因爲他知道皇帝雖然一味沉迷於書藝女色，荒疏朝政，但身邊仍有些高人能臣，屢屢進言，爲保住自己的帝位、自身的利益，有些話，趙佶雖然不喜歡聽，但還是聽進去了。

傅宗書死了，他迅即再取得丞相的權位，但皇帝對他已開始生疑失寵。

既然如此，就讓他亂！

讓他自亂陣脚。

他實行雙管齊下：

他暗中遣使金兵大舉南侵，讓南朝惶恐自亂。

他指使城裡道上的人物互相干戈，威嚇京師的安危。

這一來，朝裡自是人人自危。

一向只知躭於逸樂的皇帝也慌了手脚。

這就自然有求於他。

也只有他才穩得住這個亂局。

蔡京有此私心，所以他支持元十三限的計策。這一來，京畿大亂，足可把諸葛先生拖住一時。

但顯然的，諸葛先生並沒有給拖死在京城裡。

諸葛先生也看穿了蔡京的機心：

蔡京和趙佶，一君一臣，是唇齒相依，互爲憑仗，誰也不能沒有了誰。

換了個宰相，就不定能這樣使趙佶爲所欲爲、從心所欲了。

換了個皇帝，也一定能容這位極人臣、呼風喚雨的九千歲爺！

他們兩人，都依傍着對方，誰都不能失去了誰。

諸葛先生最能識破元十三限的心機。

當諸葛先生知道天衣居士來京「刺京」的行動，就知道元十三限一定不會讓許笑一入城。

元十三限想必會截擊天衣居士。

他也得去截擊元十三限。

元十三限只想要逐個擊破。

他也知道强敵諸葛不易給拖纏得住。

他已請動米公公去纏住諸葛。

剛接獲的訊息：諸葛不還是留在京城裡的嗎？那麼，現在來的却又是誰？

是誰走漏了風聲？

是誰洩露了消息？

幸而他已早有準備。

表面上，魯書一和燕詩二都因事不能赴甜山之役，只有顧鐵三、趙畫四、葉棋五、齊文六能來；事實上，「六合青龍」可誰都來了。

只要諸葛一現身，他就以六名愛將的「六合青龍」大陣圍殺之。

却不料，來的竟不只是諸葛先生！

連「四大名捕」也來了！

照理推測，「六合青龍大陣」之所以困不住諸葛，是因爲四大名捕接了這一陣。

那麼，面對諸葛這一陣，只好由自己來接了。

可是，他心裏仍是狐疑不定。

沒絕對的把握，諸葛先生和四大名捕怎麼都不鎮守京畿，傾巢而出，來此荒山跟自己的實力相對。

諸葛先生怎麼能算得如此之定？

除非是有人通風報訊。

是誰出賣了自己？

還膽敢出賣相爺蔡京？

* * *

無論怎樣，諸葛先生已至。

元十三限已久待這一戰了。

話都不必說了。

說了也沒有用。

他們現在只需要交手，不需要解說。

是以，元十三限也拔出了箭。

他的箭袋裡只剩下了兩支箭。

他拔了箭。

搭在弩上。

然後……

箭竟不見了。

（未完・十九）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上文提要：梅三公子和孫存仁都留在六紹山鑽研阿耨神劍的劍招，爲期約三個月，孫存仁把尋女的事也擱下來，而他的女兒孫湘蓮也因尋父而遇到一個自稱是梅三公子的人，將她的蠱毒清除，細心照料，本來想對她有不軌行動，後來知道她是无礙大師和千手觀音的女弟子，便另作圖謀，晚上投店，她發現兩名捕頭，指梅是採花大盜……



信置難據證無毫　口滅遭招劍穿揭

貴州總捕頭閻世和和辰州名捕賀金標這兩個人，在西南一帶，也是響噹噹的人物。

這次，因爲由貴州到辰州，一路之上，發生了許多採花命案。

不但被蹂躪的，全是黃花閨女，而且致死之因，又全是一夜之間，容顏枯槁。

這種離奇慘死，連續發生，老於經驗的辦案捕頭，當然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因爲此種現象，分明是江湖上精於採補的採花淫賊幹的好事。

大家一籌莫展之下，只好請出神刀閻世和來，一面連絡了辰州名捕琵琶手賀金標，共同圍捕。

却說「梅三公子」在房上現身之後，他身後，也同時現出兩條人影。

那是兩個壯漢，看身形，敢情就是傍晚時候，策馬疾奔的兩人。

「梅三公子」卓然而立，瞧也不向後瞧一眼。

只是冷冷的道：「諸位夤夜光臨，似乎是衝着小生而來。諸位在江湖上，敢情也是有頭有臉的人，張冠李戴，不知是否弄錯了人？」

他從容負手，看上去毫無戒備。

神刀閻世和、琵琶手賀金標，給他方才露了一手輕功，及這時的鎮定神色，心頭微微一凜，知道對方並不好惹。

兩人對望了一眼，神刀閻世和道：「尊駕何人，恕閻某眼拙。」

「梅三公子」敞聲笑道：「小生天台梅三公子！」

神刀閻世和聽得猛然一震！

「梅三公子」近日在六紹山，獨鬥九天魔女，劍敗華山太白神翁的消息，堪堪傳出江湖，怎的他却又在湘西現身？

這時站在閻世和身邊的琵琶手賀金標，兩道炯炯目光，望着「梅三公子」問道：「如此說來，尊駕可是新近由六紹山下來，獨鬥玄女教主，劍敗太白神爺的梅三公子？」

「梅三公子」微微一怔，然後傲然應道：「不錯！正是小生！」

神刀閻世和是什麼人？江湖經驗何等老到，忽然由鼻孔中嘿了一聲。

琵琶手賀金標又道：「尊駕方才說，咱們張冠李戴，弄錯了人。但尊駕既由貴州前來，當知這一路上，淫賊肆惡，可否爲賀某弟兄，指點一二！」

「梅三公子」冷哼了一聲，道：「小生既非六扇門中鷹犬，此事恕難奉告！」

神刀閻世和、琵琶手賀金標聽得臉色驟變，驀聽高大個子大聲叫道：「閻老爺子、賀老爺子，莫聽他的鬼話，這淫賊燒了灰，我也認識！」

「梅三公子」陡的雙眉一豎，目射兇光，陰惻惻的笑道：「尊駕照子不錯，還認識小生！」

他「生」字才出口，反手向身後書僮手上，拔出長劍。

身形如電，陡然欺近，劍尖上洒出兩點寒星。

疾風撲面，只聽高大個子一聲慘叫，滿臉流血。

「梅三公子」早已嗆的一聲，不但人已退回原處，手上長劍，也同時回到書僮捧着的劍匣之中。

他這一手，從書僮手中拔劍，欺身，發招，退身，再把長劍退還劍匣，一共也不過電光石火，眨眼工夫。

高大個子身前，空自站着兩個響噹噹高手，竟然連人家身形，都沒看清，遑論出手搶救。

高大個子的一雙眼珠，已被「梅三公子」劍尖挑出，痛得滿地亂滾！

紫鳳孫湘蓮，在窗戶洞中，也瞧得花容失色。

他這一手，眞是快若閃電！

高個子雖然可惡，但未免也太過殘酷了一點。

神刀閻世和，和琵琶手賀金標兩人，因對方當着自己兩人面前驟下辣手。

光憑這一點，也就栽到了家，是以同時搶了出來。

神刀閻世和連忙叫道：「賀老哥且慢，先讓閻某請教他幾手。」

琵琶手賀金標心知這位老哥哥武功高出自己，何止一籌？

他這當然看出對方太强，才要自己後退，當下只好依言退下兩步。

閻世和滿面怒容，八卦金刀一指，向梅三公子沉聲喝道：「尊駕身懷絕藝，出手之狠之辣，閻某活了五十多歲，倒還是第一次看到！」

梅三公子不屑的道：「那只怪他有眼無珠，小生才薄施懲戒，難道你還不服氣嗎？」

閻世和冷笑一聲，道：「那只怪他學藝不精，不能說他有眼無珠，閻某老眼不花，尊駕倒確是萬……」

梅三公子突然厲聲笑道：「那你也要步他後塵？」

「不錯！閻某自不量力，正要領教你幾招！」

「憑你還不配向小生叫陣！好！你們幾個一起上吧。」

琵琶手賀金標首先忍不住氣，「哼」了一聲道：「小輩，你自己覺不覺得太狂？」

梅三公子臉上飛過一絲陰笑，冷冷的道：「你們試試就知！」

他說到這裏，右手微微一抬。

身後劍兒立即把長劍送上。

梅三公子毫不經意的抽出長劍，隨手往空一揮。

立見劍花朵朵，劍影重重，寒森森的劍氣，懾人心魄！

神刀閻世和、琵琶手賀金標竟然瞧不出對方路數。

祇覺他這一劍，變化百出，威力極强，不由深具戒心的相互對望了一眼！

琵琶手賀金標左掌作勢，一掄量天尺，緩步而出，口中說道：「閻老哥，梅三公子名滿武林，既然他劃下道來，咱們就聯手鬥他一鬥也好！」

他這話當然是說對方武功太强，我們還是一起上的好。

神刀閻世和自然聽得出來。

何況他心中早已認定對方就是採花淫賊，因此大可不按江湖規矩。

而且要自己幾人同上，也是對方自己說的，是以並不反對。

只向站在梅三公子身後的兩個壯漢，微微一招手。

兩個壯漢立即奔到他身前，只聽閻世和說道：「你們兩人，退到五丈以外去！」

這兩個壯漢，敢情是神刀閻世和的弟子，聞言怔了一怔，便向身後退去。

閻世和一掂八卦金刀，抬頭喝道：「尊駕留神，閻某有僭！」

一刀便向梅三公子胸口砍去。

琵琶手賀金標也一個旋身躍了過來，右手量天尺護住身形，左手箕張，一招「金龍探爪」。

把他仗以成名的琵琶手使出，對準梅三公子後心拍到。「無知匹夫，你以爲從背後偷襲，便能贏我嗎？」

梅三公子左手袍袖向後一拂，直奔賀金標的琵琶手。右手長劍揮動，極巧妙地封開八卦金刀，還削去了兩劍。

琵琶手賀金標一掌遞出，瞥見梅三公子衣袖兜來。一捲之勢，竟然眞刀拂拂，凜風如削，趕緊收回左掌，量天尺乘隙點出。

正好神刀閻世和也展開八卦刀法，硬砍硬削，出手凌厲。

梅三公子這一番拚鬥，力戰兩大高手，也着實驚心動魄。

只見金刀耀眼，劍光滿天，三條人影盤旋飛舞。

一陣陣金鐵交鳴之聲，有如數十個人交戰一般。

神刀閻世和、琵琶手賀金標和梅三公子對拆了數十招之後，覺得對方劍法功力，雖然比自己兩人高出許多，但並不如傳聞中的厲害。

近日盛傳連獨霸雲貴數十年的女魔頭九天魔女和華山派一代宗師

的太白神翁，都栽在梅三公子手下。

但和自己兩人，竟然走出了三四十招。

這如果不是傳聞失實，那眞是奇跡出現！

他想了這裏，不由「嘿」的一聲冷笑：「名動江湖的梅三公子，原來也不過爾爾！」

話聲才落，驀聽梅三公子一聲朗笑，劍勢驟變。

倏忽之間，一連攻出七劍。

原來他方才使的，不過是劍術中的普通招式，這回七劍出手，果然不凡！

劍光流動，寒芒驟發。

眨眼工夫，已把兩個高手逼得慌忙後退。

那知前面七劍堪堪躲開，第二個七劍風起雲湧，寒光滿天，刷刷而來！

神刀閻世和畢竟成名多年，閱歷豐富，一見對方劍法出手，足踩七星，七劍連環，不由驀地想起一個人來。口中喝道：「七絕劍法！原來你是聞……」

梅三公子劍法展開，原也不想樹敵，點到即收，挫挫對方銳氣。

那知閻世和突然叫出自己劍法來歷！心頭一驚，俊臉上驀地泛起一層煞氣。身形如風，一下欺近閻世和身邊，低聲喝道：「閻老頭，你既然認出小生劍法，就讓你落個全屍罷！」

他不讓閻世和再往下說，左手袍袖突然揚起。

依稀從他袖中，飛出一蓬淡得肉眼幾乎無法看清的黃烟，朝閻世和當面拂到！

他這一動作，簡直快到無法形容。

神刀閻世和話剛說到一半，突見梅三公子業已欺近身前，鼻中聞到一陣異香，剎時失去抵抗之力。

梅三公子用劍脊在他身上輕輕拍了一下。

這位縱橫江湖數十年的老捕頭，忽然雙手下垂，金刀脫手，人就往後栽倒！

他身後三個壯漢，覩狀大驚，連忙躍上前去，一手扶住。

只見閻世和已是雙目緊閉，昏死過去。

「小子！我和你拚了！」琵琶手一聲怒吼，精鋼量天尺劃起一道烏光，向梅三公子當頭奔到！

「住手！」梅三公子一聲大喝，舉劍往上一撩。

「噹」的一聲大震，賀金標一條右臂直痲到肩頭，量天尺也脫手飛出。

「匹夫！你還不站住？」梅三公子劍尖一指，大聲喝道：「小生一再容讓，你們竟然不識好歹，如果眞要傷你們，怕不早已伏屍劍下？姓閻的老匹夫，不過被小生罡氣震傷，還不抬去給他好好治療？如再糾纏不清，誣衊小生，可莫怪天台梅三公子劍下無情！」

他幾句話，說得冠冕堂皇，其實神刀閻世和經他用劍背拍上獨門重穴，那能熬得過一天？

但琵琶手賀金標焉知就裏？聽他如此一說，却信以爲眞。連忙一揮手，招呼三個壯漢，把閻世和抬下房去。

這時東首房上，又有兩條人影，踏瓦而來。琵琶手賀金標的一支量天尺，正好迎面飛去，被兩人中的一個，伸手抄住。

梅三公子話聲方落，另一個沉聲喝道：「好狂的口氣，老夫正要找你！」

梅三公子循聲望去，只見來的又是兩個老頭！

發話的一個，濃眉粗眼，五旬不到，那敢情是山東人？

另一個，却頭上盤着一條花白辮子，藍布衫褲，一副莊稼人打扮。

腰間插着旱煙管，手中握着一支量天尺。

這兩人驟然現身，琵琶手賀金標連忙拱手道：「原來是言老爺子駕到！」

那莊稼老頭點了點頭，道：「賀老哥跟這年輕人有什麼過節嗎？」

賀金標連忙把近日發生的採花命案，以及閻世和由貴州一路追蹤，疑是梅三公子所爲，及夤夜動手情形，大概說了一遍。

莊稼老頭伸手把量天尺遞過，一面說道：「如此說來，這檔事我言乾蓀遇上了，倒不得不管，好！讓我先問問他。」

原來言乾蓀是辰州言家拳的掌門人，在辰州眞是響噹噹的人物，琵琶手賀金標是以十分敬重。

梅三公子聽山東老頭的口氣，正要找尋自己。

莊稼老頭又向賀金標絮絮問話，早已陰笑了聲道：「兩位素昧生平，要找尋小生，又是爲了何事？」

山東老頭突然濃眉一豎，厲聲喝道：「小輩，十二金錢任二弟，可是你下的毒手？」

梅三公子想不到這裏會和泰山磐石堡的人相遇。

而且聽口氣，此人稱十二金錢任龍爲任二弟，那麼，此人準是雙龍一鷹爲首的萬蛟了。

「殺十二金錢者，天台梅三公子」這檔事，目前已傳遍江湖，這時自己承認也不是，不承認也不是。

他正感左右爲難，驀聽萬蛟又

道：「小輩，你當着老夫，還想抵賴？」

梅三公子突然眼珠一轉，接着冷笑道：「不錯！任龍正是小生所殺，九大門派，徒負虛名，尚且不在我梅三公子眼中，憑你區區萬蛟，小生何用抵賴？」

萬蛟仰天狂笑道：「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萬某今天就要憑一對肉掌，爲二弟報仇！」

言乾蓀手執着旱煙管，閃了出來，向萬蛟抱拳道：「萬老哥且慢！這淫賊犯了滔天大罪，且讓兄弟問問清楚，再動手不遲！」

他話未說完，猛聽一聲嬌叱，一縷紫烟，由對面屋上凌空飛來。

身形如電，香風颯然。

衆人只覺眼前一花，立時多了一個玉立亭亭的紫衣少女。

她手上仗一柄青虹吞吐的寶劍，嬌滴滴地喝道：「你們依仗人多，誣蔑好人，算得那一門子人物？」

言乾蓀心中微微一凜，暗想：這女娃兒好快的身手。皺了皺眉，問道：「姑娘又是梅三公子何人？」

他這一問，却問得紫衣少女粉臉微酡，只聽梅三公子接口說道：「她是小生義妹孫湘蓮，由貴州回轉中原。」

他一面回過頭去，十分關心的道：「啊！蓮妹，妳重傷初癒，這裏沒妳的事，還是快快回去！」

孫湘蓮給他一聲「蓮妹」，叫得心中一甜，扭頭道：「我不要緊，他們仗着人多勢衆，想用車輪戰哩，眞不要臉！」

她說得極其自然，春花似的臉上，又是嬌笑，又是生氣。

這可把言家拳掌門人的言乾蓀看得呆了。

男的玉樹臨風，女的嬌憨多姿，眞是一對璧人！

瞧他們這副情形，這姓梅的青年，既有玉人相伴同行，一路上，斷不可能做出採花案來。

神刀閻世和算得是老江湖了，竟然也會走眼？

何況梅三公子雖然出道未久，但轟傳江湖，居然連九天魔女和太白神翁都不是他敵手。

可從沒聽人說起過他是採花淫賊？

想到這裏，不由望着孫姑娘道：「姑娘說我們誣衊好人，不知有何佐證？」

孫湘蓮氣道：「那麼你們說他……又有什麼證據？」

這一反問，可把言乾蓀問住了！

閻世和、賀金標追緝採花淫賊，也不過是嫌疑罷了，那有證據？

孫姑娘不等言乾蓀開口，又「嘿」的冷笑一聲道：「你言老爺子也算得一派掌門，居然聽信姓閻的和賀的兩個鷹爪一面之辭，誣衊好人，傳出江湖，豈不被人恥笑？老實說，那姓閻姓賀的兩人，如果不是梅三公子手下留情，這時早已伏屍劍下了。我是瞧着你們一批又一批，糾纏不清，才出來的。」

言乾蓀給她炒豆似的說得老臉一紅，怒道：「咱們拋開這個不提，我知道妳沒把我老頭子看在眼裏。好！咱們這就比劃比劃，我要十招……啊……二十招之內，贏不了姑娘，江湖上，從此沒有我言乾蓀這號人物，今日這筆賬，也全由我姓言的沖過，一筆勾消。」

孫姑娘打鼻孔裏「哼」了一聲，纖手往後一拉青虹吞吐的長劍，劍尖朝地，右手劍訣向天。

這一亮出門戶，正是九華山无礙大師的「三才劍法」起勢！

言乾蓀猛的往後退開兩步，臉色凜然一變，急急的道：「姑娘原來是九華神尼的高弟，恕我老頭子方才多多失禮，咱們這場比劃，就算了罷！」

孫姑娘又是一聲冷哼，道：「怎麼啦！剛才道是言老爺子劃的，這回算了，也是言老爺子說的。江湖道上，可不是你言家椽子底下，就憑你一個人，仰着天說過就算？言老爺子方才說我沒把你老頭子看在眼裏，姑娘不妨老實告訴你，區區言家拳，只配在辰州地面上充充字號！」

這話可聽得言乾蓀要噴出血來，暴喝一聲：「好！那麼就讓我言乾蓀領教姑娘高招罷，如有冒犯，我自會親上九華向神尼請罪！」

他回手抽出腰間那根兩尺來長的旱烟管，輕輕一抖。

白銅烟斗，劃起一圈銀光，沉聲道：「姑娘請遞招罷！」

紫鳳孫湘蓮，見他好像穩勝自己似的，說什麼如有冒犯，親上九華請罪。

心中更是生氣，突然門戶一撤，怒道：「姓言的，姑娘用不着使出九華恩師所傳劍法，一樣贏你！」

「你」字出口，嬌軀突然凌空，玉臂揮洒。

一口長劍，寒芒迸發，業已疾如閃電，向言乾蓀當頭洒來。

要知道這種身凌半空，仗劍搏刺，出手果然凌厲。

但給人家避開之後，你必須身形落地，才能發第二招。

那麼，人家在你身形堪堪落地之時，第二招業已使出，即可佔得優勢。

是以這種打法，如非特殊情形，決不肯使。

言乾蓀乃是辰州言家拳掌門人

，在技擊上，浸淫了數十年。

一見她出手，就是淩空撲擊。

心頭不免一楞，這豈非授人以隙？

但他懾於九華神尼旡礙大師的威名，强將手下焉有弱兵？

是以依然不敢輕敵，等對方劍勢及頂，才側身一閃，讓過來勢。

手上白銅烟斗順勢撩出，向孫湘蓮後腰敲去。

照說孫湘蓮一招落空，身子就須落地之後，再行還手。

那知道她一見對方旱烟管奔到身後，忽然猛一翻身，根本沒有落地，躡空再起，手起劍落，一溜劍花由上而下，削到言乾蓀右肩。

這下如被削中，一條右臂，豈不連肩盡去？

言乾蓀見她這種身形大出常規的躡空身法，不禁心頭猛凜。

眼看耀眼青虹，已是直劈而下，趕緊一晃身，向後急躍！

只見孫姑娘淩空微一頓，柳腰輕擺，竟然如影隨形，御風追來！

言乾蓀做夢也想不到這九華高徒的孫姑娘，還會千手觀音「躡空舞步」？

一見對方追來，猛的吐氣開聲，大喝聲中，左手握拳，一招「隔山打虎」，對準紫鳳孫湘蓮劈空打出。

這言家拳名聞江湖，言乾蓀身爲掌門，自有他獨到之處。

這一拳勁風凜烈，勢如排山。

紫鳳孫湘蓮雙臂一振，宛如一隻紫鳳，突然盤空而起。

一陣强猛狂飈，由她脚底掃過。

這一手，不由使她暗暗驚心，對方言家拳果然言下無虛！

設如自己被他拳風掃中，焉有命在？

猛一提氣，身形如風，就半空中刷刷發劍。

但見劍光繚繞，花雨繽紛，往言乾蓀頭上直落。

言乾蓀身形一矮，旱烟管撥風使出，雖然他以地對空，吃了不少暗虧。

但仗着數十年功力，眞個也快似飄風，捷如閃電！

孫湘蓮雖然全力施出「躡空舞步」，一支長劍盤空下擊，也絲毫佔不到半點便宜。

就在孫湘蓮和言乾蓀動手之初，萬蛟面對梅三公子，眼中冒火，也雙掌一錯，沉聲喝道：「姓梅的小輩，欠債還錢，殺人償命，任二弟的血債，咱們還是各自了斷罷！」

梅三公子傲然而立，心中却暗自盤算。

泰山磐石堡，以裂石開碑的「磐石掌」名震天下，列爲九大門派絕藝之一。

萬蛟身爲泰山派雙龍一鷹之首，自然他的功力，比之十二金錢任龍，又要高出許多。

如果等對方出手，自己和他硬拚眞力，雖然不懼，終究吃虧。

是以聞言以後，嘿的冷笑了一聲，並不作答。

萬蛟瞧着他臉部陰晴不定，心頭雖然怒火如熾，但也不敢大意。運勁作勢，暴喝一聲：「小輩，你不動手，萬某有僭了！」

話未說完，身軀驟發，就在他雙肩一晃之際，耳中聽到一聲「好」字。

眼前漫天劍影由梅三公子身邊湧起，人影頓杳。

萬蛟不防對方出手，居然比自己還快，心頭一楞，來不及發招，趕緊身往後退。

那知梅三公子着實狡獪，這一劍「霧裏藏花」，不過是個虛招，一發即收。

萬蛟身形才動，一片劍光倏然幻滅。

只見一點青影，疾若流星，快速無比的往自己眉心點到。

任你萬蛟身爲泰山派雙龍一鷹之首，遇上對方這一手「七絕歸一」的陰毒招術，出手如電，就是想躲閃，也已不及！

差幸他本是後退之勢，一瞧劍影飛來，立即往後躍退！

但梅三公子劍招出手，早已有了準備。

萬蛟身形暴退，他却跟蹤而進。

三尺青鋒，離萬蛟眉心依然只有兩寸距離。

此時他手腕略沉，萬蛟怕不立時血濺客舍房上？

「哈哈！泰山派也不過如此。」梅三公子一聲陰笑，忽然撤劍後退。

這在萬蛟來說，直比殺了他還要難過。

雖然，對方這招劍法，出己無備，使了狡獪。

但至少自己無法破解，也確是事實。

他渾身顫動，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狠狠的雙脚一頓，一陣嘩啦啦巨響，屋頂敢情給他踩了一個窟窿！

「好！姓梅的小子，老夫今日算是栽了，任二弟這筆血債，泰山派總有人向你索回。」

萬蛟話聲剛落，回身待走。

突然左首屋脊上同時掠起一條人影，口中大聲喊道：「大師兄請留步！」

萬蛟聞聲停步，回頭道：「是祝三弟嗎？你也趕來了，咱們走！」

「大師兄，他……他不是……」

「祝三弟不必多言，快跟我走！」

萬蛟怒匆匆的，那裏聽到祝三弟說些什麼？一跺脚，飛縱而去。

後面被叫做祝三弟的，正是被梅三公子從九道灣中從隧道中救轉的泰山一鷹祝鷹揚。

他見大師兄沒讓自己開口，業已去遠，也只好隨後跟去。

梅三公子望着兩人背影，嘴角上微微噙起一絲冷笑，回頭就向另一面望去。

這時言乾蓀以地對空，白銅烟斗和言家神拳一起使出，兀自傷不了紫鳳孫湘蓮。

盛怒之下，一柄旱烟管宛若滿天流星，呼呼拳風，也向上直搗！

到底薑是老的辣，論功力孫姑娘比言乾蓀要差。

何況孫姑娘重傷之後，身體還沒十分復原。

敢情早已越過二十招啦！

言乾蓀雖然說過「二十招之內，贏不了姑娘，江湖上從此沒有言乾蓀這號人物。」

但他這時却裝了傻，言家神拳，配合了旱烟管，一下又一下的擊出。

他希望斃了這丫頭再說。

那知正當此時，忽然左腕「曲池」穴上，微微一震。

霎時之間，一條左臂，貫不上勁。

心中一怔，右手旱烟管慢了一慢。

就聽得「嗒」的一聲，自己那根數十年未曾離身的精鋼烟管，業已被對方寒森森的劍鋒削斷。

言乾蓀心知中了暗算，一聲狂笑，鐵青着臉，往後驟退！

試一運氣，怪！自己左臂，竟然絲毫並未受傷。

難道自己久未動手過招，方才連續擊出「隔山打虎」的劈空拳力，眞氣不繼所致？

他無法指出是受人暗算，只好沉聲道：「罷！罷！姑娘，我言乾蓀一大把年紀，折在九華神尼的高徒手下，也算值得。好！從此江湖上，就算沒有咱們言家拳這一門。」

一面回頭瞧了琵琶手賀金標一眼，道：「賀老哥，今日之事，我姓言的說話算數，咱們走罷！」

琵琶手賀金標，原本認爲有自己和神刀閻世和兩人，對付一個江湖下五門的淫賊，也足夠有餘。

不想閻世和身負重傷，接着來了言家拳的掌門人，另一個還是泰山派高手。

總認爲救星趕來，那知仍然不是人家對手。

這時給言乾蓀一提，他那敢再留，慌忙答應一聲，正想跟着言乾蓀身後退走。

那知梅三公子一聲冷笑，喝道：「賀朋友慢走！」

這一下無異催命之鐘，嚇得賀金標後退了兩步，說不出話來。

還是言乾蓀回身問道：「今日這檔事，早經言某在未動手之前說明，雙方冲着言某，一筆勾消，難道尊駕還認爲不夠嗎？」

梅三公子陰笑了笑道：「小生被誣良爲盜，這一點，光憑六扇門中鷹犬之言，小生自然不以爲意。但客店上下，耳目衆多，小生明日就道，豈非被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賀朋友總也得交代一番再走。」

琵琶手賀金標被說得滿臉通紅，雖然自己和神刀閻世和對這次連續發生的採花命案，經多方偵探，此人嫌疑極重。但一來苦無佐證，第二，眼看此人武功之高，連言乾蓀和泰山派的人，尙折在人家手上，自己那敢多事？

當下濃眉一皺，抱拳道：「賀某技不如人，冒犯公子，請多多原諒，咱們套句江湖上的話，青山不老，綠水長流，梅三公子，容賀某異日謝罪罷！」

梅三公子嘿然應了聲「好」！揮手道：「賀朋友請罷！」

他等言乾蓀、賀金標兩人，身形消失，才緩緩的回過身來。

輕聲笑道：「蓮妹，夜露漸重，你身體尙未復原，趕快去休息罷！」

紫鳳孫湘蓮被他這一聲「蓮妹」，叫得粉臉通紅。

「嗯」了一聲，道：「你也好早些休息啦！」

說着嬌軀一扭，便自飛回房去。

梅三公子瞧着她後影，楞楞的出了一會神，也帶着劍兒回進房去。

這一陣屋上交戰，客店上上下下的旅客，全從睡夢中被驚醒。

膽大的却躲在窗後，偷瞧熱鬧。自然全部精彩好戲，瞧得一清二楚。

原來這場捉拿採花大盜，竟是捕頭們張冠李戴，找錯了人！

不是嗎？連辰州名捕琵琶手賀金標，臨走時還道了歉。

本來，人家梅三公子一路還帶着如花似玉的姑娘同行，那會是採花賊？

不言客店中好事之人，私底下議論紛紛。

却說這晚，客店中鬧劇收場，大家又上床安睡之時，忽然從上房又飛起一條黑影。

這黑影，身法之快，簡直像一

縷淡煙，輕得連半點聲息都聽不到。

輕飄飄的，向隣近街房竄去，一閃而逝。

約莫過了一個多時辰，才依然循着原路飛回，一閃而滅！

當然這一晚，辰州附近，稍有姿色的閨女，又遭了厄運。

是採花淫賊？一點也不會有錯，正好也落脚在這家旅店之中。

第二天清晨，梅三公子主僕和紫鳳孫湘蓮，兩騎一車，又轔轔上路。

孫姑娘體力未復，昨晚力鬥言乾蓀，消耗眞氣，嬌軀又感到困累乏力，是以只在轎車中休息。

她雖然並不相信梅三公子會是他們口中的採花淫賊，但多多少少總也免不了受些兒影響，芳心之中，開始引起一絲陰影！

可是一想到此，原是自己的未婚夫婿，自己這條命，又是他救的。

瞧他那份溫柔體貼的模樣，不可能做出這種事來。

她思潮起伏，隨着轔轔車聲，心裏也似小鹿似跳個不停。

終於，她決定落店之後，要偸偸的跟在他身後，瞧瞧究竟。

孫姑娘這個想法，果然很對，但她忽略了這個自稱梅三公子的他，目光何等犀利？

不用妳說，他鑒貌辨色，憑孫姑娘這點江湖經驗，如何逃得過他的算計中？

一連三天，梅三公子落店之後，只要一過二更，照例便輕飄飄的飛出房去。

孫姑娘那敢怠慢，等他前面一走，也悄悄的跟了下去。

奇怪！梅三公子所去的地方，竟是一些家徒四壁，無以爲炊的貧民窟。

他從懷中取出一錠錠銀子，很熟練的從門窗之間，塞了進去。

孫姑娘瞧得芳心大慰。

對啦！人家萬貫家財，出來行道江湖，趁着夜深人靜，人不知鬼不覺的，暗中賑濟些貧窮無告之人，這才是眞正行善！

本來麼，爲善豈欲人知？

但反而被懷疑爲採花淫賊，豈非好人難做？

哼！這班有眼無珠的東西，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挑他眼珠，也是活該！

紫鳳孫湘蓮暗中一連跟蹤了三個晚上，親眼目睹梅三公子都是散發銀子給貧苦之家，有時也伸手管上一兩件扶弱鋤強的事兒。

她不再懷疑他了！

這是第三天晚上的三更過後，孫姑娘暗跟踪了他一陣。

覺得眞相已明，自己用不着再跟。

而且距離他回去的時間，也已不遠，萬一給他瞧到，自己一個女孩兒家，深更半夜的跟蹤着他，多不好意思。

這就悄悄的先行回店，剛一跨近上房，瞥見自己的房中，半扇窗戶，業已打開。

不由心中一驚，自己方才出來之時，明明親手掩上，怎會打開？

心念轉動，連忙輕輕地拔出長劍，閃身貼近窗口，往裏望去！

那知這一望，孫姑娘不禁大驚失色。

原來自己房中，黑沉沉的，並沒燈火。

但黑暗之中，却有一雙其小如豆，金光閃爍的眼睛，正在滑溜溜的向四處打量，似在找人！

啊！一個人要練到目射金光，內功火候，該是何等精深？

半夜三更，跑到自己房中，所謂何來？

難道這賊人，就是一路傳聞的採花淫賊？

孫姑娘一想到採花淫賊，心頭小鹿一陣狂跳，粉臉上驟然熱烘烘起來。

她柳眉一挑，驀地疾退數步，横劍當胸，嬌叱了聲：「賊子還不出來受死！」

房中之人顯然耳朵非常靈敏！

孫姑娘剛一退身，一點黑影，已由窗中一射而出。

「吱」的一聲，落到身前四、五尺外。

這回，孫姑娘看清楚了，啐！這那裏是什麼人？

那是一隻一尺來高的金絲小獼猴。

這時在瓦上蹲着毛茸茸的身子，一雙閃閃發光的火眼金睛，骨碌碌的對自己直瞧。

不，正向自己嘻着嘴，在扮鬼臉！

孫姑娘瞧個又好氣、又好笑，口中罵了一聲：「小畜生！」

舉起手中寶劍，向牠晃了一晃。

那小獼猴果然嚇得「吱」的一聲，退了幾步，一掉頭，就向黑暗之處逃去！

孫湘蓮覺得好玩，但小獼猴去勢極速，不易捉到，也只得罷了。

收劍入鞘，回進房中，點上油燈，瞥見桌子上，端端正正放着一張字條。

哦！這小畜牲果然有人豢養，牠是送信來的！

孫姑娘隨手拿起字條，就着燈光一瞧。

只見上面寫着一行走筆龍蛇的行草，那是：「奸宄之徒，假冒梅三公子，心懷叵測，幸姑娘愼之。」

下面並沒有具名，孫姑娘瑤鼻子冷哼了一聲。

暗想這又是琵琶手賀金標那一班人幹出來的。眞是一批酒囊飯桶，有眼無珠的東西，我才不相信你們鬼話呢！放着眞正犯案淫賊不管，却一再的向他糾纏！

她心中一氣，把紙條兒揉個粉碎，賭氣往床上倒去！

她那裏知道，貴州總捕頭神刀閻世和，和辰州名捕琵琶手賀金標兩人，以及那晚隨同圍捕採花淫賊的三個門人，第二天晚上，同時被人用重手法震死。

不但如此，甚至連威震辰州的言家拳門門人言乾蓀，也在同一晚上，無緣無故死在房中，但身上却半點傷也找不出來。

如在平時，當然會當他壽終正寢。

但正好和神刀閻世和、琵琶手賀金標等人同一天發生。

而且又是誤把梅三公子當作採花淫賊捉拿，受挫之後，自然更非比尋常。

辰州府一夜之間，發生了這樣震驚江湖的大事，自然立即轟動遐邇。

而且大家都紛紛猜測，這是梅三公子所爲？

但梅三公子的兩馬一轎過去了兩天，算來該早已馳出數百里之外。

這是第四天的未牌時光，紫鳳孫湘蓮，書僮劍兒，兩匹駿馬，一輛轎車，正由磨盤州打了尖，向滬市奔去。

動程的時候，後面又來了一輛轎車，車身四週遮得密不通風。

趕車的是一個黑漆臉皮，身材高大的壯漢。

頭上戴着一頂破帽，一直壓到眉毛上面，好像故意遮着臉型，左邊還缺了一個耳朵。坐在車轅之上，猛用長鞭，一路爆着「叭」「叭」的脆響，越過自己，搶先走了。

梅三公子一行，雖然落在後面，但首尾相銜，距離並不算遠。

大家一陣急奔，約莫走了一二十里。

前面路旁，一帶疏林，地勢十分荒涼。

正行之間，只見前面那輛急馳中的轎車，突然停了下來。

一陣木輪擦地之聲，和牲口希聿聿的叫聲，響做一片。

噫！那輛車走得好好的，怎麼無緣無故驟然勒起韁來？難道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故不成？

一陣工夫，梅三公子二馬一車，也相繼馳到。

* * *

就在將到未到之際，果然！一支響箭，由林中迎面飛出。

梅三公子理也沒理，馬鞭一揮，「嗒」的一聲，把它捲飛出兩丈來遠。

馬匹和轎車也同時緩了下來。

往前一瞧，果然迎面揚起漫天塵霧，馬蹄雜沓，八騎快馬像風馳電捲般疾奔而來。

剎那之間，便已到達，勒韁停蹄，一字排開，攔住去路。

馬上八人，一式勁裝緊紮，腰間束着一條腰帶，生相兇悍。

太陽穴都高高隆起，分明全是內家高手。

梅三公子從這些人的衣着上，認出他們正是橫行長江上下游，擁有七十二舵，聲勢浩大的「藍腰帶」匪幫！

他心中暗自盤算，瘦削臉上，却露出一絲陰笑。

十分悠閒的退到轎車之旁，靜以觀變。

馬上八人的眼光掠過梅三公子主僕，盯了另外一輛轎車幾眼。

八匹馬緩緩移動，遠遠的把兩輛轎車一起包圍起來。

他們既不說話，也不下馬，只是相隔數丈，虎視眈眈的監視着而已。

梅三公子當然瞧得出，他們並不是衝着自己而來，但心中也不無納罕。

「藍腰帶幫」出動的這八名高手，看來還不是頭兒，似乎正在等人。

那麼那輛轎車裏邊，又是何等樣人？值得「藍腰帶」如此重視？

尤其那缺了一隻耳朵的車把式，臉上並無絲毫驚懼之色，分明也似乎有恃無恐的神氣。

最奇怪的，那輛轎車之中，明明有人坐着。

但四周依然垂得密不通風，並沒有打開車帘，向外面瞧上一眼。

以自己的江湖經驗，居然也莫測高深！

這時，從遠處又電掣馳來一匹棗紅驊騮。

馬上人黑袍金繡，腰束藍帶。

雕鞍下襯猩紅氈毯，四週鑲着黃色流蘇，華麗之中，更顯出十分氣派！

棗紅馬在十數丈外，業已放慢鐵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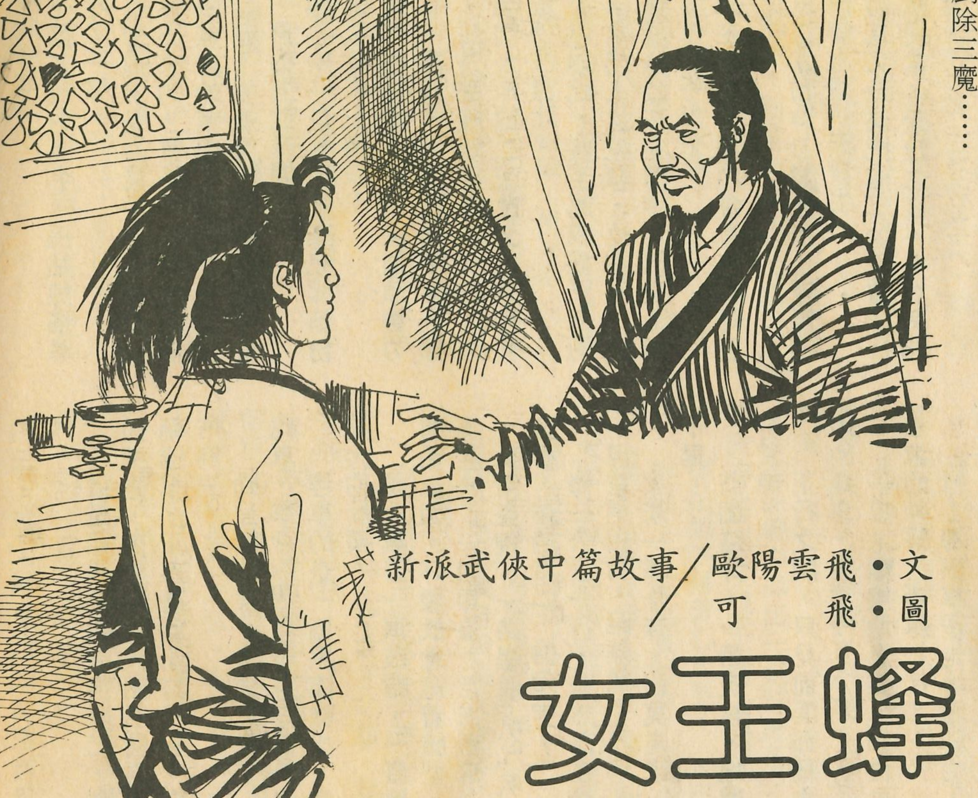
梅三公子逐漸看清馬上這人的模樣，那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

一張慘白的喪門臉上，生着兩道一寸來長根根直豎的吊客眉，和一雙威稜四射的豹子眼、掀鼻、寬嘴、一臉像鋼針的絡腮鬍子。

扛着雙肩、手如箕、指如鈎、高坐鞍上，顧盼自豪，確也顯得威武之極！

（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 阿牛待假不老僧走後，便將自己的身世告知眞不老僧，並詢問萬惡之刀的來歷，知道除了假不老僧之外，還有一個假瘋道、假痴尼而眞瘋道、痴尼也可能一樣遭到囚禁，他們才能在江湖上以假亂眞，阿牛答應不老僧辦幾件事：先將萬惡之刀取來，然後去查眞瘋道、痴尼的下落，同時去告訴各門派掌門人合力剷除三魔……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女王蜂

擲骰寶贏回賭坊　假瘋道恣意姦殺

拚命三郎不再堅持己見，將玉瓶收起，道：「依前輩看，阿牛在此練功三月，服用靈丹九十粒，能增加多少年的功力？」

老和尚略一沉思道：「少則三十載，多則五十年。」

「這麼少？」

「不少了，五十年的修爲，已可躋身武林一流高手之林。」

「能夠殺得了那個老色鬼嗎？」

「可能還有一段距離。」

「這怎麼辦？」

「努力再努力，苦練再苦練。」

「成，就這樣辦，等老張的酒菜一送到，先大吃大喝一頓，爲咱們的相識好好慶祝慶祝，然後就傳功習藝，痛下苦功。」

「是該好好慶祝一下，爲娃兒重獲新生命賀。」

「也爲和尚找到了一位救星賀。」

「祝娃兒功力大進。」

「祝和尚早脫苦海。」

「乾！」

「乾！」

這一老一少可眞絕，酒菜還沒有送到，已經說起酒話來了。

* * *

唐山。

是鐵牛的故鄉。

可惜他已經無家可歸。

大大大賭場。

本來是阿牛的產業。

如今則已換了主人。

三月之後，拚命三郎又回到了唐山，情不自禁的跨進了大大大賭場的門。

場面依舊熱鬧非凡，人來人往，車水馬龍。

呼盧喝雉之聲此起彼落，不絕如縷。

白花花的銀子進進出出，堆積如山。

一切都沒有改變，阿牛却已經不是以前的阿牛。

而是一位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來此的目的是爲了懷舊，想重溫一下昔日當大老板的舊夢。

他想順便弄幾個盤纏花花，因爲他最後的一錠銀子早已給了獵人張三，此刻身上連半個蹦子兒也沒有。

養魚要水，養鷄要米，賭錢自然要賭本，缺少賭本就上不了場，阿牛身上一文不名，只好悶不吭聲的坐在一個角落裡，喝賭場免費提供的酒。

不久便被一名賭場的管事發現了，趨前熟絡的招呼道：「咦，這不是鐵牛老板嗎？」

阿牛抬起頭來，淡淡一笑，道：「嗯，是我。」

「鐵老板可是想東山再起？」

「不想。」

「來玩玩？」

「也許。」

「大家都很懷念你，希望鐵老板能重回賭場，主持一切。」

「金老板對你們不好？」

「吝嗇，刻薄，又冷酷無情，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

「咱家的日子也不舒坦。」

「屬下願意投資。」

此話一出，阿牛的眼睛陡地一亮，道：「老趙，你的意思是願意拿錢出來供咱家賭？」

老趙一本正經的道：「正是此意。」

「你有多少錢？」

「大概可以湊一百兩。」

「太少，太少啦，區區之數，成不了大氣候。」

「可以再找別人來湊。」

「找誰？」

「賭場裡的老同事，鐵老板的老部下。」

「他們有興趣？」

「只要鐵老板登高一呼，大家都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不怕咱家重蹈覆轍，又栽在那個姓金的手裡？」

「大家對你有信心。」

「不後悔？」

「絕不後悔！」

「好吧，你不妨去試試看，但要注意一點。」

「那一點？」

「不要勉强任何人，合則來，不合則去。」

「屬下也是這個意思，自由參加。」

「假使眞能將賭場贏回來，咱家也不想要，只要一點盤川就可以了。」

「鐵老板準備去那兒？」

「海闊天空，到外面去闖闖。」

「那賭場……」

「凡是投資的人人人有份，大家都是老板。」

「這更好辦啦，只有白痴二百五才不參加。」

* * *

條件是很優厚，不參加實在很可惜。

只要投資一點銀子，就有機會當家做主人。

更何況阿牛待人寬厚，出手大方，不論是誰，只要有求於他，從來不會打回票，別說有厚利可圖，就算是拱手送給他，也必然大有人在。

消息很快就傳開，凡是賭場的老人，全體一律參加。

人數二十人。

銀子二千兩。

不多一會工夫，便由老趙收集齊全，將銀票送到鐵牛面前來。

阿牛道：「老趙，去把金老板叫來。」

老趙一怔神，道：「你要跟姓金的賭，上次不就是栽在他的手裡嗎？」

「正因爲上一次在他手裡輸掉了大大大賭場，這一次非要從他手裡贏回來才夠面子。」

「是啊，是啊！」

老趙不敢多言，轉身就走。

不一時，便領着一位紅光滿面，矮矮胖胖，小眼睛，大肚皮，留着兩撇八字鬍，年約五旬開外的老頭返回來。

來人正是金老板。

金老板是個郎中，是個老千，是個天生的賭徒，連名字也與賭有關，叫金滿貫，號豹子王，最拿手的賭博是骰子，曾有連擲四十九把豹子的輝煌紀錄。

老遠就皮笑肉不笑的招呼道：「啊，是鐵老板，久違，久違。」

阿牛欠一下身子，等他在對面坐定後始道：「金老大客氣了，希望沒有擾了你的場子。」

金滿貫目一翻，打了一聲哈哈，以試探的語氣說：「不知是什麼風把鐵老板吹來了？」

鐵牛將銀票拿在手中，彈一彈，抖一抖，神氣活現的，單刀直入的道：「是被銀子風吹來的。」

豹子王錯愕一下，道：「鐵老弟可是想來翻本？」

「閣下不歡迎？」

「歡迎，歡迎。」

「歡迎就好。」

「鐵老板打算玩什麼？」

「金老大最拿手的——骰子！」

「老弟別忘，你上一次就是輸在骰子上。」

阿牛一仰脖子，喝光了杯中之酒，以一個極優美的姿態將空杯擲出，砸碎在牆角上，朗聲道：「金老板不會嫌錢多吧？」

金滿貫愣了一下，乾笑道：「說的也是，王八兔崽子才會嫌銀子多。請！」

「到那兒去？」

「金某的書房。」

「在這兒也一樣。」

「就咱們兩個？」

「單挑，一對一，這樣公平又清靜。」

「好，恭敬不如從命，就照老弟的意思辦。」

招一招手，立有親信之人送來了三顆骰子，一隻碗。豹子王伸手作勢道：「請鐵老板過目。」

這是賭場的規矩，雙方對賭，提供賭具的一方，必須請對方過目檢查，看有無作弊，以示大公無私。

阿牛拿起骰子，極其熟練的搖一搖，聽一聽，然後嘩啦啦！的一

聲，擲回到海碗中。

金滿貫不待骰子停下，便伸手按住，笑語道：「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那就請下注吧。」

鐵牛眞的是個拚命三郎，拿錢不當錢，慷他人之慨，將所有的銀票全部一古腦押下去。

老趙爲之一驚，金滿貫亦爲之怦然色動，愕然道：「多少？」

「二千。」

「這麼大？」

「大才過癮，金老板不會嫌多吧？」

「那兒的話，多多益善，多多益善。」

「不必客氣，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鐵老板請！」

「金老板請！」

豹子王金滿貫也不客氣，抓起骰子晃一晃，還放在嘴邊吹一口氣，猛地投入碗中。

投擲的角度，所使用的力氣恰到好處，骰子一入碗中，便很有節奏的旋轉起來，發出一長串很清脆的「嗡嗡」之聲。

第一顆骰子停下來了，是六。

第二顆骰子停下來了，是六。

第三顆骰子將停未停，在五與六之間搖擺不定。

是六便是六點豹子王。

是五則僅僅只有五點。

一點之差却相去甚遠。

大家有目共睹，骰子分明要停在六上，却不料在緊要關頭忽然來了一個「懶驢打滾」，輕輕一翻變成了五。

事情透着古怪，金滿貫發出一聲驚「咦」。

阿牛揚眉道：「有疑問嗎？」

「沒有。」

「那就好。」

「請！」

對賭，阿牛是行家，是祖傳的，與賭具有一種難以言宣的感情，親吻一下骰子，以近乎藝術性的優雅姿勢丟擲出手。

類似的情況再度發生，先停下來的兩顆骰子都是紅色的一，另一顆骰子則在一與四之間搖擺不定。

大家清清楚楚的看到，一忽兒一，一忽兒四，翻來滾去，久久未停。

如果是一，一點豹子，阿牛贏。

假使是四，僅有四點，鐵牛輸。

場中的氣氛相當凝重，老趙等幾個投資人，齊皆爲阿牛，也是爲他們自己捏了一把冷汗。

阿牛却一點也不緊張，依舊從容不迫，面不改色，好像是一個局外人。

骰子宛若一隻懶牛，在碗裡滾來滾去滾了好一會工夫，才停下來。

「豹子！」

「滿堂紅！」

「一點豹子！」

「鐵老板贏了！」

場中爆出一片驚呼，絕大多數的人都站在鐵牛這一邊。

* * *

是的，阿牛贏了。

贏在高人一等的賭技。

尤其是贏在深不可測的功力上。

起先兩顆骰子，二人純粹是憑賭技一決高下。

最後一顆骰子，則均在暗中施展出內元眞力，較量起彼此的功力修爲來。

三個月前，阿牛就是輸在自己的功力不及金滿貫。

今天，他已具有五十年以上的修爲，也是因此而扳回面子。

全滿貫傻眼了，冷言冷語道：「三月不見，鐵老板好似脫胎換骨，莫非有什麼奇遇不成？」

鐵牛打了一聲哈哈，答非所問的道：「士別三日，當括目相看，既然三月不見，金老板是該挖出眼珠子來洗一洗了。」

「賭場較技，適可而止，咱們就此打住如何？」

「金老板怕了？」

「金某還不會怕過誰。」

「那就繼續玩吧。」

「玩就玩，請下注。」

「四千！」

拚命三郎眞的不要命了，連本帶利一下全部押上去。

早已驚動了賭場裡的賭客，不少人前來觀戰，有人譏諷道：「這小子大概是瘋了。」

阿牛眉一挑，眼一瞪，道：「什麼意思？」

那人怪聲怪氣的道：「不是瘋子怎會這樣賭，簡直是玩命嘛。」

鐵牛的理由很充足，擲地有聲：「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捨不得兒子套不住狼，想要發大財就必須下大賭注，你懂個屁！」

這是幾句實在話，想要發大財，就必須下大賭注。

阿牛的賭注夠大，贏得自然更多。

賭運不錯，賭技絕佳，最重要的是功力高不可測，又連贏了兩把。

換句話說，賭資已由四千兩，累積到一萬六千兩。

贏光了大大賭場的銀子。

也贏光了金滿貫的銀票。

氣得金大老板吹鬍子瞪眼睛的道：「鐵牛，現在你稱心如意了吧，咱們可以結束了。」

鐵牛却不答應：「不行！」

「老夫已經無錢可賭。」

「你還有賭場可賭。」

「金某賭錢不賭房子。」

「放屁，小爺當初就是被你逼得賭房子。」

「老夫並不想學你的樣。」

「哼，你非學不可，場主沒有拒絕賭客下注的權利！」

有好幾個人異口同聲的道：「對，賭場的主人沒有資格拒賭！」

又說：「除非關門大吉，洗手不幹！」

豹子王金滿貫惱羞成怒的道：「要賭可以，得先估一個價錢。」

阿牛不假思索，立道：「不必估了，有例可循，三月之前賭場的折價是一萬五千兩。」

「現在漲了。」

「漲了？漲多少？」

「起碼一倍，三萬兩。」

「放你媽的狗臭屁，這是要賴，你簡直是個無賴。」

「嫌貴鐵老板可以不賭，請自便。」

「媽的，你想得倒美，不賭可以，除非……」

「除非怎樣？」

刷！阿牛的動作快如閃電，短刀一閃，篤！的一聲，插在賭桌上，怒衝衝的道：「除非你切腹自殺，命喪當場！」

阿牛氣勢逼人，短刀明晃晃的仍自抖顫不已，再加上圍觀之人的一陣鼓噪，都認爲金滿貫在耍賴，在無理取鬧，逼得豹子王的態度不得不軟化下來，色厲內荏的道：「姓鐵的小子，你說個數字吧，多多少少總得加一點吧。」

鐵牛將面前的銀子銀票往前一推，傲然道：「好吧，姑且賞你一點小費，給你一點紅利，加一千。」

「一萬六？」

「不錯！」

「再加一點。」

「不加！」

「不加可以，但得答應老夫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鐵老板若是落敗，夾着尾巴就滾，不得再瞎纏胡攪。」

「當然，轉身就走，不必相送。但不知金老板假使賭輸了又當如何？」

「賭場歸你，拍拍屁股走人。」

「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駟馬難追？」

「駟馬難追！」

「擲骰子。」

「該你了！」

這是第四把，是輪到阿牛了，當下毫不考慮，抓起骰子，投入碗中。

翻滾如飛，響聲清脆，無數隻眼睛跟着骰子在轉，轉來轉去轉在三個六上停下來。

「豹子！豹子！」

「六點豹子王！」

旁觀者的呼聲尚未落地，碗中的點數又起了變化，兩顆骰子打了一個滾兒，由六變五。

另一粒骰子更絕，好似着了魔，中了邪，陡地彭！的一聲跳了起來，又開始兜着另兩粒骰子轉起圈子來。

毫無疑問，對賭的雙方正在互較暗力。

兩個人各據一方，雙手緊按桌面，源源不絕的內力便是由此發出。

由桌面傳入碗內。

由碗中傳入骰子。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賭博，而是內力的角逐。

誰的修爲深厚，誰就是最後的勝利者。

金滿貫施足全力，捨命相搏，果然小有斬獲，第三顆骰子在五上停住不動了，使阿牛六點豹子王的美夢爲之破滅。

只要能夠擲出六點豹子王，金滿貫就是贏家。

這個老小子不簡單，心想事成，眞的被他擲出六點來。

可惜只有兩粒，另一粒仍未靜止。

亦未快速旋轉，而是彷着醉漢般搖擺不定。

顯然，雙方正拚足全力，作最後一搏。

突聞金滿貫發出一聲驚叫，人也跟着向後一仰，額角冷汗如雨。

他這兒氣力一洩，碗中破浪立起，最後一粒骰子一蹦一跳，馬上將另兩顆骰子打翻，變成四不像。

阿牛朗聲道：「金滿貫，你輸了。」

金滿貫死不認帳：「老夫不承認！」

「爲什麼？」

「你使詐。」

「那裡使詐？有何爲証？」

「你暗中以內家眞力操縱骰子。」

「哼，彼此彼此，這是公開的秘密，識相的最好立刻夾着尾巴滾！」

「假如金某不走呢？」

「那就要你死！」

金滿貫豈是省油的燈，彈身而起，揚聲下令道：「上，把這個臭小子給我拿下！」

他入主賭場後，曾招募了一批打手，引爲親信心腹，這些人就環立四週，聞言齊聲應諾，一湧而上，打算動手抓人。

詎料，甫進三步，連阿牛的邊兒都沒沾到，拚命三郎已搶先一步把海碗擲出去。

好快好準，三顆骰子打瞎了三個人的三隻眼。

一隻海碗，不偏不倚的扣住了另一人的口鼻，變成豬八戒。

同一時間，阿牛出手如電，金滿貫正欲出手進招，他已一躍而起，用刀抵住他的下巴，色厲聲寒的對那羣打手道：「滾！統通滾蛋，誰要是再輕舉妄動，就給你們主子的下巴開一個洞，叫他喝湯漏湯，喝酒漏酒，呼吸漏氣，說話漏風。」

眾人齊皆一呆，目注金滿貫，同聲喊了一聲：「主人！」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軟，大家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自作主張，靜待豹子王的吩咐。

金滿貫却沒開口，好不容易才將大大大賭場弄到手，怎肯就此拱手讓人，一走了之？

激怒了鐵牛，勃然大怒道：

「你娘，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你這是自找罪受，自找苦吃！」

噗！的一聲，刀已應聲刺入，再一旋，在豹子王的下巴處眞的開了一個洞。

血流如注，痛得金滿貫鬼叫不止，阿牛上前一步，將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道：「再不將你的手下遣走，下一步就要取你的項上人頭，叫你去見閻王。」

敗局已定，逞強無益，金滿貫萬般無奈，只得唉聲嘆氣的對手下道：「罷了，罷了，就照着他的意思做，你們走吧！」

目送金滿貫的狐羣狗黨離去後，鐵牛沉聲道：「金滿貫，現在你認不認輸？」

金老板好像是一隻鬥敗了的公鷄，垂頭喪氣的道：「認輸。」

「大大大賭場如今又回歸小爺之手？」

「當然！」

「絕無怨言？」

「不敢！」

「馬上滾蛋！」

「是！」

金滿貫已經嚇破了膽，多一個字也不敢說，在老趙等人的噓聲咒語中蹣跚而去。

* * *

阿牛贏了，投資的老伙伴們個個歡欣鼓舞，爆出一片歡呼聲。

「贏得棒！」

「贏得讚！」

「贏得爽！」

「阿牛萬歲！」

「鐵老板萬歲！」

「拚命三郎萬歲！」

「要大張筵席！」

「要狂歡達旦！」

「不醉不歸！」

「不醉不散！」

你一言，我一語，羣情激昂，混亂已極，有那性急之人已經開始準備慶祝事宜。

鐵牛連忙阻止道：「且慢，你們慶祝，我不參加，等一下就要走。」

人羣中冒出一位帳房先生來，道：「鐵老板要到那裡去？」

阿牛道：「闖蕩江湖，雲遊四海。」

管事老趙道：「那賭場誰來管理？」

鐵牛胸有成竹的道：「賭場是屬於投資的朋友所共有，由你們集體經營，共同管理，咱們只要一點路費就可以了。」

話完，在成堆的銀子銀票中，隨便取了一些，納入懷中。

帳房先生道：「鐵老板，所有的銀子銀票全帶走吧。」

阿牛淡淡一笑，道：「說笑了，這麼多銀錢咱家那裡用得完！」

趙管事道：「在家事事好，出門處處難，寧可備而不用，不能用時無銀。」

另一人亦道：「是嘛，一文錢難倒英雄漢，多帶一點準沒有錯。」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有志一同，意見一致，堅持要阿牛多帶銀兩，以備不時之需，在盛情難却的情形下，只好將荷包塞得滿滿的，大約帶了一千兩銀子銀票，向大夥揮手告別，離開了大大大賭場，也離開了唐山。

* * *

天津。

軍糧城。

城西十里，有一座小山，山前建有一大片巍峨雄偉的莊院，莊前門樓上豎着三個五尺見方的大金字：「三王莊」，數里之外便清晰可見。

莊南，官道旁，一棵大槐樹下，正有一齣「野台戲」在上演。

只見一位妙齡女郎全身一絲不掛，赤裸裸的，四肢大張的躺在一張石椅上。

一名男子爬在女郎的身上，做「伏地挺身」的運動。

猛聽一聲暴喝劃破長空：「混帳色魔，光天化日之下，也敢强暴民女，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話到，人到，招到，不管三七二十一，劈面就是一掌攻過來，正是遠從唐山來的賭場老板鐵牛。

那人也不含糊，反身迎戰，以一招「移花接木」絕技，將阿牛的攻勢破解。

這時才看清楚對方的面貌，原來是一個十六七歲，斯斯文文，呆

呆傻傻，有讀書人的慧黠，也有鄉巴佬的憨厚，眉宇之間英氣勃發的少年。

少年年紀雖小，脾氣却很大，暴跳如雷的道：「那來的蠻牛，不問青紅皂白就蠻幹一通。」

阿牛截口道：「閉上你的狗嘴，你幹的好事，休得强詞奪理。」

「本公子做了何事？」

「姦淫民女。」

「我沒有。」

「鬼扯，剛剛還見你在女郎的肚皮上『做運動』。」

「這是誤會，請勿張冠李戴。」

「媽的，老子沒工夫跟你閒磕牙，有理由找閻王老爺去講。」

「蠻牛，你眞的要動手？」

「誰跟你開玩笑。」

「本公子勸你別蠻幹，免得自取其辱，吃不了兜着走。」

「少磨牙．接招！」

「接招！」

「殺！」

「殺！」

同樣年輕氣盛，同樣脾氣火爆，彼此一言不合，皆氣往上衝，喊殺聲中立又鬥在一起。

這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少年雖然年歲不大，本事却不小，技深若海，不僅高招迭出，而且攻守有序，儼然是老江湖的架式，力拚十餘合，居然敗象全無。

阿牛不禁大爲驚異，不得不另眼相看，詫聲道：「眞看不透，朋友原來還是一位人物，是小爺低估了你。」

少年報以一聲冷哼，挖苦道：「蠻牛，低估了敵人是一件很危險的事，莽撞行事更是愚蠢的行爲。」

赫，少年口氣忒大，竟然開口訓人，惹惱了拚命三郎，破口大罵道：「奶奶的，本事雖好，奈何行爲不端，依然不入流。」

少年毫不退讓，厲聲質問：「蠻牛，你最好把話說清楚，別破壞他人名譽，本公子那裡行爲不端？」

「强姦民女，難道能算是好事？」

「絕無此事，是你信口雌黃。」

「鬼才相信，這裡只有你一個男人。」

「睜開你的牛眼看一看，本公子並未寬衣解帶。」

「這理由不充足，不脫褲子照樣可以掏出傢伙來幹。」

「呸呸呸！那多髒，只有畜牲才會這樣幹！」

「鐵証如山，你百口莫辯。」

「蠻牛，你有甚麼証據？」

「這位姑娘就是最好的見証人。」

「可惜她已魂歸西天。」

「被你操死的？」

「不是我。」

「那是誰？」

「你不會自己看。」

「看甚麼？」

「色魔有信物留下。」

順着少年的手勢望過去，桃花洞口，玉門關內，赫然插着一個二寸多長，拇指粗細，精雕細琢的楠木葫蘆。

阿牛曾聽不老僧說過，這是瘋道的信物，也是他慣用的暗器，不由得大吃一驚，惶聲道：「是瘋道？」

少年一臉肅穆的道：「錯，大錯特錯，不是眞瘋道，是個冒牌貨。」

「你敢肯定？」

「當然！」

「憑甚麼？」

「憑本公子跟瘋道是好朋友。」

「瘋道現在何處？」

「不告訴你。」

「你又是那棵葱？」

「不告訴你。」

「臭小子，你……」

「話不投機半句多，再見！」

說走就走，惡狠狠的瞪了阿牛一眼，當即頭也不回的如飛而去。

鐵牛扯開嗓門嚷嚷道：「別走，把話說清楚，否則，下次見面當心小爺把你砸爛砸扁！」

白搭，少年充耳無聞，話說一半時已在阿牛的視線之內消失。

拚命三郎亦未久留，朝三王莊的方向奔去。

* * *

三王莊石家乃是武林世家，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在武林史上有一段極爲輝煌的過去。

石家的祖先，在武林大會上，曾先後得過刀王、劍王與拳王，故稱三王莊。放眼武林，走馬江湖，無出其右者。

現在的三王莊主石勇仍保有刀王的頭銜，在武林中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事出意外，阿牛一步來遲，當他踏進莊門時，呈現在他眼前的却是一片悽慘景象。

偌大的一座莊院，空蕩蕩的沉寂如死。

沒見活人半個。

只有屍體一堆。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堆一堆的，一片一片的，橫七豎八的倒臥血泊中。

女人的死狀最慘，不論是老的、少的，甚至七、八歲的小姑娘，清一色全部被人奸殺而亡。

褲子脫掉了，下體裸露，有老蚌，有殘花，有新苞，有嫩蕾，形形式式，不一而足。（未完•三）

愛情煞手

新派俠義武林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幾經滄桑返故園　匆匆再上五台山

上文提要：古北口一關，蘇東二與朱全再一次擊敗番子並殺了王天柱，順利進入了關內。於平安客棧中遇到好友于風。自蘇東二突然「失踪」後，于風在此苦等至今。于風邀友劉明山軍官同飲酒，席上蘇東二述說在關外遭遇。翌日蘇東二送朱全上五台山。朱三王爺夫婦以及萬愚和尚見朱全已成長並練成一身武藝與氣功，大家無限感激……



狗叫了，那隻老黑子往蘇東二狂叫着奔來了。

蘇東二在黑狗狂叫着的時候，他叫道：「黑子！」

黑子乃黑狗的暱稱，這頭碩大的黑狗猛一頓，立刻投入蘇東二的懷中了。

蘇東二很安慰，這黑子還認得他，當年蘇東二就與此黑子混得好熟，果然好狗不忘舊主。

蘇東二抱住黑狗，也帶着幾許黯然的道：「黑子，你也已老了吔，你這毛皮……」

黑狗似是知道蘇東二的話，牠回應的連叫了幾聲！

放下黑狗，蘇東二大步往竹林中走去，他剛走入竹林，就發現竹林中岸然的站着一個白髯老人，老人手上有一支手杖，蘇東二一看，便急步走過去。

「先生！」

猛回身，那老人雙目如電的上下看着蘇東二，就在他看了個夠後，才聽他嘆了一口氣，道：「受的傷不輕，你流了不少血！」

「先生，我好多了！」

「跟我回屋裡，這些年你沒叫我失望。」

蘇東二道：「一切已向于風說過了！」

「于風已對我說過了，你做得很對。」

他把蘇東二引到前院的一間靜室中，對蘇東二道：「你傷得不輕，把衣衫脫了讓我瞧瞧。」

蘇東二依言剝下衣褲，這老人在他每一個傷處看了又看，淡淡的道：「七個人殺你一個？」

蘇東二道：「關外七友！」

「哼，他們的武功反向東洋倭人靠攏，可恥！」

他取出一個白瓷瓶，小心的再為蘇東二把傷處敷了藥，又命蘇東二吃了幾粒丹丸。

蘇東二的精神又大了，他露出感激之色。

霍先生待他如同父子一般，就好像霍先生對待司馬如龍似的，比之親的父子還好幾倍。

* * *

霍先生取出個鈴鐺，他搖了幾下，不旋踵間奔來個十一歲的童子。

「這是蘇大哥。」

那童子上前，對蘇東二一禮道：「蘇大哥。」

蘇東二點點頭笑了。

霍先生對那童子道：「端茶，告訴後院，今天多做兩樣菜，就說你蘇大哥來了。」

童子一笑而走，還帶着幾聲童稚的笑音。

望着童子，霍先生對蘇東二道：「他叫趙東三，平日裡叫他小三

就行了。」

蘇東二道：「我叫蘇東二，他叫趙東三，我們……」

霍先生道：「將來我打算叫他跟你。」

他頓了一下，又道：「于風說，你在關外遇上屠天雲與葛紅兩人了？」

「是的，先生。」

「唔，難怪我一直未有他兩人的消息！」

「先生，還有個東方水兒，聽說她是刺殺二王爺的眞正兇手。」

「不錯，那件事我也一直耿耿於懷。」

「他們都在關外。」

「滿州人爲他們掩護，這三人都該死。」

蘇東二道：「他們爲東廠做了大事，總不回京，反倒躲在關外。」

霍先生道：「江湖上許多俠義之士，都在找他們，躲關外，應是最安全的一條路了。」

蘇東二再把東方水兒與百里和尚混在一起的事對霍天行說了一遍。

霍天行冷冷道：「這個女人很陰毒，司馬如龍晚到一天，却被她得手刺殺了朱二王爺，司馬如龍幾次攔殺，想不到這女人躲到關外去了。」

蘇東二道：「先生的意思如何？」

霍天行道：「只要這些人不再進入關內同東廠番子們沆瀣一氣爲惡，暫不用去管他們。」

他問蘇東二：「東二，于風在古北口守了一年多，終於把你守到了，也被他猜中了你會由那兒歸來，倒是夠機靈的了，可知于風甚爲瞭解你的作風？」

蘇東二笑笑，蘇東二道：「我與朱全進入了古北口，多虧了于風結交的軍官劉明山，這人很照顧，叫咱們入關還一起在一家客棧吃了一頓。」

霍天行一聽，面色一寒，道：「你們同那姓劉的軍官一起吃酒？」

「是呀！」

「談了些甚麼？」

蘇東二立刻警覺不對勁了。

蘇東二「唬」的挺起來，道：「大家吃酒，免不了談及我在關外的遭遇。」

霍天行道：「也談了三王爺的地方？」

蘇東二無言以對，是的，還把朱全的身份也說出來，當然說了五台山藏龍了。

霍天行沉聲道：「這是天大的事，怎可隨便在人前提及？」

蘇東二道：「于風同那姓劉的深交一年多，幾乎是親兄弟一樣，不應該有問題吧？」

霍天行怒叱道：「懂甚麼？太原太守胡震山不也在張網要捉拿三王爺，一般人誰不知道胡震山是位忠臣猛將呀，外表看得出來嗎？內心才是最重要的。」

蘇東二吃一驚，不由把頭低下來。

霍天行又道：「這姓劉的如果由太原管轄，消息必立刻送去胡震山那裡，三王爺一家三口便危險了。」

蘇東二道：「三王爺已出家了。」

冷冷一哂，霍天行道：「出家仍然有一口氣在，他們要的是人命。」

霍天行道：「先生，如果姓劉的玩陰的，我想于風也不會饒過他的。」

霍天行道：「于風啊……」

他不說下了，蘇東二心中也難過起來。

霍天行忽然對蘇東二道：「身上銀子夠嗎？」

「先生，于風送我一些，夠用了。」

霍天行把個瓷瓶交在蘇東二手中，道：「你的傷需要這個，帶在身上，快去暗中查看，是否有番子們或殺手往五台山走，如果有，姓劉的就有問題。」

蘇東二道：「先生是要我再去保護三王爺一家？」

霍天行道：「你能脫出事外嗎？」

蘇東二就要起身而去，霍天行拍拍手，又見那個小童走進來：「先生！」

霍天行道：「叫人備匹馬在竹林邊。」

小童立刻回應：「備馬竹林邊。」說完轉身便走。

霍天行對蘇東二道：「東二，如果三王爺那裡很安全，我會看情況，再出關一次，我不想再叫那三人入關。」

蘇東二點頭，道：「先生，我有計較，先生放心。」

霍天行道：「至於你在關外結交的那個女子，我以爲她太神秘了。」

蘇東二道：「她給了我太多的幫助，而且……」

霍天行道：「而且她很美。」

蘇東二怕霍天行說出不許他結交珍珠的話，急忙自袋中取出兩粒辟毒珠，道：「先生，你瞧，這是珍珠送我的辟毒珠，朱全也有兩粒。」

霍天行接在手中看了看，又聞了聞，驚訝的道：「不錯，千年老蚌萬個中只生一個，太稀奇了。」

蘇東二道：「先生，她頭上的

珠子取在她的手中，夜間湖水也光亮，她的心太善良了。」

霍天行道：「難道長白山中眞的怪事多？她是什麼樣的人物？是仙嗎？」

蘇東二道：「她已是我的女人了，但她老娘病重，却並不堅持我也去，她體諒我在關外無法容身，才與我暫時分開的……」

霍天行把兩粒辟毒珠又交在蘇東二的手上，道：「你收起來，你還用得着呢。」

霍天行閉上雙目想了一下，又道：「這是你的奇遇，有此姻緣，你實應珍惜！」

「是，先生。」

霍天行道：「原是想你自關外回來，準備你走一趟黃河岸的，如今我以爲三王爺那邊較重要，黃河岸之事，交由司馬如龍了。」

蘇東二道：「急嗎？」

霍天行道：「你的意思是……」

蘇東二道：「如果三王爺那面平靜無事，我回馬黃河岸，先生，如果事情不太急……」

霍天行道：「開封太守文昌洞，他握了一把魏奸的罪証要回朝面聖，眞是把老命也拚上了，他不知東廠已派人要在黃河岸幹掉他。」

蘇東二道：「那不就在開封北面的黃河渡口？這些番子們太囂張了，敢在那地方攔殺朝廷命官。」

霍天行道：「有什麼不敢？朝廷大臣沒有不害怕的。」

蘇東二道：「先生，我這就先去五台山，如果沒有問題，東二立即趕往黃河岸。」

霍天行道：「如果三天回不來，你就不用去了。」

蘇東二點點頭，立刻走了。

* * *

來到竹林邊，一匹快馬早已拴在林邊的竹子上，那小童趙東三不見了。

原是要在這兒陪着霍先生喝一杯的，但當提到那個守關的劉明山以後，蘇東二心中不自在，而他急於要趕去五台山，還得盡快的去黃河岸，就沒有時間留下來了。

* * *

蘇東二發覺馬鞍袋中有東西，拉開一看盡是好吃的。

當然還掛了一袋酒，他笑笑。

拍拍坐騎，蘇東二騎上馬便走了。

蘇東二就沒有霍先生的那種警覺心，一個外人，再是親近也是外人，這種生死關頭的大事，是不應該隨便對外人說出來的。

蘇東二很感激霍天行，至少霍先生沒有太過責備。

蘇東二心中很寬慰，他以爲這一次走入「紫竹逸園」，免不了要被霍先生一頓叱責，爲何不說一聲便出關而去，但出他意料的是霍先生並未說什麼，反而對他還加安慰，這就令蘇東二感動了。

於是，他取出笛子吹奏起來。

蘇東二策馬山道上，太行山區他最熟悉，去五台山，那得經過大風谷，也要走斷腸崖，由平定鎭北上，快馬不能快，總得一天半才趕得到。

為什麼快馬不能快？那當然是有原因的。

沿着斷崖邊的山道，如是快馬奔馳，不但馬兒洒不開四蹄，有許多地方是斷崖下開鑿的山道，人在馬背上難免被上方的岩石撞中腦袋。

蘇東二已經走了一半路了，這時候已是二更天了，但蘇東二並不打算找地方睡一覺。

蘇東二要有所表現，霍先生如此厚待他，令他無話可說，他要爭取去黃河岸辦這個差事。

如果想擔綱這個差事，蘇東二就得連夜趕去五台山。

蘇東二是不會寂寞的，因爲他有支神笛，他一邊吹笛還練氣功，他不但不寒冷，而且精神也大極了。

如果不是因爲坐騎需要休息，他眞的一口氣就到五台山，中途絕不稍歇。

* * *

已經過了大風谷，再過去便是斷腸崖。

蘇東二剛剛騎馬上了一道山嶺，斷腸谷中有了動靜，三堆火正在一道斷崖下燒得旺，好像圍了十多人。

蘇東二一看動容了。

當然，他也不再吹笛子了。

這是些什麼人？為什麼會在這極其荒蕪的大山裡圍在一起升起火來，照得這一片崖下紅似火？

蘇東二心中也想：「便是那姓劉的傳話，東廠番子們也不見得來得這麼快吧！」

他老兄把事情盡往好處想，還眞的危險。

薑是老的辣，霍天行在這種事情的反應上，就是高人一等。

* * *

蘇東二把他的坐騎拴在林子裡，他還安慰的拍打了幾下馬脖子，一個閃身，便往有火堆的地方潛過去了。

蘇東二走得很辛苦，因爲這一段山崖盡多光滑石頭難以攀登，更何況他也發現幾頭野狼在附近虎視眈眈的準備找機會對那些人撲擊。

蘇東二當然不怕這些狼，但他却怕因爲搏殺野狼而驚動了那些人。

經過那條山溪，蘇東二已快接近前面山道斷崖了。

這時候蘇東二才發現一羣馬匹併齊的拴在一起，馬鞍上下，每匹馬還有乾草啃吃着。

蘇東二便貼着山崖不動了，他半閉上眼睛聽着，這時候除了潺潺山水之聲外，也只有崖下的人們在說着什麼話了。

只不過蘇東二越聽心越驚，忍不住低聲在心中罵了一句：「娘的，差一點完蛋。」

他說的什麼完蛋？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 * *

蘇東二聽到的話令他大吃一驚，想不到自己稍一不警覺，竟會惹出這麼大的漏子。

蘇東二聽到的是什麼？使他如此地驚慌？

蘇東二又把耳朵豎得直直的。

* * *

「丁老三，五台山這碼子事一了，你可得兼程往關外，無論如何也要把他們四個人找回來。」

「老大，三個已有着落，只不知那『猴仙』呂太白躲到那兒去了，怕是要費一番手脚了。」

「丁老三，若要對付霍天行那老郎中，少了猴仙就不行，當年十大高手會泰山，呂太白出了不少力氣。」

這人頓了一下，又道：「娘的，拿了銀子躲起來了，眞他娘的沒出息。」

「眞要找不到呂太白，娘的，調動大軍去包圍，姓霍的再是厲害，他也只是一個人。」

「調大軍？咱們東廠還求救大軍？魏公公那一關就過不去，這個點子免談吧！」

姓丁的不是別人，丁沖天是也。

丁沖天道：「老大，那吹笛的小子叫蘇東二，操他娘的，他殺了咱們不少兄弟了。」

「也差一點殺了你。」

「所以咱們還得多防着那小子。」

「有了他的消息，所以我來了，記住，一旦交上手，你們的任務是殺進廟中刺殺朱英夫妻與他們的兒子，姓蘇的不在當然更好，如果他在，由我對付。」

這些人又把火堆加上了柴，幪頭靠着石壁睡了。

* * *

蘇東二到了這時候才發覺，原來他們在古北口進關的時候，四個人在平安客棧無意中提到霍先生，却也把霍天行牽進來了。

這才是蘇東二吃驚的事情。

蘇東二不爲朱英一家三口擔心事，他也不再爲黃河渡口事操心。

蘇東二不能爲霍先生製造麻煩，那是罪過。

只不過蘇東二也煩惱了，遇上這種事他該如何處理？

蘇東二下了個可怕的決定，他一旦決定，立刻想出個怪招來。

* * *

蘇東二先是拍馬回頭走，他走出三里外才把馬拴牢，然後他登上一座尖山頭，吹起他的笛子來了。

他吹的是戰刀曲，這個調子丁沖天最熟悉。

夜來山中有笛聲，立刻四山有迴鳴，當然，那一段山崖下的東廠番子們也聽到了。

蘇東二只一看便笑了，只見三堆火苗子圍的人往這面奔跑過來了。

蘇東二就是要他們這樣翻山越嶺跑來的。

於是，蘇東二策馬便走，他飛馬在山道上。

蘇東二馬不停蹄的直到天亮，他老弟一夜也未闔上眼，却是心中在激盪。

蘇東二騎馬到了平定鎭外的紫竹林，迎他的仍是那頭老黑狗。

這時候霍天行與一個小童也在竹林中漫步，蘇東二下馬便急步走過去。

霍天行平淡的道：「什麼事？」

蘇東二「噗通」一聲跪下地，道：「東二該死。」

霍天行道：「怎麼說？」

霍天行道：「那日進關，也是于風與我無意間提了霍先生三字，不料……」

霍天行道：「這麼說來，果然那個姓劉的邊防官有問題了。」

蘇東二道：「不錯，姓劉的有問題，而且東二是在中途深山中聽到的，東廠大當頭與三當頭率領着人馬前去五台山了。」

霍先生厲叱，道：「你回來幹什麼？」

蘇東二道：「他們到五台山之後，姓丁的便要出關把躲在關外的幾個合力找回來，對付先生。」

「又怎樣？」

「我不能不把此事向先生報告，早做準備呀。」

「糊塗！」

蘇東二楞然，道：「先生！」

霍天行道：「你怎不想想，朱三王爺一家的命多麼重要，你却中途回來告訴我這件我早已料到的小事，東二，你以爲我眞的老邁了？」

蘇東二怔住了。

霍天行大吼一聲，道：「走，馬上走，朱三王爺一家再不能出事了！」

蘇東二應該想到的事情，他却忽略了，經過霍天行的吼叱與說明，他不再稍作停留，立刻上馬疾馳而去。

蘇東二的心中急躁了。

快馬奔馳是無法吹笛的，蘇東二只得在心中呼喊着：「阿全，阿全，你們小心吶！」

* * *

蘇東二已經到了那一段懸崖下，那裡的三堆火已熄，蘇東二下馬伸手撥弄火灰，他發覺火灰已不燒手，心中一緊，他咬牙自忖：「番子們必是快馬加鞭去五台山了。」

心念間，蘇東二不再多想，拉馬騎上便往五台山方向疾奔而去。

* * *

鐵蹄聲宛如雷轟，轟聲震動得四山迴蕩着嚇人的恐怖氣氛，聽得人以為天欲塌下來了。

天當然不會塌，人吶，伸手上摸就是天，才有那句「頭上三尺有神明」之說。

神明在那兒？有人說神明在自己的心中，只不過到了五台山，神明離你不遠了。

五台山的前端山道上，青石板的石階上橫躺着一個大和尚，這和尚還兩手托着個大酒袋，酒漬自他的口角往外溢，酒言酒語的自稱他是神。

和尚欲成仙是有的，和尚自稱神就少見了。

沒有人在這和尚身邊，只有他一個人在那石道上發酒瘋，於是，一彪人馬奔來了。

誰會在這五台山古道上帶着一批人馬奔來？那當然是東廠番子們才如此猖狂。

是的，東廠大當頭關青石與三當頭丁沖天二人率領着十六名東廠番子來了。

這些人到了五台山入口處，只見一個醉和尚橫在石道上，還在往肚子裡灌酒吶。

十八個騎馬怒漢勒馬在入山石道口，丁沖天戟指那和尚叱道：「走開，走開！」

和尚翻動醉眼，冷笑道：「走開，走開。」

丁沖天忿怒的道：「爺們要上山，叫你走開，聽到了沒有？」

和尚指着這些番子們，道：「五台山乃和尚卓錫之地，清靜無為，阿彌陀佛，你們不是和尚，走開，走開。」

丁沖天沉聲道：「這是個醉和尚，不可理喻，叫個人把他拖開。」

立刻有兩個番子跳下馬來，奔到醉和尚身邊，叱道：「不知死活的酒肉和尚，滾！」

這兩個番子口中罵着，伸手去拉扯。

「轟咚」兩聲，兩個番子已往地上滾去。

醉和尚道：「叫我滾，我叫你們滾！」

「嗆」的一聲丁沖天拔出刀來，叱道：「我宰了你這可惡的賊禿。」

砍刀出手便是七刀連劈，那醉和尚地上滾得急，口中大叫：「殺和尚了。」

醉和尚使的是醉八仙拳，但他妙在閃得好，丁沖天一刀也未沾上他的身。

丁沖天的野性子激起來了，他嘿嘿一聲狂笑，道：「我看你在地上滾到幾時。」

他舉刀連殺，凶殘得直似一頭狂豹。

那和尚與之交手不過幾個回合，忽的一彈而起，併起雙指疾拂過去。

「嘶」的一聲起處，丁沖天暴退不迭，他握刀的右手幾乎刀拋掉，左手疾接，暴吼一聲「殺！」

丁沖天雙手揮刀，那種厲烈令人一驚。

馬上的關青石冷然一哂，道：「丁老三，你在大風谷挨刀幾乎完蛋，你怎不在刀藝上多下功夫？」

他雙目一亮，又道：「你同齊掌事一個樣，齊掌事也幾乎死掉，他至今還在奇怪自己那一刀是怎麼挨上的，我就告訴他，只有下功夫苦練才會知道，兩年多來，齊掌事的刀藝精純多了，而你……」

丁沖天大吼一聲，道：「十刀之內劈死你這瘋和尚。」

他一刀緊似一刀，早已過了十刀殺，忽的，大當頭關青石一聲吼：「退下！」

丁沖天收刀疾退，醉和尚咕嘟咕嘟喝了一斤多二鍋頭，大和尚的額上在冒汗珠子，而關青石已往他逼近。

便在這時候，忽聽一聲尖叱，道：「住手！」

衆人抬頭看去，只見一個少年人奔過來了。

醉和尚一見，口齒不清的道：「代打呀，好哇。」

這少年不是別人，聞聲趕來的朱全是也。

朱全一見這些番子們，又見其中有個丁沖天，忍不住厲叱，道：「可惡啊，竟然找來了。」

丁沖天指着朱全對關青天，道：「不錯，朱老三他們一家三口果然躲藏在五台山，大當頭，立奇功的時候到了，咱們殺上山去。」

關青石厲目直視朱全，道：「娃兒，你爹娘二人呢？」

朱全還眞坦白，他忿然的道：「你們眞可惡，我爹娘已出家了，你們還不放過呀。」

關青石一聽，仰天一聲大笑，道：「娘的老皮，找了兩年多，快三年了吧，到今天才找到，嘿嘿……公公那裡總算是有了交代。」

醉和尚插言道：「小子呀，你這麼一說，免不了一場血腥呀！」

朱全道：「大師，你們出家人就不必插手了，免得你們方外之人惹火燒身。」

醉和尚道：「已經惹火上身了。」

他此言一出，關青石却淡淡的道：「和尚，咱們不欲濫殺出家之人，只要我們帶走朱英一家三口，咱們絕不會為難五台山，說不定還會奉上香油銀子。」

他這是見醉和尚的武功高，五台山的和尚並非一般和尚，他們都習武功，在這種情形下，又何必多樹敵人。

醉和尚正是萬愚大師，聽得關青石的話，立刻哈哈地道：「還有香油銀子呀？不過你們的銀子燙手，菩薩也不會伸手要，和尚我勸你們快回頭，回頭是岸呀！」

關青石的臉色在變，冷峻的道：「和尚，莫非你們出家人也喜歡血腥？」

忽聽朱全道：「大師，你請稍退，如何？」

醉大師道：「也罷，且看你這小子如何對付他們。」

醉大師忽的拔身落在附近一塊大石上，便在這時候，山道上傳來一聲清叱，道：「等一等！」

這一聲才叫人吃一驚，因為衆人抬頭看過去，只見兩個男女奔下來，這二人後面還有四個人和尚追下來了。

醉大師一驚而呼叫：「你們……怎麼來了？」

來的不是別人，朱英夫妻二人也。

朱英到了大石下，他衝着醉大師施禮，道：「師父，我朱英不能為五台山帶來災難。」

萬愚大師道：「難道你不出家了，打算隨他們回北京？」

朱英看看對面的關青石，再看看丁沖天，道：「不，我一家三口就在這山道口與他們拚個死活。」

他戟指丁沖天，又道：「大風谷中我還為你求情，你自戕未死就是你狡猾，姓丁的，十年與你相交，你仍是執迷於眼前權利，我朱英瞎了眼，也正是常言所說……不怕虎生三張口，只怕人懷兩樣心，你這奸徒，會不得好死。」

丁沖天哈哈一笑，道：「三王爺，便是死吧，你大概也看不到了，哈……」

關青石突然暴吼一聲：「把他們抓起來。」

在他們身後的番子們發一聲喊，五個人擠着衝上山道，伸手就往朱英抓去。

好凌厲的一道極光交叉閃耀間，五個番子還未看清楚是什麼玩意，就已標血瞪目的倒在血泊中了。

是的，朱全出刀了。

朱全學了蘇東二的「龍行絕殺」刀法，如今他正加緊修習着萬愚大師的「大羅漢」步法，他正要找幾個人試一試他的刀法吶，如今番子們撲來，他不客氣了。

朱全一招殺了五個番子，不但震住了其餘的番子，便丁沖天與關青石也吃一驚。

關青石大叫：「反對緝捕就是造反！」

朱英却沉聲道：「造反也造我朱家的反，早晚朝廷上大家有爭辯。」

朱英十分高興兒子出刀，他對朱全道：「阿全，出刀不輕饒，殺！」

關青石對丁沖天使眼色，只見他忽的一刀往朱全劈去，那丁沖天已往朱英夫妻二人殺去。

這光景他們只要殺朱英，這趟任務便算完成了。

果然，丁沖天大吼一聲揮刀便殺，毫不留情。

「噹噹！」聲如打鐵，刺耳不絕，丁沖天十七刀狂殺，盡被朱英與王妃阻於外，倒令丁沖天暗自吃一驚。

丁沖天道：「好哇，躲藏在五台山習練功夫了。」

朱英道：「為的是對付你們這批番狗。」

就聽石上的醉和尚道：「五台山上吶，吾佛慈悲呀，血腥是罪過呀！」

他雙臂一張便攔在十一個番子前面，道：「幹吧，早晚免不了一場拚。」

其實，他發現朱全出刀與姓關的殺，姓關的也只是閃多攻少，而朱英夫妻與丁沖天糾纏也不吃虧，他便撲向十一個番子。

* * *

丁沖天越殺越心急，他這才不過兩年多，朱三王爺也習了武功，急切間他出刀盡是向要命的地方幹。

再看朱全，他把姓關的已逼向一道石崖下，殺得姓關的哇哇怪叫，兩條手臂在標血。

朱全冷冷的邊殺邊道：「今天我要開你的膛，看看你們這些人的肚腸是不是黑的。」

關青石絕對想不到這少年的刀法如此怪異詭詐。

關青石乃東廠大當頭，論武功他還在齊掌事之上，姓齊的被蘇東二殺成重傷在大風谷，就如同蘇東二認為丁沖天定已死一樣的，但想不到他們却活了。

關青石被逼在崖下方左右不易閃，他發了瘋的狂砍二十一刀，大叫：「我砍死你這小狗操的！」

隨之傳來一聲「噢」!

關青石閃出石崖，他的後肩背上挨一刀，這一刀殺得他一聲狂嗥，朱全開口了：「娘的，今天小爺也體會到殺人的味道了。」

血腥只在朱全與關青石兩人之間，關青石挨刀不能退，他退就更慘了。

關青石還大叫：「丁老三，你是怎麼了，難道你也殺不了朱英夫妻兩人呀！」

丁沖天當然想殺，他很想出刀就殺了他們，只是，他已體會出，想得手那還有得殺的。

於是……

於是眞正要人命的趕來了。

有一種聽起來怪嚇人的笛聲傳來；笛聲如果嚇人，那就不是樂聲了。

笛聲之中充滿了殺機，而笛聲他們又曾聽過，這種笛聲當然嚇人。

丁沖天就吃一驚，他劈出七刀逼退朱三王爺夫妻兩人，便立刻往側暴閃。

「不好了，姓蘇的來了。」

丁沖天最忌諱的便是蘇東二，大風谷中他使奸，自己扎自己一刀在肚皮上，當時他流了許多血，蘇東二就會以爲他死了。

丁沖天心中更明白，這一伏只怕是半點也討不了好，只怕命還會不保。

丁沖天猛抬頭，嚄，半山道上一匹快馬直往這面飛一般的來了。

飛馬中蘇東二還能吹笛子，也算得是一絕活兒了。

就聽得萬愚大師哈哈笑，抖袖暴撥間，兩個番子被他摔出兩丈外，他已笑道：「蘇東二來得正是時候呀，哈……」

關青石被朱全堵得緊，幾次未衝出刀叢，又在臂上挨一刀，殺得他「哇哇」怪叫不已！

忽又聽得姓蘇的來了，他心中一急，厲吼一聲：「住手，住手！」

不料，朱全沉聲道：「住手可以，先每個人斷去一臂，否則只有殺個結果。」

他邊說邊仍然進招，醉和尚已打倒了七個番子，聞得關青石叫停，餘下的番子往外閃，丁沖天也退一邊，便忍不住的對朱全道：「小施主，暫時住手，且聽他說些甚麼再行計較。」

朱全暴退兩丈，道：「大師，縱虎歸山不大好吧！」

醉大師手指遠處，道：「蘇東二施主來了。」

朱全也聽到笛聲了，立刻往山上迎去。

「叔叔，叔叔！」

快馬奔來，正是蘇東二來了，這時候丁沖天已發現除了他之外，只有五個手下番子還未受到傷，而關青石已是血染征衣在大喘氣了。

丁沖天不等蘇東二趕到，他就想拉馬走人了，只是傷的死的怎麼辦？

就在這一楞間，蘇東二來到山口了。

蘇東二第一個發現了丁沖天，他冷笑道：「你果然未死，你在大風谷是詐死，嘿……叫你多活了兩年命，也多作了兩年多的孽。」

丁沖天抗聲道：「原是打算死的，可是閻王不要命，小鬼不來拉，丁大爺當然又還魂了。」

「嘿……」蘇東二笑着下了馬背，他往丁沖天逼過去，道：「你放心，這一回我切下你的頭，我看小鬼拉你不拉你，嘿……」

丁沖天幾乎退到關青石身邊了，關青石怒道：「這小子就是你說的蘇東二？」

丁沖天道：「大當頭，就是他。」

他窒了一下，又道：「大當頭，小心他的刀，刀出必見血，他的刀在袖管裡！」

蘇東二冷然一哂，道：「你怕了？」

關青石道：「可惡啊，你這批叛逆們，膽子也太大了，當知反抗之罪是抄家的。」

蘇東二道：「娘的，朝廷上奸臣當道，咱們百姓遭了殃，逮住機會能放過你們嗎？少來官家大帽子。」

關青石怒吼，道：「你想怎樣？」

「殺！」

「你敢殺官差？」

「有甚麼不敢？蘇某人早就殺了，多殺你們幾人也一樣的是殺了人。」

忽聽朱英吼道：「蘇英雄來得好，你只管出刀殺了他們，也免得爲五台山上惹痲煩。」

丁沖天道：「咱們來五台山的時候，上面已經知道了，你們以爲五台山能脫了關係？哈……」

他還得意的大笑起來。

醉和尚道：「眞是罪過呀，佛門不平靜了。」

關青石道：「想要平靜可以，把他兩人交咱們帶走，我擔保再也不會有人前來。」

醉和尚道：「佛門之地，少在此殺生呀！」

蘇東二開口了。

他指着山道吼起來：「你們滾，立刻滾，這兒是佛門，你們不配死在這裡。」

朱全急道：「叔叔，不能放走他們呀！」

朱英也接道：「蘇英雄！放走他們不知道又有多少忠良死於他們之手呀！」

便是王妃也叫道：「放不得呀！」

蘇東二道：「叫他們走。」

丁沖天暗中拉了關青石一下，姓關的還扔下大話，道：「也罷，咱們山不轉路轉，早晚會遇上，到時候甚麼新仇舊恨一齊算。」

蘇東二冷然叱道：「滾！」

朱全還要殺，却被蘇東二喝住了。

蘇東二對朱全道：「收刀，退下。」

朱全是不會反抗蘇東二的，他退到父母一邊。

這是一場糊塗仗，至少丁沖天就以爲太意外了。

丁沖天再也想不到朱三王爺竟然習了刀法，那朱全竟然同關青石對殺而盡佔了上風。

關青石就在馬背上駡大街了。

「娘的皮，才兩年半吧，朱英習了武，便他那個兒子也變成刀精了。」

丁沖天跟在後面，道：「大當頭，看來只有大隊人馬前來了。」

「咱們東廠怎麼去調撥大隊人馬？更何況五台山又是個佛家聖地。」

「那就痲煩了。」

「不痲煩，上面出動有人，江湖上幾個夠份量的人找回來，到時候一樣可以再找來要人。」

丁沖天道：「怕是朱英一家早已逃到別處了。」

關青石道：「逃了朱英，咱們向廟中方丈索人！哼！」

他回頭看看後面，五匹馬上馱着五具屍體，另有六人鼻青臉腫，比他還是好多了。

這一行匆匆往原路退走了。

* * *

蘇東二也走了。

醉大師就對蘇東二笑笑，道：「蘇施主，喝兩口酒再走，喝了酒出刀有力道。」

笑笑，蘇東二道：「我不喝酒，我有笛子比甚麼都令我快樂。」

朱全上前攔住蘇東二，道：「叔叔，總得下馬到廟中吃杯茶呀，我爹娘他們……」

蘇東二對朱英夫妻點點頭，朱英却開口了……

他帶着幾分不悅的道：「蘇英雄實不應該放了他們這些惡番吶。」

笑笑，蘇東二道：「三王爺，你們多保重了！」

他只這麼一句話，立刻拍馬便走，頭也不回的又往來路上疾奔而去。

* * *

朱英一家三人怔在山道上，只有醉大師在笑。

醉和尚笑着向朱全揮揮手，道：「回去吧，陪你父母回廟裡，這兒不適合殺人。」

朱英道：「萬愚大師，可是他們會再來呀！」

萬愚和尚道：「至少他們這些人永遠也不會再來了，你們放心吧！」

朱英一怔，道：「怎麼說？」

萬愚和尚道：「天機不可洩漏呀，哈……」

* * *

大風谷中又刮下落山風，風吹荒林沙沙響，但見荒草波浪似的搖擺着，便在這呼嘯的風聲中傳來高亢的笛聲。只見山道上站着一個人，這人吹奏的笛聲絕非餘音繞樑好聽而已，也非令人聽了有樂不可支的快意，而是令人膽顫心驚的「戰刀曲」。

是的，蘇東二就站在山道上，他在搏殺之前總是要吹奏這一「戰刀曲」的。

蘇東二已經站在那裡吹了半個時辰，吹得他面紅耳赤雙目厲芒畢露，那模樣宛如他多吃了幾杯老酒似的。

如果仔細觀看附近，有幾隻野狼在山上來回的狂奔着，尖嗥着，幾十隻烏鴉也聒噪着，彷彿這裡將是世界末日到臨之時。

當然不會那麼嚴重，只不過當笛聲傳入山那邊一批人的耳朵裡，那就是他們以爲的世界末日到了。

那是一批東廠番子，也是從五台山鎩羽而歸的關青石、丁沖天一夥。

不錯，蘇東二繞道來到這批人的前面，就在這大風谷中攔殺這批人了。

蘇東二聽了萬愚和尚的話，他不在五台山道口出刀，他早想妥了，又何必爲五台山招惹是非？

蘇東二也不會放過這批人，因爲他們已經知道了太行山中霍先生在暗中主持着一個攔殺番子的組織。

他們絕對不會放過霍天行，那麼，蘇東二便只有攔殺這批人了。

* * *

十八匹馬自山道上過來了。

十八匹馬背上也馱着死的人、傷的人，餘下的也已精神不濟的垂頭喪氣。

只不過當他們聽到了笛聲之後，首先丁沖天就開口大駡：「他娘的，姓蘇的走到咱們前面了。」

關青石道：「他想怎樣？」

丁沖天道：「姓蘇的出刀見血，我以爲他攔在前面必不懷好意。」

關青石道：「大不了咱們一擁而上，是生是死各憑自己造化。」

丁沖天道：「大當頭，你且休

發火，由我先發話與他交涉，咱們就算低聲下氣，在這大山裡也沒有人會知道，你以為如何？」

關青石道：「咱們豈不成了落平陽之虎！」

丁冲天道：「脫離平陽咱們依然是老大。」

關青石道：「那就看你的了。」

他身上負傷不輕，正痛得齜牙咧嘴吶。

* * *

蘇東二立地未騎馬上，他的馬就在山道上，當然也阻住了經過的來人，而蘇東二已收起笛子了。

蘇東二木然得像個木頭人，他面無表情的看着迎面過來的人。

於是，丁冲天過來了。

「蘇東二，你好快的脚程。」

蘇東二道：「為了攔住你們，我花了心血。」

蘇東二把手左右平伸，示意後面的人勒住馬，關青石低吼，道：「什麼意思？」

蘇東二冷冷的道：「為了封住各位的一張大嘴巴。」

丁冲天道：「封我們的口？幹什麼？」

蘇東二道：「封口當然是不要你們把心中知道的對人去傳說。」

丁冲天道：「如何封住咱們的嘴巴？」

蘇東二道：「我早想過了，最好的辦法便是叫各位永遠不會再出聲。」

丁冲天道：「你要殺爺們？」

蘇東二道：「我只會這個方法。」

丁冲天忍無可忍的道：「蘇東二，你講不講理呀，五台山入山口咱們已死傷過半，當着那麼些人咱們認輸，如果是英雄，也等咱們喘過氣吧，合着你姓蘇的還想中途再對咱們爺們出刀呀，姓蘇的，你是英雄還是孬種？撿便宜也不是這個撿法吧？江湖也有定規呀，你小子眞的不顧仁義道德了？」

「我呸！」蘇東二也火了，他回叱。

「去你娘的仁義道德，佔了下風說好的，佔了上風你們充人物，當英雄，娘的，你們助紂為虐殘害忠良，滅人九族之事又怎麼說？奶奶的，好話出自你們口，神仙也搖頭，姓丁的，今天你們一個也別想生離，大風谷已刮落山風，你們隨風而逝吧！」

丁冲天忽的涎臉，道：「蘇兄……」

「誰同你稱兄道弟？」

「蘇東二，咱們有話要說。」

「什麼話？」

「有道是，強梁不如商量，又道是，人在江湖行，處處可修行，今天你高抬貴手，他日咱們有回報。」

只見關青石的臉色也青了，心中那股子恨已全部集中在他的眼珠子上……兩眼赤紅。

蘇東二道：「姓丁的，你這是搖尾乞憐了？」

丁冲天淡然的道：「能大能小是條龍，不大不小是條蟲，姓丁的並非是一棍子打到底不打彎的人，他日咱們再相會，你便明白了。」

蘇東二道：「咱們之間沒他日，今天就算清。」

「嚄！」

丁冲天一把摸出袋中的銀子與銀票，他手一攤，道：「姓蘇的，爺們花銀子買命，你可知這是什麼說詞？」

蘇東二嘿嘿一笑，道：「要錢就放生。」

丁冲天道：「不錯，要銀子不要命，姓蘇的，這可不是小數目，足有上千兩，你以為如何？」

蘇東二道：「丁冲天，你弄了不少昧心銀子呀！」

丁冲天道：「在我手中就是我的，你怎麼說？」

蘇東二道：「我被你說動心了。」

丁冲天回頭看看馬背上的關青石，他得意的點點頭。

關青石道：「也算一次公平交易。」

蘇東二道：「那是你們以為。」

丁冲天面皮一緊，道：「你變卦了？小子！」

蘇東二道：「你們以銀子買命，也算公平，但我也有一定的條件，你難道不聽聽我的條件？」

丁冲天道：「你剛才還說公平呀！」

蘇東二道：「我說公平，那是你們可以活命了，而我的附帶條件，你們還未聽我說呀！」

丁冲天道：「你還有什麼附帶條件？」

關青石道：「如果你的附帶條件合情合理，咱們自然會接受。」

丁冲天又道：「莫非你怕爺們再找來五台山？」

蘇東二只搖頭。

丁冲天冷冷一笑，道：「莫非指霍天行？霍大夫眞人不露相，他高明啊，前不久咱們還找上他為兄弟們治傷，他的表現叫人十分滿意，他是那麼的熱心，他……」

不料蘇東二又是搖搖頭。

丁冲天怔住了。

關青石沉聲道：「你說，你還有什麼附帶條件？」

蘇東二道：「我說過，你們可以活命，但你們却必須留下些什麼。」

丁冲天道：「超過千兩銀子留給你了呀！」

蘇東二道：「銀子只是買活命而已。」

丁冲天道：「還要什麼留下來？」

蘇東二道：「每人再留下一條腿。」

丁冲天發一聲吼，道：「豈有此理，什麼東西！」

蘇東二道：「生意不成仁義在，何必出口傷人呀，我並不勉强各位。」

他指着山道，又道：「如想打此過，留下一條腿，否則，生意吹。」

關青石已大吼一聲，對身邊的十一個番子道：「你們給我殺，想活命那就加把勁。」

「殺！」

這些番子們早就按捺不住了，平日裡他們那樣氣焰高漲，誰敢惹上他們？想不到在這裡被這麼個不起眼的傢伙如此的脅迫敲詐，眞是一項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聽得大當頭的吼叫，立刻躍下馬直奔蘇東二。

蘇東二嘿嘿一聲冷笑，他只那麼閃退了七步，忽的一頭撞上向他奔來的十一個番子。

沒有金鐵撞擊聲，只聽到噗噗戳肉聲，當蘇東二自這些番子中閃騰出來的時候，才聽到零零落落的「噗通」聲此起彼落，十一個番子倒下去，就沒有一個活的。

蘇東二刺殺十一個番子於一瞬間，這光景反而激起丁冲天的野性。

丁冲天心頭明亮，知道這一回只有玩命了。

關青石未落馬，但丁冲天拍馬直衝剛站定的蘇東二。

蘇東二見丁冲天拍馬過來，他只一個錯步閃，左手一拍馬腹，右手已往丁冲天身上指去。

蘇東二的尖刀狠狠的刺在丁冲天的大腿上三寸深，而丁冲天順勢一刀殺，却被蘇東二扯住他一條冒血的腿。

蘇東二不叫丁冲天有再出刀的機會，他只一運力，丁冲天已自馬背上往下摔。

丁冲天好像發了瘋，他張開雙臂狠狠的抱住蘇東二不放手。

這個動作是蘇東二未曾想過的。

蘇東二被丁冲天狠狠的抱住，一時間無法掙脫，但他的刀却疾出。

蘇東二一共出刀十三次，刀刀扎在丁冲天的身上，有幾刀插在丁冲天的胸上，那可是要命地方，但丁冲天瞪目咧牙不稍鬆手。

丁冲天只厲叫了一句：「大當頭快殺！」

關青石被這場面嚇呆了。

當他看到丁冲天已是血人，而蘇東二仍然刀刀殺在丁冲天身上的時候，他把丁冲天最後一句話聽錯了。

關青石聽成了「大當頭快走。」

他一聲吼叱：「走！」

關青石拍馬疾馳，那光景恨不得坐下馬生有八條腿。

關青石怒馬疾奔在山道上，他幾乎回頭也不敢，一溜煙似的逃了。

蘇東二仍然對抱緊他的丁冲天出刀，丁冲天身上盡是刀口子。

丁冲天高大的身子早已不動了，蘇東二把丁冲天摟抱他的雙臂用力拔，僵硬了，因為丁冲天把他所有的力道全部運在他的雙臂上，如今幾乎已變成鐵箍似的，一時間很難撥開。

於是，蘇東二出刀了。

他把丁冲天的雙臂削斷，回過頭去看關青石，忍不住的一聲嘆，因為關青石早已不見了。

從地上拾起散落的銀票銀錠，蘇東二自言自語：「也算姓關的買命銀子了。」

他把銀子揣進懷中，隨之坐在一塊石岩上。

蘇東二又吹起笛子了。

地上死了十二個人，還有五匹馬背上拴着五具屍體，蘇東二吹的笛聲更見淒涼悲慘了。

「血魂曲」總是叫人聽得想哭，而蘇東二的臉上，由紅轉而煞白，他在哀傷什麼？

蘇東二不是在哀傷，他是把氣功自體內散開，因為這一場搏殺到此已經結束了。

* * *

蘇東二只吹了一遍血魂曲，便策馬匆匆離去了。

蘇東二沒有忘記黃河渡口那件事，他上馬立刻往南疾馳，他從太行山大風谷趕去黃河渡口，便是快馬也需個十來天才會趕到！

蘇東二先去娘子關，他回到「黃土客棧」把一應吃喝備齊全，店中的伙計把蘇東二的快馬也侍候個飽，笑對蘇東二，道：「爺要南下呀？」

蘇東二道：「不錯。」

伙計指着東方，道：「有件事情我多口了。」

蘇東二道：「說，什麼事情？」

伙計道：「有個猴兒相的小老頭，昨天由此經過，他們在這兒吃了一頓後就往東了。」

蘇東二道：「與我無關。」

伙計低聲道：「爺，那小老頭像癟三，可是跟在他身邊侍候他的兩個番子，當他是親爺爺一般小心的侍候着，馬屁拍得可仔細吶。」

蘇東二一怔，道：「是他？」

（未完・十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武林滑頭

上文提要：多喜讓福晋向皇甫青求歡，知道她懷了孕後，便欲殺皇甫青滅口，幸得萬靜將皇甫青和小蔡救出，二小脫險後，將詐賭得來的一百萬兩銀子捐贈武林殘障之家，還準備請大國手梁心齋爲他們駐診，梁心齋出言不遜峻拒，惹怒了兩小，動手不敵被擒獲，困在地下室，又得萬靜將二小救走，三人扮成梁心齋的婢僕，混入梁府報復……



施小計名醫駐診　騙賭款武功被廢

在那些馬桶附近放了五六口廢棄的大鐵鍋。

最上面那一口，大概是剛淘汰下來的。

萬靜用帶來的棉花在鍋底上擦了幾下，然後再抹擦在那一個最新最漂亮的馬桶邊緣上。

由於馬桶內部及邊緣處都是黑漆，所以抹上黑灰根本看不到。

萬靜道：「好了，你們到外面等我。」

皇甫青道：「我們這身打扮，沒有人能認出我們來，我們和妳一起去辦另外一件事。」

「不，還是出去爲妙，認出就不好了。」

兩小只好溜出後門外。

大約一個時辰之後，萬靜也自後門溜出。

「怎麼樣？」

「一切就緒，就等到明天整梁心齋吧！」

皇甫青道：「妳有把握讓他就範？」

「有七八成的把握。」

「這麼說來，那不是還有兩三成會失敗？」

「當然還要加上利誘，那就是十成十了。」

「妳手頭方便嗎，他可不是小廟的鬼，沒見過大香火呀！」

「我知道。」

＊　＊　＊

兩小再次求見，門房進入通報，兩小已經登堂入室坐在花廳之中了，這和昨夜的小廳不同。

梁心齋聽到報告，不免動了肝火。

「這兩個小崽子簡直是欺上門來，踏着頭頂拉尿了！」

梁心齋對下人道：「秋老爺子呢？」

「到十里外大鎮上去了，大約下午才回來。」

梁心齋帶了七八名護院進入花廳。

一看之下差點氣炸了肺。

兩小一人坐在主位上，小蔡坐在客位上，而且大剌剌地伸手一讓道：「請坐！」簡直反客爲主。

梁心齋也忍下了，道：「難道你們眞有個欠揍的毛病？」

小蔡道：「我們老大未卜先知，『子平之術』、『滴天髓』、『瓊機三盤賦』以及『紫薇斗數』等，無一不精，所以願爲梁大俠談談流年。」

「什麼？要爲我算命？」

「談流年還不能算是算命，流年會變，命不會變，甚至老大還會法術——『大搬運』及『小搬運』。」

「去！去！少在這裏胡扯，如果缺乏盤纏，可以明講，三兩五兩，我可以幫幫你們。」

皇甫青的雙目半睜半閉，喃喃地道：「梁大俠府上陰盛陽衰，可能有紅杏出牆之事。」

「胡說！」

皇甫青道：「梁大俠不信，可以証明在下的陰陽八卦準不準，如果準再說其它如何？」

梁心齋冷笑道：「你才幾歲？敢說未卜先知，有的術士窮畢生精力鑽研一門『紫薇斗數』尚且不能專精。」

皇甫青道：「人有賢愚之分，怎可一概而論？梁大俠去看看你的愛妾屁股上有沒有一個黑圈？」

梁心齋立要發作。

小蔡搖搖手道：「你不妨進去看看她的玉臀上有無一個黑圈，如果沒有，再來算帳不遲。」

梁心齋狠聲道：「如耍老夫，我要剝你們的皮。」

他以目示意花廳外的七八個打手，叫他們監視兩小，匆匆入內，找到了愛妾顏百合。

這女人才十九，長得眞像一朵盛開的百合。

「百合……快把褲子脫下。」

「幹什麼呀！」

「快點……快點……」

「哎呀！這麼大的年紀哩，光天化日之下來這一手，就等不及晚上再……」

「少囉嗦，快點！」

百合看出，梁心齋似乎不是要上，只好快快地褪下了褲子，却雙手捂着胯間下體。

那知梁心齋却看她的屁股。

不看前面而看後面，百合大惑不解。

「哎呀！果然有。奇怪！奇怪！」

百合茫然道：「看我的屁股幹什麼？莫非你對『後庭花』有興趣？你眞是個老風流！」

「去妳的，妳今天出過門？」

「沒有啊！」

「你裸體坐在什麼地方過……」

「你在說什麼呀？」

梁心齋一頭衝出，來到後院，在百合的馬桶邊緣處用手摸了幾下，也沒有黑灰呀。

當然，昨天傍晚有，今天一早就被使女洗乾淨了。

梁心齋自信頭腦夠精細的了，却想不通百合屁股上有個黑圈是如何造成的？兩個小崽子如何知道？難道眞能未卜先知？

顏百合坐在床邊發楞，自進了梁家的門，梁對她一直寵愛有加，像今天這種粗魯舉措，以前是絕對沒有的。

梁心齋衝出房外，又折了回來，像一頭山豬道：「妳什麼時候認識那個小子的？」

「心齋……你……你在說什麼呀？」

「回答我的話！」

「心齋，我不懂你的話……要我說什麼？」

梁心齋揚手摑下，但終是不忍，因爲目前還不能坐實她偷人出賣過他，却厲聲道：「試問你屁股上怎麼有黑圈？」

「什麼？我屁股上有黑圈？」

「妳自己照照鏡子！」

百合一照之下大爲驚疑，吶吶道：「心齋……這眞是怪事……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會有個黑圈。」

「我宰了妳，妳也不說實話嗎？」

百合撒起潑來，道：「好吧！你把我殺了吧，我知道，你八成是對我膩了……就想出這種點子來……想把我休了……」

梁心齋問不出所以然來，只好返回花廳。

皇甫青雙目半睜半閉，道：「梁大國手，可有此事嗎？」

梁心齋一肚子火，却又不能發洩，道：「試問你們是如何爲她塗上的黑圈？」

皇甫青嘆口氣道：「梁大俠到現在還不信在下善知過去未來？」

「我當然不信！」

「那麼梁大俠如何解釋這件事？」

「即使不能解釋，我還是不信！」

「好吧！爲了使梁大俠相信在下不是以皮毛騙人，就再亮一手給梁大俠看看……」

皇甫青的雙手在空中亂抓了三五下，袖子一抖，几上立刻呈現了三件東西，一件是繡鞋一雙，一是紅肚兜一件，另一件更絕，乃是粉紅色的女人內褲。

梁心齋雙目發直，盯住几上這三件東西。

這三件衣物太熟了，幾乎每天都會看到。

這是他的寵妾顏百合的貼身衣物。

繡花弓鞋，別具一格，別的妻妾絕對沒有。

主要是百合的蓮足，正正三寸，不大也不小。

那紫紅色的肚兜上繡了鴛鴦戲水圖案，手工細，配色也十分高明，是請百里外名繡花師傅繡的。

至于那條紅內褲，當然沒有什麼花樣，只不過褲腰上也繡有二龍搶珠的金、紅、白三色圖案。

「你……你小子何時偷去的？說！」聲色俱厲。

皇甫青笑笑道：「梁大俠，你不會如此孤陋寡聞吧？這就是『奇門遁甲』中的『大搬運』。」

「『大搬運』？」

「對！」

「你是說是自百合那兒以法術搬來的?」

「當然!」

「胡扯!」

「是不是胡扯，你可以到你的寵妾那兒去看看。」

「什麼意思?」

「看看這三件東西還在不在?」

「如不在了，就是你的『大搬運』法術成功了?」

「是不是這樣呢，你可以自己作答。」

「怎知不是你在此以前自她那兒盜來的?」

「好，你去問問百合，看看那東西在不在?」

「在如何?不在又如何?」

「如果在，這三件就是假的，不在，這三件就是眞的!」

「我說過，可能是你偷來的。」

「好，姑且如此，你看過三件東西如在那邊，這邊就是沒有了!這邊沒了，就在那邊，這就是『大搬運』法中的『小搬運』而已!」

「我不信!」

小蔡道:「那麼就請梁大俠回去看看，一定不見了。」

梁心齋還是不信。

皇甫青道:「你一離開，也許又出現了也說不定，那就是我把三件東西又搬了回去。」

梁心齋一言不發，奔出花廳，來到百合處。

他一言不發，拉開衣櫥抽屜。

百合對梁今天的舉措十分茫然，道:「心齋，我……我都被你的舉措弄糊塗了……」

梁心齋道:「妳的弓鞋、肚兜和內褲有未丟失過?」

「沒……沒有啊!」

「好!妳看着這三件東西，不要離開。」

梁心齋奔出院落，但這工夫百合在房內忽然大叫「怪事!」梁心齋在院中停了下來。

百合道:「心齋，太怪了!三件東西忽然不見了!」

梁心齋心頭一沉，立刻奔回屋中。

果然，三件東西已不在抽屜中了。

是百合藏起來了騙他?動機何在?

當然，梁心齋不信百合會私通那小子。

梁心齋道:「百合，剛才我們二人都親眼看到，弓鞋、肚兜和內褲都在這抽屜內對不?」

「是啊!」

「我出了內間奔往院中這短暫的時間內，妳在幹什麼?」

「我在望着你的背影發楞!」

梁心齋連連搖頭，道:「難道那小子眞會……」他又大搖其頭，道:「不……那小子絕對不是……」

梁心齋以爲，這三件東西一定又回到那小子手中了吧?他又奔到院中，到了院門口，屋中又大叫着:「心齋……這簡直有鬼……東西又回來了。」

梁心齋心頭一沉，看來這小子的確有點邪門。

他奔回屋中，果然看到三件東西仍在抽屜中，百合吶吶道:「心齋!這是怎麼回事?好可怕!」

梁心齋道:「這只是法術的一種『大搬運』術!」

梁心齋出了院子又聽百合叫着三件東西又不見了。

到了花廳中，果然，三件東西仍在几上。

梁心齋道:「你眞會法術?」

「一點皮毛而已。」

「你是何人門下?」

「單就法術『奇門遁甲』來說，我是跟黃九成師父學的!」

梁心齋一驚道:「『黃半仙』?」

「是的，我學的不及師父五分之一。」

「可是我……」

「你還是不信對不?」皇甫青的眼睛半睜半閉地道:「好，你閉上眼，我再變幾件東西……」

「爲什麼要我閉眼?眞玩藝還怕看?」

「這是爲了你好，看這東西有時會瞎眼!」

「眞有這回事兒?」

「曾經發生過，那是因爲那人看的時間不對，每個人一天二十四個時辰中，有個最衰的時辰，在那時辰內作事要特別小心!」

梁心齋還眞信了，於是閉上眼。

不一會就叫他睜眼，几上放了很多東西。

梁心齋又不由色變。

這下子不信也要信了，因爲這些東西很少人會有，即使有一兩種，却不會有五七種之多。

像羊眼圈、銀托子硫磺圈、封臍膏鈴王，以及放有葯物的白倫帶子等等。

這其中大多是房中狎具，昔年西門慶都用過。

梁心齋仔細檢視這幾件房中狎具，正是他的。

他的女人多，不用這些東西無法滿足那些女人。

看過之後，相信正是他所有的。

只不過他仍要印証下。

他來到他的書房中，開了一個秘密柜子，果然小匣中的狎具不見了，他眞是服了皇甫青。

他奔出書房，走出不遠，皇甫青已迎面走來，道:「梁大俠，你現在再打開小柜子中的木匣看看如何?」

梁心齋吶吶道:「莫非……又回去了?」

「開開看一下嘛!」

由於剛才柜子未鎖，他急欲到花廳中去印証，此刻再打開小匣，不由目瞪口呆，那些狎具全在匣內。

到此，他眞是心服口服了，道:「老弟，我是服了你哩!『黃半仙』的高足，果然非比尋常!」

皇甫青道:「過獎，這不過是雕蟲小技。」

「老弟，快到前廳去，我要陪你喝一杯。」

「不敢騷擾!只求梁大俠到武林殘障之家去救人!」

「老弟，我的開銷極大，要是成年累月地在武林殘障之家義診，非喝西北風不可了!」

「不妨，每月我們會送到該家五十萬兩，大國手可抽百分之二，作爲你的酬勞和補償。」

「百分之二是……」

「一萬兩!」

梁心齋點點頭，而且立刻跟兩小來到武林殘障之家，介紹家長「九幽手」丁震南相見。

丁震南更服了兩小。

他實在弄不懂，兩小是如何把梁心齋請來的?

丁震南眞是作夢也想不到，他們眞能辦得到。

經丁、梁二人議定，每月來此三次，每次在此駐診三日，如有特殊危急的病人，可以派人專程請梁來此急診。

兩小辭出，丁震南道:「兩位老弟，今後二位如有差遣，老夫萬死不辭!」

皇甫青道:「丁大俠言重了!以後求丁大俠之處尚多，如是爲了武林前途，相信有求於丁大俠時，您一定也不會推辭的吧?」

「絕對不會，只要能力所及，赴湯蹈火，也絕不皺眉。丁某代殘障弟兄謝謝二位。」

*　*　*

皇甫青的法術是如何玩的?說穿了一點也不稀奇。

事實上任何戲法(魔術)說穿了都一文不值。

只不過世上也有些眞的法術，如「大小搬運」，甚至道家的所謂「行蹻」等等，那是眞的。

可惜那些眞玩藝不能當衆去演，所以人們明知有那種奇術，却又不得不半信半疑。

皇甫青變弓鞋、肚兜及內褲也好，房中狎具也好，都是萬靜在暗中搬來搬去的。

比喻說，東西本不在百合的抽屜中，梁離去到了院中，她又大叫東西又在抽屜，這是由於萬靜適時偷偷放入了。

百合不會武功，自然無法提防像萬靜這等高人。

在花廳中，皇甫青要梁心齋閉上眼，變出了一些狎具，那當然也是萬靜交給他的。

梁到書房開柜子，當然也無法揭穿。

萬靜對梁宅太熟，這當然是由於過去萬能常帶她來此，而她又到處亂跑之故。

往往在梁心齋未回花廳前萬靜已先至，把東西放下而藏起。

或者梁心齋剛離開客廳，她已到了百合處把東西放回，原來所謂「大搬運」也不過如此。

梁心齋那知他們是三個人而非兩個?

當然，法術「大搬運」是眞有其事的，至少「黃半仙」就會。

*　*　*

兩小在賭場中又遇上了司徒明。

「小子，要不要再賭一下?」

皇甫青發現司徒明在賭「紅黑寶」。

這賭具賭的人不太多，不像骰子和牌九那麼普遍，但贏輸也很大，自然也很快。

司徒明也是在押寶的。

「寶官」是個五十左右的中年人，很陌生。

押寶的有二三十人之多，所謂「寶官」就是拏着寶盒放入長衫或棉袍之中作「寶」。

作好之後要押注者來賭。

有所謂「十賭九詐」，沒有詐的賭不多。

尤其是在賭場中，和在家中邀約賭友三五人聚賭不同(當然，在家中邀約友好玩賭也有假)。

蔡根低聲道:「阿青，你對寶不也很在行?」

皇甫青以「蟻語蜨音」道:「不要輕敵，此人在武林賭會上輸得極慘，還敢邀戰，必有依恃。」

「有什麼依恃，又不是他作莊?」

皇甫青看了一會，道:「注意『寶官』，他和司徒明是同伙，這個弊端就大了。」

「怎麼說?」

「只要一個表情就可以把底牌告訴自己人。」

「作寶的人確知寶盒中的寶是紅或是黑?」

「有的知道……」

皇甫青看了好一會才開始下注。

第一次小贏五千兩。

第二次又贏了七千兩。

第三次他再次下注，兩票之間來了一張一百萬兩的銀票，大家只以爲不過萬兩以內，也未查看，因

為前兩次都不過萬兩以內而已。

一揭之下，黑勝，一看皇甫青的注是一百零三萬兩，莊家臉色一沉，又道：「小子，下注要講話。」

皇甫青道：「我以為下注者把賭注放在枱面上就成了，莊家要主動去看，還要別人送到你面前讓你看？」

這人要動手，似乎司徒明示意阻止了。

這更証明司徒明和這人是一伙的。

在這情況之下押注，是有輸無贏的。

皇甫青再押一萬兩輸了，就離開了這屋子。

小蔡道：「為何不乘勝追擊？」

「那會血本無回。」

「怎麼說？」

「你還看不出？司徒明雖是押注的，却和『寶官』一鼻孔出氣，『寶官』把寶的秘密以暗號送給他，他會每押必中。但我看出了秘密大贏一百萬兩之後，他們馬上改了暗號，所以小押一萬就輸了。」

「他們也未必聰明，如果再讓你贏了這一萬兩，待下次你再下大注時再痛宰你，那不是很好？」

「對，小蔡，他們是應該這樣的。既然他們已知我看穿了他們的秘密，再賭下去就不利了。」

「還要賭別的？」

「看看有沒有其他大場面的賭局……」

骰子和牌九有幾十桌，大賭局大枱面，還是以這兩種賭佔多數，麻將及四色牌的贏輸較小。

皇甫青發現這桌牌九莊上是個赤髮中年人，有點面熟。

皇甫青把那一百萬兩銀票交給小蔡，道：「小蔡，先把這票子交給丁震南大俠。」

「急什麼，何必急在一時！」

「賭得再精也有贏輸，先送去比較妥貼些。」

「你一人在此？」

「我並不孤立。快去快回！」

小蔡立刻離去。皇甫青又看了一會，押了五六把輸贏各半。原來這莊上的赤髮中年人就是刁藝民。是武林賭會上輸得極慘的人。

皇甫青佔了「天門」，開始下大注……一萬兩。

第一把輸了，觀者為他搖頭嘆息。

皇甫青却以為是小事一件，再次下注五十萬兩。

觀者引起一陣私語，似乎十分驚奇，如此年輕，居然如此豪賭，身上竟有數十萬兩鉅款。

大多數人，一輩子也沒有拏過一張十萬兩的票子。

赤髮老人打出骰子，「出門」拏第一把牌。

皇甫青一看，乖乖，一天一地，「虎頭」、「大十」。

這四張牌如何配也配不出五點來。

赤髮老人似乎也知道他是什麼牌，很慢地配好放下來，「出門」和「末門」也都配好了。

各家一掀牌，莊上不由一楞，面色驟變。

「出門」和「末門」都有六七點以上。本以為要收皇甫青的枱面，却發現他是前七後九點。

正好壓住了莊上的前七後九點。

因為皇甫青有天、地牌同點，自然也大些。

皇甫青收了枱面，赤髮老人聲言要搜身，他說皇甫青弄鬼。

皇甫青笑笑道：「怎麼，輸不起呀！」

赤髮老人厲聲道：「如果在這小子身上搜不出多餘的牌九或骰子，在下身上所有的賭資都是他的！」

觀者大嘩，但也沒有人相信皇甫青是個「郎中」。

與賭的另外兩家也同意搜身。

也許不是幫莊家說話，而是他們自己是清白的，也希望看看別人是否清白？

皇甫青笑道：「莊家老兄一定要搜？」

「當然，因為在下敢斷定有人詐賭！」

皇甫青道：「閣下能遵守剛才的諾言？」

「當然，若搜不出什麼，在下身上全部所有是你的了！」

皇甫青道：「各位都聽到了嗎？」

觀者同聲道：「聽清了！我們可以作証！」

皇甫青道：「來搜吧！」

赤髮老人離座走近，自皇甫青的頭上肩上、兩腋一直搜到大腿以下部份，都一無所獲。

他不能空手而回，突然伸手去抓皇甫青的外腎。

皇甫青一扭身，掃了赤髮老人一掌，道：「各位看到了吧？此人下流，要抓我的下部，要是被抓到後果會如何？」

觀眾當然大多數未看清赤髮老人的動作。

他的動作很快，但至少觀眾看出赤髮老人的表情有此可能，有人道：「未搜到就必須亮出全身上所有了。」

赤髮老人確信皇甫青身上藏了骰子及牌九，却一樣也未搜出，也相信他沒有助手，一時之間被難倒了。

皇甫青道：「老兄，把全身所有交出來吧！」

「不行，還要重搜。」

「重搜也成，但要換一個人，要觀眾之中一位代你搜，因為在下已經不信任你了，萬一你在搜身時向我的要害下手怎麼辦？」

「別人搜我不信任。必須我自己搜，且要脫光。」

「也行！」皇甫青道：「只要你也能脫光，我一定奉陪。」

「我是什麼身份，豈能脫光？」

「你有什麼身份？輸了賴皮不服輸，連『癟三』都不如人。」

最後赤髮老人同意雙方脫光。

這二人一脫光，四周一陣騷動，也有人掩口不迭。

赤髮老人已五十餘，渾身皮肉鬆弛，且有老病。

下面那東西縮回去，剩下一撮皮，好像蔓草中一隻小蝸牛。

皇甫青胴體健美修長，這簡直是兩個極端，一個至健至美，連男人看了也收不回目光。

赤髮老人的胴體代表衰老，退化和至醜，腰和臀的曲線已不見，中圍比下圍還大。

觀眾仔細搜過二人的衣服及髮髻，都沒有藏牌九及骰子。到此，皇甫青已經贏定了。

但就在他穿衣，三個人一擁而上。

這三人當然是赤髮老人及「出門」和「末門」了。

觀眾這才看出，這賭局全是他們一伙的，僅皇甫青一人是外人。

但是，三人居然輸在外人手中。

原來赤髮老人正是刁藝民。剛才司徒明在「紅黑寶」那邊主持，刁藝民主持這邊，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一字併肩會」開的。

任何大幫會，都要有正當的資金來源。

開銷太大，又不便去搶去偷，開賭場、妓院乃至於鏢行等等，這還算是不太離譜的呢。

有的則是蒙面攔路打劫，劫鏢，甚至搶劫官庫等等。

皇甫青剛穿上了褲子，立刻操起自己的上衣，他不能放棄贏得的一切，掠近又抄起刁藝民的衣衫，往天窗上一丟，上面有人接住，立刻失踪。

可以猜想，上面那個人是誰了？

當然也可以想像，皇甫青拿了天、地、虎頭和大十四張牌，如何能配出八九點呢？

這當然是天窗上的人和他互通聲氣所致。

萬靜一會在天窗上（偷看刁藝民的牌），一會又在皇甫青身邊晃來晃去，把他身上的骰子及牌九取走，搜身豈不是白搜。

當然，刁藝民也弄詐，他們三人互通。

在刁的身上自然也搜不出牌和骰子來。

如今刁藝民全身赤裸，撲向皇甫青。皇甫青忽然指着門口大聲道：「大娘妳看，這個老傢伙到底是個男人還是個娘們？」

刁向門口望去，果然有個三十七八歲、四十左右的婦人出現了，這正是本賭場中的監督之一。

有時會有女賭客上門，所以也需女人在此照料。

刁藝民大窘，雙手捂住下體。

這是因為那婦人聽了皇甫青的話，目光傾注在刁藝民的下體處。似乎目光在找那「草中」的小蝸牛。

男人在緊張、不安或重病及寒冷之下，那東西都會縮回體內，毛長的人，幾乎都看不見了。

刁藝民希望這東西爭點氣能舒展開來。

只不過越是如此，越是不爭氣。

這工夫皇甫青旱地拔葱，上了天窗。

在追趕的暴喝聲中，他已經走了。

他把刁藝民的衣衫丟給天窗上的萬靜，主要是引開敵人以便脫身，却未約定在何處見面。

皇甫青逃出賭場，來到此鎮東南郊外，未見到萬靜，只有在此等她一段時間。

他不知道刁的衣衫內有多少銀票。

反正今天這一賭，足夠武林殘障之家一年的開銷。

不一會，萬靜未來，却來了另外兩人。

一是刁藝民，一個是司徒明。

新仇舊恨，齊壓上心頭，在武林賭會上，他們都栽在這小子手中，輸了錢也輸了一世英名。

今天他們在賭場之中，兩人又栽了一下，尤其是刁藝民還丟了人，等於出了一次洋相，此氣實在難平。

「小子，看你還能神氣嗎？」

皇甫青心頭暗驚，這兩人聯手，無論如何也討不了好，如何才能激他們單打獨鬥，一個一個地上。

「兩位如果聯手，在下一定不成……」

刁藝民道：「小子，憑甚麼也不會再讓你溜了，我們不會和你講甚麼武林爛規矩——單打獨鬥。」

皇甫青道：「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怎見得？」

「因為二位的風評以司徒明較佳，你就差得多了！」

司徒明道：「小子，你不必用激將法，反正我們今天不會和你單挑，不宰了你誓不為人！」

皇甫青道：「兩位是赤手上還

是用兵刃?」

司徒明道:「我們兩人聯手還用兵刃?」

皇甫青立刻掄匕攻上。

他逼司徒明說出不用兵刃的話，兩人礙於身份，用兵刃就太過份了，不用兵刃就不成嗎?

皇甫青一定要在體力尚存時先傷了一個才行。

接了七八招時，「虫鏢」出了手。

五隻虫鏢，只射中了司徒明一隻。

再射之下，都被對方避過。

皇甫青攻少守多，三十招後，根本就沒有攻勢，全是險象環生的守勢，這時他來了險招。

一招用老，有點收勢不住。

一旦如此，身子必然失去平衡。刁藝民往上一貼，一爪抓向他的右胸，如果抓上五六根肋骨必然寸斷。

皇甫青却突然回挑蟠龍匕，「錚」地一聲，匕身伸長了一尺。

近距離交手，一尺就很夠長了。

「刷」地一聲，刁藝民的左後腰上的衣衫被挑破，傷及皮肉，但未傷及內臟。如多伸長半尺，這後果就不同了。

刁藝民此刻有如一團烈火，非置皇甫青於死地不可，他只攻不守。司徒明也不會留情。

這樣拚，皇甫青未能再接下二十招。

他連續捱了五下，重擊而倒地昏厥過去。

不久皇甫青在劇痛之下醒來。

他知道，兩人已廢了他的武功。

雖然那滋味痛徹骨髓，皇甫青却咬牙强忍。

反正自己是完了，就不必在他們面前示弱。

就在這時，萬靜出現了。只遲那麼一下，一切似乎都完了，萬靜蒙了面，拔劍撲上。

她也强忍着淚水，專攻致命要害。

司徒明和刁藝民都受了傷。

尤其是刁藝民腰上那一匕，流血不少。

他們已經算是報了仇，估計皇甫青也無救了，因爲他們不僅是廢了他的武功，還傷了他的脊椎。

他們兩人打個招呼離開了現場。

萬靜含淚道:「阿青，我來遲了一步，你怎麼樣了。」

「我已被廢了武功……」

「那不妨，還可以設法復功。」

「不，他們的手法不同，我不能動了。」

「廢了武功也能動呀，只是失去了功力而已。」

「不……我眞的不能動了……」

「來，我扶你起來走走看。」

皇甫青看來的確不能動了，萬靜知道，是脊椎骨重傷的現象，這種傷必須盡快治療。

「去找梁心齋如何?」在目前似乎非他不可了。

「似乎是一定要找他了。」

萬靜背起皇甫青疾奔梁府。

一個女孩子武功再高背一個人奔行，五七里也要休息一下。

救人如救火，何況她和這小子的關係不同。

五、六十里路，平常兩個時辰就能到這次要半天多的時間。終於在傍晚時到了梁府。

在門外，被司閽擋了駕。

萬靜大聲道:「這是皇甫青呀，他和你家老爺已經是朋友了啊!」

司閽人道:「不論是誰，老爺不在家概不准入內。」

「他去了何處?」

「老爺出門沒有交代，我們作下人的那知他去了何處?」

「梁心齋有徒弟?」

「沒有!」

「還有誰能治病?」

「只有我家老爺一人。」

萬靜急得香汗淋漓，會這麼巧梁心齋眞的不在家?

這工夫忽然隱隱聽到有人豁拳聲及敞笑聲。

這敞笑聲，似乎正是梁心齋。

萬靜面色一冷，一把揪住了門房，道:「你再說一句他不在家，我就把你這隻胳膊扭斷!」

「姑娘饒命，是老爺叫我們這樣說的。」

「這麼說他在家囉?」

「是……是的，還有秋水天秋老爺子也在府上……」

萬靜也知道秋水天的厲害。

只不過此時此刻他也顧不得那麼多了，他挾起了皇甫青進入第一進的花廳，她聽出梁在這花廳中。

果然，梁心齋和秋水天在小酌。

兩人見了萬靜也沒起身，梁心齋只是淡然道:「什麼事啊?」

「到你這兒來還有什麼事?」

「是什麼病啊?」

「廢了武功這還不要緊，他的脊椎似乎受了重傷。」

梁心齋慢吞吞地離座，來到皇甫青身邊，這工夫萬靜把他放在另一張長桌上。

梁心齋揑了一陣。「完了，不必浪費時間。」

「梁心齋，你不該說這句話。」

「怎麼，妳把我當作華、扁重生?」

「正因爲你不是華、扁重生，

所以你要詳細檢查才能知道能不能治?你未免太草率了。」

梁心齋道:「我的醫術太淺，無能爲力。」

萬靜一字字地道:「你要是見死不救，我就不會放過你。」

梁心齋道:「不放過又如何?」

萬靜道:「我要把你的醜事全抖開來。」

梁心齋又乾笑了一陣，道:「我有什麼醜事呀?」

「你對你的幾個女人都淸楚嗎?」

「當然!」

「你爲了滿足你的一些女人，就大量使用狎具，可是用過了更不管用，反而使你的一些女人更加重視房事。」

「妳……妳一個女孩子家怎知此事?」

由於萬靜是易了容的，所以梁心齋不知她是誰，萬靜道:「我對你家的事瞭如指掌。」

「我不信!」

「你可以不信，那是因爲府上有我一個眼線。」

梁心齋面色微變，道:「是誰?」

「你還是慢慢去猜吧!」

「胡扯!」

「好，我就先少透露一點。紅菱姨太十八歲，比百合還小一歲對不?」

「對……對!」

「她以前很受寵，百合來了之後她就被冷藏起來了對不?」

「妳到底是什麼人?」

「請回答問題。」

「差不多!」

「紅菱是個花痴，每夜都要有，所以你有時無力應付別人，連百合有時也會輸完，但要應付紅菱一次，近來已有一個半月未應付她了是不?」

梁心齋色變。

一邊的「死神」秋水天也是面色陰晴不定了。

萬靜淡然道:「你有沒有想到，紅菱不可能風乾着。」

「一個少女居然能說出這種下流話來!」

「說下流話總比作下流事好些吧?」

「妳還知道些什麼?」

「那可多了，只不過不太方便……」

秋水天一臉殺機，道:「梁兄，這個賤丫頭滿口噴糞，別被她汚了我們的耳朵，把她攆出去如何?」

萬靜道:「梁心齋，秋大俠似乎想殺我滅口。」

梁心齋向秋水天望過去，那目光極有內容。

他們是好朋友，不分彼此。

也許正因爲不分彼此，秋水天在梁府中到處都可以走動，甚至閒來無事還可以和梁的一些女人玩玩「接龍」。

天長日久，就會出毛病。

一個人作了虧心事，就不敢被這種目光所逼視。

秋水天的目光避開了梁心齋的目光。

梁心齋內心已有數了。

的確，紅菱是花痴，一個半月未去找她，她居然也未去纏他，不大可能是由於她能克制自己，必是性慾另有出路了吧!

在梁府中，別人不敢，只有秋水天敢。

儘管秋水天比梁還大兩歲，但他比梁還管用。

「秋兄，你……」

「心齋，你看不出她在挑撥?」

梁心齋道:「先不談她，秋兄的淸白……」

秋水天道:「唯天可表。」

萬靜大笑，前仰後合。

梁、秋二人都怔怔地望着萬靜，尤其秋水天，恨得牙根癢癢地，道:「梁兄，你還留他在此胡說八道，萬一下人聽到而傳播……」

梁心齋道:「如果眞有其事，把此女人攆去豈不是更糟?」

「這……」秋水天一臉殺機。

萬靜道:「秋大俠每夜去陪紅菱，有時也用狎具，他要用鈴玉，但紅菱愛用『懸玉環』。」

秋水天厲聲道:「不要胡扯了!」

萬靜道:「是不是胡扯，問問紅菱便知，紅菱她說過一句話:老娘天生喜歡這調調兒，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梁大俠馬上去問問紅菱即知。」

秋水天不敢讓她再說下去，突然撲向萬靜。

萬靜及時一閃，反自他的後側蹴出一腳。

這一腳並未蹴中，秋水天却心頭微驚。

不是猛龍不過江，這丫頭不單純呀!

當然，秋水天可不會在乎她，再次伸手一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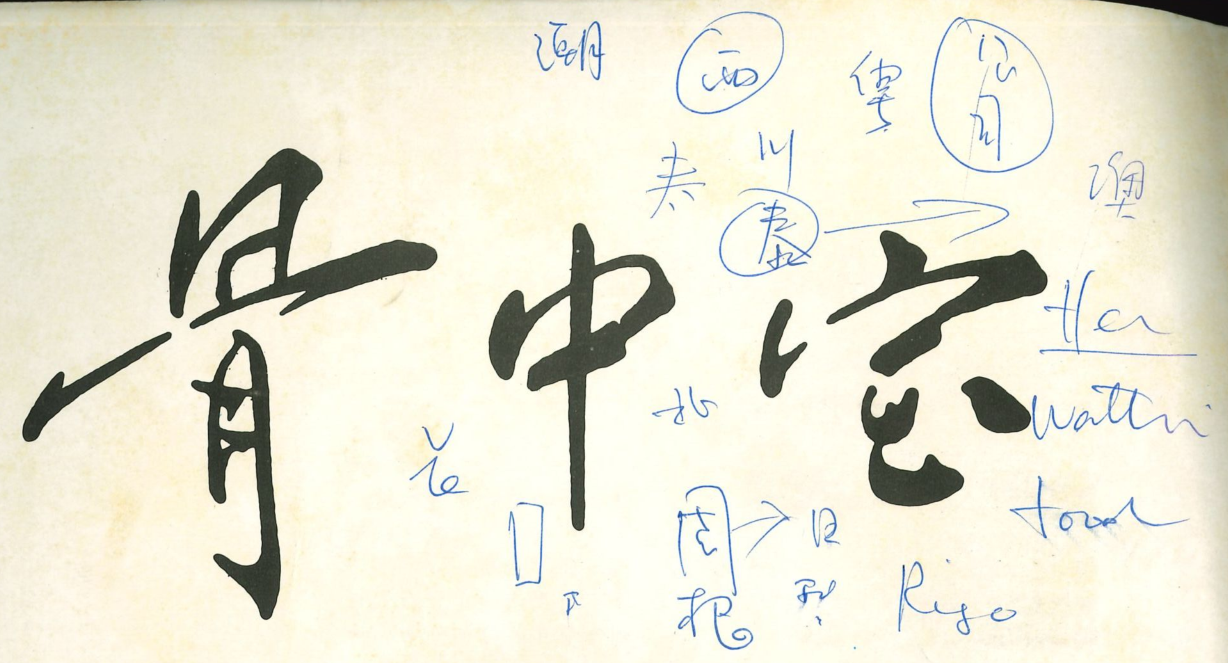
萬靜又一閃，道:「梁心齋，這局面你還看不出來，他和你已經抓破了臉，你以後不會放過他，他也不會放過你，此刻你不出手，以後就沒有機會了。」

梁心齋的身手不如萬靜，但二對一就不怕秋水天了。

梁心齋明知萬靜在挑撥他出手，只不過他說的也是實情。

梁心齋一字字地道:「這麼說來，我是大米乾飯餵狗子!」

（未完・八）



活血驅風止痛好



紫金丹　碧玉珠

寧神固本　　婦女之寶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每本HK＄32

末日狂奔（奇俠司馬洛故事）

「末日血清」是一種毒性極强的藥物，有一批人正受這毒藥控制威脅去進行一項大陰謀。

司馬洛一定要在末日到臨前瓦解這個陰謀，他已在與罪案及時間競賽。

馮嘉 著





每本HK＄30

女 煞 星（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女教，並不是每個青年男女都可以參加。少女貝貝參加了天女教後失踪，但她却不像別的少女般被賣作女奴，而是和她隔別多年的母親——金魔女一起，成爲專買女奴的胡爾辛親王的貴賓，經常參加他的荒淫宴會。到底是怎麼回事？

馮嘉 著



每本HK＄32

鬥智威龍（四大名探故事）

世界四大名探，美國的麥昆、英國的包維、比利時的梅萊和香港的施宇，接受香港億萬富豪滕子固的邀請，接受了一宗模擬案件的挑戰。

案件看似簡單，其實峯迴路轉，案中有案，四大名探在層層碰壁之下，終於撥開雲霧而見青天，揭發了案件的眞相。

沈西城 著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
香港電視服務站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